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紅樓夢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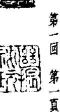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亦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

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荒唐也）無稽崖（無稽也），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廿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女媧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了一塊。







未用，便棄在青埂峯下。〻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灵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已無才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一般，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到也是個寶物了，还只沒有实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礼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賜了弟子那几件奇處，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後自然明白。說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一番离合悲欢炎凉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有一首偈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迹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的瑣事，以及閑情的詞詩，到还全備，或可適情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空空

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止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癡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不可但我想歷代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反到別致新奇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閑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更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戲中小丑然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少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一時少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

之女，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撿讀，只愿他們當那醉淫飽臥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卻也省了些口舌是非之害，腳腿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了半晌，想這石頭記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的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名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小，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

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
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闲坐至倦时抛书伏几少憩
不覚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得道人问道
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咲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
尚未投入人世趁此机会就將此蠢物夾带其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来近来的風流冤
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咲道此事說来好咲竟是千古未聞的
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
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来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
得化人形只修成个女体終日遊于离恨天外饑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
因未酬那灌溉之德故其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尽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
未償趁此倒可了結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
人但把我所有一生的眼泪还他也償还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許多風流冤家陪他們去
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实未聞有还眼泪之說想来這段故事比歷来風月故事

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
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私
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你
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
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
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近前來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
那僧道也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
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是玄機不可預
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
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道人道：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著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
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著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
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
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亦無。　士隱意欲跟了過去，方
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

中之貫、便忘了、大半日、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一發生的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閗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边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做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撤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中念了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的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齊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已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此時心中自忖、這兩个人必有來歷、該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芦廟內寄居一个窮儒、走了出來、這个人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者、原係湖北人氏、詩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此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

來陪，多恐失迎，足下之甚。兄來得甚好，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弟即失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俟何妨。說着士隱竟往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望窗外一看，原來是個丫環，在那里掐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丫環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環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主人常說的賈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來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與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已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絕云：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愁，　悶來時斂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舉業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提及，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

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将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他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黑道黄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因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连英去看社火花灯、半路中霍起因要小解、便将连英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连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影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一月、士隐先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不料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起、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渐渐的熄不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妻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

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庄多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多还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变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動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散心、忽見那邊來了一个破足道人、瘋顛落脫、麻屣鶉衣、口內念着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多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至多時眼閉了、

世人多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多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裡說些什么、只聽見好了好了、那道人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还算你

明白可知世人萬般了便是好。便是了、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出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〻〻、

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兒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裡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多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手笑道、解得切〻〻、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的褡褳搶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〻而去、當下哄動了街上的眾人、當作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尋訪、那討音信、沒奈何、只得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環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指發賣、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〻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環在門前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眾人多說新太爺到任了、丫環于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一個軍牢快手、一對〻〻的過去、俄見大轎內抬着一個烏紗新袍的官府

過去了那到發了一回怔、自思這人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丢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聲、打的门响、許多人亂嚷、說本府的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听了、唬的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听下回分解、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畧出其大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寳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的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及遠、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先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先寫榮國一府、故又怕閑文贅瘰、開筆即先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寳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寳玉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是鎖合處、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燃信的炮竹、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實雖寫而卻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文則是虛敲旁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詩曰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卻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麼、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

庄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他、既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禀、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衆推擁着他去了、家人各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回來、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在門前買線、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倒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灯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倒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差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托問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送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丫鬟、便是那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的嫡妻忽染病去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巧、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到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陞了本府知府、雖材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

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个空隙做成一本參他情性狡猾擅纂禮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大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下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鹽政点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台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点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时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门却与如海是堂族而已没甚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几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爱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俊秀也使他讀书識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且說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体勞倦二因盤費不继也正欲尋个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托了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学生並两个伴讀的丫環這女学生年又極小身体又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

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只因女學生哀痛过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繞、茂林深竹之處、隱〻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污敗、門前有額、題著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破舊對聯是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我也曾遊过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見过這話頭、其中想來必有个翻過觔斗來的、也未可定、何不進去試〻、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个聾腫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興、于是款步行來、方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〻〻、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舊日在都中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个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个朋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待月半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閑步至此、且歇〻腳、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閑談慢飲、敘些別後之

事、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到没有什么新闻、到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
异事、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岂非同宗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
道、荣国府贾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门楣、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
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一枝、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
扯、至今所以越发生疏了、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这荣国府及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子兴道且是、雨村道、当
日荣宁及府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
览六朝的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
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
子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子兴笑道、亏你是个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
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目
下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甚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
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
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纳罕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
只说这荣宁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兴叹道、正说是那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

是一乳同胞的双ケ弟兄，寧公居長，生了四ケ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养了双ケ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做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合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里肯讀書，只一味高樂，把寧國府翻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再說榮府你聽，方才所說的異事，就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ケ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好讀書，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又問還有几子，立即引見，遂特恩賜了這政老爺一ケ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陞員外郎了。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生的公子名叫賈珠，十四岁上進了學，不到廿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着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还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做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說，因而他祖母便愛如珍宝。那年周岁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与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那些脂粉釵环抓來。

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歡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大
奇乃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
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
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
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無大異若大仁
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韓周程朱張
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
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
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
氣漫無所歸遂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
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催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
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
發洩始盡因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

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種；若生于清貧詩礼之族，則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断不能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馳駕馭，必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刘伶、王謝二族、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黄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还不知道，我自革職以來，这二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两个異樣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説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不用遠處，只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否？子興道：誰人不知？这甄府和賈府是老親，又係世交，两家來往，極其親熱，便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館。但这个學生，雖是啓蒙，却比个舉業的學生还劳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两个女兒伴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心里糊塗。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說：这女兒两个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號还更尊榮無对呢。你们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这两个字要緊的。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說。若失錯，便要鑿

弁穿腮茅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異常只一放了学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聡明文雅竟又变了一个人了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了几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時他便姐、、、乱叫起来、後来所得裡頭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饒你豈不羞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说疼急之時只叫姐、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般便不覺疼、遂得了密诀每疼痛之急便連叫姐妹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因他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孫女辱师責子、因此我就辞了館、如今在巡鹽林家坐了館、你说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従師友之規谏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多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个也不錯、政老爷之長女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爷之女政老爷养為己女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爷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爷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爱孫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處讀書听得个个不錯、雨村道、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用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来、現有对证、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访便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讀至凡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亦是、寫字若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所你说是為此無疑了、怪道

衣食妄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様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生此女今知為荣府之外孫又
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个、這一个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
沒了只看這少一輩的、將来之東床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一个啣玉之兒又有長子
所遺一个弱孫這赦老竟無一个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只
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来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名賈璉今年廿来歲了親上做親
娶的就是政老爺的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年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
愛讀書于世路上好机變言談去得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
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様兒又極標緻言談又爽
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个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嘆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才所說這几个人
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那也罷正也罷只僱算別人家的帳你也吃一
杯才好雨村道正是只僱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閑話正好下酒就多吃几杯
何妨雨村向窓外看道天已晚了仔細閉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
帳方欲走時只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報喜信兒雨村忙回頭看時且聽下
回分解

第三回

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敘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曾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轉托內兄務為周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冒瀆如海咲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昨日子興之言于是謝了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

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又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必叫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
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
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
帶了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那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進榮
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
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有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個
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此是後話且說黛玉
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候着黛玉[redacted]常聽得他母親說過
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
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其街
市之繁華人煙之茂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
列坐着幾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卻不開只有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建寧國府五個大
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又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也不進正門
只進了西邊的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

上前來另換了三四个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厮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门前落下衆小厮退
出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门兩边是抄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
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插屏轉過了插屏小小的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正房皆
是雕樑畫棟兩边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堦上坐着几个穿紅着緑的丫頭一見他
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剛才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个爭着打起簾子一面听見人回說林姑
娘到了黛玉方進入门时只見两个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霜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
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肉儿的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掩泪泣涕黛玉也哭个不住一
時衆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史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的指
與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見过了賈母又說請姑娘
们來今日遠客才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两个不一时只見三个奶娘並五六个丫環擁着
三个姊妹來了第一个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此迎春也第二个削肩
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此探春也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
小其釵環裙襖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礼互相厮認过大家歸了坐丫環斟上茶來不过說
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医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这些女儿所疼者

他外祖母說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見今見了你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眾人忙多寬
慰解釋方畧〻止住 眾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
体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他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道我自來是如此從会吃飲食時便
吃藥到今未斷 請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藥皆不見効那一年我才三歲時听見說來了一个癩頭和尚說要化
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已後總不許見
哭声除父母之外凡外姓親友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一世瘋〻癲〻說了些無稽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正是吃人參
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里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得後院中有人笑声說我來
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暗想道這里人个〻斂声屏氣恭肅嚴整如此是誰這樣放蕩無禮心下正想時只見
一羣媳婦丫頭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進來這人打扮與眾姑娘不同頭上帶着金絲八宝攢珠髻綰着朝陽
五鳳掛珠釵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絛雙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
大紅洋緞窄褃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罩撒花翡翠洋縐裙一双丹鳳眼兩湾柳葉眉身量苗
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這里
有名的一个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眾
姊妹多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識也曾听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是二舅母王

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仔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日才算見了況且這通身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个嫡親的孫女兒怨不得老祖宗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妹妹這樣命苦怎么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泪賈母道我才好了你又來招我你妹妹遠路才來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題起前話這熙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几歲了黛玉答道十三歲了又問道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黛玉一一回答又說道在這里不要想家想什麼吃的什么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几个人來你們趕早兒打掃二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之間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才剛帶着人在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真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个來給你妹妹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个老嬤嬤帶了黛玉去見兩个母舅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當賈母笑道正是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一聲遂攜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眾小子們拉過一

辆翠帷青油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婆子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子们抬起拉至宽处方驾上驯骡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便入一黑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放下来众小厮退出方打起车帘邢氏搀了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房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一时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环迎着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面书房中请贾赦一时人来回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是同家里一样姊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曲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来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辞邢夫人苦留吃了晚饭去黛玉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赐去不恭改日再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邢夫人听说笑道这才是遂命两三个嬷嬷用方才的车好生送了姑娘过去于是黛玉告辞邢夫人送至仪门前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一时黛玉入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进入堂屋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对联

乃烏木聯牌鑲着鏨銀的字跡道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耳房內于是老嬷嬷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的靠背石青金錢蟒的引枕秋香色金錢蟒的大條褥兩邊設着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右邊几上文王鼎左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付腳踏椅子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說老嬷嬷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卻也是兩个錦褥對設着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本房內的丫鬟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丫鬟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个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鬟走來笑說道太太說請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嬷嬷們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着一張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个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卻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者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禍胎是這家里的混世魔王他今日廟里還願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

你這已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听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啣玉而
生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内幃厮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
兄了因陪笑道舅母所說的是啣玉所生的這位哥〻在家时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哥〻比我大一岁小名叫
宝玉虽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只合姊妹们同處兄弟们自然是别院另室的豈得去沾
惹之理王夫人道你不知道原故他与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〻疼愛原係同姊妹们一處嬌养惯了的若姊妹
们一日不理他到还安静些他纵然没趣不过出了二门背地里拿着他兩个小么儿们出氣咕唧一会子就完了
若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里一樂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嘱咐你别採他〻嘴里一时甜言蜜語一時
有天無日一时瘋〻傻〻只休信他黛玉一〻答应着只見一个丫环来回說老太〻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
黛玉從後房门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寬夾道南边是倒坐三间小〻抱厦所北边立着一个粉
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门兄小〻的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凤姐〻的屋子回来你好往這里来
找他来少什麽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
玉穿過一个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来了方安設桌
椅賈珠之妻李氏捧杯熙凤安箸王氏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两傍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
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道你舅母和你嫂子们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

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探春左边第二惜春右边第二傍边丫环执
自拂塵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间伺候之媳婦丫环虽多却連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飯畢各有丫环用小
茶盤捧上茶來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嚥盡过一时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
了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少不得一一改过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过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
口盥手畢又捧上茶來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说了几
句闲话引李凤二人去了賈母便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又问姊妹们念何书賈母道讀的是
什麽书不过是認得几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就罢了一语未了只听得院外一陣脚步响丫环進來道宝玉來
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見那蠢物也罢了心下正想着忽見丫
环话未报完已進來了个年轻公子頭上带着束髮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
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攢花結長穗宫絛外罩石青起花倭緞排穗掛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画眼若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視而有情項
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見了便吃了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見过一
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这宝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見你娘來宝玉即轉身去見了回來再看已換了
冠帶頭上週遭一轉的短髮總結成小辮红丝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

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

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綾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

言語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

有西江月詞批宝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

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

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見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

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不同只湾似蹙非蹙籠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

病淚光点点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宝玉

看罷道這个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宝玉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

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識的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若如此便相和睦了宝

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学些須認得几个

字宝玉问道妹妹尊名是那兩个字黛玉便說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沒有表字宝玉笑道我送

妹妹一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
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杜撰寶玉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
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有玉沒有眾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沒有因答道我沒有那
個想來那玉亦是一件好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的摔去罵
道什么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東西嚇的底下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
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眼淚痕哭道家里姐姐妹妹多沒有
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么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
妹原有這個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把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
這妹妹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做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
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丫環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
了一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在套間暖
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且安置碧紗廚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
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狠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媽
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

玉只带了双个人来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亦是自幼随的名唤雪雁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随心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与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奶娘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头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头当下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厨内宝玉之乳母李嬷嬷并大丫头名唤袭人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心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这袭人亦有些痴处伏侍贾母心中眼中只有个贾母今与了宝玉心中眼中亦只有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宝玉不听心中着实忧郁是晚宝玉李嬷嬷都睡了他见里面黛玉和鹦哥犹未安歇他自卸了妆悄悄的进来问道姑娘怎么还不安歇黛玉忙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坑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日才见了就惹出你家哥儿狂病倘若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故因此便伤心起来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黛玉道姐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么个来历上头还有字迹袭人道连一家子也不知来历听得说是落草时从他口内掏出来的上面现成的穿眼让我拿来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迟大家又叙一回方才安歇次日起

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來的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故探春等卻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薛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所下回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題曰　捐躯报国恩　未报身犹在　眼底物多情　君恩或可待

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姊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乃贾珠之妻贾珠虽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今代玉萍寄于此日有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余者也就无庸虑及了如今且说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致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拘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那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

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做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不令他发签之意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一人伏侍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了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的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个生意到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想到是他便忙携手道原来是故人又让坐了好谈这门子不敢坐雨村道贫贱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这门子听了方告了坐斜签着坐了雨村因问方才何故不令发签之故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有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做得长远如今凡做地方官的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着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

連命送還不成呢所以綽號叫做護官符方才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〻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的明白下面皆注着始祖的官爵並房次據所抄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住原籍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現原籍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現住五房原籍七房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庫帑銀行商共八房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道這四家皆連多是親戚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了便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守着些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的冤業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

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後才过门谁知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要携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别省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个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見了这丫頭意欲買了这丫頭進京的谁知鬧出这事来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这里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須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这且不说老爷你道被賣之丫頭是谁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廟傍住的甄老爷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元来就是他闻得養到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賣门子道这種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女兒養在一个僻静之處到十二三岁时度其容貌带至他鄉轉賣当日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模樣虽然出脱的齊整好些然大概的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况他眉心中元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從胎里带来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斷不敢说只说拐子是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三他又哭了只说我元不記得小时之事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兑了银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後又听見馮公子三日後才過门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

弄拐子先去又命内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來接可知必不以丫环相待况他是个絶流人品家里頗過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才略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之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个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氣的而且使手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手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准了這英蓮〻〻受了這拐子几年折磨才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眾多淫佚無度必不及馮淵一人定情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如今這官司如何判斷才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反成了个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推舟作个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之面雨村道你說何當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實不忍為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當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機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

門子道小人想了一個極好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凶自然是拿
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的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了
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
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因了結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
馮淵追索已死其事皆由拐子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
拐子令其實招眾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
使得五百也可與馮家做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這個銀子想也就沒
話說了老爺細想此計何如雨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伏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話說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人犯雨村細加審問再見馮家人口稀疏不過賴此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
仗勢倚財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
甚話說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與二舅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
等語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
大不樂業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才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
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孤根獨種未

免溺爱縱容遂致老大无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粮採办雜料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五岁上就情性奢侈言語傲慢虽也上過学不過畧識几个字終日惟有闘鷄走馬遊山玩景而已虽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頼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掛虚名支領錢粮其餘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措办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王子騰之妹与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的年纪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釵生得肌骨瑩润舉止閑雅当日有他父親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他父親死後見哥、不貼母怀他便不以书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计等事好為母來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礼徵採才能降生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來達部以備選擇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充為才人賛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伙计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几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京都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机会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為親自入部銷筭旧賬再计新支其实則為遊覽上國之意因此打点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定起身日期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豪奴將馮渊打死他便將家中的事務一、囑托族中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几个臭錢没有不了的

事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將已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管轄著不能任意揮霍々々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几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才好他母親說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一進京元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々家或在你賈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咱們先住下再慢々的着人收拾豈不消停薛蟠道如今舅々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他母親道你舅々家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几年來你舅々姨娘兩處每々帶信捎書接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々的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々姨爹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你自己去挑所宅子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帶了你妹々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事虧賈雨村就中扶持了結才放下了心又見哥々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往來略加寂寞過了几日忽見家人傳報姨太々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已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叙闊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相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

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对王夫人說姨太々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務在外住
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子空閒着叫人打掃干淨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
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々就在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一
處住宿方可拘緊些兒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与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
概免卻方是處長之法王夫人知道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意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
元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々巧々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
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
或與賈母閒談或和王夫人閒叙寶釵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指倒也十分樂業只
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府居住生恐姨父管束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
又十分慇懃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
光景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往來今日會酒明日觀
花甚至聚賭嫖娼漸々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坏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
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的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之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
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

閒又曆爲舍又有餘們別閒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蕩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

念漸々打滅了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國府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後榮國府又有何事且聽下文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春困葳蕤擁綉衾　恍隨仙子别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如今且說黛玉自在榮府以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親孫女且打靠後就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别个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个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之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釵頑笑　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且天性所禀來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卧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加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自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來因東邊寧府中的花園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于是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别様新文趣事可記忽一時寶玉困倦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他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

秦氏便忙回道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房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丫环奶娘等道嬷、姐、们请宝叔随我这里来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而且又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柔温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先见一付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联写的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宝玉看了这两句对联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秦氏听了道这里还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到我屋里去罢宝玉点头微笑有一嬷、道那有个叔、到侄儿房里去睡觉的理秦氏道阿呦、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个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和宝叔同年两个站在一处只怕那个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么没见过你带他来我瞧、众人道隔着二三十里那里带去见的日子有呢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便有一股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便越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进入房内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付对联是

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袭人是酒香

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金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宝玉含笑道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房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

了說着柔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蓋了紅娘抱過的鴛枕于是衆奶姆伏侍宝玉卧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环為伴秦氏便吩咐小丫环们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随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緑樹清溪真是人跡稀逢飛塵不到之處宝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个去處有趣我就在這里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愿意的强如天天被父母師父打去呢正胡思之间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閑愁

宝玉听了是个女子的声音 正待尋覓早見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躚嫋娜端的与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离柳塢 乍出花房 但行處鳥驚庭樹 將到時影度迴廊 仙袂乍飄兮 聞麝蘭之馥郁 荷衣欲動兮 聽環珮之鏗鏘 靨笑春桃兮 雲堆翠髻 唇綻櫻顆兮 榴齒含香 纖腰之楚楚兮 若迴風舞雪 珠翠之輝輝兮 滿額鵝黃 出沒花間兮 宜嗔宜喜 徘徊池上兮 若飛若揚 蛾眉顰笑兮 將言而未語 蓮步乍移兮 欲止而欲行 羨彼之良質兮 冰清玉潤 慕彼之華服兮 閃灼文章 愛彼之容貌兮 香培玉琢 羨彼之態度兮 鳳翥龍翔 其素若何 春梅綻雪 其潔若何 秋蘭披霜 其靜若何 松生空谷 其艷若何 霞映澄塘 其文若何 龍遊曲沼 其神若何 月射寒江 應慚西子 實愧王嬙 奇矣哉 生于孰地 來自何方 信矣乎 瑤池不二 紫府無雙 果何人哉 如此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个仙姑喜的忙々来作揖问道神仙姐々不知從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这里是何處望

乞携帶々々仙姑道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风情月債

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来风流冤孽纏綿于此處是以前来查访机会佈散相思今忽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

离吾境不遠别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添紅樓夢曲十二支試隨吾

一遊否宝玉听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看太虚幻境四个大字

兩边一付对联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还無

轉过了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上横书着四个大字道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对联大书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債难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为风月之債從今到要欣畧々　宝玉只顾如此一想

不料早把那些邪魔招入膏肓了当下随了仙姑進入二層门内只見兩边配殿皆有匾額对联一时看不尽許

多惟見有几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夜哭司朝啼司春感司秋悲司宝玉看了因问仙姑道敢

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々不知可使得否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下之所有的女子过去

未来的薄冊你凡眼塵軀未便知道的宝玉听了那里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说也罢就在此司内畧

随喜々々罢了宝玉喜不自勝抬頭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边对联寫的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门来只見有十數个大橱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宝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别省的了只見那边橱上封條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册宝玉因问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册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宝玉道常听人說金陵極大的地方怎麽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过擇其緊要者録之下边二橱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册可録矣宝玉听說再看下二橱上果然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册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册櫥门開了拿出一本册来揭開一看只見这首册上画着一副画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过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难逢　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晴雯

宝玉看了又見画着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寫的是

枉自温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羡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襲人

宝玉看了不解遂擲下了这个又去開了副册厨门拿起一本册来揭開看时只見画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书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上一冊便畫着兩株枯木々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々下一股金釵有四句言詞道

可歎停機德　堪憐詠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釵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々上掛着一香圓也有一首歌云

二十年來辨是誰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元春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々中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探春

後又畫几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逝水楚雲飛　湘雲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垢泥之中其云

欲潔何曾潔　雲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污泥中　妙玉

後面又畫着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黄粱　迎春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里面有一人美人在内看經独坐其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户侯門女　独卧青灯古佛傍　惜春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有一隻雌凤其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云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刘氏　巧得遇恩人　巧姐

詩後又画一盆茂蘭傍有一位凤冠霞帔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风结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笑談　李紈

後面又画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曰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慢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実在寧　秦可卿

宝玉还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他把仙机泄漏遂掩了卷册向宝玉道且随我去

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芦宝玉恍、惚、不覺棄了卷册随着仙姑来至一所在但見珠

簾綉幙画棟雕簷説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鋪地雪照瓊窻玉作宫更見鲜花馥郁異草芬芳真

足好了所在宝玉正在观之不尽忽听警幻呼道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一语未了只见房中又走出几个女子来香是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了出来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旧景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了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宝玉听如此说便唬得欲退不能退果觉自形污秽不堪警幻忙携住宝玉的手向众姊妹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近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有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性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可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中上中下三等女子的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故引彼再到此处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亦未可知说毕携了宝玉入室但闻一缕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问警幻冷笑道此香尘世中既无尔何能知此香乃诸名山胜境内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宝玉听了只是羡慕而已大家入坐小环捧上茶来宝玉自觉清香异味纯美非常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红一窟宝玉听了点头称赏因

看房内的瑶琴宝鼎古画新诗无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绒奁间时渍粉污壁上亦有一付对联曰

幽微灵秀地　无可奈何天

宝玉看毕无不羡慕因又请问众仙姑姓名一名痴梦仙姑一名钟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号不一少刻有小鬟来调桌安椅设摆酒馔真是琼浆满泛玻璃盏玉液浓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说那肴馔之盛宝玉闻得此酒清香甘冽异乎寻常又不禁相问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曲酿成因名为万艳同杯宝玉称赏不迭饮酒之间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请问演何词曲警幻道就将新制的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舞女们答应了便轻敲檀板款按银筝听他歌道　开辟鸿蒙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道词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则又有南北九宫之限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此曲即可谱入管弦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歌又成嚼蜡矣说毕回头命小环取了红楼梦原稿来递与了宝玉宝玉接来一面目视其文一面耳聆其歌

第一〔红楼梦引〕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第二〔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第三〔枉凝眉〕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曲散慢无稽不见有甚好处但其声韵悽惋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因又听下面唱道

第四〔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第五〔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第六〔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第七〔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第八〔喜冤家〕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的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还构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

似水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々 第九〔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覔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过則看那白楊村里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這就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関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菓 第十〔聰明累〕机関筭盡太聰明反筭了卿々的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个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々半世心好一似蕩悠々三更夢忽喇々似大廈傾昏慘々似灯將盡呀一場欢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第十一〔留餘慶〕留餘慶々忽遇恩人幸娘親々積得陰功劝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第十二〔晚韶華〕鏡里恩情更那堪夢里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々頭帶簪纓光燦々胸懸金印威赫々爵祿高登昏慘々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还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第十三〔好事終〕畫樑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第十四〔飛鳥各投林〕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盡冤々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门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々

歌毕还又歌副曲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因叹道痴儿竟尚未悟那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觉朦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香闺绣阁之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未见之物更可骇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妍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裤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了唬得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家父母尚每垂训饬岂敢再犯淫字况且年纪尚小不知淫字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兴趣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领会而不可口传可神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诡怪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荣宁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故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

境之花光尚然如此何况塵境之情我而今後萬ゝ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經紀之道說畢便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门掩上自去那宝玉恍ゝ惚ゝ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个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羣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犹豫之间忽見警幻從後追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问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只有一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尔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ゝ警戒之語矣話犹未了只听津内的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嚇得宝玉汗如雨下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宝玉別怕我们在這里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頭们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宝玉在夢中叫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里從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將出來正是

夢同誰訴離愁恨　千古情人獨我知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題曰　朝叩富兒門　富兒犹未足　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听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元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得忙褪出手來問是怎么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个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一半了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旧理好衣裳隨即賈母處來胡亂吃畢晚飯過這邊來襲人忙趁奶娘了環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人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里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說着寶玉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听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方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情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个人不同襲人侍寶玉更爲盡心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筭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是不多一天也有三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

無一个頭緒可作綱領正行忽從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説來到还是頭緒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乃本地人氏也姓王祖上曾做過小小的一个京官昔年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得知有此一门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个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条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妻劉氏所生一子小名板兒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间又作些生計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个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刘姥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刘姥姥乃是个積年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子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帮趁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几盃悶酒在家闲尋氣惱刘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刘姥姥看不過因劝道姑爺你别嗔我多嘴咱們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老誠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飯兒你皆因年小的時候托着你那老人家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粘生氣搁為紈袴一下針却先從些某小處寫遠成个什么男子漢大丈夫呢如今

咱們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多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蹋會子也不終用狗兒听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刘姥々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大家想一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不等到這会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来理我們哩刘姥々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此机会也未可知我到替你想出一个机会来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还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扭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疏遠起来想當初我和女兒还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會待人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听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边任只怕這二姑太太还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々々或者他念旧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腰还粗呢刘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得是但只是你我這樣一个嘴臉怎么好到他门上去先不先他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心最重听如此一說心下便有活動起又听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々既如此說况且你當年見過這位姑太々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々風頭再說刘姥々道嗳哟可是說的侯门深似海我是个什么東西

他來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不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个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是曾和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们極好的刘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我也到公府侯门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刘姥姥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了幾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听見帶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刘姥姥帶他進城找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门石獅子前只見簇簇的轎馬刘姥姥便不敢過去且撣了撣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然後溜到角门前只見几个挺胸疊肚指手画腳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說東談西呢刘姥姥只得蹭上來問太爺们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會便問那裡來的刘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听了都不揪睬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腳下等着一會子他们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老年人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刘姥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卻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门上去問就是了刘姥姥听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繞到後门上只見门

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閙炒炒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閙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聲有个周大娘可在家麽孩子们道那个周大娘我们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两个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刘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个容易你跟我来說着跳躥躥引着刘姥姥進了後门至一院墻边指與刘姥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内听說忙迎了出来問是那位刘姥姥忙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刘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裡来坐罢刘姥姥一壁里走一壁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还記得我们了說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到上房来倒茶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你多長這麽大了又問些别後閒話再問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姥姥便說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领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罢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争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刘姥姥如此而来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說便笑道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来了豈有个不叫你見个真佛去的呢論理人来客至回话却不與我相干我们這里各占一樣兒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的地租子閒時只帶着小爺们出门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拏我

當个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个例給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〻有所不知我們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〻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〻管家了你道這璉二奶〻是誰就是太〻的內姪女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刘姥〻聽了罕问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日还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〻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畧可推得去的就推過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代今日寧可不会太〻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刘姥〻道阿彌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里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着我什麽說着便叫小丫頭子到倒所上悄〻的打聽〻老太〻屋里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這里二人又說些閑話刘姥〻因說這鳳姑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听了說道我的姥〻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少行事却比世人多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也有一萬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会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說着只見小丫頭回來說老太〻屋裡已擺了飯二奶〻在太〻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刘姥〻說快走〻〻這一家來他吃飯是个空子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人也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〻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處

來先到了倒廳周瑞家的道刘姥姥在那里畧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

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

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長會的今日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奶奶

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

了方出去領了他兩个進入院來上了正房台磯小丫頭子打起來了猩紅毡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

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争光使人頭

懸目眩刘姥姥此時惟点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來至東边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

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姥兩眼只得問个好讓坐刘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

插金帶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才要稱姑奶奶忽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

着周瑞家的稱周大娘方知是个有些体面的丫頭子于是讓刘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

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來吃茶刘姥姥只听見咯當咯當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羅篩麵

的一般刘姥姥不免東瞧西望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墜着一个秤砣般一物

却不住的亂幌刘姥姥心中想着這是什麽爱物兒有甚用呢正獃時陡听得當的一声又若金

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

平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刘姥々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们来请呢説着都迎出去了刘姥々只屏声側耳只听遠々有人笑声約有一二十婦人都俸首大漆捧盒進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説了声擺飯漸々的人纔散出只有伺候端菜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两人抬了一張炕桌来放在這边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々的魚肉在内不過畧動几樣兒板兒一見便吵着要肉吃刘姥々一把掌打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々走過来招手兒叫他刘姥々会意于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會方過這边屋里来只見门外鏨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上大紅毡条靠東边板壁立着一个鎖子錦靠背與一个引枕鋪着金心閃緞大坐褥傍边有銀唾盒那凤姐兒家常帶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袄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々正々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内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一个小々的填漆茶盤々内一个小蓋鍾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内的灰慢々的道怎么还不请進来一面説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两个人在底下站着呢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时滿面春風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説刘姥々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问姑奶安凤姐忙説周姐々快攙起来别拜罢请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輩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

那刘姥〻了凤姐点頭刘姥〻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儿便躲在後頭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
死也不肯凤姐儿笑道親戚们不大走動都疏遠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弃嫌我们不肯長来不
知的那起小人还只當我们眼裡没人是的刘姥〻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艱難走不起来了這裡没
得給姑奶〻打嘴就是管家爺们看着也不像凤姐儿笑道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過借賴着
祖父虚名作个穷官兒誰家有什麽不過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親戚
何况你我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〻了没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〻的示下凤姐道你去
瞧〻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閒呢就回着怎麽說周瑞家的答應着去了這里凤姐叫人抓些
菓子與板儿吃刚问些閒话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话平儿回了凤姐道我這里
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很要紧的事你就带進来現办平儿出去了一会進来说我都问了没什
麽紧事我就叫他们散了凤姐点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〻说了今日不得閒二奶〻陪
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来瞧〻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訴二奶〻都是一樣刘姥〻道
也没甚说的不過是来瞧〻姑太〻姑奶〻也是親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甚说的便罢若
有话只管回二奶〻是和太〻一樣的一面说一面遞眼色與刘姥〻〻〻会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
不说今日又所為何来只得忍耻说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〻却不該说只是大遠的奔了

你老這里來也少不得説了明説道這里二门上小厮们回説東府里的小大爺進來了凤姐忙止
刘姥々不必説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爺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進來了一个十七八歲的少年面
目清秀身材俊俏軽裘寶带美服華冠刘姥々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没處藏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
這是我姪兒刘姥々方扭々捏々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来求嬸子説上回老舅太々
給嬸　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過來凤姐道説遲了一日昨日
已經給了人了賈蓉听説嘻々笑着在炕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又説我不会説話了又挨一頓好打
呢求嬸子賞給姪兒罷凤姐笑道也没有見你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里放着
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道只求開恩罢凤姐道要碰一点兒你可仔
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去楼房鑰匙傳几个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説我亲自
帶了人拿去别由他们乱碰説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哥
回來外边几个人接声説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听阿凤指示那凤姐只
管慢々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飯後你來再説罢這会子有人我
也没精神了賈蓉應了一声方慢々的退去這刘姥々心神方安方又説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來
也不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没有　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没个派頭兒

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 打發咱们做煞事，来只顾吃菓子咧风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因问周瑞家的道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刘姥姥忙说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风姐听说忙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摆在东边屋内过来带了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风姐说道周姐姐好生让着些儿我不能陪了于是过东边房里来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问他才回了太太说些什么周瑞家的道太太说他们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因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爷一处做官偶然连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一遭却也没空了他们今日既来了瞧瞧我们是他的好意也不可简慢了他便是有什么说的叫奶奶裁夺着就是了风姐听了说道我说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连影儿也不知道说话时刘姥姥已吃毕饭拉了板儿过来舔舌咂嘴的道谢风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里杂事太烦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我近来接着管些事都不大知道这些亲戚们二则外头看着这里烈烈轰轰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今日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日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们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

罢那刘姥々先所見告艰難只道是没有心里便突々的後来听見給他二十两喜的又渾身發痒起
来說道唉我也是知道艰難的但俗语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凭他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们
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得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見笑而不睬只命平儿把昨日那包
銀子拿来再拿一吊钱来都送到刘姥々的根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两銀子暂且給这孩子做件冬
衣罢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这钱顾車坐罢改日無事只管来曠々才是親戚们的意思天
也晚了也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个好的问个好兒罢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来刘姥々只
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錢隨周瑞家的来至外頭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
不会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蓉大爺纔到
是他的正經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个姪兒来了刘姥々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
里愛还愛不过来那里还說上話来二人說着又到周瑞家坐了半時刘姥々便要留下一塊銀子
與周瑞家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执意不肯刘姥々感謝不盡仍從後
门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第七回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環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到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環名金釧兒和一个才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階坡兒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裏間來只見薛寶釵穿着家常衣服頭上只散挽着鬢兒坐在炕裏邊伏在小炕棹上同丫環鶯兒正描花樣子呢（執一副繡窗仕女圖兮想得到）見他進來寶釵纔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兄弟衝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裏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个大夫來好生開个方子認真吃几劑藥一勢兒除了根纔是小小年紀倒作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明醫仙藥從不見一点兒效後來還虧了一个禿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的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

也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〻氣的不知是那里
弄來的（批：卿不知從那里弄了來的余則深知是從放春山採來以灌愁海水和成煩廣寒玉兔搗碎在太虛幻境空靈殿上炮製配合者也）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
藥到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不知是个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著與人知道倘遇見這
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用了這藥方兒的病症真〻把人鎖碎死
東西藥料一槩都有現只難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心十二兩秋天
開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曬乾和在藥末子一處
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
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說那里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一
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一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一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匀和了丸藥再加十二
錢蜂蜜十二錢白糖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
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批：末用黃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釵世皆有同者）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兒
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三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了一料如今從
南帶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批：梨香二字有着落並未白〻虛說）周瑞家的又問道這藥有名子沒有呢寶釵
道有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

特到底覺怎麼着寶釵道也不覺甚麼着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以花爲藥可是吃煙火人）（此人想得的當者見此語公且不必論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奇之文說我看官當留心是天白）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誰在那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只聽簾櫳響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里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作的新鮮樣法堆紗的花兒十二枝昨兒我想拿起來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對剩下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帶罷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寶丫頭古怪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兒（一擊兩鳴法二人之美可並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卿何奇幻之極假說像賈府中所有之人都死）

之至啟遠〻以可卿之貌為寧〻似金釧嘆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几年投身
極批該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也
到此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处是那里人香菱听問都搖頭說不記
得了（批 傷痛之極亦必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則又作出香菱思鄉一段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釧听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
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
方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在那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廈
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里來只見幾個小丫頭
都在抱廈內听呼喚呢只見迎春的丫鬟司棋與探春的丫鬟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里
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們姊妹在一處坐着呢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
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
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頭們道那屋里不是
四姑娘周瑞家的听了便往這邊屋里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处
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
惜春笑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日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
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里呢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們放在匣里

周瑞家的因问道智能儿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秃歪拉到往那里去了智能儿道
我们一早出门来了我师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爷府里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道
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得了没有智能儿摇头儿说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问周瑞家的
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
师父来了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为这事了那周瑞家的
又和智能儿唠叨了一回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
見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遂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
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房门槛上見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
去周瑞家的会意忙蹑手蹑脚的往东边房里来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周
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儿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儿正说着只听那边一声咲卻有
賈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平儿便到这边
来見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么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他
说送花儿一事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拿了四支转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又拿去
两支来先叫彩明吩咐他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去次后方命周瑞家的回去

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他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跑來作甚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子好我在家里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去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日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送這几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会子還沒送清楚呢你這会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会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里要解他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呢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我給林姑娘送了這些花兒去奶奶太太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如此女兒听了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沒經過什麼事就急得你這樣子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兒與姑娘帶寶玉听說便先說什麼花兒拿

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玉只就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看
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个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
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声兒不言語宝玉
便道周姐姐你作什庅呢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
叫我帶來了宝玉道宝姐姐在家做什庅呢怎庅這几日也不過這边來周瑞家的道身上
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請姨太太姐姐安
問姐姐是什庅病現吃什庅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里回來也着了些凉異
日再親自來看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
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
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
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去一
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罷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經打点了派誰送
去呢王夫人道你瞧誰閑着就叫他們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來當什庅正經事問我鳳姐又笑
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逛逛明日没有什庅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害不着

什麽每常他来請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们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〻〻别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要過去纔是凤姐若應了当下李紈迎探等姊妹们亦来見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凤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来辭賈母宝玉听了又要跟〻了瞧去凤姐只得答應立等着换了衣服姐兒两个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環媳婦等接出儀门那尤氏一見了凤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歸坐秦氏獻茶畢凤姐因說你们請我来做什麽有什麽好東西孝敬我就快獻上来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下面几个姬妾先就笑說二奶〻〻今兒不来就罷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〻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来請安宝玉因問大哥〻今日不在家麽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里做什麽何不去瞧〻秦氏笑道今兒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他今兒也在這里做什麽想在書房里呢宝叔〻何不去瞧一瞧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凤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麽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他别委曲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〻過来就罷了凤姐說道既這麽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来我也瞧一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〻道罷〻〻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

孩子都是斯〻文〻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还被人咲化死了呢凤姐咲道普天下的人我不咲話就

罷了竟叫這小孩子咲話我不成賈蓉咲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腼腆没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

了没的生氣凤姐道憑他是什庅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看給

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嘻〻咲的說我不敢扭着就代来說着果然出来代進一个小後生来

較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〻羞〻有女

兒之態腼腆含糊慢向凤姐作揖問好凤姐慌的先推宝玉咲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

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〻的问他几歲了讀什庅書弟兄几个学名唤什庅秦鐘若應

了早有凤姐了丫鬟媳婦們見凤姐初会秦鐘並未備得表礼來遂忙過那边去告訴平兒〻〻

知道凤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两个狀元及

第的小金锞子交付與来人送過去凤姐猶咲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

尤氏凤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衆心中便有所失

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

泥豬癞狗了可恨我為什庅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

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過裹我根死木頭美酒

羊羔也不過塡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我塗毒了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繡服驕婢侈童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根）貧窶二字陷人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然寶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便因實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个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間小炕上我們那里坐着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防你千萬看着我而不要理他他雖腼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隨和此是有的寶玉唉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外面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飯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業師父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老（衰）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上未講及延師事目下不過在家温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繞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书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内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温習旧书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讀书家祖母因說

一則家學里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爲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如此說来尊翁
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們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
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義學倒好原要来和這里的親翁
商議引薦因這里又事忙不便爲這点小事来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侄或可磨墨滌
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
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咱們回来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
尊我回去再禀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出来又看
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
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个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
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
尤氏秦氏都說偏又派他作什麽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
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
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
裏把太爺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来給主子吃兩日没得水得了半

碗水給主子吃了他自己喝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难為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体面一味的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凤姐道我和常不知道焦大到是你們没主意有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車子可有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伺候齊了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只見燈籠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更可以姿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我不着这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蹺脚比你頭还高呢二十年頭里的焦大太爺眼里有誰别說你們这一起子雜種王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凤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呢反大叫起来赶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别說你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做官兒享受榮華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这个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說别的还可若再說别的咱們紅刀子進去

白口子出来凤姐在車上說與賈蓉說以後还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這里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時承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掀番綑倒拖往馬圈里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来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衆小廝听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綑起来用土和糞滿々的填了他一嘴凤姐和賈蓉等也遥々的聞得便都裝作不听見宝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倒也有趣因問凤姐道姐々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凤姐听了連忙立眉嗔目断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里混唚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听見还倒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々仔細捶你不捶你嚇的宝玉連忙央告到好姐々我再不敢了凤姐道這纔是呢等咱們到了家回了老太々打發你同秦家姪兒孝里念书去要紧說着自回榮府而来正是

不因俊俏為朋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第八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話說凤姐和宝玉回家見过眾人宝玉先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实的称贊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凤姐又在一傍帮着說過日他还来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悦起来凤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过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来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房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凤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息了中覺欲还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近日薛宝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过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寧可繞遠路罷了當下眾嬤嬤丫環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门去了眾嬤嬤丫環只得跟隨出去还只當他去那府里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来一見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今兒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问好嘮叨了半日方纔走開老嬤嬤叫住因问你二位也是從老爺跟前来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

里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于是轉灣向北梨香院來可巧銀庫
房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八人從賬房里出來一見了
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个買辦名喚錢華他因多日未見寶玉忙上前來打千兒請
安寶玉忙含笑攜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
賞我們几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里看見了眾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稱贊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
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走眾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閑
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寶玉
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
坐着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
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
來瞧他他在里間呢你去瞧他里間比這里暖和那里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
寶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里間門前只見吊着半旧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
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䯼兒穿着米緑色棉襖玫瑰紫二
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黄綾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

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安分隨時自云藏愚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〻〻好如今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挂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着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〻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團花袄膝繫着五色蝴蝶赤金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〻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〻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并癩頭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画於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註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註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到茶也在這里發呆作什麼鶯兒嘻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鑑賞鑑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笑央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來着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兩面八个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芳齡永繼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將自己的也念了两遍因笑問道姐々這八个字到真與我的是一对鶯
兒笑道是个癞和尚送的他説必須鏨在金器上宝釵不待説完便嗔他不去到茶一面又問從那
里来宝玉此時與宝釵就近只聞一陣々涼森々甜絲々的幽香竟不知從何處來的遂問宝釵
姐々熏的是什麼香我今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兒宝釵笑道我最怕熏香好々的衣服熏的烟
燎氣作什麼呢宝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宝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
的香氣宝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々給我一丸嚐々宝釵笑道又混鬧了一个丸藥
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听外面人説林姑娘來了話猶未完林黛玉已搖々擺々進來了一
見宝玉便笑道嗳喲我來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宝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説黛玉
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來了宝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群都来要不来一
个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日是我再来如此间錯開了来豈不天々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
落了也不至于太熱鬧了姐々如何不解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対衿褂
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沒有
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説要去了不過拿來預備着
宝玉的奶母李嬷々因説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々妹々一处頑々罷

的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丫頭們去取手爐來說給小幺兒們散了寳玉應允李嬷々因說
命小厮們都各自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几様細巧的茶菓與他們吃茶寳玉因誇
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
嘗寳玉笑道這个須得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最上等酒來李嬷々便上來道姨
太々酒倒罷了寳玉央道好媽々我只吃一鍾李嬷々道不中用当着老太々太々那怕你
吃一罈呢想那日我錯不見的不知是那一个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的死活
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兩日罵姨太々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
日老太々高興了又儘着他吃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吃酒白把我陪在里面受罪薛姨媽笑
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們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々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鬟
來讓你奶々們去也吃杯搪々雪氣那李嬷々听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々酒水這
里寳玉又說不必盪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打颭
兒寳釵笑道寳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
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内以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
冷的呢寳玉听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命人煖來方飲黛玉嗑着瓜子只抿着嘴笑可巧

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里就冷死我了雪雁道紫鵑姐々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麽他說了你就依他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嘻々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里倘或在別人家々々豈不惱就看的人家連个手爐也沒有巴々的從家里送一个來不說丫頭太小心过餘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个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樣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嬷々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說々笑々的那肯不吃只得央告好媽々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嬷々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々的放了酒低了頭黛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个媽々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々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李嬷々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勸々他只怕他還聽些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麽助他我也不犯勸他你這媽々太小心

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呢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算什麼呢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唬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們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回道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三四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喜歡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沏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方放心雪雁等三四個丫頭已吃完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向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咱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戴上了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

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〻〻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代過的讓我自己代罷黛
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瞧〻寶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〻籠住束髮冠將
笠沿掖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〻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相〻
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〻都還沒來呢
且略等〻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夠了薛姨媽不放心到底命兩個婦女跟
隨他兄妹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飯知是從薛姨媽處來更加喜歡
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侍着忽想起
跟寶玉的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眾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有想是
有事纔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〻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
活兩日一面說一面自己倒到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說好〻叫我研了
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了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
墨纔罷寶玉忽然想起早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
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里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麼問我恐怕別
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冰冷的呢寶玉聽了笑道我忘了

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一時黛玉来了宝玉便咲道好妹〻你別撒謊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抬頭看時見裡间门斗上新貼三个字寫着絳芸軒黛玉咲道这字个〻寫的都好怎麽忽然寫的这樣好了明日替我寫一个匾宝玉嘻的咲道又哄我呢說着又问襲人姐呢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呢宝玉咲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问晴雯道今兒我在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兒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〻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里後来李奶〻来了看見說宝玉未必吃了拿来給我孫子吃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因讓林妹〻吃茶衆人咲說林妹〻早走了还讓呢宝玉吃了半盞忽又想起早的茶来因问茜雪道早起沏了一碗楓露茶我說过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这会子怎麽又沏了这个茶来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会子李奶〻来了他要嘗〻就給他吃了宝玉听了將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擲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茶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是你们那一门子的奶〻你们这麽孝敬他不过我小時候吃过他几日奶如今逞的他比祖

宗也大了如今我有吃不着奶了白白養着祖宗作什麽呢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奶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慪他頑要先還說字向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麽了襲人忙道我才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還口內說些什麽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餳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就枕就睡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接了出去領來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个荷包並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合遇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飢

飽不便只宜住在這裏不必限定了只和宝叔在一處別跟着那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鐘下的客店回去稟知他父親秦業現任營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个兒子並一个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温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這个机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澀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宝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閑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宝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会齊了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是日一早宝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得停停妥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見他悶悶的因咲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咲道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說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里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腳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宝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会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里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咲纔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宝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几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

包有几句吩付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来书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书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宝玉進来請安回說上學里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个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贜了我這地靠贜了我的門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罢說着便有兩个年老的攜了宝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宝玉的是誰只听外面答應了兩声早進来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宝玉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唬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声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閧然大笑起来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里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宝玉獨站在院外屏声靜候待他們出来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撢衣服一面說道哥兒

可听見了不曾也要揭我们的皮呢人家奴才跟主子賺些好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怜見些纔好宝玉笑道好哥々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鐘已早来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过辭了賈母宝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窗下對鏡理粧听宝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々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々你宝姐姐来宝玉笑而不荅一逕同秦鐘上學去了原来這賈家之義學離此也不甚遠不过一里之遥原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帮助為學中之費特共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掌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来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过讀起書来自此後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的留下秦鐘住上三天五日和自己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更又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榮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个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鐘悄說道咱們兩个人一樣年紀況又是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当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秦鐘也只得混着亂叫起来

兒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伏下一筆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
鍾靦腆温柔未語面先紅怯々羞々有女兒之風宝玉又是天性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体
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
滿書房內外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後便知有一家学々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
陽之興因此也假来上学讀書不过是三日打魚两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礼物與賈代儒却不
曾有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这学內就有好几个小学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
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两個多情的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
風流滿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愛誰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
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来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来了見了他两个也不免繾綣
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與宝秦因此四人
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学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
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来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
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可巧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下一句七言对聯命学生对
了明日再来上书將学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中应卯了

因此秦鐘趕此和香憐擠眉弄眼遞暗號把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己話秦鐘先問他們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曾一語未了只听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者香憐本有些性急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麽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咲道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麽故事我可也拿住了还賴什麽先得讓我抽个頭兒咱們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麽了金榮咲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手咲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个吃去秦鐘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个原來这賈瑞最是个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錢鈔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開一邊就連金榮亦是当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於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帮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補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在醋妬他兩个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來不好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几

句眷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不忿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里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一肏撅草根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榮只顧得意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你道這個是誰原來是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雞走狗賞花玩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相好向日我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了臉面想畢也裝作出小恭走至外面悄悄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

力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個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了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肏屁股不肏屁股管你雞巴相干橫竪沒肏你爹去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二人尚未去時從腦後嗖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的幸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之賈菌亦係榮國府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獨守着賈菌這賈菌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坐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個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坐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上正打在面前將一個磁硯水壺打了個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抓起硯磚來要打回去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那边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

刚到宝玉秦鐘桌案上就落了下来只听豁啷啷一声砸在桌上书本纸片笔砚等物撒了一桌
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贾菌便跳出来要揪打那个飞砚的金荣此时随手抓了
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狭人多那里经得舞动长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们还不来动手宝
玉还有三个小厮一名锄药一名扫红一名墨雨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一齐乱嚷小妇养的动了兵
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门闩扫红锄药手中都是马鞭子蜂拥而上贾瑞急的拦一回这个劝
一回那个谁听他的话肆行大闹众顽童也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也有胆小的藏在
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儿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登时鼎沸起来外边李贵等
几个大仆人听见里边作反起来忙都进来一齐喝住问是何故众声不一这一个如此说那一个又
如彼说李贵且喝骂了茗烟四个一顿撵了出去秦鐘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去一层
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见喝住了众人便命李贵收书拉马来我回去回太爷
去我们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守礼来告诉瑞大爷瑞大爷反派我们不是听着人家骂我
们还调唆他们打我们茗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打伙儿打了茗烟连
秦鐘的头也打破了还在这里念什么书李贵劝道哥儿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
去了这会子为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咱们没礼依我的主意那里事情那

里了倘何必驚動老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學里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經所以這些兄弟們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里念書的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咱們倒來不得我必回明白眾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衚衕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的親戚也來唬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你這小狗肏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知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問他來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包着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再回老爺太太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里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

來生个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到要往大裡鬧茗烟方不敢作声兒了此時賈瑞也怕鬧大了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屈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得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既惹出事來少不得下點氣兒磕个頭就完事了金榮無奈只得進前來與寶玉磕頭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合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鬧出事來我还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里的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里还有力量請先生嗎況且人家學里茶也有飯也有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里也省得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裳再者不是因你在那念書你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咱們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要找這麼個地方比登天还难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哩於是金榮忍氣吞

聲不多一時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的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里都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併尤氏所以鳳姐尤氏也時常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却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个婆子坐了車來家里走走瞧瞧寡嫂併侄兒閑話之間金榮的母親便提起昨日賈家學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听則已听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秦鍾這小崽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特勢狠了況且都作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个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鍾他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个理金榮的母親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娘求姑娘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里站的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到在你侄兒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听了說道那里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

也不咨他嫂子劝一面叫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里來到了寧府進了大门到了東邊小角门前
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的叙是寒温說了些閑話方问道今
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这些日了不知是怎麼着經期有兩个多月沒來叫
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也發眩我說他
你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好好養養罷就是有親戚們來了还有我呢就
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
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这里取來倘或我这里沒
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个好合歹你再要娶这麼个媳婦这麼个
模樣兒这麼个情性的人兒打着灯笼也沒地方找去他这為人行事那个親戚備
那一家兒的長輩那个不喜欢他所以我这兩日好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偏今日早晨
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爽快就有事也不該
告訴他別說是沒要緊的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才是誰知
他們昨日學房里打了降不知是那里附學來的一个人欺負了他了里頭还有些不干不淨
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說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細心

太心重不拘听見个什麼話兒都要忖量个三日并五夜才罢這個病就是打這个秉性上頭思慮出来的今兒听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扯事搬非調三唆四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里吵鬧他听了這一番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到他那兒安慰了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府里找寶玉去了我才瞧着他吃了半中燕窩粥我纔過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且如今又沒个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里到像刀扎了的是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論理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国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這們听着實在也沒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這个病来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别叫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兒就望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鍾欺負了他侄兒的事听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抑且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很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来坐下問尤氏道今兒

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麼尤氏答道到麼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到像有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听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會坐着又說了几句閑話兒就去了到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這媳婦到那兒尋一个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悞了現在咱們家走的這群大夫那兒要得一个呢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仔麼說他添几句文話兒照樣說一通可到別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便看脉來他們大家商量着定個方子吃了也不見効到弄的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實與病人沒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那還了的衣裳任憑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進來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仔麼了我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方碍無方碍所以我這兩日心裡着實着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个幼時從學的一個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精且斷人生死今年是上京來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麼看來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

能來明日想必一定來况且馮紫、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〻等這个張先生來瞧〻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児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樣辦賈珍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來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〻說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望你們那是非場熱鬧處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若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隲文給我叫人好〻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还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这会兒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多少人來鬧我〻必合你不依既如此說了後日我是断不敢去了且叫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照例要豐〻富〻你再親自到西府里去請老太〻大太〻二太太和你璉二嬸來逛〻你父親今日又听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〻的告訴他賈蓉一〻的答應了出去正遇着方才往馮紫英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

纔回到家此時精神疲倦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便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升來吩咐預備兩日筵席的話來升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

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有半刻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裡床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肋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才對　或以這個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的說道是喜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又說怕冬至為底接度

不个真着話見本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个症候可是衆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灾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个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黄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淮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究有妨無妨先生笑

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的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贾珍道：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痛快，想必用药不错的。贾珍道：他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因为冯紫英我们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的。既有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贾蓉听说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不知秦氏吃了此药，病势如何，下回分解。

红楼梦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话说是日贾敬的寿辰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着贾蓉带领家下人送与贾敬去向贾蓉说道你留神看太爷喜欢不喜欢你就起来行了礼说父亲遵太爷的话不敢前来在家里率领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贾蓉听罢即率领家人去了这里渐渐的就有人来先是贾琏贾蔷来看了各处的座位并问有什么顽意儿没有家人答道我们爷算计本来请太爷今日来家所以并未敢预备顽意儿前日听见太爷又不来了现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番的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次后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宝玉都来了贾珍并尤氏接了进去尤氏的母亲已先在这里大家见过了彼此让了坐贾珍尤氏二人递了茶因说道老太太原是个老祖宗我父亲又是侄儿这样年纪这个日子原不敢请他老人家但是这时候天气又凉爽满园的菊花盛开请老祖宗过来散散闷看看众儿孙热热闹闹的是这个意思谁知老祖宗又不赏脸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先说道老太

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
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
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賈珍聽了笑道
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是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
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兒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
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
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
人接著說道別是喜罷正說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
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幼
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
今日頭暈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
也不肯不掙扎著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
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
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正說著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

贾蓉回尤氏道方才我给太爷送吃食去并回说我父亲在家伺候老爷们款待一家子的爷们
遵太爷的话并不敢来太爷听了甚欢喜说这才是叫告诉父亲母亲好生伺候太爷太太
们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婶婶并哥哥们还说那阴骘文叫他们急急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我
将此话都回了我父亲了我这会子还得快出去打发太爷们并合家爷们吃饭凤姐儿说蓉
哥儿你且站着你媳妇今日到底是怎么着贾蓉皱皱眉说道不好么婶子回来瞧瞧去
就知道了于是贾蓉出去了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们在这里吃饭还是在园子里
吃去好小戏儿现在园子里预备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这里很好尤氏就吩咐媳
妇婆子们快摆饭来门外一齐答应了一声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时摆上
了饭尤氏让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亲都上坐了他与凤姐儿宝玉侧席坐了邢
夫人王夫人道我们来原为给大老爷拜寿这岂不是我们来过生日来了么
凤姐儿说大老爷原是好养静的已修炼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们这么
说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话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尤氏的母亲并邢夫人王夫人
凤姐都吃了饭漱了口净了手才说要往园子里去贾蓉进来向尤氏道老爷们并众位
叔叔哥哥们都吃了饭了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是不爱听戏又怕人闹的慌都去了

剛說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爺並薔大爺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
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
父親先收在賬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照舊例
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讓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呢尤氏道也是
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很是
我們都要去瞧瞧他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
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
姪兒媳婦呢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并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
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說快
別起來看頭暈了于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我的奶奶怎麼幾日
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
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
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
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
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
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

（話數了戒自己想着）

未必熬的过年去呢宝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对联不覺想起在这里睡夢到太虛幻境的事正自出神听見秦氏說了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凤姐兒心中雖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反添心酸到不是來開導劝解的意思了見宝玉这个樣子因說道宝玉兄弟你特婆〻媽〻的了他病人不过是这麼說那里就到得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略病一病兒就这麼想那麼想的这不是自己到給自己添〻病了麼賈蓉道他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凤姐兒道宝玉兄弟太〻叫你快过去呢你別在这里只管这麼着到招惹媳婦也心里不好过太〻那里又等着你呢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宝叔过去罷我还略坐一坐兒賈蓉听說即同宝玉过会芳園來了这里凤姐兒又劝了秦氏一番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凤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这个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咲道治得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这病不过是挨日子凤姐兒說你只管这麼想那病那里能好呢總要想開了才是况且听得說大夫若是不治怕春天不好如今才九月半还有四五个月的工夫什〻咱們家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这也难說了

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説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夠吃的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閑了時候還求嬸子常過來瞧瞧我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説幾遭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又眼圈一紅遂説道我得了閑兒必常來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并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里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但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疏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兒説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往後一退説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説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到這里來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才偷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里來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説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兒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

含咲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狠好今日見了听你說這几句話兒就知道你是个聰明和氣的人了這会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閑了咱們再說話兒罢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凤姐兒假意咲道一家子骨肉說什麽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這話再不想到今日得這个奇遇神情光景越發不堪的難看凤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罢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截慢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过頭來看凤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迟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這樣禽獸似的人呢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凤姐方移步前來將轉过一重山坡見兩三个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了凤姐兒咲說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凤姐說你們奶奶就是這麽急脚鬼是的凤姐慢慢走着問戲唱了有几齣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宝玉合一羣丫頭那里頑呢凤姐兒說道宝兄弟別特淘氣了一个丫頭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边上去罢凤姐兒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咲說道你們娘

他兩个將好了見了面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他住着罷你坐下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子
是鳳姐兒在邢夫人王夫人前告了坐且尤氏的母親處也先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
聽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鳳姐兒点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這里我如何敢点邢夫
人王夫人道我們合親家太太都点了好几齣了你点兩齣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聲方
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点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去說現在唱的双官誥唱完了再唱這
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是呢也該趁早兒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又心里不靜尤氏
說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一会子才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
看說爺們都往那里去了傍邊一个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鳳
姐兒說道在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這正經人呢于
是說說笑笑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
了茶方才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眾姬妾并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
賈珍率領眾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王二位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过
來瞧瞧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歇罷于是都上了車去了賈瑞猶
不時的拿眼睛覷鳳姐兒賈珍等都進去了後李貴才拿過馬來寶玉騎上隨王夫人

去了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侄吃过了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閙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凤姐兒不時来看秦氏々々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尤氏賈珍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来了几次便都遇見凤姐兒往寧府那邊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凤姐兒天々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說这几日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这个症候遇着这樣的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凤姐兒說道你們娘兒两个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过了明日後日再看々他去細々瞧々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来告訴我々也喜歡々々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过去凤姐兒一々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来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都全瘦盡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兒又將这病無妨的說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过了冬至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々太々放心罷昨日老太々賞的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两塊到像尅化的動似的凤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来我到你婆々那里瞧々就要赶着去回老太々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々太々安罷凤姐兒答應着就出来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凤姐兒低了半日頭

說道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後事料理々々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々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々的辦罷于是凤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々話去呢尤氏說你可慢々兒的說別唬着老人家凤姐兒道我知道了于是凤姐兒回來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々安給老太々磕頭說他好了些了求老祖宗放心他再畧好些還要給老祖宗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什麽樣凤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听了沉吟半日因向凤姐說你換々衣服歇々去罷凤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凤姐兒換了凤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沒什麽事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麽事情就是那三百兩銀子利々旺兒媳婦送來我收了再還有瑞大爺使人來打听奶々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凤姐兒听了哼了一声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什麽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爷是為什麽只管來凤姐兒遂將九月里在寧府園子里遇見他的光景並他說的話都告訴平兒々々說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个念頭叫他不得好死凤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redacted]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鑑

话说凤姐儿正与平儿说话只见有人回说瑞大爷来了凤姐儿忙命人快请进来贾瑞见往里让心中喜出望外急忙进来见了凤姐儿满面陪笑连连问好凤姐儿也假意慇懃让茶让坐贾瑞見凤姐儿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餳了眼问道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凤姐儿道不知什么缘故贾瑞笑道别是有人在路上绊住了脚舍不得回来也未可知凤姐儿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贾瑞笑道嫂子这话说错了我就不是这样凤姐儿笑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贾瑞听了喜的抓耳挠腮又道嫂子天天也闷得很凤姐儿道正是呢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贾瑞笑道我倒天天闲着过来替嫂子解解闷可好不好凤姐儿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这里来贾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点谎话天打雷劈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吓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是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凤姐儿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比贾蓉两个强远了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一点不知人心贾瑞听了这话越发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觑眼看凤姐儿的荷包然后又问带的什么戒指凤姐儿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别叫

丫頭們看見吃諸賈瑞如听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
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來
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兒里等我賈瑞听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是那里人過的多
怎么好躲的鳳姐道你只管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們都放了假兩边门一関再没別人賈瑞听了喜之
不禁忙忙的告辞而去心内已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趁掩门時鑽入穿堂果見
黑里無人往賈母那边去的门戶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门未関賈瑞听着半日不見人來忽听咯噔一
聲東边的门也関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的出來將门撼了撼関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
去亦不能南北皆是大房墙要跳亦无攀援這屋内又是過门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
長朔風凛凛侵肌裂骨一夜几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个老婆子先將東门開了進
來去叫西門賈瑞瞅他背着臉一溜烟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门一逕跑回家去原
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
耍錢有悞学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這段公案因此
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説往舅舅家去了見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
道自來出门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况是撒謊因此發狠到底打了

三四十板还不许吃饭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定要补出十天的工课来方罢贾瑞直冻了一夜今又遭他苦打且饿着肚子跪在风地里读文章其苦万状此时贾瑞前心犹未改再想不到是凤姐儿捉弄他的过了几日得了空仍来找寻凤姐儿々々故意抱怨他失信贾瑞急的赌神罚咒凤姐儿因见他自投罗网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故又约他道今日晚上你别在那里了你在我这房后小过道子里那间空房子里等我可别冒失了贾瑞道果真么凤姐儿道谁可哄你々々不信就别来贾瑞道来々々就死也要来凤姐道这会子你先去罢贾瑞料定晚间必妥此时便先去了凤姐儿在这里便点兵派将设下圈套那贾瑞只盼不到夜上偏生家里又有亲戚来了直吃了晚饭才去那天已有掌灯时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进荣府直往那夹道中屋子里来等着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只是干转左等不见个人影右听也没个声音心下自思道别是又不来了又冻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见黑魆々的来了一个人贾瑞便想定是凤姐儿不管皂白饿虎一般等那人刚至门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我的亲嫂子等死我了说着便抱到屋里坑上就亲嘴扯裤子满口里亲娘亲爹的乱叫起来那人只不做声贾瑞扯了自己的裤子硬帮々的就想顶入忽见灯光一闪只见贾蔷举着个火纸捻子照道谁在屋里只见坑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肏我呢贾瑞一见却是贾蓉真臊得无地可入不知要怎么样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贾蔷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琏二婶已经告到太太跟前了说

你原故調戲他〻暫用了个脫身計哄你在這边等着太〻氣死過去了因此叫我來拿你剛才你又攔住
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〻賈瑞听了魂不附體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〻的謝你賈薔道你
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須得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
道這也不妨寫一个賭錢輸了外人的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
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罷又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又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
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擄賈蓉〻〻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〻理賈瑞急得至
于叩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五十兩的一張欠契才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老太
太的门早已関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条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门若這一走倘或遇見
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〻〻再來領你這屋里你還藏不得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个
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灯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磯底下說道這窝兒里好你只蹲着別哼一声兄
等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在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嘩
拉〻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頭一身賈瑞掌不住阿喲了一声忙又掩住口不敢声張
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糞氷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〻〻賈瑞如得了命一般三步兩步從
後门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门開门人見他這般景況問是怎的了少不得撒謊說黑了失脚

掷在毛厕里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凤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々凤姐的
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怀内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凤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賈蓉兩个
常々的来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功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之人
尚未娶过亲迩来想着凤姐未免有那指頭兒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恼奔波因此三五下里夹
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内發膨脹口内無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
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睡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胡說乱
語驚怖異常百般請医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个
動靜倏又臘尽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慌了忙各處請医療治皆不見效因後来吃独參湯代
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荣府来尋王夫人命凤姐称二兩給他凤姐回說前日新近都替老太々配
了藥那整的太々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々配藥偏生昨日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們
这边沒了你打發人往你婆々那边問々或是你珍大哥々那府里再尋来凑着給人家吃好了救
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沫泡鬚凑了几錢命人送去只說太々
送来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来共凑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勝無藥
不吃只々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口称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内

就听见了亘前声叫喊说快请进那位菩萨来救命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众人只得带了那道
士进来贾瑞一把拉住连叫菩萨救我那道士嘆道你这病非药可医我有个宝貝与你、天、
看时此命可保矣说毕从褡裢中取出一面镜子来双面皆可照人镜把上錾着风月宝鉴四字
递与贾瑞道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
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俊杰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
要紧、、三日后我来收取管叫你好了说毕佯常而去众人苦留不住贾瑞收了镜子想道这道士
到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试、想毕拿起风月宝鉴来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唬得贾
瑞连忙掩了骂道士混帐如何吓我、到再照、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
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哎
哟了一声一睁眼镜子从手内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贾瑞自觉汗津、的底下已遗了
一滩精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又进去如此三四次到了这次刚要出镜
子来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只说得
这句就不能再说话了傍边伏侍贾瑞的众人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落下来仍睁开眼拾在
手内末后镜子落下来便不动了众人上来、看时已没了气了身子底下冰凉渍湿一大滩精这

才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燬此物遗害于世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鏡内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每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正哭着只見那瘸足道人從外跑來喊道誰敢毀他月宝鑑吾來救也説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飄然去了当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霊于鉄檻寺日後帶回原籍当下賈家衆人看來弔問栄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三兩或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湊有二三十兩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到也豊〻富〻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代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怎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的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煩説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与林代玉辞別了賈母等帶了僕從登舟往楊州去了要知予明且聽下文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凤姐自賈璉送代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实在無趣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擁炉倦绣早命濃熏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筭行程该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皷平儿已睡熟了凤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来説道嬸々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々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事未了非告訴嬸々别人未必中用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事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々你是个脂粉隊里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及你如何連两句俗語也不晓得常言月滿則亏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家赫々揚々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应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称了一世的詩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這话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 秦氏道嬸々你好痴也否極泰来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时筹畫下將来衰时的事業亦可能常保永全也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虽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水粮第二件家塾虽立無一定工給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

不缺祭祀工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如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工給之費皆出自此將家塾亦設于此会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工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皆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你双句話須要記着因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尋須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门上傳事的云牌連擊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說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唬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那長一輩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平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者閒言少敘却說寶玉因近日林代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恓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所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

血來襲人等慌了忙上來摟扶問是怎麼樣了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寳玉道不用忙不相干
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过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
虽放不下又不敢攔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那里不干凈二則夜里風大
等明早再去不遲寳玉那里肯依賈母命人預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
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边灯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里面哭聲搖山振岳寳玉下了車忙忙
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过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然後出來見賈珍
彼时賈代儒賈代脩賈敕　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㻬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
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　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
珍哭的泪人一般正和賈代儒說道合家大小远親近友誰不知我这媳婦比兒子还強十倍如今伸
腿去了可見这長房内绝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了衆人忙劝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量
如何料理要紧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
尤氏的几个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个人去陪客一面
吩咐去與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这四十九日單請
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

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孽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七做好事那贾敬闻得长孙媳死了因为自己早晚就要飞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将前功尽弃呢因此并不在意只凭贾珍料理贾珍见父亲不管一发恣意奢华看板时几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来吊问因见贾珍寻好板便说道我们木店里有一付板叫做什么樯木出在潢海铁网山上做了棺材万年不坏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原係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现在还封在店里也没人出价敢买你若要就抬来使罢贾珍听说喜之不胜即命人抬来大家看时只见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大家多奇异称赏贾珍道价值几何薛蟠道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贾珍听说忙谢不尽即命解锯糊漆贾政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此时贾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这话如何听得忽又听得秦氏之丫环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称叹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殓殡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中之登仙阁内又小丫环名宝珠者因见秦氏身无所出乃甘心愿为义女誓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喜之不尽即时传下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之女丧在灵前哀哀欲绝于是合族人丁并家下诸人都各

遵旧制行事自不得紊乱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灵旛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中甚不自在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着让至逗蜂轩献茶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会意因道想是丧礼上风光些贾珍忙道老内相所见不差戴权道事到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日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到底咱们都是老相与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求我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小厮（贾珍）听说忙吩咐快命书房里人恭恭敬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小厮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贾珍看了忙送与戴权戴权看时上面写道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戴权看了回手便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说道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把履历填上明日我来兑银子送去小厮答应了戴权也就告辞了贾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临上轿贾珍问银子还是

戴到部兑还是一併送上来内相府中戴权道君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银子送到
我家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说待服满后亲带小儿到府叩谢于是作别又听喝道之声元来
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刚迎入上房又见锦乡侯川宁侯寿山伯三
家祭礼摆在灵前少时三人下轿贾珍等忙接上大厅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胜数只这
四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
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会芳园
临街大门大开在两边起了鼓乐所两班青衣奏乐一对对执事摆的刀斩斧齐更有两面朱红销
金大字牌竖在门外写云　防护　内廷紫禁道　御前侍卫龙禁尉
对面高起着宣坛僧道对坛榜文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
门秦氏恭人之丧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
万虚总理元始三教道教门道录司正堂叶生等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揭
谛功曹等神圣恩普锡威远镇四十九日消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尤氏又犯了旧病不能料
理事务惟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怕人笑话因此心中不自在当下正忧虑时因宝玉在侧
问道事事都算安贴了大哥哥还愁什么贾珍见问便将里面无人的话说了出来宝玉道

这又何难我荐个人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管必妥当贾珍忙问道是谁宝玉见坐间还有许多亲友不便明言走至贾珍耳边说了两句贾珍听了喜不自禁连忙起身道果然妥贴如今就去说着拉了宝玉辞了众人便往上房里来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人报大爺进来了唬的众婆娘唿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独凤姐款款的站了起来贾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上二则过于悲痛了因柱了拐踱了进来邢夫人等说道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做什么贾珍一面扶拐作挣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搀住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贾珍断不肯坐因道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娘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问什么事贾珍忙道婶娘自然知道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偏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道元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婶家只和你二婶婶说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到是再烦别人好贾珍道婶婶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保必料理得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自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

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婶娘不看侄儿侄儿媳妇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说着滚下泪来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儿未曾经过丧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见贾珍苦苦的说到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办好卖弄才干虽然當家妥當也因未办过婚丧大事恐人还不服巴不得遇见这事今见贾珍如此一来他心中早已欢喜先见王夫人不允后见贾珍说得情真王夫人有活动之心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说得懇切太太就依了罢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么凤姐道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见说得有理便不则声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道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大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说着就作揖下去凤姐儿还礼不迭贾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对牌出来命宝玉送与凤姐又说妹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什么只管拿这牌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待人一样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凤姐不敢就接对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宝玉早向贾珍手内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又问妹妹还是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若是天天来越发辛苦了

不以我延里赶看收拾出一个院落来妹々住过这几日到安稳凤姐道不用那边也离不得我到是天々来的好賈珍听说只得罢了然後又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出去一时女眷散後王夫人因问凤姐你今日怎麽様凤姐道太々只管请回我須得先理出一个头緒来才回去得呢王夫人听说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这里凤姐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責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事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約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実是寧国府中風俗以何處治且听下文

金紫万千誰治国　裙釵一二可齊家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寳玉路謁北靜王

话说寧國府中都総管来陞聞得里面委请了凤姐因傳齐了同事人等说道如今请了西府里璉二奶〻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東西或是说话我们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寧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丢了那是个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时惱了不認得人的众人都道有理又有一个道論理我们里面也須得他来整理〻〻都忒不像了正说着只見来旺媳婦拿了对牌来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众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来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行来至儀门口方交与来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凤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册即时傳来陞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齐众人媳婦進来听差等語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问了来陞媳婦几句话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来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齐只見凤姐正与来陞媳婦分派众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听覷只听凤姐和来昇媳婦说道既托了我〻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〻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樣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臉的谁是没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说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〻〻

的唤进来看视一时看完便又吩咐道这二十个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里头单管人来客往倒茶
别的事不用他们管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别的事也不用他管这四十个人
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茶供饭随起举哀别的事也不与他们相干这四个人单
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个人描赔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若少一件也是他四
个人描赔这八个人单管监收祭祀这八个人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札我总支了来交与你
八个人然后按我的定数再往各处去分派这三十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照管门户监察火烛打扫
地方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开某人守某处某处所有桌椅古董起至于痰盒掸帚一草一苗或丢或
坏就和守这处的人算帐描赔来升家的每日揽总查看或有偷懒赌钱吃酒打架拌
嘴的立刻来回我你要徇情经我查出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那一行乱
了就和那一行说话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横竖你们上房
里也有时辰钟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巳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烧过黄昏纸我亲
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罢
事完了你们家大爷自然赏你们说毕又吩咐按数发与茶叶油烛鸡毛掸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
家伙桌围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类一面交发一面提笔登记某人管某处某人领某物开

得十分清楚众人领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前只拣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没个招揽各房中也不能趁乱
失迷东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个摆茶又去端饭正陪举哀又去接客如这些无头
绪荒乱推托偷闲窃取等弊次日一概蠲了凤姐儿见自己的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见尤氏
犯病贾珍又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自己每日从那府中煎了各样细粥精致小菜命人送来劝
食贾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与凤姐吃那凤姐不畏勤劳天々于卯正二刻就
过来点卯理事独在抱厦内起坐不与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会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
那应佛僧正开方破狱传灯照亡参阎君拘都鬼延请地藏王开金桥引幢旛那道士们正
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拜忏又有十三众青年尼僧搭绣衣靸红鞋
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十分热闹那凤姐料定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儿便
请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备更衣盥手吃了两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毕已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妇
率领众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写荣国府三个大字款々来至
宁国大门上只见门灯朗挂双边灯照如白昼白汪々穿孝仆从双边侍立请车至正门上小厮等
退去众媳妇上来揭起车帘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簇拥着凤姐进
来宁国诸媳妇迎出来请安接待凤姐款々走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灵前一见了棺材那眼泪

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许多小厮伺候烧纸凤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烧纸只听得一捧锣鸣
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交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见凤姐出声
多忙接声嚎哭一时贾珍尤氏遣人来劝凤姐方才止住来旺媳妇献茶漱口毕凤姐方起身别过族中
诸人自入抱厦内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传到那人已张惶
愧惧凤姐冷笑道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那人道小的天天
来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觉得早些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正说着只见荣府中
的王兴媳妇来了在外探头凤姐且不发放这人却先问王兴媳妇作什么王兴媳妇巴不得先问
了他完了事连忙进去说领牌取线打车轿上网络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凤姐命彩明念道大轿两
顶小轿四顶车四辆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用珠儿线若干斤凤姐听了数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记取
荣国府对牌掷下王兴家的去了凤姐方欲说话时只见荣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都是要支取东西
领牌来的凤姐命他们要了帖子念过听了一共四件因指两件说道这两件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取
说着掷下帖子来那二人扫兴而去凤姐因见张材家的在旁因问你有什么事张材家的忙取
帖儿回说就是方才车轿围作成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凤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记待王兴
家的交过牌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然后方与张材家的去领一面又命念那一个是为宝玉外书

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风姐听了只命收帖子登记待張材家的交清又發与这人去了风姐便说道
明日他也睡迷了後日我也睡迷了將来多没有人了本来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难管
人可不如间發的好當时放下臉来喝令帶出打二十板一面又擲下寧國府的对牌去说与来陞革他一
月銀米众人听说不敢怠慢拖人出去執牌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还要進来叩
謝风姐道明日再有悮的打四十後日的打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悮说着吩咐散了罢窗外众人听说
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时荣府寧府両處執事人領牌交牌的来往不绝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
这才知道风姐利害众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话下如今且说宝玉因見今日人多
恐秦鍾受了委曲因默与他商议要同他往风姐處来坐秦鍾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
咱们去了他豈不煩厭宝玉道他怎煩我们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说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厦内
风姐才吃飯見他们来了便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罢宝玉道我们偏了风姐道在这边吃的还是那边
吃的宝玉道同那些渾帐人吃什麽在那边我双个同老太太吃的一面帰坐风姐吃畢飯就有寧国府
的一个媳婦来領為支取香燭事风姐道我算着你们今日该来支取總不見来想是忘了这会子到底来
取要忘了自然是你们包出来多便宜了我那媳婦道何常不是忘了方才想起来再遲一步也領不
成了说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记交牌秦鍾因道你们两府总是这牌倘或别人私弄了一个支銀子跑

了怎樣风姐道依你說多沒王法了宝玉道怎应咱们家没人来顧解子做東西风姐道人家来
領的時候你还做夢呢我且问你、们这会多早晚才念呢宝玉道巴不得如今就念才好他们只
是不快收拾出书房来这也無法风姐道你请我一请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们该
做到那里自然就有了风姐道他们做也得要東西搁不住我不給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猴向风
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姐、給出牌来呌他们要東西去风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还搁住你揉搓你放
心今日才領紙裱糊去了宝玉不信风姐便呌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正看着人回東照儿来了
风姐急命唤進来照儿打千儿请安风姐便问回来做什应照儿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姑老爺是
九月初三巳時没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去大約赶年底就回来了二爺打
發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的示下还瞧、奶、呌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风姐道你見过别人没有
照儿道多見过了说畢連忙退出风姐向宝玉道你林妹、可在咱们家住長了宝玉道了不得想
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说着皺眉長嘆风姐見照儿回来因當着人未及细问賈璉心中
自是記掛待要回来怎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有遲延失悮惹万人嘆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
復令照儿進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檢点包裹再细、追想所需
何物一並包藏交付照儿又細、吩咐照儿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时、劝他少吃酒

別與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才睡下不覺又是天明鷄唱忙梳洗了過寧府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吩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靜室房中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風姐見日期在近也預先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預自己送殯去占下處又值繕國公誥命亡故邢王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近因此忙的風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坐臥不得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風姐見如此心中倒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委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整肅於是合族上下無不稱歎者這日伴宿之夕裏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臥內寢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風姐一人週全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腳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不一但不如風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裏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夜中

灯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の名青衣奏前南鼓
排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内庭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
尉享强寿賈门秦氏恭人之靈位一应執事陳設皆係現着赶新做出来的一色光艷奪目
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礼外摔丧駕灵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国公牛清之孫現襲一
等伯牛継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伯柳芳齊国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将軍陳瑞文
治国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国公侯曉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国公誥命
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未曾来得這六家與寧栄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郡王
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蒋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三
等男兼京営遊撃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
錦鄉侯公子韓奇神威將軍公子馮紫英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勝數堂客算来亦有
十来頂大轎小轎三の十頂連家下大小車輛不下百餘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要浩々蕩々一帯擺
出三の里遠来至不多时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王
府東平祭棚第二座是安南郡王祭棚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第の便是北静郡王的元
来這の王當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孫犹襲王爵現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

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孫媳告姐因想當日祖父彼此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眾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降臨廕生輩何以克當水溶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銜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多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想見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又及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着早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个美貌人才不知近看如何且聽下回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宝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戴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宝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宝玉戴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点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問啣的那宝玉在那裡宝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遞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綵絲親自與宝玉帶上又携手問宝玉几歲了讀何書宝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於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是言亦廕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質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則學問可

不日進了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鶺鴒香念珠一串權為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〻〻與寶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〻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政賈赦賈珍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〻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小事惟恐有个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貴人女孩一樣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个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匹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躥下來扶車回話這里有下處奶〻請歇〻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〻們說不用歇了叫奶〻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〻再走小廝聽了一帶轅馬岔出

人群往北飛走宝玉在車内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来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凤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宝玉同凤姐坐車自己也便代馬赶上来同入一庄门内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儘那庄村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廻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凤姐宝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礼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凤姐進入茅堂因命宝玉等先出去頑〻宝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来帶着小廝們各處遊玩凡莊家動用之物皆不曾見过宝玉一見了鍬鐝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為何小廝在傍一〻告訴了名色説明原委宝玉因点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説誰知盤中餐粒〻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説一面又至一間房屋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宝玉又問小廝們这〻是什麼小廝又告訴原委宝玉听説便上来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跑来乱嚷別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丟開手陪笑説道我因為没見过这个所以試他一試那丫頭道你們那里会弄这个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宝玉笑道此卿有〻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该死的再胡説我就打了説着只

見那丫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边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
听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二人進去鳳姐洗了手換
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
盃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什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
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沒
二丫頭一時上了車出来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丫頭懷裡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
小女孩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眾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
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有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
蓋鐵檻寺接靈眾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
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
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裡面的堂
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分方散盡了只有几
个親戚是至近的等作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来
家也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

首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去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好為這裏人口寄放不想如今後人〻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裏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裏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內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自己便辭了眾人帶了寶玉秦鐘往水月庵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待等安靈罷了那秦鐘便只跟著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到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越發長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到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裏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裏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叫我這裏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著鳳姐且說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

鍾道那里東西砍什麽寶玉咲道你别弄鬼那一日在老太々屋里一个人没有你摟着他作什麽
來這会子還哄我秦鍾咲道這可是没有的話寶玉咲道有没有々不管你々只叫他到碗
茶來我吃就丢開手秦鍾咲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去不成何必要我說呢寶
玉道我叫他到的是無情趣的不及你叫他到的是有情趣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來
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極愛他的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今智能
見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鍾咲說給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咲道一
碗茶也爭我難道手里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
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个去吃茶菓點心他兩个那里吃這些東西坐一坐仍出來頑耍咲
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
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几个心腹常伏侍的小丫環老尼便乘机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
求太々請奶々一个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我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長安縣内善才庵
内出家的時節那時有个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个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裡
來進香不想遇見長安府々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

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守備〻〻的公子之聘張家要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要娶他女兒張家正要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个女兒許几家之偏不雅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張家急了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〻與老爺說声打發一封书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愿风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〻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〻不管奶〻也可以主張了风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礼到相府里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风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〻這个不难风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过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厮作盤纏使他賺几个辛苦錢我一个錢也不要他便三万又我此刻也拿的出來〻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〻明日就開恩也罢了风姐道你

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別人的跟前就忙的
不知怎麼樣了若是奶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
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素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一路話奉承的鳳
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便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
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這算什麼呢再這麼
着我就叫喚了秦鍾求道好人兒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
想怎麼樣除非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
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扎掙不起又
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的
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
這算什麼呢寶玉笑道你倒不依咱們就叫喊起來羞的智能趁黑影裏跑了寶玉
拉了秦鍾出來說道你可還和我強嘴秦鍾道好親人你只別嚷的眾人知道了
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一時寬衣要
安歇將那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

灵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拿来掖在自己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語至次日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来看宝玉又命多穿几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宝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調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凤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妥还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可以至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又順了宝玉的心賈母听見豈不欢喜因有此三益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曠少不得索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是定要走的了宝玉听說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凤姐便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来旺来旺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来不過一日路程两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受賈府之情這一点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来旺兒回来且不在話下且說凤姐等又过了一日次日方别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凤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宝珠堅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要知端的再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黄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去只在家中養息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鳳姐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忍氣吞聲的那守備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便將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二家真是人財兩失這里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多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府人丁多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上人忙忙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降旨唬得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住了戲文撤去酒席擺著香案開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也不曾負詔奉勅至檐前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飛馬來往探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至儀門報信又說奉老爺命速

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王二夫人及尤氏李紈鳳姐迎春

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所知此信賈母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

候裡面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說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

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說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

定不免又喜氣盈腮于是按品級大粧起來賈母帶領邢王二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

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說係咱家大小姐晋封爲鳳藻宫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們如今老爺又往東宫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按品大粧扮起來賈母帶領邢王二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珍賈赦亦换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踊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日老父氣死此時悔恨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二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才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行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加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

出落的越逸了黛玉又代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〻〻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參見過眾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程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盃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〻〻一面平兒與眾丫鬟參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里照管的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〻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着我苦辭了幾回太〻又不允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可不知我是捏着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〻們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鬥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眾怨不得他們不放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〻跟前跪着討情只要求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〻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過去了不過不成

體統至經珍大哥还报怨後悔呢你这一来了明日見了他好歹描補〻〻就说我年紀小原没有見过世面誰叫大爷錯委了他呢正说着只听外间有人說話凤姐便问是誰平兒進来回道姨太〻打發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才我見姨媽去不防合一个年轻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们家並無此人说話時因问姨媽誰知就是上京来買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竟與薛大傻子作了屋里人開了臉越發出挑〻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凤姐道往蘇杭去了一淌回来也該見些世面了还是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么我拿平兒去換了他来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望着鍋里的这一年来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合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好还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不上他呢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了妾过了沒半个月也看的馬棚一般了我倒心里可惜了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爷在大书房等二爷呢璉聽了忙〻整衣出去这里凤姐乃问平兒方才姨媽有什么事巴〻的打發了香菱来平兒笑道那里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了个謊奶〻说〻旺兒媳婦越發連个成算也没有了说着又走到凤姐身

连他〻说到奶〻的那利钱银子迟不送来早不送来这会子二爷在家他且送这银子来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来回奶〻二爷倘或问奶〻是什么利钱奶〻自然不肯瞒二爷的少不得照寔告诉二爷我二爷那脾氣油鍋里钱还要找出来花呢听見奶〻有了这个梯己他还不放心的花所以我赶着接了过来叫我说了他两句誰知奶〻偏听見了问我我就撒谎说香菱来了凤姐听了笑道我说呢姨妈知道你二爷来了忽剌巴的反打發个房里人来原来是你这蹄子鬧鬼說话時贾琏已进来了凤姐便命擺上酒馔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興只陪侍着贾琏一時贾琏乳母赵嬷〻走来贾琏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赵嬷〻执意不肯平儿等早於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赵嬷〻在脚踏上坐了贾琏向桌上拣两色肴馔與他放在杌子上吃凤姐又道妈〻很嚼不動那个没的矼了他的牙因向平儿道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的很烂正好给妈〻吃你怎么不拿了去赶着叫他们热了来又道妈〻你嚐〻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赵嬷〻道我喝呢奶〻也喝一钟怕什么只不要过多就是了我这会子跑了来到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〻好歹记在心里疼顾我些罢我们这爷只是口里说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幸亏我从小儿奶了你这们大我也老了

有的是我那两个妃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我还再四的求〻几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还是燥屎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这樣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呢所以到是来合奶〻说是正經靠着我们爺只怕我还饿死呢风姐咲说道他的解氣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人身上贴可是現放着奶〻哥〻那一个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们誰敢说个不字兒没的白便宜外人我这話也说錯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是看着是内人一樣呢说的滿屋里人都咲了赵嬷〻也咲了个不住口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说内人外人这些混賬原故我们爺是没有的不过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两句就罷了风姐咲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軟呢他在咱们娘兒们跟前才是硬自呢赵嬷〻说道奶〻说的太疼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盃好酒從此我们奶〻作主了我就没的愁了賈璉此一好意思只是訕咲吃酒说胡说二字快盛飯来吃〻完了还要往珍大爺那边去商量事呢风姐道可是別悞了正經事剛才老爺叫你说什麽賈璉道就為省親的事〻风姐忙问道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賈璉咲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分成了风姐咲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来听书看戲從古至今未有的赵嬷〻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听見上〻下〻吵嚷了这些

日子什庅省親不省親的我也不理論他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庅个原故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情皆是一理不是貴賤分别的當今自己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當然的若是父在家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日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安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國体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旨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廷鸞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家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什庅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怕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

平太祖皇帝訪舜巡狩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的是的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家的趙嬤嬤道那時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大爺們也是這等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里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才漱了口平兒捧著盆洗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聽得也止步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著東府里花園起轉至北邊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才回

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了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说罢贾琏笑着忙说道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从命不过去了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盖的也容易若採置别的地方去那更费事且到不成体统你回去说这样很好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谏阻万不可另寻地方明日一早我给大爷请安去再细说罢贾蓉忙答应这个是贾蔷又近前回说下姑苏聘教习採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大爷派了侄子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儿子还有单聘仁卜固修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去所以命我来见叔叔贾琏听了将贾蔷打谅了打谅笑道你能在这一行这个事虽不甚大里头大有藏掖的贾蔷笑道只好学着自办罢了贾蓉在身傍灯影下悄拉凤姐的衣襟凤姐会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谁都是在行的孩子们已长的这么大了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大爷派他去也不过是个坐纛旗儿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会经纪去呢依我说就很好贾琏道自然是这样并不是我驳回少不得替他筹算筹算因问这一项银子动那一处的贾蔷道才也议到这里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的使费贾琏点头道这个主意好凤姐忙向贾蔷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

事人你就此把們帶辦這个便宜了你賈薔忙陪笑道說正要合嬸娘討兩个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向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呆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才醒悟過來忙說一个叫趙天梁一个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又悄悄的向鳳姐道嬸娘要什麼東西吩咐我開个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希罕你們的鬼鬼祟祟的說着一徑去了這里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才學着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我短什麼東西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這些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於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几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角牆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然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个胡老明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

人安插擺布凡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等事又有山子野調度賈政下朝閑暇不過各
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合賈赦等商議商議就完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
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
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
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
心不能樂業這一日早起來才梳洗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
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問道我昨日才叫人瞧了他來還明明
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才剛是他家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
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聽說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
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車到忙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
內室唬的秦鍾兩個遠房嬸母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了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
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
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
蠟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鍾不睬寶玉又道寶玉來

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秦鍾魂魄那里肯去又紀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吒秦鍾道虧你還是讀書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關礙處正鬧那秦鍾魂魄听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回去合這一个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眾鬼道又是什么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兒都判官听了先就唬的忙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運旺時盛的人來才罷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不的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也無益不如拿了秦鍾〻走先弄判官聞听連喝不可于是將秦鍾魂魄放回蘇醒過來睜眼見寶玉在傍無奈痰堵咽喉不能出語只番眼將寶玉看了一看頭搖一搖听喉內哼了一声遂瞑然而逝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會芳園試才題對額　賈寶玉機敏動諸賓

詩曰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博得虛名在　誰人識苦甘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帮了几十兩銀子外又備奠儀寶玉去祭弔縱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歷過几日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爷已瞧過了只等老爷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到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才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一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眾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个愚見各処匾額對聯亦不可少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二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做灯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听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當時然後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眾人笑道老爷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山水花鳥題咏就平平的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了出來未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眾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瞧說着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

先去園中知会衆人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鐘憂戚不尽賈母長命人帯他去新園中戲耍
此時亦才進来忽見賈珍走来向他笑道你还不出去老爺一会就来了宝玉听了帯着奶娘
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園来方轉过湾頂頭賈政引着衆人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賈政近日因聞
得塾掌(師嘗)称讃宝玉專能对々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对才情今日偶然撞見這机会便命
跟来宝玉只得随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门前只見賈珍帯領許多執事人一傍侍立
賈政道你且把園门都関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听説命人将门関了賈政先秉正看
门只見正门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门欄窗槅皆是細雕新鮮花様並無硃粉塗飾一色
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磯鑿成西番草花様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
不落富麗俗套自是喜歡遂命開门只見迎门一帯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々々賈
政道非此一山一進来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
想及此説着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横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
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来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覧説畢命賈珍導引自己
扶了宝玉逶迤進入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
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听説也有説該題疊翠二字妙的也有説該題錦嶂的又有説賽香爐的

又有說小終南的種〻名色不止幾十个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何如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之一進步耳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這句舊詩在上倒還大方氣派衆人聽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可謬獎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蘢蔥奇花閃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於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一个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〻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寶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个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才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妥況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才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

寶玉說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贊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聯來寶玉聽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先稱贊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裏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來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裏面都是合著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裏間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嘆道這一處到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著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說是睢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亂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作方才衆人可有使得的寶玉

見問便應道都似不妥要賈政冷笑道怎么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哄然叫妙賈政点頭道畜生〻〻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煙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处〻合式配就的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处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取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赶來賈政問他共有几種現今得了几種尚欠几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个紙摺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得了外有猩〻氈簾子二百掛湘妃竹簾子一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子一百掛黑漆竹簾一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子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〻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〻頭上皆稻莖掩護有几百株杏花噴火蒸霞

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木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〻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
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賈政笑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
時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〻〻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
備眾人笑道更妙〻〻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
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道方纔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
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
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
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纔都相稱了賈政與眾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
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一想寶
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用杏帘在望四字眾
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
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眾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
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
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

心裏是喜歡卻聽寶玉道此處如何眾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听人言便應道不
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
是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眾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獃
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眾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
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
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甚無意味不如那凡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
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巧
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叉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
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听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
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
倒垂下則落花浮蕩眾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
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眾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
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便批胡

說了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要珍道採蓮船四只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嘆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迂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蒳薑蕁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又有叫作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的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換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嚇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

起了進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

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

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

到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衆人道頹喪頹喪又一

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傍不敢則聲因喝道怎麼深應說話時又

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

要這樣着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

呢寶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賈政嘆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

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才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嫻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

套此而來賈政嘆說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

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檐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眾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是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朴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眾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里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來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于此心眾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著了急或生出事來到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之處更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才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來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覺說着引眾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于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

又進去因說道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〻〻了說着一逕
引人遶着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墻環護綠柳周垂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俱是
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着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眾人
讚道好花〻〻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
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眾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竟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
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
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眾人都搖身讚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因問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眾人都道好個
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只是可惜了眾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
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棠則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
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〻〻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這幾
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
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
嵌寶的一槅〻〻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

隔或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見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窓倏見彩綾輕覆竟係幽戶且滿牆皆係古玩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桌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道好精致想頭難爲怎麽想來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旧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窓間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紗窓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越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倒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廚錦隔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寶相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衆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凹裏引到那村庄裏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見衆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以至于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裏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逛不足也不想想逛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着還不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寶玉聽說方退了出來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林黛玉悞剪香囊袋　賈元春歸省慶元宵

却說寶玉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个小厮抱住都說今日虧了我們老爺說喜歡老太〻打發人出來問了几遍都虧我們回說話喜歡不然老太〻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〻都說你才那些詩比世人都強今日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个上來解荷包那个就解扇囊不用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个抱了起來几个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几次衆奶娘丫環跟上來見過賈母知道不曾難為着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到了茶來見身邊所佩之物一件無存因嘆道帶的東西又都是那起沒臉的東西解去了黛玉聽說走過來瞧〻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个荷包也給了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做的那个香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趕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面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〻這是甚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了人了黛玉見他如此珍重

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
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
擲他懷中便走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声咽氣堵又汪〻滾下淚來拿起荷包來又剪寶
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〻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同我好
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
上來妹〻長妹〻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声找寶玉眾奶娘丫环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里
賈母听說道好〻〻讓他們姊妹們一處頑〻罷才他老子拘了他半天讓他開心一会子
罷只別叫他們拌嘴不許扭了他眾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过只得起來道你的
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
起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会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嗤的一声又
笑了寶玉道好妹〻明日另替我作个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
二人出來走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里此時王夫人那边熱鬧非常原來賈蔷
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
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令派

家中旧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著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的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身兒皆不中用到底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才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才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著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去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回道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啟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擱過此時不又有人回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一時不得閒的寶釵便說咱們別

要在這裏碍手碍脚找探頭引去没有同寶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耍無話王夫
人等日〻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
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兔鶏鵝等類悉已買全交于園中各處像景
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小尼道姑也都學會了念几卷經咒賈政方略寬心
意寬暢又請賈母等進園色〻斟酌點綴妥當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于是賈政方擇題本
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辰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越發
晝夜不閒年也不曾好生過展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
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
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〻儀
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督率匠人紮花
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
按品服大粧園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鼎焚百合之
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〻無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
口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來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

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靈宫拜佛酉初刻進太明宫領宴看灯方請旨只怕戌刻纔起身呢凤姐听了道既是这麽着老太太太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园中悉賴凤姐照理又命执事人带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人一担一担的挑進蠟燭来各處点灯方点完時忽听外面馬跑之声一時有十来个太監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兒这些太監会意都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一騎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至西街门下馬將馬赶出围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騎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来對方聞得隱隱細樂之声一對一對龍旌凤翣雉羽夔頭又有銷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凤金黄傘过来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對一對过完後面方是八个太監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繡凤版輿緩緩行来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过几个太監來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门入儀门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执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门太監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灯烱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处处灯光相映時時細樂声喧說不尽这

太平氣象富貴風流却賈妃在轎内看此園内外如此豪華因默〻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
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了輿只見清流一帶勢若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
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細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
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宝乾
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〻上面匾灯明現着
蓼汀花漵四字按此四字并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宝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
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坐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
兒一戲之辭苟且應塞直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
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
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
教養後來添了宝玉賈妃乃長姊宝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
憐愛宝玉与諸弟不同且同隨祖母時刻未離那宝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
引口傳教授了几本書數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〻帶信
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念切之心時刻

不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寶玉偏才係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
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爲之亦或可取即另使明公大筆爲之固不難
難然想來到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爲亦或不負其素日
切望之意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題完後來亦曾補擬
閑文少敘且說賈妃看了四字咲道花漵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
傳與賈政賈政聽了即忙移換一時舟臨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
上明顯天仙寶境四个大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中燎爐香屑佈地
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
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
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陛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於月台下排班殿上
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昭
容再諭曰免于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
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攙賈母一手攙王夫人三个人
滿心裏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來只管嗚咽對淚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

俱在傍圍繞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咲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不得見人地方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不說々咲々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偺晚纔來說到這句不覺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解勸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々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管家執事人丁在庭外行禮及兩府掌管執事媳婦領丫環等行禮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賈妃聽了忙命快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命免過上前各叙闊別寒温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丫環抱琴等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舍那宅兩處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些離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虀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外願我君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々兢々勤慎恭肅以侍上庶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

園爭為重擬時任養切勿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
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
寶林二人亦發比別的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因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賈母乃啟無諭
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攔於懷
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
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
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
徊一處處鋪陳不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
正殿諭免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賈妃乃命傳筆
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匾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聯　書於正殿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來儀 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 改作怡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浣葛山莊　正樓
曰大觀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
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又命舊有匾聯

者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絶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少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并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処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葛山莊此四処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只得勉強随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　奉命羞題額曠怡　誰信世間有此景　遊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　奉命何慚學淺微　精妙一時言不出　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园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　　李紈

秀水名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綠栽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园一自邀遊後未許凡人到此来

凝暉鍾瑞　　薛宝釵

芳園築成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迁鶯出谷修篁時待鳳来仪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辞

世外仙源　　林黛玉

名園築何処仙境紅塵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过往頻

賈妃看畢称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与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来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其才将衆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彼時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与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院起草因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

因不喜红香绿玉才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合他争驰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不想个字改了罢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拭汗说道我这会子总想不出什么故典出处来宝钗咲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么宝钗见问悄悄的咂嘴点头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呢都忘了不成宝玉听了不觉开心臆咲道该死该死现成唐人咏芭蕉诗头句冷烛无烟绿蜡乾眼前之物偏到想起来真可谓一字师了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你姐姐了宝钗亦悄悄的咲道还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一面说咲因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开了宝玉只得续成茅有了三首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精神自思何不替他作两首也省他些精神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傍悄问可都有了宝玉道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罢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这首来了说毕低头想了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宝玉打开一看只觉此首胜自己所作的三首高过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连忙恭楷呈上贾妃看道

有鳳來儀　　　　　　　　　　　　　　　臣寶玉謹題

秀玉初成直是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个个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搖青碎影好夢晝正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滴迴廊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凭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烟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三首之冠遂將浣葛山庄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才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傳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賈妃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閑處調養故亦無傳那時賈薔帶領十二个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个太監飛跑來說作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薔急忙將錦冊呈上並十二人花名單子少時太監出來只点了四齣戲第一齣豪宴第二乞巧第三仙緣第四離魂

賈薔忙令職扮演起来一个个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精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点之屬進来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两齣不拘那两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两疋宮緞两个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处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于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乃呈上畧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此照遵行太監聽了下来一一發放原来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伽南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念）珠四件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爵各二支表礼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様格式金銀錁二対寶玉亦同此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个金銀錁二対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礼四端外表礼二十四端清錢一伯串是賜与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

賈薔等皆是表礼一分金錁一双貫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園中管
工程陳設答應及管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伍伯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眾人謝
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
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
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
靡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
上輿去了這里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劝攙扶出園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般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閑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的無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才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幡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閑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丫鬟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去看戲遂也不曾照管

賞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些小的都鑽在戲房裏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个人沒有因想這裏素日有个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書房裏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乍着膽子舔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曾活卻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一声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个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的面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腳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趕出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

真真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万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万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著，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嘻嘻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卻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才把心放下來，噯了一聲，笑道：你也忒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了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道。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

是中人家是還見外老爺街上人擠車馬圍有千山失驚是禍的將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
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嬤嬤們打你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回去罷花自芳忙勸罷了已經來了也不用多說了
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髒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了襲人拉着寶玉進
去寶玉見房中三五个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慚的花自芳母子兩个百般怕寶玉冷
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果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果子也不
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个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
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个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在寶玉懷裡然後
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果品來襲人見總無
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嘗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說着便拈了幾个松子穰
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麼
襲人笑道何嘗哭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
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這里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寶玉笑道原
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才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悄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
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寶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

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瞧瞧。再瞧什么希罕物儿，也不过是这么个东西。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又命他哥哥去雇一辆干干净净严严紧紧的车，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袭人道：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花自芳忙去雇了一辆车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些果子与茗烟，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诉人，连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车，放下车帘。花、茗二人牵马跟随。来至宁府街，茗烟命住车，向花自芳道：须等我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下车来，送上马去。宝玉笑道：倒难为你了。于是仍进后门来。俱不在话下。

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发恣意的顽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鬟们只顾顽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只从我出去了，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了样儿了，别的妈妈们越发不敢说你们了。那宝玉是个丈八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只知嫌人家腌臜，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遭蹋，越发不成体统了。这些丫鬟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们，因此只顾顽笑，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辰睡觉等语。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好个讨厌的老货。李嬷嬷又问道：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给我去？我就吃了。说毕，拿匙就吃。一个丫头道：快别动，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

他老人家自己承認別人如果我們受氣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麼壞了剛說我
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
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麼樣你們看襲
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把酥酪吃盡了又一丫頭笑
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時常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呢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
李嬤嬤道你們也不必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日有了不是我再
來領說著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
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奶奶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
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著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
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妝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頭們說李奶奶吃了寶玉才要說
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
的吐了纔好了他吃了倒好擱在這裏白糟蹋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
剝栗子我去鋪炕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眾
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

讚嘆了兩声襲人道嘆什麼我知道你心裡的原故想是說他那里配紅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呢我因見他實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才往你家來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明日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宝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里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嬌生慣養的我姨爹姨娘的宝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声正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几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听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日听見我媽和哥哥商議叫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宝玉听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里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个人在這里怎麼是个了局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這个理便是朝廷宮里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選几年一入也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是你宝玉想了一想果然有礼又道

太太不放你出去呢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必不
肯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几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个最平常的人
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
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服侍的你好不
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來了
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沒有留下的理心內越發急了因
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
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他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个錢也不給安
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有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
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
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襲人道
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个人這樣薄情無義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
了來臨了剩我一个孤鬼兒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
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几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个看着老子

娘賊死的賬，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子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

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又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又像那茜雪之茶等事，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頭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文章，便道：「你倒說說，我

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袭人叹道咱们素日好处再不用说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搁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你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更说的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读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原是我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道再也

沒有了只是諸事檢点些不可任情任意的就是了你果然都依了就是拿八人之轎也抬我不出

去了寶玉笑道你在這里長遠了不怕沒有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福

氣沒有那个道理縱坐了也沒趣兒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

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

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挣的

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過偶感

風寒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寶玉自去

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

綉綫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里忙上來推他道好妹妹才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

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

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

別处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里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

既要在這里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

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个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个來枕着寶玉出至外

向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腌臜老婆子的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上二人对面倒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说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宝玉笑道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个利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你了说着翻身起来

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裡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
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
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
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嘆笑道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
暖香去配他寶玉方聽出來因笑道方才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
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
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去不能咱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
着復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手帕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總不理寶玉問
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只不答寶玉只怕
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麼黛玉見他說的
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道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謅道揚
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就是扯謊自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
山水多着呢你那裡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道
林子洞裡原來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因說明日是臘八

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裏果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子前去打聽。一時小耗子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裏果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果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眾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眾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眾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道：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果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著寶玉笑

道我把你爛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擰的宝玉連〻告饒說好妹〻饒了我罢再不
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个故典来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
見宝釵走来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听〻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〻还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
故典宝釵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〻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该用故典
的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该記得眼前面的倒想不起来
别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這会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
的好姐〻你一般也遇見對頭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錯的刚說到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嚷
吵鬧起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宝钗撞来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典三人正在房中
互相取笑那宝玉正恐黛玉饭后贪眠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皆非保养身体林黛玉
幸而宝钗走来大家谈笑那黛玉方不欲睡自己才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侧耳听
了一听黛玉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嚷呢那袭人也罢了你妈妈认真排场他可见老背晦了
宝玉忙要赶过来宝钗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妈妈吵他老糊涂了倒要让他一步是宝玉
道我知道了说毕走来只见李妈妈拄着拐棍在当地骂袭人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起来
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
不理我听你的话你不过是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这屋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
出去我问你还哄宝玉不哄袭人先只道李妈妈不过因他躺着生气少不得分辨说病了才出汗蒙着头原没
看见你老人家等语后来听他说哄宝玉妆狐媚等语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了
宝玉虽听了这些话也不好怎样少不得替袭人分辩说病了吃药等话又说你不信只问别的
丫头们李妈妈听了这话越发气起来了说道你只护着那起狐狸精那里认得我了叫我

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多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到老太太跟前去講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邊逞着了頭們要我一面哭彼時代玉寶釵等也過來勸說媽媽你老人家担待他們一點就完了李媽媽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个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賬聽得後面一片嚷便知是李媽媽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日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媽媽道好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別人吵你還要管他們難道你反不知道規矩在這里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燒的滾熱的野雞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那李媽媽腳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日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个沒臉強似受那娼婦們的氣後面寶釵代玉隨着見鳳姐兒這般多笑道虧這一陣風來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那里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日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到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道誰又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

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傍边劝他只養病别想着些没要紧的事
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这些事生氣这屋里一刻也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这樣可叫人怎
麽樣才好呢時常我劝你别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
坎兒說得好听不好听的大家什麽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宝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
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薬来宝玉見他才有汗意不叫他起来自己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
小丫頭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和姑娘們頑一会子再
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宝玉听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环看他躺下自往上房来同賈母吃
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几个老管家嬷嬷鬪牌解悶宝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
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时晴雯綺霰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
獨見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道你怎麽不同他們去頑麝月道没有錢宝
玉道床底下堆着那麽些錢还不够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呢那一个又病了滿
屋里上頭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媽媽們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了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
这会子还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这里看着宝玉听了这話公然又是一个襲人
因笑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这里越發不用去了咱們两个說話頑笑

書來坐宝玉道儍个做什庅呢怏没意思的也罢了早起你说頭痒这会子没什庅事我替你
篦頭罢麝月便听了道就是这樣说着将文具镜奁搬来卸却钗钏打開頭髮宝玉拿了篦子
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見他两个便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过
倒上了頭了宝玉笑道你来我也替你篦篦晴雯道我没有那庅大福说着便拿了钱便摔簾子出去了
宝玉在麝月身后二人对镜相视宝玉便向镜中笑道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说忙向镜中
摆手宝玉会意忽听唿的一声簾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我怎庅磨牙了咱们到得说说麝月
道你去你的罢又来问人了晴雯道你又護着你们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捞回本兒
来再和你们说说着一徑出去了这里宝玉通完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袭人
一宿無话次日清晨起来袭人已是夜間出了汗覺得轻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静养宝玉放了心因飯後
走到薛姨媽这边来闲曠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閣中忌針却是闲时因贾环也过来
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个赶围棋作耍贾环見了也要頑宝釵素日看他也如宝玉没有别
意今日听他要頑让他上来坐在一處頑一注十个钱頭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喜欢谁知後来接連輸了
几盤便有些着急赶着这盤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若掷个六点下该鶯兒掷
三点就赢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坐定了五那一个乱轉鶯兒拍着手只叫幺贾环便瞪着

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个六鶯兒
便說分明是个么宝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
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不敢則声只得放下錢來口内嘟囔說一个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几个錢連我也
不放在眼里前兒我和宝二爷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几个小丫頭們一搶他一笑就罢了
宝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宝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
着便哭宝釵忙勸道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景
問是怎麼來賈環不敢則声宝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
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況且我是嫡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
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的親姊
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云林代玉薛宝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
人為万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子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个呆念
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中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的
所以弟兄之間不過尽其大概情理就罢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
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只因怕賈母不依才讓他三分如今宝釵生怕宝玉教訓他到

没意思，便连忙骂贾环。宝玉道：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顽去。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个。难道你守着这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再寻乐顽去。哭一会子，难道算取乐顽了不成？倒招自己烦恼，不如快去为是。

贾环听了，只得回来。赵姨娘见他这般，因问：又是那里垫了踹窝来了？一问不答，再问时，贾环便说：同宝姐姐顽的，莺儿欺负我，赖我的钱，宝玉哥哥撵我来了。赵姨娘啐道：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顽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在耳内，便隔窗说道：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作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顽去。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忙唯唯的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则声。凤姐向贾环道：你也是个没气性的！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顽，要笑，只爱同那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顽，就同那个顽。你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输了几个钱？就这么个样儿！贾环见问，只得诺诺的回说：输了一二百。凤姐道：亏你还是爷，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回头叫丰儿：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顽呢，把他送了顽去。你明日再这么下流狐媚子，我先打

了你再叫人告诉学裡皮不揭了你的為你这个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根痒痒不是我攔
着窝心脚把你肠子窝出来呢喝命去罢贾环喏喏的跟了丰儿得了钱自去和迎春等顽去不在
话下且说宝玉正和宝钗顽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见抬身就走宝钗笑道等着咱们两
个一齐走瞧瞧他说着下了炕同宝玉来至贾母这边只见史湘云大说大笑的见他两个来忙问好厮
见正值林代玉在傍因问宝玉在那里来宝玉便说在宝姐姐家来代玉冷笑道我说呢亏在
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宝玉笑道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就说
这话代玉道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还许你从此不理我呢说
着便赌气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来问道好好的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到底也还坐在这里
和别人说笑一回子又来自己纳闷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没有看着你自己
作践了身子呢代玉道我作践坏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代玉道偏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如何宝玉
道要像只管这样闹我还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净代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说我
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这里代
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没两盏茶时宝玉仍来了代玉见了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
宝玉见了这样知难挽回打叠起千百样的软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张口只见代玉先说道你

又来做什么横竖如今有人和你顽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你又来做
什么呢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的说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
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
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了你的呢代玉啐道我难
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呢我是为的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
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代玉听了低头不语半日说道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再不知
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今儿冷的这样你怎么倒反把青肷披风脱了呢宝玉道何
尝不穿着见你一恼我一暴燥就脱了代玉叹道回来伤了风又该饿着吵吃的了二人
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代玉笑道偏是
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爱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么爱三四了宝
玉笑道你学了他明日连你还咬起来呢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
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我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代玉忙问是谁湘云道你敢挑宝姐
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代玉听了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
那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说完忙用话分开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

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說的眾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红楼梦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怕黛玉赶上宝玉在后忙说绊倒了那里就赶上来了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笑道饶他这一遭罢黛玉拉着手说道我要饶了云儿再不活着湘云见宝玉拦着门料黛玉不能出来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饶我这遭罢恰值宝钗来在湘云身后也笑说道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面上都丢开手罢黛玉道我不依你们是一气的都戏弄我不成宝玉劝道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焉敢说你四人正难分解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边来那天早又掌灯时分王夫人李纨凤姐迎探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大家闲话了一回各自归寝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时袭人来催了几次方回自己房中来睡次早天方明时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来却不见紫鹃翠缕二人只有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宝玉见了叹道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他盖上黛玉早已醒了觉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说道这早晚就跑过来作什么宝玉笑道这早晚还早呢你起来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让我

们起来宝玉出至外间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都穿了衣裳宝玉復又進来坐在镜台旁
边只見紫鹃雪雁進来伏侍梳洗湘云洗了脸翠缕便拿残水要泼宝玉道站着我趁势洗了
就完了省得过去费事说着便走过来湾腰洗了两把紫鹃递过香皂去宝玉道这盆裡就不少
不用搓了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翠缕道還是这个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宝玉也不理他忙々的
要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毕見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好妹々替我梳上头湘云道这可不能
了宝玉笑道好妹々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湘云道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宝玉道横竖我不
出门又不大冠子勒子不过打几根散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々万妹々的央告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
来一々梳篦在家不大冠并不揔角只将四围短髮编成小辫往顶心髮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
红绦结住自髮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有金坠脚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了
这一颗不是的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宝玉道丢了一颗湘云道必定是外头掉下来不
防被人拣了去倒便宜他黛玉一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宝玉不答
因镜台两边都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又怕湘
云说正犹豫间湘云在身后伸过手来拍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不长進的毛病
兒多早晚纔改一语未了只見袭人進来見这光景知是梳洗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忽見宝钗

去了因问宝兄弟那里去了袭人冷笑道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工夫宝钗听了心中明白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方出去宝玉便问袭人道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问一声不答再问时袭人方道你问我么我那里知道你们的原故宝玉听了这话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么动了真气了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伏侍你再不必来支使我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宝玉见了这般景况深为骇异禁不住赶来劝慰那袭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宝玉没了主意因见麝月进来便问道你姐姐怎么了麝月道我知道么问你自己便明白了宝玉听说呆了一回自觉无趣便起身叹道不理我罢我也睡去说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来拿一领斗篷来替他盖上只听忽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也仍合目装睡袭人明知其意便点头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儿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罢了才刚又没见你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的是什么话呢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方往

茜雪来拆乱嚷了几碗饭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宝玉素知麝
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揭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
你们麝月只得笑着出来唤了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头只见两个丫头在地下
站着一个大些生得十分清秀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丫头答道叫蕙香宝玉又问是谁起的这个名字蕙香
道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的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又问你姐妹几个蕙香道四个
宝玉道你第几个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日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
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抿嘴儿笑这一日宝
玉也不出房门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或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这
个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见宝玉用他他便变尽方法笼络宝玉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
两杯酒眼饧耳热之际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嬉笑有兴今日却冷清清的
一人对灯好没兴趣待要赶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发来劝了若拿
出作上人的款儿镇唬他们似乎无情太甚说不得横了心只当他们死了横
竖自家也要过的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因命四儿剪
烛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至外篇胠箧一则其文

又曰敲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
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
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便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
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
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完擲筆就
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
將昨日的事已付于意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廝鬧
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
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忽見寶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
手替他解衣服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
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屋裡去梳洗再遲了就趕
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你愛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從今咱們兩個丟
開手省得鷄聲鵝鬥叫別人笑 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你我們這起

東西可是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日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晨就忘了宝玉見他嬌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又即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樣袭人忙的拾了簪子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種樣子宝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呢袭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么可知我心裡怎么樣快起来洗臉去罢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谁知代玉走来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日的莊子来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續了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来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来谁知凤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来診脈大夫便說替太太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雖險却順倒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凤姐听了登時忙將起来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亲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两个医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来斋戒凤姐与平兒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凤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难熬便暫將小廝們内有清秀的選来出火不想榮國府内有一个極不成器破爛酒頭

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个媳婦，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生得有几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慕。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个媳婦美貌異常，輕浮無比，眾人多呼他做多姑娘。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孌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也曾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走三兩淌去招惹。那賈璉似餓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靜，多渾蟲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會。一見其態，早已魂飛魄散，也不用情談款叙，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能化身子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贓了身子，快離了我這里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里還管什么娘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个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癍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的恩愛，自不必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

衣服铺盖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丝来平儿会意忙拢在袖内便走至这边房里来拿出头发

来向贾琏笑道这是什么东西贾琏看见着了忙抢上来要夺平儿便跑被贾琏一把揪住按在炕上掰手

要夺口内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来我把你膀子撅折了平儿笑道你就是个没良心的我好意替你

瞒着他来问你你到赌狠等他回来我告诉了他看你怎么着贾琏听说忙陪笑央求道好亲人你

赏我罢我再不赌狠了一语未了忽听得凤姐声音进来贾琏听见松了手平儿刚起身凤姐

已走进来命平儿快开匣子给太太找样子平儿忙答应了找时凤姐见了贾琏忽然想起来便问平儿

前日拿出去的东西多收进来了没有平儿道收进来了凤姐道可少什么没有平儿道我也怕丢

下一件半件细细的查了查也不少凤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来罢平儿笑道不丢就是万

幸谁还多添出来不成凤姐笑道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丢下的什么东西戒指

汗巾香袋儿再至于头发指甲都是东西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贾琏在凤姐身后只望

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儿求他遮盖平儿只粧着看不见因笑道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我就怕

有这些的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奶奶不信时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奶奶亲自再搜一遍

去凤姐笑道傻丫头他便有这些东西那里肯叫咱们翻着说着拿了样子出去了平儿这里

说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把子上去把这醃臜打个稀烂他才认得我呢他防我防贼的是的只

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
怕我吃醋了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平儿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动便
有丁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是他贾琏道都两个一口贼气都是你们行的是我凡行动便存坏心多
早晚都死在我手里一语未了风姐走进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就问道要说话怎么不在屋里
说跑出来隔着窗户是什么意思贾琏在窗内接道你可问他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
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做什么风姐笑道正是没人才好呢平儿便道这话是说我么
风姐道不说你说谁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着也不打帘子让风姐自己先摔帘
子进来往那边去了风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我仔细你的
皮要紧贾琏听了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利害从此倒服他了风姐道都是你惯的他
我只和你说贾琏听说忙道你两个不卯又拿我来做人我躲开你们风姐道我看你躲
到那里去贾琏道我就来风姐道我有话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書至寬許篇結束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灯謎賈政悲讖語

话说贾琏听凤姐儿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什么话凤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贾琏道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有主意了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则例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样给薛妹妹做就是了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也这么想来着但昨日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算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的年分儿了老太太说要替他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了贾琏道这么着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儿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回明白了你了贾琏笑道罢罢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察我就够了我还怪你说着一径去了不在话下且说湘云住了两日便要回去贾母因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作的两件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捐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他备酒戏凤姐凑趣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作生日不拘怎么着谁敢争又办什么酒席呢既

高興的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了老庫裡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
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們老祖宗看看誰不是
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給他我們雖不配使
也別太苦了我們這個夠酒的夠戲的呢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
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啷啷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訴冤倒說我強嘴
說著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眾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們說笑時賈母因問寶
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之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
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賈母
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几席家宴酒席並無一
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
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麼說你就特
叫班戲來揀我愛的唱給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著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叫一班子也叫
他們借著咱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
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歡又讓薛姨媽薛姨媽見寶釵點了不肯再點賈母便

特命鳳姐點鳳姐雖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
了一齣卻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
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咱們只管咱們的别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呢他們白聽戲白吃已經便宜
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接齣扮演
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山門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
知道這齣戲排場詞藻都好呢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更不知戲
了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了那詞藻中有隻寄生
草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給我聽聽寶釵便念給他聽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
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靜些看戲罷還沒唱
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
命人帶進來細看時益發可憐見的因問他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
人另拿些肉果給他兩個又另賞錢兩串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瞧不出來寶釵心

也知道却点頭不說宝玉也点了点頭兒不敢說湘云便接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々的模樣兒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衆人听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像他一時散了晚間湘云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時候包也不遲湘云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麼看人家的臉子宝玉听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々是个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出來了他豈不惱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使眼色你這会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原不及你林妹々別人說他取笑兒都使得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說話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頭麼宝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云道大正月裡少信着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歪話你要說你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听去別叫我啐你說着進賈母裡間屋裡氣忿々的躺着去了宝玉沒趣只得又來找黛玉誰知纔進门便被黛玉推出來了將门関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好妹妹々々黛玉總不理他宝玉悶々的垂頭不語紫鵑却知端底當此時料不能勸那宝玉只呆々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却開了门只見宝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関门宝玉因跟進來問道凡事都有个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屈好々的就惱到底為什麼起呢黛玉冷笑道問我呢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们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兒宝玉道我

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還可恕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兒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間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呢寶玉聽了方知才和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惱了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數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為想到其間也不分辯自己轉身回房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的一言也不發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襲人雖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別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聽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因笑道這是怎麼說呢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姐兒們都喜喜歡歡的你又怎麼這個樣兒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姐兒們喜歡不喜歡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大家隨和兒你也隨點和兒不好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說到這句不覺淚下襲人見這景況不敢再說

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了一遍自覺心中無有牽碍便上床睡了誰知代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為由來看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代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咲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寫的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拿給代玉看代玉看了知是寶玉為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又可咲又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個頑意兒無甚關係的說畢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寶釵湘雲同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

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寶釵咲道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兒一支曲子把他這個話惹出來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的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給丫頭們叫快燒了代玉咲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念頭三人說着過來見了寶玉代玉先咲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你有何貴

那有何堅宝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輸了代玉又道你道

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宝釵

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頭僧五祖欲求

法嗣令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

菩提本非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染塵埃

五祖便將衣鉢傳給了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

不成代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

个人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什麼禪呢宝玉自己以為覺悟不想被代玉一問便不能答

宝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所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

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意話兒罷了說罷四人仍復如舊

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兒來命你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个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

至賈母上房只見一个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个眾人都爭

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來小姐猜著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寶玉代玉湘雲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个不通娘娘也沒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个什麼眾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个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眾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个枕頭一个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歡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當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果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代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老婆子丫鬟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

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地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才老爺並沒叫他去他不肯來女人們回覆了賈政眾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拐孤賈政忙遣賈環、和個女人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果子給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緘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賠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叫我悶的慌你要猜謎兒我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喚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个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頑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嗎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無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通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咲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頑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鷄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用物

賈政道這个莫非是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　北面而朝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打一用物

賈政道好〻如猜硯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个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个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用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〻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甚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便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裡了歇着去罷讓我們再坐一会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个是又勉強劝了賈母一回酒方才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来覆去甚覺淒惋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灯前指手畫脚信口批評這个這一句不好那个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兒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才大家坐着說〻笑〻豈不斯文些兒凤姐兒自裡間屋裡出来揷口說道你這个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兒不離才好剛才我忘了為什么不當着老爺攛掇着叫你作詩謎兒這会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扯着凤姐兒厮纏了一会賈母又和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給衆人遂起身道我

們敢看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些起來明日晚上再頑罷於是衆人方慢〻的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
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
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閒因此賈珍又將
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工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个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一班的
十二个沙彌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思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
之母周氏正盤算着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个大小事務與兒子管管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
這件事出來便坐轎子來求鳳姐鳳姐因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了
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承應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
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个人拿幾兩銀子
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去叫一聲就來一点兒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到
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來且不說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
便走鳳姐一把拉住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要是為小和尚們的事好歹

張我這麽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風姐聽說把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當真是頑話賈璉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個事情管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風姐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管保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罷了只是昨日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風姐听了嗤的一声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風姐的主意說道如今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竪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風姐風姐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二人感謝不盡風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个月的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个月的供給來白花花二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撂與掌秤的人叫他們喝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了車子又僱了几輛車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个人來坐上車一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詠之後忽想起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

豈不寥落（惜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几个能诗会賦的姊妹何不令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
想起宝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又只怕冷落了他恐他不大暢快未免賈
母王夫人愁慮（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守忠到榮國府下一道諭命宝釵等
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宝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守忠去後便来
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听了还自猶可惟宝玉听了这话喜的无可不可
正和賈母盤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見丫环来说老爺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時掃去興
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
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你又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
几句話不過是怕你在里頭淘氣他说什麽你只好好的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又个老嬷嬷
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嬷嬷答应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
边来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釧儿彩云彩霞綉鸾綉凤等众丫环多在廊簷下站
着呢一見宝玉走来多抿着嘴笑金釧一把拉住宝玉悄悄的笑道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
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彩云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里正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趁这会子喜欢快進去
罢宝玉只得挨進门去元来賈政和王夫人多在裡間屋裡趙姨娘打起簾子宝玉挨身而進

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底下一溜椅子迎探惜三人並賈環坐在那裏一見他進
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看賈環
人物委瑣舉止荒疏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个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
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几件上把素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娘吩咐說你日日在外頭
嬉遊漸次疏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們在園子裏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守分
安常你可仔細着寶玉連連答應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傍坐了他姊妹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挲着寶玉的
頸項說道前日的丸藥都吃完了寶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日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的時節叫襲
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
人道是个丫頭賈政道丫頭不管叫个什麼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喜歡了
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
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得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个丫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个名字
王夫人忙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又何用改只是
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曲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太
等你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兒帶着兩个老婆子一溜烟去了剛至

麝堂门前只見襲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見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問叫你做什麽宝玉告诉他没有什
麽不过怕我進園去淘氣吩咐〻一面说一面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代玉在那裡宝玉問他你住那一
處好代玉心里正盤算这事忽見宝玉問他便笑道我心里想着瀟湘館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隱着一道
曲欄比別處更覺幽靜些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了我也要叫你住那裡我就住怡紅院咱们
又丁又近又是清幽二人正計較有歡有賈政遣人来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好日子叫哥兒姐兒们就搬進去这几
日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宝釵住了蘅蕪院代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
秋掩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两个老嬷〻四个丫頭除
各人奶娘丫鬟不算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人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内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
前番那等寂寞了閑言少叙且説宝玉自進園来心满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
姊妹丫頭们一處或讀書寫字或弾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
枚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樂曾作他有幾首四時即事诗雖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蟆更听未真枕上輕寒窓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〻燭淚因誰泣
點〻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

倦綉佳人幽夢長金笼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云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凉水亭處々齊紈動簾捲朱楼罷晚粧

秋夜即事

絳云軒里绝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湿栖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鸘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兒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几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些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宝玉越發得了意镇日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子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里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懶在園内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頑煩

顧了的書雖有一件寶不曾見過便趕到書坊內把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腳
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看寶玉一看見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
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里捨得不拿進園去踟蹰再三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
頂上無人時自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在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携了一套
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边桃花樹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过
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
了那花瓣兒來至池边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
多寶玉正踟蹰間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里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
鋤上掛着花囊手內拿着花帚寶玉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裡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呢黛
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
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隨土化了豈不干净寶玉听了喜不自
勝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
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好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
了好歹別要告訴人真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过去黛玉

把花抖自放下接書來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近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一面看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々的記誦宝玉道妹々你說好不好代玉笑着點頭兒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代玉听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竪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雙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々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還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々告訴舅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宝玉急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々千萬饒我這一遭兒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日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癩頭黿吞了去變个大忘八等你明日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的碑去說的代玉嗤的一声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个苗而不秀是个銀樣鑞鎗頭宝玉听了笑道你說說你這个呢我也告訴去代玉笑道你說你会过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宝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个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里沒找到却在這裡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多過去請安老太々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罷宝玉听了忙拿了書別了代玉同着襲人回房換衣不題這裡代玉見宝玉去了又听見眾姊妹也不在房自已悶々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边只听墻內笛韻悠揚歌声婉轉代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听偶然兩句吹到耳

聽內明白、一字不落唱道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黛玉聽了到也十分感慨纏綿

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他唱道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

中自思道 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 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趣味 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

了聽曲子 側耳聽時只聽唱到 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黛玉聽到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 又聽道 你在幽閨自

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 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

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 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

又兼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

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 仔細忖度 不覺心痛神馳 眼中落淚 正沒個開交 忽覺背上擊了一下 及回頭

看時未知是誰 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染相思

话说林代玉正自情思萦逗缠绵固结之时忽有人从背后击了一掌说道你做什么一个人在这里代玉到唬了一跳回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香菱代玉道你这傻丫头唬我这么一跳你这会子打那里来香菱道我来寻我们姑娘的找他总找不见你们紫鹃也找你呢说琏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给你的走罢回家去坐着一面说着一面拉了代玉的手回潇湘馆来果然凤姐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代玉和香菱坐下说笑一回香菱便去了如今且说宝玉被袭人找回房去只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见宝玉来了便问你往那里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换了衣服走呢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脱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带着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项上闻那香油气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一面说着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鸳鸯便叫道袭人你出来瞧瞧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还是这么着袭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宝玉道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听你到底是怎么样你再这么着这个地方可就难住了一边说一边催他穿了衣服同鸳鸯往前面来见过

贾母见至外面人马俱已齐备刚欲上马只见贾琏请安回来二人对面问了几句话只见
傍边闪出一个人来请宝叔安宝玉看时只见这个人细长脸儿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的
着实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么名字贾琏笑道你怎么发呆连他也
不认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宝玉道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因问他母亲好这会子
什么勾当贾芸指贾琏道找二叔说句话宝玉道你到比先越发出挑了到像是我的儿子贾琏
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做儿子了宝玉道你今年十几岁了贾芸道十八了
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遮不住太阳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
也无人照管教导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做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贾琏笑道你听见了认了儿子不
是好开交的呢宝玉道你明儿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明日你到书房
里来和你说天话儿我带你园里顽去说着扳鞍上马众小厮围随往贾赦这边来见了贾赦不过是
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次后便唤人来带哥
儿进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领命退出来至后面进入上房邢夫人见了他先站起来请过贾母的安宝
玉方请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好又命人倒茶来一钟茶未吃完只见贾琮来问宝玉好邢
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子去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的黑眉乌嘴那里像大家子念书的

孫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邢夫人的安便在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
坐在大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賈蘭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要走
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
人替我問你各人的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姐妹妹們在這里鬧的我頭疼今日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
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寶玉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
頭屋里去了寶玉道大娘方才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道那里有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
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說話時不覺早飯時候調開椅
桌羅列盃盤母女姊妹們吃畢飯寶玉出去辭了賈赦同姊妹們一齊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
回房安置不在話下且說賈芸見了賈璉因打听前什麼事情賈璉向他說道前日到有一件事出
來偏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日園子里還有几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个
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子跟前
提我今日來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你提他做什麼我那里有這些工夫說閒話兒
明日一五更還要到興邑走一淌須得當日赶回來纔好你先去等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兒
早了我不得閑說着便回後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來便

姓他母舅卜世人家来原来卜世仁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回来忽见贾芸进来彼此见过
了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贾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我现有一件要紧的事用些冰片
麝香使用好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赊欠一事
前日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未还上因此我们大家赔
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赊了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况且如今这个货
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种不三不四的小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扁儿去这
是一二则你那里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你
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贾芸道
舅舅说的有理但我父亲没的时节我年纪又小不知事后来听见我母亲说都还亏舅舅们在我家
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不知道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现在我手里花了不成巧
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还亏是我要是别人死皮赖脸的三日两头儿来缠舅舅要
三升米二升豆子舅舅也就没法儿呢卜世仁道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愁你
没个计算儿你但凡立的起来到你大房里就是他们爷儿们见不着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
家管事的人们嬉嬉和和也弄个事儿管管前日我出城去撞见你们三房里的老四骑着大叫驴带着五辆车

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里去了他那不虧能干就有這樣的好事見到他身
上了賈芸听了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這麼忙吃了飯再去罷一句話未說完只听
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里買了半斤麵來下給你吃這会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挨
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兒往对门王奶奶家有錢借
二三十个你說明日就送來的夫妻兩个說話那賈芸早說几个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蹤了不言卜家夫
妻且說賈芸賭氣離了舅舅家門一逕回歸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边想一边低着頭只管走不想一頭
就碰在一个醉漢身上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漢罵道肏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來了賈芸
忙要躲身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对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隣倪二原來這倪二是个潑皮專
放重利在賭場吃閑錢專愛喫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
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听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
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我該死這会子往那里去賈芸
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个沒趣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替你出氣這三街
六巷平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教他人离家散賈芸道你且別生氣听我
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道要不是看着我便罵出好

话未真正气死我也你也不用愁烦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若用只管拿去但只一件你我做了
许多年街坊我在外头有名放账的人你却从没有向我张过口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怕低了
你的身分也不知你怕我难缠利钱重若怕利钱重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也不用写文约若说怕低了你的
身分就不敢借给你了一面说一面就从搭包内掏出一卷银子来贾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虽然
泼皮却因人而使颇颇有义侠之名 若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
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便道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我何曾不想着来和你张口但只是我见你所
交的都是有胆量有作为的人似我们这等无能为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张口你岂肯借给
我今日既蒙高情怎敢不领回家按例写了文约过来便了倪二道好会说话的人我却听不上
这话既说相与交结四个字如何放账给他使他的利钱既把银子借与他图他的利钱便不是相与交结
了闲话也不必讲既肯青目这是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你便拿去治买东西你要写文契趁早把银子还我让我放
给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贾芸听了一面接了银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写罢了倪二笑道这不是话天气黑了也不让茶让
酒我还有点事情你竟请回罢我还求你带个信儿与舍下叫他们早些关门睡罢我不回家去了倘或
有要紧事儿叫他们女儿明日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说着就去了回说贾芸偶然碰见
这件事心下也十分罕异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还怕他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

便怎麼處心內犹疑不決又想道不好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还他遂直走到錢鋪裡將那銀子

稱了稱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欢喜收了銀子來至自家门首先到隔壁

先將倪二的話捎到方回家來見他母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里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

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只說在西府里等璉二叔來着问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过了給

你留的飯在那里叫小丫頭們拿過來給他吃黑那天已是掌灯时分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次日一早

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门大香鋪裡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來打听賈璉出了门賈芸便往後

面來到賈璉院门前只見几个小廝拿着大高笤帚在那里掃院子忽見周瑞家的從门

裡出來叫小廝们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前笑问道二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

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群人簇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場的忙

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瞧仍往前走着只问他母親好怎麼不來這裡逛逛

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時常記掛着嬸子要來瞧瞧又不能來鳳姐道可是你会撒謊不

是我提起他來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道侄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日晚上还

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亏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得周周全全要是差一

点兒的早累得不知怎麼樣呢了鳳姐听了滿面是笑不由的止了步问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儿两个

在背地里说起我来贾芸道有个缘故只因我有个极好的朋友家里有几个钱现开香铺
因他身上捐了个通判前儿选了云南不知那一处连家眷一齐去把这香铺也不开了把账物攒
了一攒该给人的给人该贱发的贱发了这贵的重的都送了亲朋他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就和
我母亲商量若要转卖不但卖不出原价而且谁家拿这些银子买这个做什么便是有钱的大
家[illegible]因此我就想起婶娘来往年间还
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阳节下用这些也一定比往常加十倍
所以拿来孝敬婶娘加十倍的用此想来想去只孝敬婶娘一个人才合式方不算糟蹋这东西
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采买香料药饵的时节忽见贾芸如此一来听他这一篇话心下又是
得意又是欢喜便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送了家去又道看着你这样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
提你说你说话也明白心里也有见识贾芸听了这话便入进一步来故意问道原来叔叔也曾提
我的凤姐见问便要告诉他给他事情管的话一想又恐他看轻了只因得了这点子香料便许他管事了
看着我见不得东西似的就叫他管事了今日且别提起这事只随口说了几句
闲话便往贾母那里去了贾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来因昨日见了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着的话
贾芸吃了饭便又进来到贾母那边仪门外绮霞斋书房里来只见茗烟锄药两个小

厮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還有挑雲伴鶴三四個人在房檐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
脚一跺說道小猴兒們淘氣來了眾小厮看見賈芸進來都才散了賈芸進廳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宝
二爺沒下來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里賈芸便
看字画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厮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听門前嬌聲嫩語叫了一聲哥
哥賈芸往外瞧時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生的倒也細巧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
躲了過去恰值茗烟走來見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茗烟也就趕了
出來問怎麼樣了茗烟道等了一日也沒個人出來這就是宝二爺屋里的好姑娘你進去帶個
信兒就說廊上住的二爺來了那丫頭听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了下死眼
把賈芸釘了兩眼賈芸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了一笑依我說
二爺竟請回去罷有什麼話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我回了他茗烟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
他今日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在這里等着挨餓不成不如明日
來是正經便是有人帶信兒那都是不中用的他不過口里應着他倒替你帶信兒
兒賈芸听這丫頭說話簡便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宝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到是
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走茗烟道二爺吃了茶去賈芸一面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賈芸

逛回家至次日五更又来了至大门前巧遇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来便命人喝住隔窗子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东西给我元来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道求叔叔的事婶娘别提我这会子也后悔呢早知这样我竟一起头儿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凤姐道怪道你那里没成儿昨日又来找我贾芸道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意思昨日还不求婶娘如今婶娘既知道了我到要把叔叔丢下少不得求婶娘了好歹疼我一点儿凤姐冷笑道你们要拣远路儿走叫我也难说早告诉我一声儿有什么不成的多大点子事就悞到这会子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儿我正想不出个人来你早来不早完了贾芸道既这样明日婶娘就派我罢凤姐半晌说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的烟火灯烛那个大宗儿下来再派你罢贾芸道好婶娘先把这个派了我罢果然这件办的好再派我那个凤姐笑道你到会拉长线儿罢了要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我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的时候来领银子后日就进去种树说毕命人驾起香车一径去了贾芸喜不自禁来至绮霞斋打听宝玉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贾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便写了领票来领对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彩明走出来单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数年月一并连对牌送与贾芸贾芸接了看那批上银数批了二百两心中喜悦翻身走到银库上交与收牌票的领了银子回家告诉他母亲自是母子俱各欢喜次日

玉更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這賈芸又去買樹且說宝
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着他明日進來說話這元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里還把這个放在心上因而就忘
懷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中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宝
釵煩了打結子去秋紋碧痕兩个去催水晴雯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了麝月又現在家中養
病雖還有几个做粗活的丫頭估諒着叫不着他們多出去尋去了不想這一刻工夫只剩了宝玉在屋里
偏生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声方見兩三个老婆子走進來宝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你們了
老婆子只得退出宝玉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听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來倒
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去宝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里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
回說我在後院子里才從里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听見腳步响宝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那丫頭
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鬒鬒的好頭髮容長臉面細挑身材卻十分俏麗宝玉看了便笑道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么那丫頭道是宝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么不認得那丫頭听說便冷笑一聲
道爺不認得的也多豈止我一个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面前的事一点不做爺那里認得
呢宝玉道你為什么不做那眼面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一个什
么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上北府去了剛說

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進入院來又人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潑潑撒撒的那小紅便忙迎出去接那秋紋碧
痕正對面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二人看時元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
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瞧西望並沒別人只有寶玉心中便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
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便找小紅問他你方才在屋裡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
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姐們一個沒有我倒了茶姐們就來了秋紋聽了兜臉啐
啐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提水去到叫我們去你等着做這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
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送東西拿西的咱們都別動口
叫他去便了秋紋道這還不好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裡呢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嬤嬤進來傳鳳姐的話明日有
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緊着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那土山上一溜都攔着幃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
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是什麼後廊上的芸二爺秋紋碧痕都不知道只管問別的話小紅心內卻明白就
知是昨日見的那個人了元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代二人的名字便都叫他小紅元
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且聽下回分解

這小紅年方十四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占了這小紅雖然是个不諳事体的丫頭因他原有几分容貌心內便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裡插的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嬤嬤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翻來覆去自覺沒情沒趣的忽聽的窗外低低的叫道紅兒你的絹子我拾在這裡呢小紅聽了 忙走出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只見那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的衣裳那小紅臊的轉身一跑却被門檻子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右八行，原另紙謄寫附粘於第二十四回第六頁後半頁，接第十二行「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句〕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姐弟遇双仙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檻絆了一跤唬醒了方知是
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才起來就有几个丫頭來会他去打掃房屋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
中胡亂挽了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条汗巾子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宝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
要直點名喚他上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若不好起來那時到
不好意思退送因此心下悶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窗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
切只見好几个丫頭在那里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獨不見昨日那一个宝玉便靸了鞋走出了房门只裝着看花東瞧西望
抬頭一看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恨面前一株海棠花遮着看
不真切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却是昨日那个丫頭在那里出神宝玉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來催他
洗臉只得進去了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這里的噴壺
還沒有收拾了來呢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他們的借來使使紅玉答應了便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抬頭一
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是攔着圍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里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边遠遠的一
簇人在那里掘土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

而回自在房內靜首來人只說他身上不快身不理論況且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里打發人來請賈
母王夫人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鳳姐并賈家幾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
回那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個金剛咒唪誦唪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燈拿腔作勢的抄寫一面
叫彩雲倒茶一時又叫玉釧兒剪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擋了燈影衆丫鬟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雲還和他合的來倒了一鍾茶遞
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賈環說你安分些罷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
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答理我也看出來了彩雲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
人心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說了不多時寶玉也
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
內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道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吃多了
酒臉上滾熱的還只是揉搓一會鬧上酒來還不在那里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個枕頭來寶玉
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
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鬧心中越發
按不下這口毒氣

眼故意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宝玉臉上一推只听宝玉嗳哟的一声满屋里众人多唬了一跳連忙

將地下的戳燈挪过来

燈来看時只見宝玉滿臉滿身多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环鳳姐三

步又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又说老三还是这麼慌脚鷄是的我说你上不得高抬赵姨娘時常也

该教導他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环便叫过赵姨娘来罵道養出这種黑心的種子来

也不管管几番几次我多不理論你們得了意越發上来了那赵姨娘素日雖常怀嫉妒之心不忿

鳳姐宝玉兩个也不敢露出来如今賈环又生了事受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拾只

見宝玉左臉上燙了一溜燎泡出来幸而眼睛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問怎麼回答

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然後又安慰了宝玉一番又命取敗毒消腫藥来敷上宝玉道雖然有些疼

还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就説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道便说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看着

叫你燙了横竖有一場氣生的到明日凭你怎麼说去罷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

多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宝玉出了一天门就覺悶悶的沒个可说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来问了兩三遍回

来不曾这遍方才回来又偏生燙了臉林黛玉便赶着来瞧只見宝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边臉上

滿滿的敷了一臉的藥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来問怎麼燙了要瞧瞧宝玉知他癖性喜潔

見不得这些東西故不肯叫他瞧黛玉也知宝玉的心内怕他嫌髒因笑道我瞧瞧燙了那里有

有什麼原故宝玉道也不記得疼了一日就好了代玉坐了一回自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宝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是自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宝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宝玉唬了一大跳問其原由說是燙的便点頭嘆息一回向宝玉臉上用指頭画了几画口內嘟嘟囔囔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管包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里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便有許多促狹鬼跟着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赶着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上個大海灯這海灯便是菩薩的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也好做這件功德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隨心像我家里就有好几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的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只比缸略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斤

油还有几家或有十斤二十斤的、三斤五斤的不等，拘數那小家子窮人捨不起这些的，就是四兩半斤，少不得替他点一点。賈母听了点頭思忖。馬道婆道：还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說像老祖宗如今為宝玉捨多了，倒不好，还怕哥儿禁不起，倒折了福。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道：你既是这麼樣說，便一日五斤合准了，每月打總兒關了去。馬道婆念一聲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以後大凡宝玉出门的日子，拿几串錢交給小廝们，帶着，遇見僧道窮苦之人好捨。

說畢，那馬道婆便往各院問安，閑曠去了一时。來至趙姨娘屋裡，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了茶来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綢緞灣角，便說道：我正没有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什麼顏色的，弄一雙給我。趙姨娘听說，嘆口氣道：你睢睢那里頭，还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有的没的都在这里，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挑了兩塊，袖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跟前上供没有？馬道婆說：早已替你上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时常上个供，只是心有余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环哥兒大了，得个一官半職，那时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听了，鼻子裡笑道：罷罷，再别說起。如今就是个樣兒，我们娘兒们跟得上那一个兒！宝玉还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我只不服这个主兒。

奶了又个稻頭馬道婆会意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赵姨娘唬的忙摇手儿走到门前掀簾子向
外面無人方進來向馬道婆悄悄說道了不的提起这个主兒来把人氣殺教人一言难尽
我由和你打个賭儿这東要不多叫他搬到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
探他的口氣說道我还用你說难道看不出来的也亏你们心里不理論只凭他去到也好赵姨娘道我
的娘不凭他去谁还敢把他怎么樣馬道婆听說鼻子里笑了一聲半晌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
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不敢暗里也就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話里有道理心
內暗暗的欢喜便說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到有这个心只是没有这樣能干人你若教給我这法
子我大大的谢你馬道婆听了这話打拢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弥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里知道
这些事罪过罪过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睁睁眼的看人家摆布
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馬道婆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折磨
还由可若說谢我这就便是我希图你的谢靠你有什么东西打动我
咒赵姨娘听这話口氣鬆動了便道你这么明白人怎么糊塗起来了你若果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
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得呢馬道婆道那时候事情妥当了又無
凭據你还理我呢赵姨娘道这有何难如今我手里虽没什么也零碎攒了几两梯己还有几件

衣服簪子你先拿了去下剩的我写个欠契给你你要什么保人也有那时我照数给你马

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

并体己散碎银子又写了五十两一张欠约递与马道婆

马道婆道这个你先拿去作香烛供奉使费可好不好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契一口答应

不顾青红皂白满口里应着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掖起来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

铰的青脸红发的鬼来问了他二人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

一并这五个小鬼都掖在他们各人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千万小心不要害怕

正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道奶奶可在这里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却说林代玉因见宝

玉自烫了脸总不出门倒时常在一处说说话儿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自觉无聊便同紫

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更觉烦闷便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信步出来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不

觉出了院门一望园中四顾无人惟见花光柳影鸟语溪声林代玉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只见

几个丫头舀水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听见房内有笑声林代玉便入房中看时原来是李宫

裁凤姐宝钗都在这里呢一见他进来都笑道这不又来了一个代玉笑道今日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

凤姐道我前日打发人送了两瓶茶叶你往那里去了代玉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多谢你费心

凤姐儿又道你吃了可还好不好没有说完宝玉道论理可到罢了只是不大甚好也不知别人嘗
着怎么样宝钗道味倒轻只是颜色不大好凤姐道那是暹罗国进贡的我嘗着没什么趣
儿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代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们脾胃怎么样宝玉道你果然爱吃把我
这个也拿了去吃罢凤姐道你要爱吃我那里还有呢代玉道果真的我就打发丫头
取去了凤姐道不用取去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我明日还有一件事儿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代
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
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
代玉红了脸一声不言语便回过头去了李宫裁笑向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代玉道什么
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别作梦你给我们家作了
媳妇少什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儿玷辱了谁呢代
玉抬身就走宝钗便叫颦儿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没意思说着便站起来拉住刚至房门前
只见赵姨娘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李宫裁宝钗宝玉等都让他两个坐独凤姐只和代玉说笑
正眼也不看他们宝钗方欲说话时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出去
李宫裁听了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赵周两个忙辞了宝玉出去宝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们好

罗别叫旧母进来又礁林妹妹你略站一站我和你说句话凤姐听了回头向代玉道有人叫你说话呢就
自便把代玉往里一推（和李纨笑着去了这里）宝玉拉住代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里有话口里说不出来此时代玉心中也有（只不说话，不觉又红了）
脸凡事明白中只是自己不能把脸红涨起来挣着要走宝玉道嗳哟好头疼代玉道该阿弥陀
佛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代玉并丫头
们唬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贾母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多一齐来看宝玉越发拿刀弄
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吓的抖衣乱战且儿一声肉一声放声恸哭于
是惊动诸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芸贾萍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
下里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视登时乱麻一般正没个主意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
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
夺下刀来抬回房中平儿丰儿等哭得哀天叫地贾政心中也有些烦难顾了这里丢不下那里
别人慌张自不必讲惟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又恐薛姨妈
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
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代玉风流婉转早已酥倒在那里当下众人七言八语有的说
请端公送祟有的说请巫婆跳神有的又荐玉皇阁张真人的……也曾有般医治

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 日落王子騰的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來瞧問接着小史侯
家邢夫人弟兄各親戚眷屬多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
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間那些婆娘媳婦丫頭們多不敢上
前因此把他二人多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芸帶着小厮們挨次輪班看守賈母邢王二夫
人薛姨媽等寸步不離只圍着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得上下不
安也沒了主意賈赦還各處去尋僧覓道賈政見不靈效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皆由天命
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百般医治不効想來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
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裡見些效驗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宝玉淌在床上奄奄連氣息
斷了合家不中用不着慌多說沒了指望將他二人的後事衣履多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
平兒襲人這幾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餐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自是稱願到了第四
日早晨賈母等正圍着宝玉哭時只見宝玉睜開眼說道從今已後我不在你家了快收拾打發我走罷
罷賈母聽了這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于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
了不如把哥兒的衣裳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
裡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怎麼

見湯不中用了，你要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是你們調唆
逼死了他，你們遂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氏，自己上前委婉解
勸。一時又有人來回說兩口棺都做齊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材，
一疊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的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念了一句
南無解冤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
人聽見，那裏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奈賈母之言如何違拗，
原來是一个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只見那和尚是怎的模樣：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蓄
寶光，破衲芒鞋無住跡，腌臢更有滿頭瘡。那道人是：渾身帶水又拖泥，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長官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人口不利，故
特來醫治。賈政道：倒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
還問我們要符水？賈政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帶了一塊寶玉下來，上面說能除邪祟，
誰知竟不靈驗了。那僧道：長官你那裏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故不靈驗了。你今且取
他出來，待我們持頌持頌，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寶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
在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一別，展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卻因鍛煉通靈後。便向人間覓是非。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粉漬脂痕污寶光。綺櫳晝夜困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冤業償清好散場。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于卧室上檻將他二人安放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天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說話二人早已不見了賈母等還只管著人去趕那裡有個蹤影少不得依言將他二人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自守著不許別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方漸漸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如得了珍寶一般旋熬了米湯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氣稍退一家子才把心放下來李宮裁林代玉寶釵襲人等在外間聽信息聞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代玉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聲笑眾人都不會意惜春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眾生這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願賜福消災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林代玉不覺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

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蘅蕪院設言傳蜜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去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衆丫環也都在這里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漸漸的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里拿的絹子倒像是自家前日失落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之後便不用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在猶疑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紅姐姐在屋里沒有紅玉聽了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剛纔在院子里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紅玉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兩日心里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天請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里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得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呢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干淨佳蕙道好

好的(見)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裏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个地方難站。就

像昨日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願，叫把

跟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倒也不服，像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

我心裏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

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个都算在上等裏去，仗着寶玉疼他們，眾人就捧着他們。

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好：千里搭長棚，沒有个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

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記得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眼睛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好

端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得却是。昨兒寶二爺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

像有几百年的熬煎似的。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个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裏拿着些花樣子並

兩張紙，說道：這是兩个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得說完

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腳來咕咚咕咚

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撂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

在那裏了，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

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罷。紅玉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

兒我不叫你取筆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說着便自己走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
院内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邊走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
麼從這里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種樹的什麼芸哥兒雨哥兒的這会子逼
着我叫了他來明日叫上屋里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着他去叫麼李嬷嬷道可
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个要是知好歹的就回來不進來才是李嬷嬷道他又不傻為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
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進來回來叫他一个人亂碰可是不好呢李嬷嬷道我有那麼大工夫和他走不過
告訴了他回來打發个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棍一逕去了小紅听說便站着
出神且不去取筆一時只見一个小丫頭子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里做什麼呢小紅
抬頭見是小丫頭墜兒小紅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里小紅剛走到蘅蕪院门
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
賈芸一溜四目相对小紅不覺臉紅了一扭身進蘅蕪院去了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
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令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内略有几点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
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籠着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个匾額寫的是怡紅快綠四个大字賈
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个字正想着只聽隔着紗窗子里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

侯你又三个月贾芸听见是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灼却看不见宝
玉在那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请二爷
里头屋里坐贾芸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又进一道碧纱厨只见小小的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
金撒花帐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见他进来把书掷下早堆着笑起身贾
芸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坐贾芸便在床下一张椅子上坐了宝玉道自从那个月见了你我叫你往书房里
来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贾芸笑道总是我没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
大安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贾芸道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大安了就是
我们一家子的造化说着只见有个丫环端了茶来与他那贾芸口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溜瞅那丫环细挑身材容长脸面
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褶裙
把有名人口都记了一半他也知道是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今见他端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连忙站起来
笑道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我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罢了宝玉道你只管坐着罢丫头们跟前
也是这样贾芸笑道虽如此说叔叔房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一面说一面坐下宝玉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
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
货谁家有异物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了一回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
你明日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贾芸出了怡红院见四顾无人便把脚慢慢的

走口里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問他几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上在宝二爺房內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錢共總宝二爺房里有几个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椿一件的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才那个和你說話的他叫小紅麼墜兒笑道他倒叫小紅你問他做什麼賈芸道方才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今日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个人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墜兒要便知是紅玉的了心中却甚喜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將自己的一塊取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礼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答應了接了手帕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題如今且說宝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很你出去逛逛不好宝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便拉起來宝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这麼葳蕤心里越發膩煩了宝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門在廻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走出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宝玉不解是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道二叔二叔在家里呢我只當出

门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做什么贾兰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来演习演习骑射
宝玉道把牙栽〇时不演习呢顺着脚竟来到一院来看正是潇湘馆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
地悄无人声走到窗前只见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的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窗上往里
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说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再看时只
见代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代玉
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扳他的身子只见代玉的
奶娘并两个婆子来说道请回来妹妹睡觉呢说着代玉便翻身坐起来了笑道谁睡
觉呢那两三个婆子见代玉起来便笑道我们只当睡着了说着便叫紫鹃说姑娘醒了进来伺
候说着便多出去了代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宝
玉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的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说什么来代玉道我
没说什么宝玉笑道给你个榧子吃我都听见了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宝玉笑道紫鹃把你们的
好茶倒碗我吃紫鹃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代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
紫鹃笑道二爷到底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的是说着倒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
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代玉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

我何常说什么代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
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哭着往外就走宝玉见他如此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说道好
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要说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快
回去穿衣裳罢老爷叫你宝玉听了打了个焦雷来的也顾不得别的急忙回来穿了衣服出园来
只见焙茗在二门前等着宝玉问道叫我是为什么焙茗道爷快出来罢横竖是去见的到那里
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转过大厅心里正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哈哈大笑回头只见薛蟠
拍着手跳出来笑道要不说姨爹叫你那里出来的这么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方
解过来是薛蟠哄他出来的薛蟠连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
玉也无法了只好笑道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么
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
完了宝玉道阿哟越发该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还跪着做什么焙茗连忙叩头起来薛蟠道
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日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们不知那里寻了来的
这么粗这么长又嫩粉脆的鲜藕这么大这么长的十个大西瓜这么长的一尾鲜鱼这么大的一个
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猪你说他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猪不过贵而难得这藕

和瓜亏他怎麽種出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我母親赶着給你們老太太姨娘送了些去如今留了
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小子又纔
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說着就來到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
兒的多在這裏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多彼此見過了吃茶畢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眾小
厮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宝玉果見瓜藕新鮮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
了薛蟠道可是呢明日你送我什麼宝玉道我可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
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画一張画纔是我的薛蟠道你提画兒我纔想起來了昨日我看見
人家一張春宮画的着實好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元來是庚黄画的真正
好的了不得宝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画多見過些那裏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
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两个字又問薛蟠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麼看不真
宝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別是這两个字罷其實與庚黄相去不遠眾人且看時元來是唐寅两个
字多笑道想必是這两个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不好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
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
說笑已經進來了眾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裏高樂宝玉薛蟠道

一向少会老世伯身上康健馮紫英答道家父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薛蟠見他
面上有些青傷咲道这臉上又和誰揮拳来掛了幌子了馮紫英咲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
了我就記了再不慪气如何又揮拳这日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被兔鶻捎了一翅膀宝玉道几时
的话紫英道三月廿八去的前日初六纔回来宝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沒見
你呢我要問不知怎么就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罢了
难道我闲瘋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樂尋那个苦惱去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見他吃
完茶便道请入席有話慢慢的说紫英听说便立起身来道論礼我该陪飲几盃纔是只是今日
有件很要緊的事回去还要見家父面回实不敢領薛蟠众人那里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道
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那一回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盃来我領兩杯
就是了众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宝玉道你到底把这不幸之幸
说完了再走馮紫英道今日说的也不盡興我為这个还要特治一東请你們去細谈一谈二則还有所懇
之處说着就走薛蟠道越發说的人熱剌剌的丢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得人猶疑
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说着出門上馬去了众人回来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宝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
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宝玉醉醺醺回来問其緣故宝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

牵肠挂肚的等着你且高乐去了也到底打发个人来给个信儿宝玉道我何尝不要送信儿来只因
冯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说着只见宝钗走进来道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宝玉笑道姐姐家的东
西自然先偏我们了宝钗摇头笑道昨日我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送人请人罢我知道我的
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说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说闲话儿不在话下却说代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一日不回来心中
也替他忧虑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中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只见宝钗进宝玉的
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
但见了一个个文彩闪灼好看异常因而代玉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红院来只见院门关着代玉便以手扣门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没
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
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道都睡下了
明儿再来罢代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彼此顽耍惯了的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见是他的声音只
当是别的丫头们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么晴雯偏偏还没听出来便使性子
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代玉听了这话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
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
家依栖若是认真淘气也觉没趣想到此间便滚下泪来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

只听里面一陣笑語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釵宝玉二人代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定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是我何尝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竟恼我到这个田地你今日不叫我進来难道明日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来也不顾蒼苔露冷花徑风寒独立墻角边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来原来这黛玉秉絶代之姿容具希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把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鳥栖鴉一聞此声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听真是　花魂默默無情緒　鳥夢痴痴何處驚　因又有一首詩道　颦兒才貌世應希　独抱幽芳出綉閨　嗚咽一声猶未了　落花满地鳥驚飛　那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嘍一声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个出来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话说林代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门响处，只見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宝钗出来，待要上去问问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他，一时滬起气来不便，因而闪过一傍，让宝钗去了，宝玉等进去关了门，方转过来，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自觉无味，方转身回来，自己房中无情无绪的卸了残妆。紫鹃雪雁素日知道代玉的性情，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泪眼，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的自己泪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乡，受了委曲，用话来宽慰解劝，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多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闷坐，只管自去了。那代玉倚着床栏杆，双手抱膝，眼睛含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飖，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环们在园内顽耍，独不见林代玉。迎春因说道：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

寶釵道你們等着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
也來了上來請了安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里呢你們找他們去罷我叫林姑娘去就來
說着便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想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兄妹間
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時自己也跟進去一則寶玉
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双玉色的蝴蝶
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
只見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將欲過河去了引得寶釵躡手躡足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
撲着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听得亭子里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听見說話便煞住腳往里細听只听說道
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個說道可不是我那塊拿來
給我罷又听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听說道我找
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麼謝他麼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个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
西自然該還我的拿什麼謝他呢又听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話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
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听答道也罷拿我這个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个誓
又听說道我要告訴一个人就長一个疔[redacted]

日後不得好死又听說道嗳喲咱們說話恐怕有人來如把槅子開了便是有人來見咱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兒呢若走到跟前咱們也看得見就別說了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槅子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況說話的聲音像寶玉房裏的紅兒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見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遇我沒趣不如今我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兒正想着只聽咯吱一声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內的紅兒和墜兒剛一推窓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又往前赶兩个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來寶釵道我才在那河邊看見林姑娘在這裡蹲着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便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麼樣誰知紅兒聽見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說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听了話去了墜兒听說也半日不言語紅兒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就是听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人心里又細他一听見了倘或走漏了可怎麼樣呢二人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兒連忙撇了眾人跑到鳳姐跟前堆着笑道奶〻使喚作什麼事

如今連小事事要人跑來又想最有些叫前連奶奶使喚我做什麼事鳳姐瞅他生得乾淨俏麗說話知趣因
笑道我的丫頭今日沒跟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得齊全不齊全
小紅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
位小姐屋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紅玉道我是寶二爺屋裡的鳳姐聽了笑道你原來是寶二
爺屋裡的怪道呢也罷等他來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
着一捲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
床上有個小荷包拿了來紅玉聽了撤身去了回來不見鳳姐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
來站着繫裙子便趕上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又往四下裡
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裡去了探春道往
你大奶奶院裡找去紅玉聽了纔往稻香村來頂頭撞見晴雯綺霞一群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
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籠就在外頭閒曠紅玉道昨日二爺說了
今日不用澆花隔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你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
籠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問我
曠了沒曠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

笑道怪不得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兴的这个样儿这一遭半遭儿的算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一面说着去了这里红玉听说不便分证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儿呢红玉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他就把银子收起来了才张材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着我的主意打发去了呢红玉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日打发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几丸延年神验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日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话未说完李氏道嗳哟哟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红玉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别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先时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儿了李宫裁笑道都像你泼皮破落户才好凤姐又道这一个丫头就好方才两遭说话

說話兒不多伶俐口聲就簡斷又向紅玉道你明日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干女孩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
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
些人頭等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今日抬舉你了紅玉道我不是笑這个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
媽是奶奶的女兒這会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道你原來不認得他是林之孝的鳳
姐聽了說哦原來是他的丫頭林之孝兩口子是一錐子扎不出声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
一对夫妻一个天聾一个地啞那里承望養出這麼个伶俐丫頭來你十几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叫什麼名字
紅玉道原叫紅玉因為重了宝二爺如今只叫紅兒了鳳姐听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討人嫌得很
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有我和他媽說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
个丫頭我使他一般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兒送給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宮裁道可是你
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他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日我和宝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
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紅玉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
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
院去且說代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会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
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宝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你昨日可告了我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代玉便回

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撂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撂起來拿獅子倚住門燒了香就把爐罩上說
着就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昨日晌午的事那里知道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代玉正眼
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這不像為昨日的事但只是我昨日我
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沖撞了他的去處一面想着就不得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
看舞鶴見代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說話見寶玉來了探春笑道二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
玉道妹妹身上好我前日還在大嫂跟前問你呢探春道二哥你這里來我和你說句話寶玉聽了便離
了釵玉兩个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道這几天老爺可叫你叫你沒有寶玉道沒有叫探春道昨日我
恍惚听見說老爺叫你出去寶玉道那想是別人听錯了並沒叫探春又笑道這几个月我又攢下有十
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曠去的時候或是好字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几樣來寶玉道我這
麼城里城外大廊小廟的曠也沒見个新奇精緻東西總不是那些金玉銅磁沒處撂的古董再就是
綢緞吃食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兒
膠泥垛的風炉兒這就是好的寶玉道元來要這个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
春道小子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多多的帶几件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
穿比那一双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个故事了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見老爺就問是

誰做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字我就回說是前日我的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不好說什麼的了半日還說何苦來虛

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道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塌

拉襪塌拉的沒人看的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上怎麼我是該

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閑

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个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管着我不成寶玉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頭了

探春聽說越發動了氣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下賤的見識他只管

這麼想我只認得老爺太太兩个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

麼偏的庶的我也一槩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是他忒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我上回我給你那錢

替我帶了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就說沒了錢怎麼苦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

了他就抱怨起來了說我攢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

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己去我們聽一句

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

索性遲兩天等他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

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日再問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

道我就来说毕等他二人去远便把花兜了起来一直奔了那日同黛玉葬花的去处来将到花冢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面数落着哭的好不伤感宝玉想道不知那房的丫头受了委曲跑到这里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听他哭道

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　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　愁绪满怀无处诉　手把花锄出绣闺　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　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　明岁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　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　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　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　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偷洒泪　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　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侬底事倍伤神　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　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　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　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胁下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

試看春殘花漸落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黛玉面哭的一面哽咽那邊哭的自己傷心卻不道這邊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代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门一事錯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着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泄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几声隨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見先不過点頭感嘆次後听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尽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痛倒山坡之上懷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代玉的花顏月貌將来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代玉終歸于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宝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况宝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將來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声只在耳東西那林代玉正自傷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難道還有一个痴子不成抬頭一看只見是宝玉代玉看見便道啐我道是誰元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了這里宝玉痛哭了一回忽抬頭不見了代玉便知代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尋歸旧路往怡紅院来可巧看見林代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撂開手代玉回頭見是宝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里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来宝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

第二十八回　第一頁

听不听代玉听说回頭就走宝玉在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代玉听見这话由不得站住回頭道当初怎麽樣今日怎麽樣宝玉道当初姑娘来了我陪着頑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見姑娘也爱吃連忙干干净净的收着等着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了我心裏想着姉妹們從小兒長大的亲也罢热也罢和氣到了頭纔見得比人好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麽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个亲兄弟亲姉妹虽然有兩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心弄得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来那时代玉耳内听了这話見了这形景心内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泪来低頭不語宝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凭着我怎麽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是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几句打我几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麽樣纔好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說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代玉听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麽說昨兒為什麽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呢宝玉诧異道這話從那里說起我要是這麽樣立刻就死了代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說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麽誓呢宝玉道实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代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丫頭

們懶待動喪声[墨塗]氣的是有的宝玉道想必是這个原故等我回去問是谁教訓〻他們就是了代玉道
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〻只是論理不该我说今日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日宝姑娘來什庅貝姑娘
來也得罪了事情[墨塗](可就)大了说着便抿着嘴(笑)笑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说话只见丫头来請吃飯遂
多往前頭去了王夫人見了代玉问道大姑娘你吃鲍太医的藥可好些代玉道也不过這庅着老太〻还叫我吃
王大夫的藥呢宝玉道太〻不知道林妹〻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兒風寒不过吃兩剂煎藥疏散
了風寒还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日大夫说了个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过叫
他吃那什庅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王夫人道
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兩个字宝玉拍手笑道從来没听见有个什庅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就有了
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个名兒如今我
也糊塗了宝玉道太〻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
你了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为這个捶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个名(兒)明日就叫人買些来吃宝玉道這
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〻給我三百六十兩银子我替妹〻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
什庅藥(就)這庅貴宝玉道当真的呢我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说不清只讲那
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参(三百六十兩不足還有)龟大的何首烏千年松根的茯苓胆(類)此的藥(不算為奇只在那群藥裡算)那为君的藥说

起来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
的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宝钗听说笑着摇手儿说道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
王夫人道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倒是真
话呢倒说我撒谎口里说着忽一回身只见代玉坐在宝钗背后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
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来道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月薛大
哥亲自来和我寻珍珠我问他做什么他说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如今那里知道这么费事我问
他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没工夫听他说要不是我就买几颗只是定要头上
带过的所以来寻我说妹妹就没散的花儿上也将拆下来过没儿我拣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我没法儿把
那两支现拆了给他还要了一块三尺上用大红纱去凤姐说一句那宝玉念一句佛说太阳照在屋子里
呢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想这是将就呢正经按那方子上这珍珠宝石定要古坟里的有那
古时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如今那里为这个去抛坟掘墓不成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
使得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就是坟里有这个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倒翻尸盗骨
的作了药也不灵宝玉向代玉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脸望着代玉却拿眼
睛瞟着宝钗代玉拉王夫人道舅母听听宝姐姐不替他圆谎他只问着我王夫人也道宝玉很会欺

寶你妹、宝玉道太、不知道这原故宝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就不知道何况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越發不知道了林妹、才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只見賈母房里的丫頭找宝玉代玉去吃飯代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就走那丫頭說等着宝二爺一塊兒走代玉道他不吃飯咱們走罷那丫頭道吃不吃等他一塊兒去老太太問讓他說去代玉道你就等着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宝玉道我今日还跟着太、吃罢王夫人道罢、、我今日吃齋正经吃你的去罢宝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釵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罢宝釵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林妹、走一走他心里正不自在呢宝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一時吃过飯宝玉一則怕賈母记掛二則也記掛着代玉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你成日家忙什麽吃飯吃茶也是这麽忙碌、的宝釵道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林妹、去罢叫他在这里胡鬧些什麽宝玉便吃了茶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凤姐院門前只見凤姐在门前蹬着门檻子拿着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们挪花盆見宝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替我寫几个字兒宝玉只得跟了進來凤姐命人取过筆硯紙來向宝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个宝玉道这算什麽又不是賬又不是礼怎麽个寫法凤姐道你只管寫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只得寫了凤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还有句话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个丫頭叫紅玉我要叫了來使喚

你明兒要了我再替你挑一个可使得宝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得很姐〻喜欢谁只管叫了来
何必问我凤姐道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带去说着便要走凤姐道你回来我
还有一句话呢宝玉道老太〻叫我呢有话等我回来罢说着便来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贾母
因问他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宝玉道也没有什么好的我到多吃了一碗饭因问林妹〻在那裡贾
母道裡头屋裡呢宝玉进来只见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代玉湾着腰拿着剪子
裁什么呢宝玉道这是做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控着头一会子又头疼了代玉並不理只管裁他
的有一个丫头道那块绸子角儿还不好呢再熨他一熨代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
了宝玉听了自是纳闷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宝钗也进来问林妹〻做什么
呢因见代玉裁剪笑道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代玉道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宝钗道
我告诉你个笑话儿刚才为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就心里不受用了代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
就好了宝玉向宝钗道老太〻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牌罢宝钗道我是为抹骨牌才来的说
着便走了代玉道你倒是去罢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说着又裁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还陪笑说道你也
出去逛〻再裁不迟代玉总不理宝玉便问丫头们这是谁叫裁的代玉见问丫头们便说道凭他
谁叫我裁也不管二爷事宝玉方欲说话只见有人进来回说外头有人请宝玉听了忙撤身出来

代玉向外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 宝玉出到外面只見茗烟說道馮大爺家請宝玉聽了
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來茗烟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个老
婆子茗烟上去說道宝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个信兒那婆子道你娘的
屁 宝玉如今在园子裡住着跟他的人多在园子裡你又跑了这裡來帶信兒來了 茗烟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
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边二门前來可巧门上的小厮正在甬路底下踢球茗烟將緣故說了有个小厮
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个包袱出來遞与茗烟回到書房裡宝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茗烟
鋤藥双瑞双壽四个小厮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报与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
在那裡候着呢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厮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云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
吃茶宝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說的幸与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道你們
令表兄弟倒都心实前日不過是我的设辞诚心请你們喝一杯酒恐又推託故說下这句话今日一邀
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厮過來
讓酒然後命云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云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己新樣兒的曲兒唱个
我听我吃一罈如何 云兒听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两个冤家多难丢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多难描画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

康樂，一个銜情，一个蔣拿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無回话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薛蟠听说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你听我说罷，這麼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道：有理。宝玉拿起海来一氣飲干，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樂四个字，都要说出女兒来，还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说完了，飲門盃，酒面要唱一个新鮮時樣曲兒，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樣東西，或古詩旧对，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说完，先站起来，攔道：我不来，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云兒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还亏你天天喝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回来我还说呢。说是了罷，不是了，不过罰上几杯，那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無法，只得坐了。听宝玉说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对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听了都说道：说得有理。独有薛蟠揚脸搖頭说：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該罰？云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来说不出来，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画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旧愁。嚥不下玉粒金蒓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里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

不住的青山隐々流不断的绿水悠々

唱完大家齐声喝彩独薛蟠说無板宝玉飲了门盃拈起一片梨来道　雨打梨花深闭门　完了令该说紫英

说道是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双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説畢唱道

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鑽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里細打听、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门杯说道　鷄鳴茅店月　令完该云兒了　便説道

　　女兒悲、将来終身倚靠谁　　薛蟠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麽　衆人道别混他　云兒又道

　　女兒愁、媽々打罵几時休　　薛蟠道前日我見了你媽还吩付他不叫他打你呢　衆人多道再多

言者罰酒十大海　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个嘴巴子道没耳性再不许説了　云兒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还家里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　　説完唱道

豆蔻開花三月三、一个虫兒往里鑽、々了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

開時、你怎麽鑽、

唱畢飲了门杯　説道桃之夭々　令完下该薛蟠　々々道我可要説了　女兒悲　説了半日不見説底下的

冯紫英道悲、什麽快说 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铃铛一般说道 女儿悲、嫁了男人是乌龟 众人听了都大笑
起来 薛蟠道 笑什麽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当王八怎麽不伤心呢 众人道你说的是快
说底下的 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 女儿愁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 众人道怎麽愁 薛蟠道绣房撺出个
大马猴 众人哈、笑道该罚、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 说着便斟酒 宝玉笑道押韵就好 薛蟠道令官
都准了你们闹什麽 众人听说方罢了 云儿道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罢 薛蟠道胡说当真我就
没好的、听我说罢 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 一根[illegible]往里戳 众人道该死、快唱了罢 薛
蟠便唱道 一个蚊子哼、 众人道这是什麽曲子 薛蟠道两个苍蝇嗡、 众人道罢、 薛蟠道爱听不听
这是新鲜曲儿叫哼、韵儿你们要听连酒底也免了我就不唱 众人道免了罢、 于是蒋玉菡道

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　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

女儿喜灯花並头结双蕊　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　说完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千娇 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鸾凤真也着 呀 看天河正高

听谯楼鼓敲 剔银灯同入鸳帏悄

唱毕饮了门杯 笑道 这诗词上我倒有限 幸而昨日见了一付对子可巧只记得这句 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
西 说毕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 花气袭人知昼暖 完令 薛蟠嚷道了不得、该罚、这席上並

沒有寶貝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菡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
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你們不信只問他便指着寶玉、、不好意思的說薛大哥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
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蔣玉菡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菡便起身陪罪眾人
道不知者不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菡便隨着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
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的搭着他的手說道閒了往我們那里去還有一句話借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
一個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
然跌足道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日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子里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
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里也得了一件奇物
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的也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的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
遞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
今日才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
了過來將自己一條松花綠解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
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
里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解開了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

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道往那里去了宝玉道馬上丟了襲人也不理論及睡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
汗巾子襲人便猜着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的那条還我罷宝玉听說方想起那条
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才是心里後悔口里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条罷襲人听了点头嘆道我就
知道又是你幹這些事了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难为你心里沒个算計兒再要說几
句又恐慪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至次日天明方醒了只見宝玉笑道夜里失了盜也不知道
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宝玉繫的那条汗巾子繫在自己腰里便知是宝玉夜間換了忙一頓解下了說道我不
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宝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宝玉出去終久
解下來擲在个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条宝玉並未理論因问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
打發人叫了小红去了他原要等爺來着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
襲人又道昨日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
戲献供叫珍大爺領着眾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礼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將昨日娘娘所賜
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宝玉見了喜不自勝因问
道别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個香如意一个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如意
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我们三位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數珠兒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个

香袋兒及个定子簟宝玉听了道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樣倒是宝姑娘的和我一樣
别是傳錯了罢襲人道昨日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簽子怎么會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
來的老太太說叫你明日一五更進去謝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淌說着便叫紫鵑來拿了這東西到林姑娘
那里去就說是昨日我得的愛什么留下什么紫鵑答應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日也得了二
爺留着罢宝玉听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里去請安只見代玉頂頭來了宝玉赶上
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么不揀代玉將昨日所惱宝玉的心早又丢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
我們没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
不覺心裡動了疑猜便說道除了别人說什么金什么玉的我心里要有這个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
身代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動疑了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起什么誓呢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宝玉道
我心裡的事也難对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
人我也說个誓代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
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代玉道昨日宝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么你問着我呢那要是我
又不知怎么樣了正說着只見宝釵從那边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宝釵分明看見只粧没看見低頭
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会然後到了賈母這边只見宝玉也在這裡呢宝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

彬道金鎖是个和尚給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正配你留心着……宝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可巧宝钗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宝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钗原生的肌膚豐澤，一時褪

宝玉没干代玉傍住了心名 只惦记着代玉……

褪不下来。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的一段酥臂，不覺的動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若長在林

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宝钗的

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紅，眉不画而翠，比代玉另具一種妩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宝钗

褪下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宝钗見他怔了，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丢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

代玉蹬着门檻子，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钗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代玉

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来，只因听見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宝钗道：呆雁在

那里呢？我也瞧一瞧。代玉道：我才出来，他就忒儿一声飞了。口里说着，將手裡的帕子一甩，向宝玉臉上甩

来。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嗳哟了一声。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鍾情

說話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遂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說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都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熱鬧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仔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樓上你們在兩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又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逛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遂笑道還是這麼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子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去這句話一傳開了別人還猶可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的聽了這話誰不願

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攛掇着去因此李紈等都說去賈母越發歡喜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首車轎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出來獨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代玉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琥珀珍珠林代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素雲碧月鳳姐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并王夫人的兩個丫頭也要跟着鳳姐去的是金釧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娘并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占了一街的車[illegible]……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illegible]……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眾道士在路傍迎接

寶玉下了馬賈母的轎剛到山門以內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方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
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侄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來攙賈母自己下了轎
忙要上來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各處剪燭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
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內鳳姐兒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野牛肏的胡朝那裡
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眾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
雨不透忽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拿打打打賈母聽了忙問道是怎麼了賈珍
忙過來問鳳姐兒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是一個小道士兒剪燈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
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
了的那裡見的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
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
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
哥兒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果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眾人
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
百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台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

的小厮们都一齐喝声说呼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扣着帽纽跑了来到贾珍跟前贾珍说到这
里地方大今把不承望来这么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带了你的院里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
把小[illegible]把们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illegible]两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你知道不知道今儿[illegible]奶奶们都出
来了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来林之孝忙答应晓得又说了几个是贾珍道去罢又向怎么不见蓉
儿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楼里面跑了出来贾珍道你瞧瞧他我这里热他倒乘凉
快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便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道问着他那小厮便问贾蓉
道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快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那贾芸贾萍贾芹等听了
不但他们慌了连贾瑞贾璜贾琼等也都忙垂了手一个个从墙根下慢慢的溜上来贾珍又
向贾蓉道你站着作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回家去告诉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
们快来伺候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一叠连声要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么的这会子寻
趁我一面又骂小子们又怕后来对出来说不的亲自走一趟骑马去了不在话下且说贾珍方要抽进去
见张道士站在傍边陪笑说道我论礼原不比别人应该在里头伺候只因天气大热众千金
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爷示下恐老太太向或要随喜那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贾珍知道
这张道士虽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illegible]道录司[illegible]曾经先皇御口亲封为大幻仙

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
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咱們自己你又說
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撏了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道跟了賈珍進來賈
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
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眾位奶奶姑娘們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
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
記掛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里做遮天大王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淨我
說請哥兒來瞧瞧怎麼說不在家賈母笑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
手去了纔來忙上來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
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一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我
前日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
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
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這
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是這玉兒還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笑向賈珍道當

日国公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自然不用說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
又呵呵大笑道前兒在一个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个模樣兒我想着
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小姐的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
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的示下纔敢人来說賈母道上回有个和尚說了
這孩子命裏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可如今打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
樣兒配得上就来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几兩銀子罷了只是模樣
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你也不換去
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
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多謝符早已有了
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娘来作好事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呢待我取来說着跑到大殿
上去一時拿了一个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来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
士方欲抱過大姐兒来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里拿出来也罷了又用个盤子托着張道士
道手里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来倒唬我一跳我
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来了眾人听說哄然一笑連賈珍也撐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

般把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兒咲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
了就短命呢張道士呵呵咲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布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
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
的跑什麼就帶着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
多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壯二則外頭人多氣味難聞況是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
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
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里賈母與眾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
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咲道眾人
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可罕都沒什麼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各人傳道
的法器都願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在房裏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
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貫玉琢金鏤共有三五
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都是那里來的何必這樣這斷斷不收的張道士咲道這是他
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要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平常不像是門下出
身了賈母听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咲道老太太張爺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个也無

用不知叫小子們捧了這個跟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說道這倒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希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叫化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退出這裏賈母與眾人上了樓賈母在正樓上坐了鳳姐等占了東樓眾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甚麼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倒是第二本上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着申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麼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裝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一面揣

自心里想道怕人看見他听見史湘云有了他就留心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
只見众人到不理論惟有代玉瞅着他点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宝玉不覺心里不好意思起来
又掏了出来向代玉笑道这个东西到好顽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带代玉将頭一扭說道我
不希罕宝玉笑道你既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来刚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
的妻子婆媳两个来了彼此見过賈母方說你們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瞧瞧一句話没說
完只見人报冯将軍家有人来了原来冯紫英家听見賈母在庙里打醮連忙預備了猪羊香
燭茶食之類的东西送礼来凤姐兒听見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嗳喲我就不防着
只說咱們娘兒們来瞧瞧人家只当咱們大擺斋壇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不預備
賞封兒刚說着只見冯家的两个管家娘子上楼来了冯家的两个未去接着赵侍郎
家也有礼来了於是接二連三都听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遠親近友
世家相与都来送礼賈母才後悔起来說又不是什么正經斋事我們不过闲瞧瞧就想
不到这礼上没的惊动了人家因此虽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来了次日便懒怠去凤姐又說打墙也是动土已經惊动了人
那賈母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宝玉說親的事来谁
知宝玉听見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氣嗔着張道士与他說親口口声声說從今已後不再見張

老道了別人也不知為什庅原故二則代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執意不去了鳳姐
見不去了自己帶了人去了也不在話下且說宝玉因見代玉又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待吃不
時來問只怕他有个好歹代玉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做甚庅宝玉因昨日張
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代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連他也奚
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代玉說了這
話倒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代玉聽說便冷
笑了兩声道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那里像人家有什庅配的上呢宝玉听了便向前直問到
臉上道这庅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代玉一時解不过这話來宝玉又道昨日還為这
个賭了几回咒今兒你到底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有什庅益處代玉一聞此言方想起
昔日的話來今日原是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顫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
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里生氣來拿我煞
性子原來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況從幼時和代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及如
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
未有稍及代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

暗中試探那代玉偏生也是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心裏眼裏只有你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白有你你竟心裏沒我心裏這意思只是口裏說不出來那代玉心裏想着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裏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那代玉心裏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卻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遠之意此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玉來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代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砸那啞吧物件有砸他的不如

来砸我二人闹有紫鹃雪雁等都忙上来劝解後来見宝玉下死力砸玉忙上来夺又夺不下来見比往日
闹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袭人袭人忙赶来才夺了下来宝玉冷笑道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袭人
見他脸都气黄了眉眼都变了從来没气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
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代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宝
玉連袭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煩惱把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
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子吐濕了雪雁忙上来捶
紫鹃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才吃了藥好些這会子因合宝二爷拌嘴又吐了出来倘或
犯了病宝二爷心里怎么过的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代玉不如紫鹃又見代
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宝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
不該和他较证这会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来袭人見他两
个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冷待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则又恐宝玉
有什么委曲闷在心里二则又恐薄了代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开手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鹃一面收
拾了吐的药一面拿扇子轻轻的替代玉扇着見三个人都鸦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
得傷心起来也拿手帕子擦泪四个人都無言对泣一時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你不看

到的你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代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
子來就剪襲人紫鵑忙要奪時已經剪了好几段了代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
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代玉道你
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沒有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代玉大哭大吐寶
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
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差錯便一齊進園來
瞧他二人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
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代玉也無語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
襲人紫鵑兩个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呢因此將他二人連
罵帶說教訓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才平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
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來請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代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
後悔無精打彩的那里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代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
病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素喜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日氣着
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日千不該万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

革了這寶玉他帶回心中也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个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边去看戲他兩
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見了這
麼兩个不懂事的小冤家沒有天不叫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
這眼斷了這口氣憑他兩个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生我咽這口氣自
己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原來他二人從明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
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此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泪
下雖不会面然一个在瀟湘館臨風灑泪一个在怡紅院對月長吁豈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
人因劝寶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
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子們蠢不能体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着了明兒初五大節
下你們兩个再這麼仇人是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
經下个氣兒陪个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那寶玉聽了不知依從
與不依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宝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劃薔痴及局外

[illegible]

話說林黛玉自與宝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也看出八九便論前日說的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宝玉那的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像才這麼樣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宝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道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裏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宝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宝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的了誰知這會子又來了宝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不大好宝玉笑道我知道了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黛玉又在床上哭呢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宝玉來由不得傷心止不住滚下淚來宝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着倒像咱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咱們那時節豈不

到底是生了事了又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代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听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咱们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别人原亲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来哄我从今已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权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往那里去呢代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去代玉道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作和尚代玉一闻此言登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有几个身子去作和尚明儿我到把这话告诉人去评理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登时脸上红胀低了头不敢则一声幸而屋里没人代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憋的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你这刚说了两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代玉戳他一下要说也说不出来自叹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代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了见他穿着簇新藕合纱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上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自泣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林黛玉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代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

这麽涎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嚷道好了宝林二人不防都唬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上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说着拉了代玉就走代玉回头叫了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作什么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说一面拉着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子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呢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鹞子的脚两个人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和呢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此时宝钗正在那里那代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什么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道我病倒像我推故不去的倘或明日闹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就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常在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听戏去宝钗道我怕热听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呢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了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也体丰怯热宝钗听说登时红了脸待要发作

探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上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像杨妃只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
可以做得杨国忠的宝玉说着可巧小丫头靓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
姑娘赏我罢宝钗指着他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
他们去说的个靓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更比才在代玉跟前更不好意思
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代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取个笑儿
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代玉脸上
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方才宝玉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
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齣戏的名儿
都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的才知道负荆请罪
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未说完宝玉代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
上虽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问道这么大热的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
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的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代玉二人
听了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惭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
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代玉笑向宝玉道你也试着比我利害的人

了誰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說呢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代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
起來要再說兩句又怕代玉多心說不得忍着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
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之時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里出
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兒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兒素日的規
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个時辰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了王夫人的上房裡只見几个丫頭手里
拿着針線都打盹兒呢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捶腿也乜斜着眼亂
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睁開眼見是寶玉寶玉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
着金釧抿嘴兒一笑擺手叫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
王夫人合着眼便向自己荷包里帶的香雪潤津丹掏出了一丸來便向金釧兒嘴裡一送金釧兒並不
睁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明日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不答寶玉又道不然
等太太醒了我就討金釧睁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
兩句俗語難道不明白寶玉說着我告訴你个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兒裡拿環哥兒和彩
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个
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煙跑了

這裏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們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來帶出你姐〻去金釧兒聽見說忙跪下哭道奴才再不敢了太〻要打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〻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了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厚仁慈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正是花葉茂盛之際寶玉便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裏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嘆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了不但不為新奇而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的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角色來寶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釵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

再留神細看只見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裊裊婷婷大有代玉之態宝玉便早又
不忍棄他而去只管呆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子劃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
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頭按着他方才下筆
的規矩寫了猜是个什么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薔薇花的薔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
詩填詞这会子見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
看他底下再寫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來画去还是个薔字再看还是个
薔字裏面的原早已痴了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个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里却想这女
孩子一定有什么話說不出的心事才这么个樣兒外面他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模樣兒
这般单薄心里那里還擱得住这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致雨忽
一陣凉風過了唰唰的落下一陣雨來宝玉看着那女孩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宝
玉想道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
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听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宝
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边臉那女孩子只當是个丫頭再
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頭有什么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宝玉

嗳哟了一声换觉得浑身冰凉低头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
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都
放了学进园来各处顽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顽笑被
雨阻住大家把沟堵了水积在院内把些绿头鸭花鸂鶒彩鸳鸯捉的捉赶的赶缝了翅膀放
在院内顽耍将院门关了袭人等都在游廊上嘻笑宝玉见关着门便以手扣门里面诸人只顾
笑那里听见叫了半日拍的门山响里面方听见了估谅着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袭人笑道谁这
会子叫门没人开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声音晴雯道胡说宝姑娘这
会子做什么来袭人道让我隔着门缝儿瞧瞧可开就开要不可开叫他淋着去说着便顺
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只见宝玉淋的雨打鸡一般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开了门笑的弯
着腰拍手道这么大雨里跑什么那里知道爷回来了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
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袭
人嗳哟了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
儿了口里说着低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忙笑道嗳哟是你来了踢在那里了袭
人从来不曾受过一句大话的今忽见宝玉生气踢他一下又当着许多人又是羞又是气又是



襲人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呢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兒是頭一遭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大事小事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兒你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纔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脇下疼的心裏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夢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心裏不安穩夜間聽見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口痰來噯喲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麼寶玉道你夢裏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公子追歡笑　拾麒麟侍兒論陰陽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
廢人了想起此言素日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了
來因問道你心里覺的怎么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么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
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着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來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鬧的人
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
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茶來給襲人漱口襲人知道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
他伏侍他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天一亮寶玉也不得梳洗忙
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原故不過是損傷便說了个丸藥名字怎么服怎么敷寶玉記了回
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端
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了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晚金釧的事他
不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寶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
姐昨晚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
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

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代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得什麼大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个字自然是他和

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到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我们了袭人羞的脸紫涨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说道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袭人听说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是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听了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含泪说道我为什么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去也不能够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罢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袭人笑道好没意思认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认真的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的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

了氣还拿话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宝玉道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闹些什麼我経不起这吵嚷不如去了到也干净说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眾丫頭見閙的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听消息这会子听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齐進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襲人拉起来嘆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说着不覺滴下淚来襲人見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说话只見代玉進来晴雯便出去了代玉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来難道是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宝玉和襲人嗤的一笑代玉道二哥哥不告诉我我不问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们两個拌了嘴告诉妹妹替你们和息和息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闹什麼我们一个丫頭姑娘只是混说代玉笑道你说你是丫頭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駡呢饒这麼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擱不住你来说他這些個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了一口氣不来死了到也罷了代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实些罷何苦还混说代玉将两个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两次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宝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话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代玉去了就有人来说薛大爷請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尽席而散晚

面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作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便使的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才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可以不用再洗我倒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才剛鴛鴦送了好些果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來拿果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還更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那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兒也可以使得只是

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
生氣時拿他出氣这就是愛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說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
宝玉听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傍笑着
說撕的好再撕响些正说着只見麝月走过来笑道少作些孽罷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裡的扇子
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这是怎么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
宝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么好东西麝月道既这么說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讓他尽力的撕豈
不好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說道我
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說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
走出来小丫頭佳蕙过来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宝釵林黛玉众姊妹正
在賈母房中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众多丫环媳婦走進院来宝釵黛玉
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
过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没見穿上这些做什么
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嬸叫穿的誰愿意穿这些宝釵一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还更爱穿
别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四月裡他在这裏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

瞧瞧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々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細那上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後来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々才笑了說倒扮作小子樣兒更好看了看了代玉道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接了他来住了没两日下起雪来老太々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来老太々的一件新々的大紅猩々毡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条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了頭們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了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宝釵笑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还那么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娘也笑道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还是咭々呱々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裡来的那些々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前有婆々家了还是那么着賈母因問今兒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々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来可不住两天史湘云問道宝哥々不在家么宝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宝兄弟两个人好頑笑的这可見还沒改了淘氣賈母道你們如今大了别提小名兒剛說着只見宝玉来了笑道云妹々来了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么不来王夫人道这裡老太々纔說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代玉道你哥々得了好东西等着你呢湘云道什么好东西宝玉笑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發高了湘云笑道襲人姐々好宝玉道多謝你記挂湘云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来了說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个疙瘩

宝玉道什么好东西你到不如把前儿送来的那种绛纹石戒指儿带两个给他湘云笑道这是什么说着
便打开众人看时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绛纹石戒指一包四个黛玉笑道你们瞧瞧他这个人糊涂前
儿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了来你就把他的也带了来岂不省事今儿巴巴的自己带了来我只当又是
什么新奇东西原来还是这个真真你是糊涂人湘云笑道你才糊涂呢我把这理说出来大家评评谁
糊涂给你们送东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说话拿进来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们的要带他们的
东西这须得我先告诉来人这是那一个丫头的那是那一个丫头的使来的人明白还好再糊涂些丫
头的名字他也不记得混闹胡说的反连你们的东西都搅糊涂了要是打发个女人来素日知道
的还罢了偏生前儿又打发个小子来可怎么说丫头们的名字呢还是我来给他们带来岂不
清白说着把四个戒指放下说道袭人姐姐一个鸳鸯姐姐一个金钏儿姐姐一个平儿姐姐一个这倒是四
个人的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白众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还是这么会说话
不让人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他的金麒麟也会说话了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诸人都不曾
听见只有宝钗抿嘴一笑宝玉听见了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忽见宝钗一笑由不得也笑了宝钗
见宝玉笑了忙起身走开找了黛玉去说话贾母因向湘云道吃了茶歇歇瞧瞧你嫂子们去园里
也凉快同你姐姐们去逛逛湘云答应了将三个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凤姐等人去

爭都憐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說笑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親戚朋友去留下翠縷服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云翠縷兩個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麽還不開湘云道時候没到翠縷道這也和咱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云道他們這个还不如咱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棵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湘云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麽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个頭來的人湘云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麽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万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麽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麽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个陰陽不成陰陽兩个字還只是一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个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个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麽是个陰陽没影没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麽个樣兒湘云道陰陽可有什麽樣兒不過是个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麽太陰星就是這个了湘云笑道阿彌陀佛剛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蟲兒

見儿草儿花片儿磚頭儿也有陰陽不成湘云说道怎麽没有呢比如那一个樹叶儿还分陰陽呢那边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边背陰覆下的就是陰了翠縷听了点頭笑道原来这様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麽是陽怎麽是陰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為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点頭笑了还要拿几件东西问因想不起个什麽来猛低頭就看見湘云宫縧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来问道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陰陽湘云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麽没有呢翠縷道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云道这连我也不知道翠縷道这也罢了怎麽东西都有陰陽咱们人倒没有陰陽呢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下流东西好生走罷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翠縷笑道这有什麽不告诉我的呢我很知道了不用难我湘云笑道你知道什麽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说着湘云拿手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来翠縷道说是了就笑的这样湘云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规矩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云道你很懂得湘云道那是谁掉的首饰金晃晃在那里翠縷听了忙赶上拾起手里攥着笑道可分出陰陽来了说着先拿湘云的麒麟瞧湘云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宝贝姑娘瞧不得这是從那里来的好奇怪我從来在这里没見人有这个湘云道拿来我瞧瞧翠縷将手一撒笑道請看湘云看見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云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语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边来了笑問道你两个在这日頭底下做什麽呢怎麽不找襲人去湘云连忙将那麒麟

臨起道正要去呢偕們一如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昧襲人正在偕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
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向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摸掏
了半天嗳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个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
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湘云聽
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了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
糊塗了湘云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你瞧瞧是這个不是寶玉一見由不
得歡喜非常要知端的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喜歡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云笑道幸而是這个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到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个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見前兒你大喜呀湘云紅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咱們在西邊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会子不害臊這会子怎麼又臊了湘云笑道你還說呢那会子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〻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〻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敢親近湘云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〻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赶來先瞧〻你不信你問〻縷兒我在家時〻刻〻那一会子不念你几聲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湘云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〻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〻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就試出你來了戒指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湘云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云嘆道我只當林姐〻給你的原來是寶姐〻給了你我天〻在家裡想着這些姐〻們再沒一个比寶姐〻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个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个親姐〻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礙的說着眼睛圈

把就红了宝玉道罢罢罢不用提这个话湘云道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怪嗔我赞了宝姐姐可是为这个不是袭人在傍嗤的一声笑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嘴快了宝玉笑道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果然不错湘云道好哥哥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只会在我们跟前说话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了袭人道且别说顽话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湘云便问什么事袭人道有双鞋抠了垫心子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湘云笑道这又奇了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上的怎么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计叫谁做谁好意思不做呢袭人笑道你又糊涂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笑道既这么说我就替你做做罢只是一件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可不能袭人笑道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就烦你做鞋了实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横竖我领情就是了湘云道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今儿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袭人道我倒也不知道湘云冷笑道前儿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铰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儿的那个本不知是你做的袭人也笑道他本来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话说是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女孩子说扎的出奇的好叫他们拿了一个扇套子试试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给这个瞧给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恼了林姑娘铰了两段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我才说了是你做的他后悔的什么似的湘云道这越发奇了林

括襲人道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鍼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才好誰還煩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宝玉听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見我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才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云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才只要會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云笑道還是這个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个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里攪些什麼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云姑娘快别說這話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這里宝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时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這些話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訕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恼了誰知過后還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養心地宽大誰知這一个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妹妹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

他也說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云都點頭咲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黛玉知道
史湘云在這里宝玉一定要赶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
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絛皆因小物而遂終身今忽
見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机行事以察二人
之意不想剛走來正听見史湘云說經濟一事宝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
他生分了黛玉听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个知己
果然是个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
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
則又何必來一宝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
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
薄命何想到此間不覺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宝玉忙忙的
穿了衣裳出來忽抬頭見了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赶上來咲道妹妹往那裡
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黛玉回頭見是宝玉便勉强咲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咲道你
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干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

道你又要死了這麼動手動脚的宝玉嘆道說這話忘了情不覚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代玉道
你死了到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宝玉說急了赶上来問道你還說這
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代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己這話又說造次了忙咳道你別着急
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
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代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這話你到說說怎麼放
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体貼不
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我果然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点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
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心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
的緣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
己肺腑中掏出来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只怔怔的瞅着他此時
宝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也怔怔的瞅着代玉兩个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咳了
一聲兩眼不覚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代玉
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里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宝玉
站着只管發起獃來原来方才出来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来送與他

瞪着頭兒看了林代玉和他站着一時代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動因而赶上来说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好

我看見赶着送来宝玉出了神見袭人和他说话並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说道好妹妹我的这

心事從来也不敢说今兒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

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纔得好呢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惊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連忙推他道這是那里的话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过来方知是

袭人送扇子来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这里袭人見他去了自思方才

之言一定是因代玉而起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间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

来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宝釵從那边走来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么神

呢袭人見问忙笑道那边兩个雀兒打架倒也好玩我就看住了宝釵道宝兄弟這会子穿了衣

服忙忙的那去了我才看見走过去倒要叫住问他呢他如今说话越發没了經緯我故此没叫他了由他过去罢

袭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宝釵听了忙道嗳哟這么黄天暑熱的叫他做什么别是想

起什么来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袭人笑道不是這个想是有客要会宝釵笑道这个客

也没意思这么熱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袭人笑道倒是你说说罢宝釵因而问道

云丫頭在你们家作什么呢袭人笑道才说了一会子閒话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

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麼个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会体諒人情
我近來看着雲丫頭神情兒再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那些家裏竟是一点兒做不得主
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几
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里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
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了父母是苦的我看着他也不覺
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
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能着使罷要勻淨的等明兒來住着再好生打罷
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
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該煩他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
替別人做一点半点兒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偏我們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爺
看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罷
說是你依你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他過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
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就是了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過
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个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

嚇了一跳，忙向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裏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裏的。前兒不知為
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裏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剛才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
井裏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裏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裏中用了。寶釵
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
來道安慰。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裏，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裏
間房內坐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傍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裏來？寶釵道：從園
裏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裏來，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
那裏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
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幾下，攆了他
下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
嘆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
在井跟前憨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
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
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

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王夫人道：刚刚我赏了他五十两银子，原要把你妹妹们的新衣裳拿两套给他装裹，
谁知凡事都这么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
个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既说了给他过生日，这会子又给人去装裹，岂不忌讳。因为这么样，我
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
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儿也差不多儿。口里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忙道：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
我前儿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也相对。王夫
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
忙叫了两个人跟宝姑娘去。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在说他，因
见宝钗来了，却掩了口不说了。宝钗见此景况，察言观色，早知觉了八分，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将金钏儿的母亲
叫来拿了去。[illegible] 毕竟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金釧兒的母親來拿了幾件簪環當面賞了又吩咐請幾眾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兒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了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着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麼方才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你才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却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明白了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到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里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和忠順王府來往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忙迎出來看時却是忠順王府長史官一面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作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里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裡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到有

入府人都說他近日合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ゝゝ
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心竟斷ゝ少不得此人
故此求老大人轉諭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ゝ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
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
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
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
不知為何物豈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
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
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道現有証據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
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裡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事他如何
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
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
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
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歪一面

送那長史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回来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几个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逛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个丫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纔赶着跑了過来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疏懶自然執事人操克奪之權致使生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叫去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將眼一看眾小廝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个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宝玉過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這几根煩惱鬢毛剃去尋个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个形景便知又是為宝玉了一个个嗳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聲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門都関上有人傳信往裡頭去立刻打死眾小廝們只

得齐声答应有几个来找宝玉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凶多吉少那里承望贾环又添了许多的
话正在厅上干转怎得个人来往里头捎信偏生没个人连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姆姆
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说道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宝玉一则急了
说话不明白二则老婆子偏偏又耳聋竟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二字只听作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让他
跳去二爷怕什么宝玉见是个聋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道有什么不了的事的
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会不了事的宝玉急得跺脚正没抓寻处只见贾政的小厮走
来逼他出去了贾政一见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
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拗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宝玉自知不能讨饶只是呜呜的哭贾政犹嫌打轻了
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夺劝贾政那里肯听
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
酿到弑父的时候你们才不劝不成众人听这话不好听知道气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觅人进去给信王夫
人不敢先回贾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扶了丫头赶往书房中来慌的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
及王夫人一进房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了手走
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罢

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〻身上也不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〻一
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个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
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絶將來之患說著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
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个孽障必定苦〻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打死他
豈不是有意絶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
裡得个倚靠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
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
破竟無一点好処不覺失声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兒來忽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
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迎春姊妹早已出
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聽了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
滚了下來正沒開交処忽聽了環來說老太〻來了一句話未了只听窓外顫巍〻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
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
身陪笑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
厲声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个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

話不像他說下官們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
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
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淚珠滾下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
都是作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冷笑幾聲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
我猜着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馬
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
他他將來長大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
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
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求認罪賈
母一面說話一面記掛寶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个不了
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道糊塗
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麼个樣兒還要攙着走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的春凳抬出來呢
眾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屋裡
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着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

因叫着賈珠兒早死了再有珠兒活着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
叫我靠那一个數落一塲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之含
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个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裏做什麽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才算不成賈政听說方退了出來
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也都在這里襲人滿心委曲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
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茗烟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麽
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个信兒茗烟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听見了忙打听原故却是爲
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麽得知道的茗烟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
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姐姐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听見老
爺的人說襲人听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
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
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扶侍細問要知端底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劝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
寶玉歎氣說道不过為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坏了那里襲人听說便輕輕的
伸手去將中衣褪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襲人
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寬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
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没動筋骨倘或打出个殘疾来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
着听了环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听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
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
了說畢遞與襲人又问道這会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
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便是我們看着心里也疼剛說
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听見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
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
將疼痛早已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我不过挨了幾下打他們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
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横死他們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有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

他们如此一生虽然天付东流亦无足叹息了[illegible]正想着只听

宝钗向袭人道怎么好好的动了气就打起来了袭人便把茗烟的话说了出来宝玉原来还不知道

贾环的话听见袭人说出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钗沉心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从来不这

样的你们别混猜度宝钗听说便知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话相拦袭人因心下暗想道打的这个形象疼还顾

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illegible]你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

老爷也喜欢了也不能吃这样亏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拦袭人的话难道我就不知道我哥哥素

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当日为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毕

因笑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就

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调唆一则是个本来的实话二则原不理论这些防嫌

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何曾见过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

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袭人因说出薛蟠来见宝玉拦他的话早已明白自己说话造次了恐宝钗没意思

听宝钗如此说更觉羞愧无言宝玉又听宝钗这番话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的疑心更觉比先畅快了方欲

说话时只见宝钗起身说道明日再来看你好生养着罢方才我拿了来的药交给袭人了晚上

敷上管就好了说着便走出门去袭人赶着送出院门外说姑娘倒费心了改日二爷好了亲自来谢去宝钗

嘆道有什麽謝処你只要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要什麽吃的頑的你悄悄的往我那裡取去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去雖然彼時不怎麽樣將来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来心内着实感激宝釵進来見宝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因而退出房外自己梳沐宝玉默默的淌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声那時天色将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两三个丫环伺候此時並無可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来衆人听了也都退出这里宝玉昏昏默默只見蒋玉菡走了進来訴說忠順王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来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忽忽听得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宝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来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两个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宝玉回頭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声仍旧倒下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又做什麽来了雖說太陽落了那地上餘熱未散走来倘或又受了暑怎麽好我雖然捱了打却也不覺疼痛我这个樣兒只是裝出来哄他們好在外頭布散与老爺听其实是假的你不可认真此時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無声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这些話心中雖有万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宝玉听說便長嘆一声道你放心別說这樣話我便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句話未說完

只听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林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连忙立起身说道我打后院子里去罢回来再来宝玉一把拉住说道这又奇了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林黛玉急的跺脚悄悄的说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该他们拿咱们取笑开心呢宝玉听说赶忙的放手林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刚出了后院凤姐从前头已进来了问宝玉可好些了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妈又来了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至掌灯时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汤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妇吴新登媳妇郑好时媳妇这几个有年纪常往来的听见宝玉捱了打也都进来请安袭人忙迎出来悄悄的笑道婶娘们略来迟了一步二爷睡着了说着一面带他们到那边房里坐着倒茶与他们吃那几个媳妇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袭人说道等二爷醒了你替我们说罢袭人答应了送他们出去刚要回来只见王夫人使了个老婆子来说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袭人见说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诉晴雯麝月秋纹等说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屋里我去了就来说毕同那老婆子一径出了园子来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见他来了说道你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又丢下他来了谁伏侍他呢袭人见说连忙陪笑回道二爷才睡安稳了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会伏侍二爷了太太请放心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打发他们来一时听不明白倒耽误了事王夫人道也没什么事白问问他这会子疼的怎么样袭人道宝姑娘送来的药我给二爷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稳这会子都睡沉了可见好些了王夫人又问吃了什么没有袭人道老太太给的一碗汤喝了两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汤我想着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

丙才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裏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再弄出病來那可怎麼
樣呢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該早來和我說
前兒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他胡遭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吃絮了把這個拿兩
瓶子去一碗水裏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幾瓶子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
瓶來罷多了也白遭蹋等不殼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
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上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
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蹋了襲
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著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
今日寶玉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
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只聽見說為二爺霸佔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
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在太太跟前大膽說句不知好歹的話
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
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教訓纔好要老爺再不管將來不知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
聽見了這話便點頭歎息
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裏想的一樣

若是你珠大爷在时我是怎么管他难道我如今倒不知道管儿子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经五十岁了
通共剩他一个他又长的单弱况今老太太疼的宝贝是的若管紧了他倘或再有个好歹或是老太太气坏了那时
上下不安岂不倒坏了所以就纵坏了我长长掰着嘴儿劝一阵说一阵气的骂一阵哭一阵彼时他好过后还是不相干
端的吃了亏才罢了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谁呢说着不由的滚下泪来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自己也不觉伤心
了陪着落泪又道二爷是太太养的岂不心疼就是我们作下人的伏侍一场大家落个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
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时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也怨不得他这样总
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今儿太太提到这话我还记挂着一件事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
了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内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有话只管说近来我因
听见众人背前背后都夸你我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诸人跟前和气这些小意思
所以就将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
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袭人道我也没什么别的说我只想着讨太太的示下怎么变个法儿
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
怪了不成袭人忙回道太太别多心并无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
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

叫人懸心[illegible]的事多[illegible]無心

中[illegible]有心人看見[illegible]反說[illegible]須先[illegible]二爺素日的性格兒太太是知道的他又

偏愛在我們[illegible]兒裡南偏或不防前後錯一點半點兒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illegible]心順了說的

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illegible]不知了二爺將來倘或人說[illegible]不過大家落個直過若叫人嘴裡出一個不字來我

們不用說粉身碎骨[illegible]都是平常[illegible]二爺後來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illegible]太太也[illegible]了

[illegible]不如這會子防避[illegible]太太的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起來我們想不到[illegible]想到了[illegible]

面明太太[illegible]越發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illegible]王夫人聽了這話[illegible]

[illegible]了金釧兒之事[illegible]襲人[illegible]說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周全我何

嘗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話提醒了我難為你[illegible]

[illegible]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

你了好歹留心[illegible]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illegible]

人回明香菱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命挑出嘴來果然異妙非常因心下[illegible]林黛玉[illegible]要打發人去

只是怕襲人阻[illegible]便設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借書襲人[illegible]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

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去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的作什麼去呢

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訕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作什麼？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見他進來，忙擺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叫我給姑娘送帕子來了。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道：做什麼送帕子來給我？因問道：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這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裏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帕子來，若不是領會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有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illegible]竟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
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
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至起更寶釵方回來
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調唆了人來告寶玉的今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
人是聽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竟認作是他說的
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illegible]這
日薛蟠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閑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
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
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來薛姨媽道你還裝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薛蟠道
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
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又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

不必疑惑了把小事天大了我只劝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闹少管别人的事天天一处大家胡逛你是个不防
頭的人過後没事就罢了倘若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疑惑是你幹的不用别人我就疑惑你薛
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宝钗劝他别再胡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
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乱跳賭神發誓的分辨又骂衆人誰這樣赃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才
罢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没的献勤兒拿我来作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顿一家子定要闹几
天那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两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
骂了一顿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偿了命大家乾净
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来就跑慌的薛姨妈一把抓住骂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谁去你先来打我薛蟠
急的眼似铜铃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赖我将来宝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
清净宝钗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兒罢妈急的這个樣兒你不說来劝妈你反闹的這樣别說是
妈便是旁人来劝你也為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薛蟠道你這会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
宝钗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顾前不顾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会怨我顾前不顾後你怎麽不怨宝玉
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个樣子别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给你们听那琪官我们見過十来次的他
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麽前兒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给他了难道這也是我說

急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忙說道還提起這个可不是為這个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
了人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惱為一个寶玉鬧的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來着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到
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他回去就無人敢攔他
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
過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寶
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賭
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題這裡薛姨媽氣的亂戰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日知道那孽障說話沒道
理明兒我叫他給你賠不是寶釵滿心委曲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
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了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
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道家去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
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寶釵如何答對且
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羮　黄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宝釵分明听見代玉刻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代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远
远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去过之後一起一起的散尽了
只不見鳳姐兒來心里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个花胡哨討
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才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定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的一群人向怡紅院
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鬟媳婦人等都進院
去了代玉看了不覺点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又珠淚滿面少頃只見宝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
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
紫鵑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然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个潮地上站了
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
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
雙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雙文哉一面想一
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代玉來了嘎的一声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
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

那鸚哥便長嘆一声竟大似代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這都是姑娘
素日念的難為他怎麽記了代玉便命紫鹃將架摘下来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鉤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
内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内陰陰翠潤几簟生涼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
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与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寶釵来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
来了便說道你這早晚就来作什麽寶釵道我瞧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来鬧了没有一面說
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来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家掌不住也就哭了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
了你等我处分那業障你要有个好歹我指望那一个呢薛蟠在外边听見連忙跑了过来对着寶釵左一
个揖右一个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日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未醒不知胡說
了些甚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笑了遂抬頭向地下
啐了一口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个是要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听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那里說起来的
這樣我連坐也不是了都是妹妹從来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会
听見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應該的不成当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
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和他們一處吃酒閑逛如何寶釵道這才明白过来了薛姨媽道你要

有這麼个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个人娘兒兩个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裏說眼睛裏禁不住流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夠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罷罷罷丟下這个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黄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丫環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裏母女兩个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裏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禁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个吃了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个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副湯模子都繳上

来了凤姐听说想了一想道我记得交上来了就不记得交给谁了多半在茶房里一面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
收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的送了来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原来是个小匣子里面装着四付银模子都有一尺多
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因咲向
贾母王夫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若不说出来我见了这个也不认得这是做什么
用的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便咲道姑妈那里晓得这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儿不知弄些什么面
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究竟没意思谁家常吃他那一回呈样的做了一回他今儿
怎么想起来了说着接过来递与个妇人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出十来碗来王夫
人道要这些做什么凤姐儿咲道有个原故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做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单做给他吃老
太太姑妈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势儿弄些大家吃托赖着连我也上个俊儿贾母听了咲道猴儿把你
乖的拿着官中的钱你做人说的大家咲了凤姐也忙咲道这不相干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的起便回头吩
咐妇人说给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在我的账上来领银子妇人答应着去了宝钗一旁咲道我
来了这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贾母听说便答道我的儿我如今老了那里还
巧什么当日我像凤哥儿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们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强远了你姨娘可怜见的不大
说话和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宝玉咲道若这么说不大说话的

就不疼了贾母道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说的好宝玉笑道这就是了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的一样看待若是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姊妹里头也只是凤姐姐合林妹妹可疼了贾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薛姨妈听说忙笑道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王夫人也忙笑道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宝玉勾着贾母原为赞林黛玉不想反赞起宝钗来倒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钗一笑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忽有人来请吃饭贾母方立起身来命宝玉好生养着又把丫头们嘱咐了一回方扶着凤姐儿让着薛姨妈大家出房去了因问汤好了不曾又问薛姨妈等想什么吃只管告诉我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薛姨妈笑道老太太也会怄他的时常他弄了东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凤姐儿笑道姑妈倒别这样说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一句话没说完引的贾母众人都哈哈的笑起来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袭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这张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袭人笑道你站了半日可乏了一面说一面拉他身边坐了袭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说烦他莺儿来打上几根络子宝玉笑道亏你提起来说着便仰头向窗外道宝姐姐吃过饭叫莺儿来烦他打几根络子可得闲儿宝钗听见回头笑道怎么不得闲儿一会叫他来就是了

贾母尚未听完便都止住步问宝钗宝钗说明了贾母向薛姨妈便说道好孩子你叫他来替你兄弟作几根你要使
人我那里闲着的丫头多呢你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使唤薛姨妈宝钗等都笑道只管叫他来做就是
了有什么使唤的去处他天天也是闲着淘气大家说着往前正走忽见史湘云平儿香菱等在山石边掐凤仙
花呢见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了少顷出至园外王夫人恐贾母乏了便欲让至上房内坐贾母也觉脚酸便
点头依允王夫人便命丫头忙先去铺设坐位那时赵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众婆子丫头们忙
着打帘子立靠背铺褥子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宝钗湘云坐在下面王夫
人亲捧了茶奉与贾母李宫裁捧与薛姨妈贾母向王夫人道让他们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边坐下
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上坐了便吩咐凤姐儿道老太太的饭在这里放添了东西来凤姐
答应出去便命人去贾母那边告诉那边的婆娘们忙往外传了丫头们忙都赶过来王夫人便命请
姑娘们去请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两个来了迎春身上不耐烦不吃饭那林黛玉自不消说平素十顿
饭只吃五顿众人也不着意了少顷饭至众人调放了桌子凤姐儿在手巾里拿出一把牙箸笑道老祖宗和
姨妈不用让还听我说就是了贾母笑向薛姨妈道我们就是这样薛姨妈笑着应了于是凤姐儿放了四
双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宝钗史湘云的王夫人李宫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凤姐先忙着要
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拣菜少顷荷叶汤来了贾母看过了王夫人回头见玉钏儿在旁边便命玉钏儿与宝玉

還去叫他兒道他一个人拿來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絡子你們兩个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着便命一个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个捧盒裡令他端了跟着他兩个却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个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个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个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里麝月等預備了碗箸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个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磨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變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央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拿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來不會餵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喝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餵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喝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

了你好吃饭去我也禁不住……[illegible]……玉钏儿是他这般……那世里造的孽這会子
现世现报教我那一个眼睛瞧的上一面说一面哭的哽哽咽咽宝玉道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
生罢见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气些若还这样你就又挨骂了玉钏儿道吃罢吃罢不用和我甜嘴蜜舌
的我可不信这些说着宝玉喝了两口汤宝玉故意说不好吃不吃了玉钏儿道阿弥陀佛这还不好吃什么好吃
呢宝玉道一点味儿也没有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玉钏儿果真赌气尝了一尝宝玉笑道这可好
吃了玉钏儿听说方解过意思来宝玉是哄他喝一口便说道你既说不好喝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吃
了宝玉只管央求要吃玉钏儿不给他一面又叫人来打发吃饭丫头们方进来时忽有人来回话傅二
爷家的两个嬷嬷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听说便知是通判傅试家的嬷嬷来了那傅试原是贾政的门
生历年来都赖贾家的名声得意贾政也着实看待故与别个门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
宝玉素习最厌勇男蠢妇的今日却如何又命这两个婆子进来其中原来有个缘故只因那宝玉闻得
傅试有个妹子名唤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常听人传说才貌俱全虽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不命
他们进来恐薄了秋芳因此连忙命让进来那傅试原是暴发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
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子要与豪门贵族结姻不肯轻意许人所以耽误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岁
尚未许人争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浅薄不肯求配那傅试与贾家亲密也自有一段

心事今日進來的幾个婆子偏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幾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就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裏端着湯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環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卻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眾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个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个婆子告辭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个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外相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呆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个呆子那一个也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有些呆氣大雨淋的水雞兒是的他反告訴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兩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道才只顧說話就忘了你

事不应到的颜色替我打几根络子莺儿道装什么的络子宝玉见问便笑道不管装什么的
你都打几根罢莺儿拍手笑道这还了得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闲着也
没事都替我打了罢袭人笑道那里一时都打的完如今先拣要紧的打几根罢莺儿道
什么要紧不过是扇子香坠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莺儿道汗巾子什么颜色的宝玉道
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松花色配什么颜色莺儿道松花
配桃红那再打十条都来的呢宝玉道这样才娇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
好莺儿道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花样有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
叶宝玉道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莺儿道那是攒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
样好一面说一面袭人刚拿了线来窗外婆子说姑娘们的饭都有了宝玉道你们快吃了来罢袭人
笑道有客在这里我们怎好去呢莺儿一面理线一面笑道这话打那里说起正经快吃了来罢袭人
等听说方去了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听呼唤宝玉一面看莺儿打络子一面说闲话因问他十几岁了莺儿手
里打着一面答话十六岁了宝玉道你本姓什么莺儿道姓黄宝玉笑道这个姓名倒对了果然是
个黄莺儿莺儿笑道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叫作金莺姑娘嫌拗口就单叫莺儿如今
就叫开了宝玉道宝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儿宝姐姐出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莺儿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

常卿寶玉笑說明兒不知那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个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几
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嬌憨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寶
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里好姐姐細細的告訴我鶯兒笑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寶玉笑
道這个自然的正說着只听外頭說怎麽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
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麽呢一面向他手里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麽趣兒倒不如打个
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麽顏色才好
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的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過暗等我想个法兒把那金
線拿了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寶玉听說喜之不尽一叠連声便叫襲人來
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才剛太太打發人給我送了兩
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的還不
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了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笑道從來沒有的事
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
的呢襲人听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
不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的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

鶯兒打結子此時宝釵等被薛嬸遣人請出去了這里宝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
了兩个丫環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來散散心太太着
實記掛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請太太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个
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那菓子拿一半送林姑娘送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
內說話宝玉忙叫快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絳芸軒 悟梨香院識分定情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親隨小厮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会人待客诸樣的事你老爷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几个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门那小厮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嬷嬷襲人等來將此話說与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礼服賀吊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閑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机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个清淨潔白的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灵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别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多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且說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他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道這几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麽忽然這麽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个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

是太太屋裡的丫頭如今太太屋裡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两艮子的分例下剩的多是一个月几百錢
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
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勾了苦事情又摊不着丫頭个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要想這个
巧宗兒也罢了他們几家的錢容易也花不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竪我
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个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
间薛姨媽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
玉釧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準了那个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
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夠使的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鳳姐道論理太太
說的也是但這原是旧例別人屋里還有兩个呢太太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兩艮子也有限王夫人
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這个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罢他姐姐伏侍
了我一場沒了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了雙分子也不為過余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道
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
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
問的奇怪忙道怎麼不按數給呢王夫人道前日我恍惚听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吊錢什麼原故鳳姐道

從四年他們外頭商量的姨娘們每位兩个丫頭分例減半每人各五百錢每位兩个丫頭所以短了一
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樂得給他們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个事我不過接手兒怎麼
來怎麼去由不得我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是他們說只有這个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
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先時在外頭關那个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
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幾个一兩的鳳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這
就是了你寶兄弟也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屋裡的人鳳姐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
不過給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兄弟的人
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个人給老太太這還可以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
上一个纔公道就是晴雯麝月七个大丫頭每月每人各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頭每月各五百還是
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你們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
的只聽他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姨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道說的何常錯只是
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兒道明日挑一个好
丫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
人以後凡是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匀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

凤姐一一答应了，咲推薛姨妈道："姨妈所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日果然应了。"薛姨妈道："早
就该如此。模样儿不用说，只是他那行事儿的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实在难得。"王夫人含泪道："你们那里知道
袭人那孩子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伏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凤姐道："既这么样，就
开了脸，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一则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
个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的劝了。如今且浑着，再过
二三年再说。"说毕半日，凤姐见无话，便转身出来，刚至廊檐下，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他回事呢，
见他出来，都笑道："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说了这半日，可是要热着了。"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
子笑道："这里过堂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诉众人道："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头
里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已后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
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做娘的春梦了！明日一裹脑子扣的日子
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想是奴几，也配使两三个丫头。"一面骂，一面方走了，自去挑
人回贾母话去，不在话下。却说王夫人等这里吃毕西瓜，又说了一回闲话，各自散去。宝钗与黛玉等回至园中，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说
还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意欲寻宝玉去谈讲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鸦
雀无闻，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宝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玉

在床上睡覺襲人坐在身傍手里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拂塵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咲道你也過
於小心了這个屋里那里還有蒼蝇蚊子還拿蝇刷子赶什庅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
起身悄悄的道姑娘來了我到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虽然沒有蒼蝇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里
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的這屋子後頭近水又都是香花兒
這屋子里頭又香這種虫子多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一面說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針線原來是
个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哟好鮮亮活計這是
誰的也值的費這庅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道這庅大了還帶這个襲人道他原不肯帶所以
特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多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里揔盖不嚴些兒也
就好了你說這一个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寶釵道也虧你奈煩襲人
道今日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便走了寶釵
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个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实在可愛由不的拿
起針來替他做起來不想代玉因遇見湘云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淨悄悄的湘云
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代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紗窓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
子隨便睡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蝇刷子代玉見了這个景况連忙把身子一藏

半句又掩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儿叫湘云、湘云見他这般、只當有什么新闻忙也來看、也要笑、忽然想
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代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我想起袭人
来他说午间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找他去罢代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声只得随他走了
这里宝钗刚做了兩个花瓣兒忽見宝玉在夢里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
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忽見袭人走進来笑道还没有醒呢宝钗摇頭袭人又道
我才碰見林姑娘同史大姑娘他们可曾進来宝钗道没見他们進来因向袭人笑道他们没告诉你什么
袭人道不過是那些頑话有什么正经説的宝钗道今日他们说的可不是頑话我正要告诉你呢
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话未完只見凤姐兒打發人来叫袭人宝钗笑道就是那话兒了袭人只得叫起
兩个丫頭來同宝钗出怡红院自往凤姐這裡来果然是告诉他这话又叫他給王夫人叩頭且不必見
賈母倒把袭人不好意思的見过王夫人急忙回来宝玉已醒了问起缘故袭人且含糊答
应至夜间人静袭人方告诉了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遍
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又说在这里没着落終久算什么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话说来唬我從今
以後我可看谁敢来叫你去袭人听了便笑道你到别这么说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
連你也不必告诉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就去了叫别人听見说我不好你

去了你們沒意思襲人笑道你倒底沒意思的難道做下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个死呢人活百
歲橫豎要死這口氣沒了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罷罷不用說這些話
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
笑着用話截開只揀寶玉那素日喜歡的說些春風秋月粉淡脂濃然後又說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
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个鬚眉濁
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
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
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
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將了他念兩句書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
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涌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
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也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見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
果有造化該死於此時的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
送到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他說出這
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膩煩了

便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兩遍犹不惬怀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内有小旦龄官最是唱
的好因而悉出角门来找時只見寶官玉官多在院内見宝玉来了都笑嘻嘻让坐宝玉因问龄官在那里众
人说他在房里呢宝玉忙至他房内只見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見他進来動也不動宝玉素習與別的女
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龄官也和别人一樣因進前来身傍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龄官
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道嗓子啞了前日娘娘傳進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
一細看元来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画薔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光景况從来未經過这種被人厭棄自己
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宝玉便說了出来宝官等一等薔二爺来
了叫他唱必唱的宝玉听了心下納悶因问薔哥兒那里去了寶官說才出去了一定還是龄官要什么
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以为奇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来了手里提着雀兒籠子上面扎着个小戲
台並一个雀兒興頭頭往里来找龄官見了宝玉只得站住宝玉问他什么雀兒会銜旗串戲台賈
薔道是个玉頂金豆宝玉道多少钱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说着让宝玉坐下自己往龄官房里来
宝玉此时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且要看他和龄官是怎么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起来瞧这个頑意兒
龄官起身问是什么賈薔道買了个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悶的没个開心我先頑了你看說着拿
些穀子哄的那个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乱串衔鬼臉旗幟众女孩子都道有趣独龄官冷笑了兩声

賭氣睡着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
勞什子還不算你這会子又弄个雀兒來也偏生幹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
聽了不覺慌起來連忙賭誓又道我那裡想的到這裡罷罷放了生免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雀兒放了一頓把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个勞什子也忍得今日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
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个來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賈薔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日再瞧誰知今日又吐
了這会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去齡官又叫站住這会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
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才領会過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
都在齡官身上竟不曾理会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
代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道我昨日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
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人
的眼泪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有些瘋了寶玉
默默不對代玉總里着了魔便知是那里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道我纔在舊姆娘前聽說明日
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
我也沒去這会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罷這麼怪熱的又要穿衣裳我不去姨媽

也不恼袭人道这是什么话他比不得大老爷这里又住得近又是亲戚不去岂不叫他思量你怕热只清
早起到那里磕个头吃中茶来岂不好看宝玉未曾答言代玉笑道你看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该去
走走宝玉不解忙问怎么赶蚊子袭人便将昨日睡觉无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话说了宝玉听
了忙说不该怎么睡着了就亵渎了他明日必去正说着忽见湘云穿的齐齐整整的走来说家里
打发人来接他宝玉代玉听说忙站起来让坐湘云也不坐宝林二人只得送他至前面湘云只是眼
泪汪汪的见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时宝钗赶来愈觉缱绻难舍还是宝钗心内明
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们待他家去又恐他受气因此倒催他走众人送至二门前宝玉
还往外送到是湘云拦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嘱附道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
常提着些打发人接我去宝玉连连的答应了看着他上车去了大家方进来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却說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從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回園來，剛換了衣裳，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副花箋送與寶玉。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臥，時漏已三轉，猶徘徊於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痌瘝惠愛之深哉！今因伏几憑床處默之時，因思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於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於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宴集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餘脂粉。若蒙掃雪而來，娣則掃花以俟。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着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

哥儿请安在后门口等着呢叫我送来的宝玉打开看时上面写道

不肖男芸儿恭请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男思自蒙天恩认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买办花草

上托大人鸿福竟认得许多花儿匠并认得许多名园因前日觅得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

只弄得两盆大人若视男是亲男一般便留下赏玩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姑娘们不便故不敢面

见奉书恭启并叩台安 男 芸儿跪书

宝玉看了笑问道独他来了还有什么人婆子道还有两盆花儿宝玉道你出去说我知道了难为他想着

你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说着同翠墨往秋爽斋来只见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众

人见他进来都笑道又来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

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的代玉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上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谁敢呢宝玉道这是

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只管说出来大家评章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

句话儿宝钗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

坛前日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想我又不会做诗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就忘了没有说得既是三妹

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友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

样改了才不俗李纨道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累贅這里梧桐芭蕉盡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眾人多道別致有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眾人不解代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隻鹿了快做了鹿脯來眾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又使巧話來罵人你別忙我已替你想了个極當的美号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代玉低了頭方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問是什么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笑道這个封号極好宝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个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很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号絳洞花主就好宝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么探春道你的号多的很又起什么我們愛叫你什么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宝釵道還得我送你个号罷有最俗的一个号却與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宝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个号做什么探春道雖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个人去

我们三个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既有了号还只管这样称呼不如没有了已后错了也要立个罚约才好李纨
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做社我虽不能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客我做
个东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还要推我做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
就请菱洲藕榭二位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做若遇见容易些的
题目我们也随便做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是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骥了迎春惜春
本性懒于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极探春等也知此意见他二人悦服也
不好强只得依了因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管起我来了
宝玉道既这样咱们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议了等我再请宝钗道也要议定
几日一会才好探春道若只管会的多了又没趣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宝钗点
头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拟定日期风雨无阻除这两日外倘有高兴的他情愿加一社或请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岂不活泼有趣众人都道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系我起
的意须得先做个东道主人方不负我这兴李纨道既这样说明日你就先开一社探春道
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题菱洲限韵藕榭监场迎春道依我说也不必随
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李纨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到

好最見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先到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
了才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等見了才做如今也沒有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
限韵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却是一首七言律遞與眾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
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
道就是門字韵十三元了頭一個韵定要這門字說着又要了韵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
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
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和丫環們嘲
笑迎春又命丫環點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
成便要罰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道蘅蕪君你可有了寶
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
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了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
就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
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
却善看又最公道你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消魂芳心一点娇无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莫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称赏一回又看宝钗的道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
艳愁多焉得玉无痕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李纨道到底是蘅芜君说着又看宝玉的道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晓风不散愁千点宿
雨还添泪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终要推宝钗这首诗有身分因又催代玉代玉道你们多有了
说着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李纨等看他写的道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说从何处想来又看下面道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众人看了多道这首为上李纨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探春道这评
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这评的最
公又笑道只是蘅潇二首还要斟酌李纨道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宝玉听说只得罢了李
纨道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只管另
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
底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个海
棠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说毕大家又商议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
的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处去的且说袭人因见宝玉看了字帖儿便慌忙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后来
又见后门上婆子送了两盆白海棠花来袭人问是那里来的婆子们便将宝玉前一番缘故说了袭人听说
便命他们摆好让他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秤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递与那
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吃罢那婆子们站起来眉开眼笑千恩万谢
的不肯受见袭人执意不收方领了袭人又道后门上外头可有该班的小子们婆子们忙应道
天天有四个原预备里头差使的姑娘们有什么差使我们吩咐去袭人笑道我有什么差使今日
宝二爷要打发人到小侯爷家与史大姑娘送东西去可巧你们来了顺便出去叫后门上的小子们

便叔串來，回來你就往這里拿來，不用叫他們又往前頭混碰去。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湘云送去，却見槅子上碟槽空着。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个纏絲白瑪瑙碟子那里去了？眾人見問，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了，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也多，巴巴的拿這个去。晴雯道：我何嘗不也這樣說，他說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槅子上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因見園裡桂花開了，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得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了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薄。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个臉兒。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个。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眾

人太太瞧上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太太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我里也得却不像这个彩头晴雯笑道呸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里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给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秋纹忙问道给这屋里谁的我因前日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诉你难道你这会子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也不管别的事众人听了都笑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了袭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儿就拿我取笑打趣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秋纹笑道原来是姐姐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罢袭人笑道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麝月道那瓶也该得空儿收来了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的别人还可以赵姨奶奶那些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太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收来是正经晴雯听说便掷下针线道这话倒是等我取去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儿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麝月笑道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日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一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说着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袭人打

且看隨東西叫過本處一个宋老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給史
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个小摺絲
盒子來先揭開一个裡面裝的是紅菱和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開那一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
道這都是今年偺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叫送來給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
姑娘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前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二
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
娘那里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是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媽媽聽了
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媽去了不在話下
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給史湘雲送
東西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
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是個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
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
接他去正說着宋媽媽已經回來回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
們起什麼詩社呢史大姑娘說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

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今見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罢了回来闷闷的次日一早便又往
賈母處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湘云才来了宝玉才放了心見面时就把始終原由告訴他又要與
他诗看李纨等因说道且别給他看先说給他韵脚他後来的先罚他和了诗若好便请入社若不好
还要罚他一个東道再说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
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見他这般有趣越發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呢遂忙告訴
他韵湘云一心兴頭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筆録出先笑说道我
却依韵和了两首好歹我却不如不过應命而已说着遞与众人众人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
不能了你到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的说着看時只見那两首詩寫道
白海棠和韻
神仙昨日降都门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関倩女亦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
雨漬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
蘅芷階通蘿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难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烛滴干風里淚晶
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虚廊夜色昏
众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说这个不枉做了海棠诗真该起这海棠社了湘云道明日
先罚我个東道就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众人道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诗与他评論了一回至晚宝釵

將湘云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云灯下计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説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説道
既開社便要做東雖是个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
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个月統共那几吊錢你还不彀盤纏呢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嬸娘听
見了越發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東也不彀何况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和这裡要呢一
席話提醒了湘云到躊躕起来宝釵道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們当鋪裡有个伙計他們地裡出的
好肥螃蟹前日送了几斤来現在这里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
姨娘还説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还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只普通
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做不得呢我和我哥哥説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蟹来再往鋪子裡取上
几壇好酒来再備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云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周到宝釵又笑
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們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
叫他們辦去湘云忙笑道好姐姐你这樣説到是多心待我了我凭他怎麼糊塗連个好歹也不知還成个人了
我若不把姐姐当親姐姐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尽情告訴你了宝釵听説便喚一个婆子来出去和
大爺説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簍来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来賞桂花你説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日已
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説明回来無話宝釵又向湘云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裡

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於你我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云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這麼想着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做過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也新鮮又大方湘云笑道這很好只是不知用什麼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寶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得上我又有了一個湘云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好不好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云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云看了一遍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就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便全了又說道既這樣索性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云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

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也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
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便越要親近他
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夢菊影二首續在第十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妙
景妙事都有了湘云依言將題目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韵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韵所縛
咱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韵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此而難人湘云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更進一
層但只是咱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錄出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墻上他
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
着又作罰他就完了湘云道這話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才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云二人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云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賈母果然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說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棵桂花開的又好河裡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看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着引了一群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迴廊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暨上眾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老祖宗只管放心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

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个上面設着杯箸酒具一个上面設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个丫頭搧風爐煮茶這邊另有幾个丫頭也搧風爐燙酒呢賈母喜的忙問這茶想的周到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云笑道這是寶姐姐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說着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时家裡也有這麼一个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

时也只怕他们姊妹们这么大年纪姊妹们天天顽去，那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
救了上来，到底那木钉把头碰破了，如今鬓角上那指头顶大一块窝儿就是那残破的，众人多怕
经了水又冒了风，都说活不得了，谁知竟好了。凤姐不等人说先笑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
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
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贾母笑道：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
取笑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姐道：回来吃螃蟹怕积了冷在心里，讨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一高兴多吃两个
就无妨了。贾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笑笑觉的开心，不许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为喜
欢他，才惯的他这样，还这样说，他明日越发无礼了。贾母笑道：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
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是了，没的到叫他神佛似的做什么。说着
一齐进入亭子，献过茶，凤姐忙着搭桌子要杯箸。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代玉、宝玉；东边一桌
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二
桌上伺候。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
在贾母跟前剥螃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剥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
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了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

来预备洗手湘云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来让人又出至外头命人盛两盘子与赵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凤姐走来道你不惯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云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讓鴛鴦琥珀彩云彩霞平兒等去坐鴛鴦因向凤姐笑道二奶奶在這里伺候我可吃去了凤姐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云仍入了席凤姐合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凤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时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来了鴛鴦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做什庅讓我們也受用一会子凤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坏了我替你當差到不領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鍾酒来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邊凤姐一揚脖子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子黄子送来凤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去了鴛鴦笑道好没臉吃我們的東西凤姐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啐道這也是做奶奶的說出来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着趕来就要抹凤姐央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还饒他你們看看他没有吃兩个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算不會攬酸了平兒手里正掰了个满黄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抹来口内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凤姐臉上凤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嗳呀一声众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凤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

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过来替他擦了来自去端水妃咲道阿弥陀佛这是報應賈母那边听見
一叠连声问什庅这庅樂告诉我们也咲咲妃咲忙回道二奶奶来搶螃蟹吃平兒恼了抹了他主子一臉
的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咲起来賈母道你们看他可怜見的把那小腿
子臍子給他点子吃就是了妃咲等咲着答應了高声说道这满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
姐洗了臉走过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下来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
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一回王夫人因向賈母说道这里风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
还是回房去歇歇罷若高興明日再来頑賈母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们的
興既这庅说咱们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云别讓你宝哥哥林姐姐多吃了湘云答應又囑咐宝
釵湘云二人說你两个也别多吃那东西虽好吃不是什庅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答應着送出园外
仍旧回来命將残席收什了另擺宝玉道也不用擺咱们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
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这话極是湘云道虽这庅说还有
别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热螃蟹来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画鸎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
鋪下兩条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来湘云便取了詩題
用针綰在墙上衆人看了都说新奇只怕做不出来湘云又把不限韵的緣故说了一番宝玉道这纔

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代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搬了一个繡墩倚欄坐自拿着釣竿釣
魚宝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云
出一会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
迎春独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宝玉又看了一回代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边說笑两
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喝两口酒襲人又剥了一壳肉給他吃代玉放下釣竿走至坐间
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来揀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环看見知他要吃酒忙着走上来要斟代玉道你们只
管吃去讓我自斟这才有趣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黄酒因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
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宝玉忙接道有焼酒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盪一壺来代玉也只吃了
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过来另拿了一只杯来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个憶菊勾了底
下又贅一个蘅字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个我已经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罢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
你就忙的这樣代玉也不說话接过筆来把第八个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夢也勾了也贅上
一个瀟字宝玉也拿起筆来把第二个訪菊勾了也贅上一个怡字探春走来看着道竟没人做
簪菊讓我做又指着宝玉道纔宣过總不許带出閨閣字樣来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云
走来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連兩个勾了贅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个号湘云道我们家

如今虽有凡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宝釵笑道方纔老太々說你們家裏也有這个水亭叫
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沒了你到底是旧主人眾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云動手便代將
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々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
箋過來一併謄録出來某人做的底下贅明某人的号李紈等從頭看起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旧圃秋無迹瘦月清霜夢有知念々心隨歸雁遠寥々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為黄花病慰語重陽会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边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々冷吟不盡興悠々黄花若解憐诗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々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絶塵埃

対菊　　枕霞舊友

别圃移来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篱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
看来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对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点綴幽隔坐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对一枝秋霜清紙帳来新夢圃冷
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
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画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点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濃神会風前
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
寞雁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篱栽日、忙，折来休认镜中妆，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旧友

秋光叠、复重、，潜度偷移三径中，窗隔疏灯描远近，篱筛破月锁玲珑，寒芳留照魂应驻，霜印传神梦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凭谁醉眼认朦胧

菊梦　　潇湘妃子

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睡去依、随雁影，惊回故、恼蛩鸣，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残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渐倾欹，宴赏才过小雪时，蒂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半床落月蛩声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

众人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绝，李纨笑道：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

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听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代玉道我那一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代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是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的沉音秋無迹夢有知把一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霜巾香染也就把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誰偕隱為底遲真個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離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兒閒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桌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作呢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眾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姜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卻無腸臍間積冷饒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貶

人家代玉听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来一揮已有了一首众人看道鉄甲長戈死未忘堆
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双〻満殼凸紅脂塊〻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
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宝玉看了正要喝彩代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道我做的不及你的你
那个詩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宝钗接着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
出来取笑兒罢說着也寫出来大家看是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
經緯皮里春秋空黑黄看到這里众人不禁叫絕宝玉道罵的痛快我的诗也該燒了再看底下道
酒未敵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姜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众人道是食螃蟹
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
来不知做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癡情子實意覓蹤跡

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都说你奶奶做什么呢怎么不来了平儿笑道他那里得空儿来因为说没好生吃得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叫我要几个拿了家去吃湘云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极大的平儿道多拿几个团脐的众人又拉平儿坐平儿不肯李纨一把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因拉他在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纨道偏不许你去显见得你只知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说着又命嬷嬷们先送了盒子去就说我留下平儿了那婆子一时拿着盒子回来说二奶奶说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要嘴吃这盒子里是方才舅太太送来的菱粉糕和鸡油卷儿给奶奶姑娘们吃的又向平儿道说使唤你来你就贪住嘴不去了叫你少喝一锺儿罢平儿道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说着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纨揽着他笑道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平儿一面和宝钗湘云等吃喝一面回头笑道奶奶别只摸得我怪痒痒的李氏道嗳哟这硬的是什么平儿道是钥匙李氏道什么钥匙要紧梯己东西怕人偷了去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笑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他有个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了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

總歸起也要走，歸起做什麼，平兒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自取笑兒了，寶釵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自不知叫人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說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里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面老實，心里有數兒，太太是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的一應大小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不是這個丫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來，偕四個丫頭，死的死去的去，如今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不是有兩個人，你們看我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著不覺滴下淚來，眾人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去，眾丫頭婆子打掃亭子，收拾盃盤，襲人和

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屋裡坐〻再喝一碗茶平兒說不喝茶了再來罷說着便要出去襲人又
叫住問道这个月的月錢連老太〻太〻還沒放是為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見方
近無人才悄〻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这是為什麼唬得你这樣平兒悄〻告訴他
道这个月的月錢我们奶〻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因為是你我才告
訴你可不許告訴一个人去襲人道他難道还短錢使还沒个足厭何苦还操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这几年
只拿着这一項銀子翻出有几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放出去只他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
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錢你们主子奴才賺利錢哄得我们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
你難道还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们那一个平兒道你若有要緊事用
錢使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夠
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來家內只見鳳姐不在房里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劉姥
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个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兒
倭瓜並些野菜眾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劉姥〻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
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〻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莊家忙好容易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
蔬也豐盛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〻姑娘们嚐〻姑娘们天〻山珍海味的

也吃腻了吃个野意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平儿忙道多谢费心又让坐自己也坐了又让张婶子周
大娘坐又命小丫头子倒茶去周瑞家的和张材家的因笑道姑娘脸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儿都红了平儿道
可不是我原不喝的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灌不得喝了两钟脸就红了张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吃又没
人让我明日再有人请姑娘可带了我去罢说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两三个
这么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要是上上下下多吃只怕还不够平儿道那里够不过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
些散众的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刘姥姥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
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平儿因问想是
见过奶奶了刘姥姥道见过了叫我们等着呢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气说天好早晚了我们也去罢别出不去城
才是饥荒呢周瑞家的道这话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说着一径去了半日方来笑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
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平儿问怎么样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诉二奶奶刘姥姥要
家去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那些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这可不是投上
二奶奶的缘了这也罢了偏老太太又听见了问刘姥姥是谁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说我正想个积古的
老人家说话儿请了来我见一见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缘分了说着催刘姥姥下来快去刘姥姥道我这
生像儿怎好见的好嫂子你就说我去了罢平儿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

比不得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懷我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起來有兩个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今日你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曬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要是不交了來奶奶也不要了就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着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姥姥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个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鬟在那里搥腿鳳姐站在底下正說笑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也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讓坐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姥姥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

多大年紀了眼也花了耳也聾了心中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
我都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困了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們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
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呢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个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
我才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裏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
像你們地裏的好吃劉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个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
既認着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裏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嘗嘗帶些家去也
算看親戚一趟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裏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
那裏的新聞故事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他是鄉屯裏的人老實那里擱
得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去抓果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與他叫小么
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賈母一發得了趣味正
說着鳳姐便命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几樣命人送過去給劉姥姥吃鳳姐
知道合了賈母的意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
常的衣服給劉姥姥換上那劉姥姥那裏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來
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

聽那刘姥姥雖是个村野人却生来也有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件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們多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来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个坐着的空兒天〻都是在那地頭子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〻怪〻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〻連〻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沒出屋门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是有人偷柴来了我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燒火去也是有的刘姥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来奇怪老壽星當是个什麼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歲極標緻的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說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〻賈母等听了忙問怎麼了丫頭們回說南院馬棚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内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来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〻請進去罷賈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众人進来寶玉且忙着問刘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来呢賈母道多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問呢別說這个了再說別的罷寶玉听說心内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說道我們庄子上東邊有个老奶〻子今年九

嗒

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个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个兒子他這兒子也只一个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纔十三四歲長的雪團兒似的一般聰明伶俐的了不得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咱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个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个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小姐長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嘆息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redacted]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

人也没了庙也破了那像便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规矩这样人虽是不死的刘姥姥道阿弥
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儿说我们还当他成了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闲逛我才说这抽柴
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议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庙呢宝玉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庙罪过不小刘姥姥
道幸亏哥儿告诉我我明日回去告诉他们就是了宝玉道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
喜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日做一个疏头替你化些布施你就做个香头攒了钱把这庙修盖再装
潢了泥像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岂不好刘姥姥道若这样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钱使了宝玉又
问他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顺口胡诌了出来宝玉信以为真回至房中盘算了一夜次日
一早便出来给了茗烟几百钱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来再作主意那茗烟去后宝玉
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见茗烟兴兴头头的回来宝玉忙问可有庙了茗烟笑道爷听的不明白叫我好
找那地名座落不似爷说的一样所以找了一日找到东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一个破庙宝玉听说喜的眉开眼笑忙说道
刘姥姥有年纪的人一时错记了也是有的你且说你见的茗烟道那庙门却倒也朝南开也是稀破
我找的正没好气一见这个我说可好了连忙进去一看泥胎唬的我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笑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气茗烟拍手道那里是什么
女孩儿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宝玉听了啐了一口骂道真是一个无用的杀材这点子事也干不来
茗烟道二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或者听了谁的混话信真了把这没头脑的事派我去碰头怎么

应對說我沒用（晚）宝玉（見他這樣）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看）你也煩了陰隲（呢）我必重重（的）謝你（在）說着

（推到他們）（要是他們嫌我的呢句無既了要是還有的）

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屋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要知端詳（何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眾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很是忙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很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夠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着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子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慌慌張張鬼趕着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姥姥也上去瞧瞧劉姥姥聽說巴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着

人家各自家園子們也不的惜下來
們偶罵娘們到翻作達撑出去要命未正亂自要排只見賈母帶着一層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來笑道老太々高
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才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盛
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於鬢上因回頭看見劉姥々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
姥々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了不得劉姥々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
今兒這樣体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姥々笑道我雖老了年
輕時也風流愛个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才好說笑之間已到沁芳亭上丫環們抱个大錦褥子來鋪在
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劉姥々也坐在傍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々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
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到畫兒上去逛々想着那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里有這个
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々
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々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
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个好模樣還有這个能幹別是个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然領着劉姥々都見識々先
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劉姥々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自己卻赿土地琥
珀拉着他說道姥々你上來走仔細蒼苔滑了劉姥々道不相干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綉鞋別
沾髒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踩滑了咕咚一跤跌倒眾人都拍手呵々的大笑起來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

不挽起來只站着嘆說話時劉姥〻已爬〻起來自己也嘆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向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們搥〻

劉姥〻道那里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黛玉親

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到了黛玉聽說便命了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

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〻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〻的書劉姥〻道這必是那位哥兒的

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〻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里像个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

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眾丫頭們答說在池子里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才開樓拿高

几我想着老太〻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〻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

今兒老太〻高興這麼早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〻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的顏色

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个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院子里頭又沒有个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

上反倒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

見大板箱里還有好些匹銀紅蟬翼紗也有各色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

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棉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〻都說你沒有不經

過不見過的連這个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〻呢老

太〻何不教導了他我們也聽〻鳳姐兒也笑道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那个紗比你們的年紀

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字叫作軟烟羅鳳姐兒道這
个名色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從沒聽見過這个名兒賈母笑道你能彀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來了那个軟
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
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
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過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
不是這个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拿這个作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几疋來拿銀紅的替
他糊窗子鳳姐答應着眾人都看了稱讚不已劉姥姥也覷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做衣裳也不能
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了出來向賈
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个鳳姐兒道這个薄
片子還說是上用內造呢竟連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
疋做一个帳子我掛下剩的添上裏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忙答應了仍令
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劉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
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那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个梯子我想並不上房曬東西預備這梯子
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收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

越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
說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
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
太要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聽說
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咱
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個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了個女篾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
兒卻知是說的是劉姥姥便笑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
又不是個小孩子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着
丫頭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敁敪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
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着眾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拉了
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姥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
吃過飯來的不吃了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個人一桌劉姥姥傍着
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頭在旁邊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
麈尾來拂着丫鬟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向劉姥姥說道別忘了劉姥姥道

根教心刘姥姥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儿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
筷子与刘姥姥〻〻見了说道这叉爬子比俺们的铁锨还沉那里犟的过他说的众人笑起来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
来站在当地一个丫头上来揭去盒盖里面盛着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
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刘〻〻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
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想上〻下〻都哈〻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代玉笑岔了气
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
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
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们换衣裳的独有凤姐儿
鸳鸯二人掌着还只管让刘姥姥〻〻〻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
攮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
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你快尝尝罢冷了就不好
吃了刘姥姥便伸快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
地下忙放下筷子要亲自去拣早有地下人拣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
都看着他笑贾母又说谁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出来了又不请客摆大筵席都是凤丫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

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合鴛鴦拿了来的听如此說忙收了去也照樣換上一双烏木鑲銀的刘姥姥道
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那个伏手鳳姐咲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来刘姥姥道這个菜裡
有毒俺们那些菜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這般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过来与他吃又
命个老嬷嬷来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夹在碗上一时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閒話這里收拾过殘桌又放了一桌刘姥姥看着李紈与
鳳姐兒對坐吃飯嘆道別的罢了我只愛你们家這行事怪道說礼出大家鳳姐兒忙咲道你可別多心不过大家取笑兒一言未了鴛鴦
也進来咲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个不是刘姥姥咲道姑娘說那里話咱们哄老太太開个心兒有什麽惱的你先嘱咐我我
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redacted]咲兒我要惱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麽不倒茶給姥姥吃刘姥姥忙道才剛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过了姑
娘也該吃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redacted]我们吃罢省[redacted]回来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畢刘姥姥咲道我
看你们這些人都只吃這一点兒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们道
都还没散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redacted]他们吃鴛鴦道他们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吃了
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们的猫婆子听了忙拣了兩樣盒子送去鴛鴦道素云那去了李紈道他们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
作什麽鴛鴦道這就罢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
婆子们回来吃酒的攢盒可装上了婆子道想必还得一会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们答應了鳳姐兒等来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们正說咲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间屋子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

名人法帖并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邊設有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着滿滿的水晶球的白菊花
西墻上當中掛有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有一幅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迹其聯云　烟霞閑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有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有一個大官窯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有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
掛有小鎚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給他說頑罷
吃不得的東邊便設有臥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綉花卉草虫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
罵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眾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
一回因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里臨
街到近王夫人笑回道街上的那里聽得見這是咱們那十來個女孩子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是他們演習何不叫他們
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咱們也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
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回來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的近眾人都說那里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咱
們寶玉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着怕臟了屋子咱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會子船喝酒去罷說着大家起身便走
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太太們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卻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
來喝醉了咱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眾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
隻棠木舫撐來眾人扶了賈母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

撑船贾母在艙内道这不是顽的虽不是河裡也好深的你快给我進来凤姐兒笑道怕什麽老祖宗只管放心说着便一篙点開到了
池当中船小人多凤姐只觉乱晃忙把篙子遞與驾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隻随後跟来其餘老嬷嬷散众丫鬟俱沿
河随行宝玉道这些破荷葉可恨怎麽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釵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饒了这园子闲了一天天逛那裡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
夫呢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詩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咱们就别叫
拔去了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残菱更助秋興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廈旷朗便問
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觉異香扑鼻那些奇草
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
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書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
实了你没有陈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没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裡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
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兒不送些玩器来给你妹妹这樣小器王夫人凤姐兒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
送过来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頭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个
親戚看着不像二则年轻的姑娘们屋裡这樣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發该住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书上戏
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緻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兒有现成的东西為什麽
不摆呢若很爱素净少摆几樣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这个闲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學着收

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两件梯
己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经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鸳鸯来亲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
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拿来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
鸳鸯答应笑道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日再拿去也罢了贾母道明日后
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说着坐了一会方出来一迳来至缀锦阁下文官等上来请过安因问演习何曲贾母道只
拣你们生的演习几套罢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整齐上面
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裀蓉簟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
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一个上面放着一分炉瓶一分攒盒[illegible]
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下边是王夫人西边便是
史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是迎春探春惜春挨次排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
纱橱之外攒盒式样亦如几式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大家坐定贾母先笑道咱们先吃两杯今日也行
一令才有意思薛姨妈笑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如何会呢安心要我们醉了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贾母笑
道姨太太今儿也过谦起来想是厌我老了薛姨妈笑道不是谦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话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说不上来只多吃一杯
酒醉了睡觉去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薛姨妈点头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贾母笑道这个自然

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聽了這話都說很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著的理回頭命小丫頭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著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了聲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　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

鸯道：右边是个大五长。薛姨妈道：十月梅花岭上香。鸳鸯道：当中二五是杂七。薛
姨妈道：织女牛郎会七夕。鸳鸯道：凑成二郎游五岳。薛姨妈道：世人不及神仙乐。说
完大家称赏，饮了酒。鸳鸯又道：有了一副了。左边长幺两点明。湘云道：双悬日月照乾坤。
鸳鸯道：右边长幺两点明。湘云道：闲花落地听无声。鸳鸯道：中间还得幺四来。湘云道：
日边红杏倚云栽。鸳鸯道：凑成一个樱桃九熟。湘云道：御园却被鸟衔出。说完饮了
一杯。鸳鸯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长三。宝钗道：双双燕子语梁间。鸳鸯道：右边是三长。
宝钗道：水荇牵风翠带长。鸳鸯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钗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鸳
鸯道：凑成铁锁练孤舟。宝钗道：处处风波处处愁。说完饮毕。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
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鸳鸯道：
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鸳鸯道：剩了二六八点齐。黛玉
道：双瞻玉座引朝仪。鸳鸯道：凑成篮子好采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药花。说完饮
了一口。鸳鸯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带雨浓。众人道：该罚，错了韵，而且又不
像。迎春笑着饮了一口。原是凤姐和鸳鸯都要听刘姥姥的笑话，故意都命说错，
都罚了。至王夫人，鸳鸯代说了一个，便该刘姥姥。刘姥姥道：我们庄家闲了也常会几

个人弄这个但不知这么说的好听少不得我也说一说众人都笑道容易说的你只管
说不妨干鸳鸯笑道左边大四是个人刘姥姥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众人
哄堂笑了贾母笑道说的好就是这样说刘姥姥也笑道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现成
的本色众位姑娘姐姐别笑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道大火烧了毛毛虫众
人笑道这是有的还说你的本色鸳鸯笑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姥道一个萝
卜一头蒜众人又笑了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
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又大笑起来要知何如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于是吃過門杯因又逗趣笑道今兒實說罷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挨次吃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心下敁敠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别管他横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况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整刓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尋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唬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

罢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他是有年纪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刘老老
道阿弥陀佛我还是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鸳鸯无法只得
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老老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不要呛了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凤姐
笑道老老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刘老老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
夹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老老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
刘老老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
不哄你刘老老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
内刘老老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子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
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鏇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
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香油一收外加糟
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老老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
得十来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子凤姐儿笑道还是不足兴
再吃一杯罢刘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亏他怎么做来鸳鸯笑道酒吃完了
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刘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

我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天見他耳朵裡天天聽他嘴兒裡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忒沉斷乎不是楊木這一定是黃松做的眾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眾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姨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實有趣說着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杯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姥姥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眾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

賈母游玩賈母因又帶著劉老〻散悶遂攜了劉老〻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与他這是什麼樹這是
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〻一〻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
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眾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〻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
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鴰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眾人聽了又都笑將起
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裡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了
頭們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个小捧盒揭開看時每个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
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穰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
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油膩〻的誰吃這个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
各色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个捲子只嘗了一嘗剩的半个遞
與了丫頭了劉老〻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裡最
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个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
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罈子你先趁熱吃這个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
劉老〻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作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
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个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回那大姐兒因抱着

共一个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着一个佛手大姐便也要丫环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柚子與了
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掄着些菓子吃又忽見這个柚子又
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〻至櫳翠庵來
妙玉忙接了進去眾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〻修理比別處越發
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沖了罪過
我們這裡坐〻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
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个成窯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〻道我不吃六
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
盞笑着遞與劉老〻說你嘗〻這个茶劉老〻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
母眾人都笑起來然後眾人都是一色的官窯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
隨他出去寶玉悄〻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
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梯己茶呢二
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撤茶吃這裡並沒你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
忙命將那成窯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為劉老〻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妙

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着𤫩瓟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寳釵那一隻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𫇳妙玉斟了一𫇳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寳玉寳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得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寳玉笑道俗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自然把這金珠玉寳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寳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塌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說的寳釵黛玉寳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寳玉細〻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贊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寳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着寳釵

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腌臢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都腌臢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著便袖著那杯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着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眾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眾丫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著隨便歪在方才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他捶著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著也歪著睡著了寶玉湘雲等看著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著樹的也有傍著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著劉老老逛眾人也都跟著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磕頭眾人笑彎

了脸刘老老道这是什么庙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
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老老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众人笑的拍
手打掌还要拿他取笑刘老老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
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与他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那刘老老因喝
了些酒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
完及出厕来酒被风吹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得眼花头晕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皆是
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舍跟
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老老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走
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一带水池只有七八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波清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
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老老便踱过石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弯子只见有个房门于是进了房
门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迎出来刘老老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说了
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老老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
画儿刘老老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
声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刘老老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

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踩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
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只見一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莫非
是他親家母因問道你也來了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你進來的又見他戴着滿
頭花便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
心中忽想起常聽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呢說畢伸手一抹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
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用手摸這鏡子原是
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
走出來忽見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
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說眾人等他不見板兒見沒了他老老急的哭
了眾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廁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眾人各處搜尋不見襲
人敁敪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打後房門進去雖然碰
頭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夠他遶一回子好
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裡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
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

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是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腌臢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說道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麽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眾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的眾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住了兩三天日子卻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在那裡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笑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裡要叫你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找我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起熱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見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了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

女姐兒要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
原故劉老〻道這也是富貴人家養的孩〻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于尊貴了也禁
不起已後姑奶〻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〻你
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〻聽說便想了一想
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〻忙〻笑道這個正好就叫
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〻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
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〻
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著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咱們有事恐怕不得閑兒你這空兒閑著把送老〻
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〻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著走越發
心裡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著也熱鬧
些也是上城一次說著只見平兒走來說老〻過這邊瞧〻劉老〻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著半炕東
西平兒一〻的拿與他瞧著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〻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作裡子這是
兩個繭綢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綢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
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

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裡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这一包是八兩銀子这
都是我们奶奶的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做个小本買賣或置幾畝地
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著又悄悄的笑道这兩件袄兒和兩條裙子还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姥姥的
的衣裳雖是旧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
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这些东西又如此謙遜忙笑道姑娘說那裡話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
子也没處去買这樣的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
是自己我才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还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乾子和豇豆扁
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这个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
心刘姥姥千恩万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这裡明兒一早打發
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点心的刘姥姥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万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
母这边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眾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
老嬷嬷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还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这樣
瞧罷眾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个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个人將王太
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階跟著賈珍到了階磯上早有兩个婆子在兩边打起簾子兩个婆

王太醫引進去又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頭都拿着蠅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厨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王君效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嬤嬤端着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涼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了笑道我說着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桌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裏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厨後出來王夫人略

坐一坐便回园去了刘老〻见无事方上来和贾母告辞贾母说闲了再来又命鸳鸯来好生打发刘老〻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刘老〻道了谢又作辞方回鸳鸯房来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这是老太〻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〻从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出两套儿送你带去或是送人或是自己家里穿罢别见笑这盒子里是你要的面果子这包子里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这是两个荷包带着顽罢说着便抽开系子掏出两个笔锭如意的锞子来与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这个留下给我罢刘老〻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佛听鸳鸯如此说便说道姑娘只管留下罢鸳鸯见他信以为真笑着仍与他装上说道哄你顽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拿了个成窑钟子来递与刘老〻这是宝二爷给你的刘老〻道这是那里说起我那一世修来的今儿这样说着便接了过来鸳鸯道前儿我叫你洗澡换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嫌弃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刘老〻又忙道谢鸳鸯果然又拿出几件来与他包好刘老〻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王夫人等去鸳鸯道不用去了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回来我替你说罢闲了再来又命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帮着老〻拿了东西送出去婆子答应了又和刘老〻到了凤姐儿那边一并拿了东西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了出去直送刘老〻上车去了

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丫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著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得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也背著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

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几个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得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著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黛玉道咱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眾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蟲就是了說著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將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倒也快眾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注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才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

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宝钗笑道画最妙若落成一面是慢慢的画他可不画去怎么就尽了呢所以昨儿瞧见那些
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没什么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动不得了惜
春道都是宝姐姐赞的他越发逞强这会子拿我也取笑儿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问你还是单画这园子呢
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惜春道原是只画这园子的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园子成个房样子了叫连
人都画上就像行乐似的才好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又不会画人物又不好驳回正为这个为难呢黛玉道人物
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纨道你又说不通的话了这个上头那里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
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两手
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携蝗大嚼图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
笑的前仰后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么倒了急忙看时原来是史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稳
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两下里错了箇向东一歪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挡住不曾落地
众人一见越发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来方渐渐止了笑宝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儿黛玉会意
便走至里间将镜袱揭起照了一照只见两鬓略松了些忙开了李纨的妆奁拿出抿子来对镜抿了两抿仍
旧收拾好了方出来指着李纨道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们来大顽大笑的李
纨笑道你们听他这刁话他领着头儿闹引着人笑了倒赖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儿得个

利害婆々再得几个千刁万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々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
咱們放他一年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听々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
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々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
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的要藏該減的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
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点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竪過來階磯
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牆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岂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
高低衣折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瘸了脚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
竟難的很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了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
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去問々那會畫的相公就容
易了寶玉听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
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声你就問他去也等着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帋
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宗山水托墨禁得皴
搜拿了畫這个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你一个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
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々要了出來也比着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照着這圖樣

删补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也得他们配去。你们也得另拢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个粉油大案，铺上毡子。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笔也不全，都得从新再弄一分儿才好。惜春道：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的笔就完了。宝钗道：你不早说。这些东西我却还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给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这个的时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儿替你开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说着，宝兄弟写。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原怕记不清白，要写了记着，听宝钗如此说，喜的提起笔来静听。宝钗说道：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珠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铅粉四匣，胭脂十帖，大赤飞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广匀胶四两，净矾四两。矾绢的胶矾在外，别管他们，只把绢交出去叫他们矾去。这些颜色，咱们淘澄飞跌着，又顽了，又使了，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再要顶细绢箩四个，粗箩二个，担笔四支，大小乳钵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碟子十个，三寸粗白碟子二十个，风炉子两个，沙锅大小四个，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只，一尺长白布口袋四条，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二斤，三屉木箱一个，实地纱一丈，生姜二两，酱半斤。黛玉忙笑道：铁锅一口，铁铲一个。宝钗道：这作什么？黛玉笑道：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啊。众人都

起上宝钗笑道颦儿你知道什么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
过一经了火是要炸的众人听说都道原来如此黛玉又看了一会单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画
个画儿又要起这些水缸箱子来想必糊涂了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探春听了笑个不住说道宝姐姐
你还不拧他的嘴你问问他编排你的话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说一面走上来
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
道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众人不知话内有因都笑道说的好可怜见的
连我们也软了饶了他罢宝钗原是和他顽的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便不好再
和他厮闹了放起他来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饶人的宝钗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
你众人爱你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过来我替你把头发拢拢黛玉果然转过身来宝钗用手
拢上去宝玉在傍看着只觉更好不觉后悔不该令他抿上鬓去也该留着此时叫他替他抿去正
自胡思只见宝钗说道写完了明儿回老太太去若家里有的就罢若没有的就拿些钱去买
了来我帮着你们配宝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至晚饭后又往贾母处来请安贾
母原没有大病不过是劳乏了兼着了些凉温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剂药疏散了一疏散至晚
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话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我嘗了一嘗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請你來不為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偺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着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着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偺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并寶玉那府裏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眾丫頭婆子

是贾母十分高兴也都高兴忙忙的各自分头去传的传请的请没顿饭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
压挤了一屋子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宝钗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
宝玉坐在贾母怀前底下满满的站了一地贾母忙命拿几张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嬷
嬷坐了贾府风俗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所以尤氏凤姐儿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
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妈妈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贾母笑着把方才一番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凑这趣
儿再也有和凤姐儿好的有情愿这样的又有畏惧凤姐儿巴不得来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所以一闻此言
都欣然应诺贾母先道我出二十两薛姨妈笑道我随着老太太也是二十两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们不敢和
老太太并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两罢了尤氏李纨也笑道我们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两罢贾母忙和李纨道
你寡妇失业的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我替你出了罢凤姐忙笑道老太太别高兴且算一算帐再揽事老太太
身上已有两分呢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两说着高兴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过后儿又说都是为凤丫
头花了钱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分子来暗里补上我还做梦呢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依你怎
么样呢凤姐笑道生日没到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钱饶不出惊动这些人实在不安不
如大嫂子这一分我替他出了罢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听了都说很是贾母
方允了凤姐又笑道我还有一句话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两分子姨妈自己

二十兩又是寶姐姐的一分子這倒也不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分也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姊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着婆婆姑娘倒向着別人這兒子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眾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分位雖低些錢卻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眾媽媽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着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小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盡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一個丫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厭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嬸子來

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算賬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了來咱們樂說着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日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日的用度都殼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咱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性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便往鳳姐房裡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算還叫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潑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是林媽尤氏便命喚了他來丫頭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丫頭們回說那府裡太太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專會記得這些沒

這會子的話都是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裡雖應着的
說還不快拿了進來如今待我去打發他們去了頭們笑着忙拿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
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
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
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
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
你搗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夠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夠了我再給你尤氏
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
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的不給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肯依你麼說着
把平兒的一分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夠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
着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作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
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
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喜歡二人計議妥
當尤氏臨走時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着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

了併要把我丢的不好还了他凤姐不在跟前一时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他两个还不敢收尤氏道你们可怜见的那里有这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收了转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园中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都打点着取乐顽耍李纨又向众姊妹道今儿是正经社日可别忘了宝玉也不来想是他只爱热闹把清雅就丢了说着便命丫头去瞧瞧作什么快请了来丫头去了半日回说花大姐姐说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众人听了都诧异说再没有出门之理这丫头糊涂不知说话又命翠墨去一时翠墨回来说可不真出门了说有个朋友死了出去探丧去了探春道断然没有的事凭他什么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你叫袭人来我问他刚说着只见袭人走来李纨等都说道今儿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头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这么高兴两府上下众人来凑热闹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袭人叹道昨儿晚上就说了今儿一早起有要紧的事到北静王府里去就赶回来的劝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儿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静王府里的要紧姬妾没了也未可知李纨等道果然如此也该去走走只是也该回来了说着大家又商议咱们只管作诗等他来罚他刚说着只见贾母已打发人来请便都往前头去了袭人回明宝玉的事贾母不乐便命人接去原来宝玉心里有件心事于头一日就分付焙茗明日一早出门备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不要别一个跟着说给李贵我往北府里去了倘或要有人找叫他拦住不用找只说北府里留下了横竖就

未免的焙茗也摸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着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着街就趲下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裏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裏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彎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裏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焙茗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作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向衣襟上拉出一個荷包來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於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裏有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庵就在這裏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庵的姑子長往咱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裏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咱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裏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

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
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庵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
仙庵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
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
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
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
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概不用便命焙茗捧着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乾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
井臺兒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旁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
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
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明極清雅
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的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來望候二爺未嘗
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磕了幾個頭才爬起來寶玉
聽他沒說完便撐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
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隨便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兒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才躲

了來的橫竪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盡到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何妨茗煙道
這便是了還有一說咱們來了還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了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
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二爺有意原不過陪著父母盡孝道二爺若
單為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
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担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為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
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趕著進城大家放心兩處全有茗煙道這更好說著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
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些茗煙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煙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手裡提緊
著些一面說著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
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
了自己找了鮮豔衣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
徑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笙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
玉來了便長嘆了一口氣咂著嘴兒說道噯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
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起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眾人真
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著又向鳳姐兒道

你又不知那里去了就是安穩的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著道這也禮御量也不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信人跟著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頭一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為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往那裡去了可吃了些什麼沒有唬著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以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著賈母又要打跟的人眾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著急發恨今見寶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飽路上著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眾人看演荆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着黛玉因看到男祭這一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几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為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說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再不吃我當真的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台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杯酒乖乖兒的在我手裡喝一口罷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

像今儿这样的不了趁着尽力灌两钟〻罢凤姐儿见推不过只得喝了两钟接着众姊妹也来凤姐也只得
每人的喝一口赖大妈〻见贾母尚这等高兴也少不得来凑趣儿领着些嬷〻们也来敬凤姐儿也难推脱只
得喝了两口鸳鸯等也来敬凤姐儿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〻们饶了我罢我明儿再喝罢鸳鸯笑道真个
的我们是没脸的了就是我们在太〻跟前太〻还赏个脸儿往常倒有些体面今儿当着这些人倒做起
主子的款儿来了我原不该来不喝我们就走说着真个回去了凤姐儿忙〻拉住笑道好姐〻我喝就是了说
着拿过酒来满〻的斟了一杯喝干鸳鸯方笑了散去然后又入席凤姐儿自觉酒沉了心里突〻的往上撞要往
家去歇〻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便和尤氏说预备赏钱我要洗〻脸去尤氏点头凤姐儿瞅人不防便出
了席往房门后檐下走来平儿留心也忙跟了来凤姐便扶着他才至穿廊下只见他屋里的一个小丫头子正
在那里站着见他两个来了回身就跑凤姐儿便疑心忙叫那丫头先只装听不见无奈后面连声儿叫也
只得回来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忙和平儿进了穿廊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把槅扇关了凤姐坐在小院子
的台阶上命那丫头子跪下喝命平儿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
了那小丫头子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哭着只管碰头求饶凤姐儿问道我又不是鬼你见了我不识规矩站住
怎么倒往前跑小丫头子哭道我原没看见奶〻来我又记挂着房里无人所以跑了凤姐儿道房里既没
人谁叫你又来的你便没看见我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越叫越跑离的又不远你聋了

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着便揚手一下打在臉上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
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
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着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
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作什麼難道怕我家
去不成必有別的緣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上拔
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那小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
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了就開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兩疋緞子叫
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咱們家裡來了二爺叫我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
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來一徑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
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性跑了出來笑道我
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兒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
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作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乾淨兒說着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
趄便躡腳兒走至窗前往裡聽時只聽裡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
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

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凤姐听了这话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们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上来了也并不忖夺回来把平儿先打两下一脚踢开了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娼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娼妇们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了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贾琏也因吃多了酒进来高兴未曾作的机密一见凤姐来了已没了主意又见平儿也闹起来把酒也气上来了凤姐打鲍二家的他已又气又愧只不好说的今见平儿也打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动手打人平儿气怯忙住了手哭道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拉我呢凤姐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儿偏叫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了倒都唬起我来你也勒死我罢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说道不用寻死我也急了一齐杀了我偿了命大家干净正闹的不开交只见尤氏等一群人来了说这是怎么说才好好的就闹起来贾琏见了人越发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风来故意要杀凤姐儿凤姐儿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丢下众人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此时戏已

放了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得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氣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為什麼害我他臊了就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著劍趕來後面許多人跟著賈璉明仗着賈母素昔疼他們連母親嬸母也無礙故逞強鬧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乜斜著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癡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趔趄著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着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著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暗地裡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姐拿著人家出氣兩口子不

奶奶打都拿着平儿煞性了平儿委屈的什么是的老太太还骂人家当真无是愿来这样我说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魇道的这么看来可怜见的白受他的气因叫琥珀来你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儿我叫他主子来替他赔不是今儿是他的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闹原来宝玉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平儿哭得哽咽难言宝钗劝道你是个明白人你们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拿别人气不成别人又笑话他是假的了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说了贾母的话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方才渐渐的好了也不往前头来宝钗等歇息了一回方来看贾母凤姐宝玉便让了平儿到怡红院中来袭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让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们都让你我就不好让的了平儿也陪笑说多谢因又说道好好儿的从那里说起无缘无故白受了一场气袭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这不过是一时气急了平儿道二奶奶倒没说的只是那娼妇治的我他又偏拿我凑趣况还有我们那糊涂爷倒打我说着便又委屈禁不住落泪宝玉忙劝道好姐姐别伤心我替他两个赔个不是罢平儿笑道与你什么相干宝玉笑道我们弟兄姊妹都一样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又道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换下来拿些烧酒喷了熨一熨把头也另梳一梳一面说一面吩咐小丫头们打洗脸水烧熨斗来平儿素昔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们接交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又是凤姐的心腹故

不曾和他相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想
的周到又見襲人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忙來洗了臉寶玉一傍笑勸道姐〃還該擦上
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聽
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窯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
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
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
一張却是一個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賣的胭脂都不乾淨顏色
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就夠了用一
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裡就夠拍臉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
並蒂秋蕙用竹剪〃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丫頭來喚他方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
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以為恨今日是
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
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
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塗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

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摺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帶去，上面猶是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會，又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燈後才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归房，冷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及。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边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么了，賈璉忙陪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了，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个人，昨兒唬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会子怎么樣？賈璉一肚子的委曲，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那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个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淫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个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又不敢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站在那边，也不盛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衝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作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作了一个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裡的人都

笑了贾母笑道凤丫头不许恼了再恼我就恼了说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儿来命凤姐和贾琏两个安慰平儿贾琏见了平儿越发顾不得了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听贾母一说便赶上来说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赔了不是不算外还替你奶奶赔个不是说着作了一个揖引的贾母笑了凤姐儿也笑了贾母又命凤姐来安慰平儿平儿忙走上来给凤姐儿磕头说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凤姐儿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听了旁人的话无故给平儿没脸今反见他如此又是惭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平儿道我伏侍了奶奶这么几年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妇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气说着也滴下泪来了贾母便命人将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个再提此事即刻来回我我不管是谁拿拐棍子给他一顿三个人从新给贾母邢王二夫人磕了头老嬷嬷答应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凤姐儿见无人方说道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那娼妇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怜我熬的连个混账女人也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说着又哭了贾琏道你还不足你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今儿当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又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光了这会子还叨叨难道还叫我替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说的凤姐儿无言可对平儿嗤的一声又笑了贾琏也笑道又好了真真我也没法了正说着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说鲍二媳妇吊死了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凤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时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悄回凤姐道鲍

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才和
眾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道我一個半個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
他也不用鎮嚇他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倒問他個以尸訛詐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和他使眼
色兒心下明白便出來等著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徑出來和林之
孝來商議著人去作好作歹許了二百兩發送才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番役仵
作人等叫了幾名來幫著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縱要復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
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開銷過去又體己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
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裏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
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抱怨打了那裏讓我瞧瞧平
兒道也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话说凤姐儿正抚恤平儿忽见众姊妹进来忙让坐了平儿斟上茶来凤姐儿笑道今儿来的这些人倒像下帖子请了来的探春先笑道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凤姐儿笑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探春笑道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众人脸软所以就乱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作个监社御史铁面无私才好再四妹妹为画园子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说只怕后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来若没有叫人买去凤姐笑道我又不会作什么湿的干的要我吃东西去不成探春道你虽不会作也不要你作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该怎么样罚他就是了凤姐笑道你们别哄我我猜着了那里是请我作监察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进钱的铜商你们弄什么社必是要轮流作东道的你们的月钱不够花想出这个法子来拗了我去好和我要钱可是这个主意说的众人都笑道你都猜着了李纨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凤姐笑道亏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交给你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不好你要劝这会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里的地各人取租

子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大官中的逼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来陪他们顽顽能几年呢他们明儿出了阁难道还要你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钱挑唆他们来闹我乐得去吃一个河涸海干我还不知道呢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说了两车无赖的话真真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拨两的你这个东西亏了还托生在诗书大官人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门小户人家作了小子丫头还不知怎么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得我只要替平儿打抱不平儿忖夺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不平你今儿倒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很该换一个过儿才是说的众人都笑了凤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竟是为平儿报仇来了我竟不知道平儿有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是鬼拉着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过来我当着你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罢说着众人都笑了李纨笑问平儿道如此我说要给你争争气才罢平儿笑道虽如此奶奶们取笑我可禁不起李纨道什么禁得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钥匙叫你主子开了门找东西去罢凤姐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们回园子里去才要把这米账合他们算一算那边大太太又打发人来叫又不知是什么话说须得过去走一走还有你们年下添补的

衣服打点给人做去罢李纨笑道这些小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歇去省得这些姑娘小姐闹我凤姐忙笑道好嫂子赏我一点空儿你是最疼我的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了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养身子检点着偷空儿歇歇你今儿倒反逼起我的命来了况且误了别人年下的衣裳无碍他姐妹们的若误了却是你的责任老太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连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我宁可自己落不是岂敢带累你呢李纨笑道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把他会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诗社你到底管不管凤姐笑道这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么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的作会社东道过后几天我又不作诗作文只不过是个俗人罢了监察也罢不监察也罢有了钱了你们还不撵出我来说的众人又都笑起来凤姐道过会子我开楼房凡有这些东西叫人搬出来你们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什么照你们单子我叫人替你们买去就是了画绢我就裁出来那图样没在太太跟前还在那边珍大爷那里说给你们省了太太那边碰钉子去我打发人取了来一併叫人连绢交给相公们矾去如何李纨点头笑道这难为你果然这样还罢了既如此咱们家去罢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闹他说着便带了他姐妹们就走凤姐儿道这些事再没别人都是宝玉生出来的李纨听了忙回身笑道正是为宝玉来反忘了他头一社是他误了我们脸软你说该怎么罚他凤姐想了一想说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叫他把你们各人屋子里的地罚他扫一遍绕

在中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便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奶奶進來鳳姐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來又都向他道喜賴奶奶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奶奶嘆道我那裡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州縣官雖小事情卻大為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鬥一鬥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

是楼房厦所谁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儿斟上茶来赖妈妈忙站起来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
倒来罢了又生受你说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这些小孩子们全要管的严饶这么严他们还偷空儿
闹个乱子来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说小孩子们淘气不知道的人家就说仗着财势欺人连主子名声也不好恨
的我没法儿常把他老子叫了来骂一顿才好些因又指宝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
老太太就护在里头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还有
那边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哥儿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
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如今我眼里看着耳朵里听着那珍大爷管儿子倒也像当日老
祖宗的规矩只是着三不着两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这些兄弟侄儿怎么怨的不怕他你心里明白喜欢
我说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呢说着只见赖大家的来了接着周瑞家的张材家的
都进来回事情凤姐笑道媳妇来接婆婆来了赖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来的倒是打听打听奶奶姑
娘们赏脸不赏脸赖妈妈听了笑道可是我糊涂了正经说的话且不说且说陈谷子烂芝麻的混捣熟因为我们
小子选了出来众亲友要给他贺喜少不得家里摆个酒我想摆一日酒请这个也不是请那个也不是又想了
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这么荣耀就倾了家我也愿意因此吩咐了他老子连摆三日酒头一
日在我们破花园子里摆几席酒一台戏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去散一日闷外头大厅上一台戏摆几席

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紈鳳姐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定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是沒有賀禮的也不知道放賞的吃了一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一喜歡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才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又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道前日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喝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才帶着小幺兒們往裡抬小幺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作什麼賴嬤嬤笑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為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攆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偺們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才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的

見許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illegible]太家的恭敬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與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單子與鳳姐照樣置買不得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閑坐一回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閑話園中姊妹處也要度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閑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游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姊妹來說些閑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周禮數粗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明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不是個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這樣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形景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

了一间也咳嗽了两三次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
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养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的燕
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
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
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
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
经过才知道了比如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若不
是前日看出来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你方才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
好了每年犯了这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
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
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
我况我又不是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
苦叫他们咒我宝钗道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
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

去就去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
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
個正經人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
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
母親比你略強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歎你才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
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
師動眾的黛玉忙笑道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口裡的只愁我人跟前失
于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
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脈脈陰
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
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
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其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淚燭
淚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谁家秋院无风入　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奈秋风力　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飕飕　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转萧条　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　已教泪洒窗纱湿　吟罢搁笔方要安寝了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尽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宝玉忙问今儿好些吃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一面说一面摘了笠脱了蓑衣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着灯儿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觑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儿气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上露出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玉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也倒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棠木屐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下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闲常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惟有这斗笠有趣上头这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了这圈子下雪时男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来这话未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了后悔不迭羞的脸飞红伏在桌上嗽个不住宝玉却不留心因

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禁叫好黛玉听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灯上燒了宝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也歇了你請罷明日再來宝玉听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得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么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听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个婆子答應有外面拿着傘点着灯籠呢黛玉笑道這个天点灯籠宝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听了回手向書架上把个玻璃繡球灯拿了下來命点一支小蠟來遞與宝玉道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裡点的宝玉道我也有這么一个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点來黛玉道跌了灯值錢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灯籠命他們前頭点着這个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這个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宝玉听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个婆子打着傘拿着羊角灯後頭還有兩个小丫環打着傘宝玉便將這个灯遞與一个小丫頭捧着宝玉扶着他的肩一徑去了就有蘅蕪苑的一个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

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這個病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兒了橫豎每夜各處有幾個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個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為你誤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〻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〻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將闌方漸〻的睡熟了暫且無話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话说黛玉直到四更将阑方渐々的睡去暂且无话如今且说凤姐儿因见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车过来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悄向凤姐儿道叫你来不为别的有一件为难的事老爷托我々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议老爷因看上了老太々屋里的鸳鸯要他在房里叫我和老太々讨去我想这倒是平常有的事只是怕老太々不给你可有法子办这件事么凤姐听了忙道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々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舍得了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々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作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々听々很喜欢咱们老爷么这会子回避还怕回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了太々别恼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免不高兴皆瞒太々劝止纔是比不得年轻做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儿々子孙子一大群还这么闹起来怎么见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劝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々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苍白了又作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作房里人也未必好驳回的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々々你先派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说去你倒说我不劝你还不知道那

性子的劝不成先和我恼了凤姐知道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
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他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
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话便知他又弄左性劝了不中用连忙陪
笑说道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
的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背地里的话那里信得的我竟是个呆子琏二爷或有日得了不
是老爷太太恨的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及至见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
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依我说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我先过去
哄着老太太发笑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的给了更好不给也
没妨碍众人也不得知道邢夫人见他这般说便又喜欢起来又告诉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说老
太太说不给这事便死了我心里想着先悄悄的和鸳鸯说他虽害臊我细细的告诉了他他自然不言语
就妥了那时再和老太太说老太太虽不依搁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凤姐笑道到
底是太太有智谋这是千妥万妥的别说是鸳鸯凭他是谁那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放着半个主
子不做倒愿意做个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这个话了别说鸳鸯就是那些执事的
大丫头谁不愿意这样呢你先过去别露一点风声我吃了晚饭就过来凤姐暗想鸳鸯素昔是个

極有心胸識見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得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
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
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
因笑道方才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纔
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
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
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
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託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門出去打鴛
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你
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接他手內的針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
打量只見他穿著半新的藕色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
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斑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
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
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著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

言听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心里再要买一个又怕那些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
净也不知道毛病儿买了来家三日两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满府里要挑一个家生儿女又没个好的不
是模样儿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这个好处没了那个好处因此冷眼选了半年这些女孩子里头
就只你是个尖儿模样儿行事作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齐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收在屋里你
不比外头新买的你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就封你姨娘又体面又尊贵你又是个要强的人
俗话说的金子还是金子换谁知竟被老爷看中了你如今这一来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愿了又
堵一堵这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说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鸳鸯红了脸夺手不行邢夫
人知他害臊便又说道这有什么臊处你又不用说话只跟着我就是了鸳鸯只低头不动身邢夫
人见他这般便又说道难道你还不愿意不成若果真不愿意可真是个傻丫头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
倒愿意做丫头三年两年不过配上个小子还是奴才你跟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
爷待你们又好过一年半载生下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家里的人你要使唤谁谁还不动现成主子不做去
错过了机会后悔就迟了鸳鸯只管低头仍是不语邢夫人又道你这么个响快人怎么又这样积粘起来有
什么不称心之处只管说与我我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鸳鸯仍不语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
不肯说话怕臊你等他们问你这也是理让我问他们去叫他们来问你有话只管告诉他们说毕便往

凤姐房中来凤姐早换了衣服因房内无人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平儿也摇头笑道据我看来未必妥当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听他的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说着看罢了凤姐道太太必来这屋里商议依了还可若是不依白讨个没趣当着你们岂不脸上不好看你说给他们炸几只鹌鹑再要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你且别处逛逛去估量着去了你再来平儿听说照样传与婆子们便逍遥自在的园子里来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必在凤姐房中商议去了必定有人来问他的不如躲了因找了琥珀说老太太要问我只说我病了没吃早饭往园子里逛逛就来琥珀答应了鸳鸯也往园子里来各处游玩不想正遇见平儿平儿见无人便笑道新娘子来了鸳鸯听了便红了脸说道怪道你们串通一气来算计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平儿见鸳鸯满脸恼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枫树底下坐在一块石上把方才凤姐过去回来所有的形景言词始末原由告诉与他鸳鸯红了脸向平儿冷笑道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什么事儿不做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然我心里仍是照旧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这话我先放在你心里且别和二奶奶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儿方欲说话只听山石背后哈哈的笑道好个没脸的丫头亏你不怕牙碜二人听了不免吃了一惊忙起身向山后找寻不是别个却是袭人笑着走了出来问什么事情告诉我说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与

襲人〻〻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〻大老爺真〻太好色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〻
平兒道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平兒笑道你〻和老太〻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
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
都不願意我依我說就和老太〻說叫老爺〻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玉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
是急罵道兩個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著你們當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〻〻倒不替你
們掛着〻拿我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有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
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忘了若遂了願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急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姐
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
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〻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
你跟老太〻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〻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
裏若是老太〻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才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
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橫豎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
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
道事到如此臊一回子怕怎麼樣你們不信慢〻的看著就是了太〻才說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

來我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著的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人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裡沒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粧不知道笑說什麼話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竪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𣶠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得好當着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

往她跟前說着你們老婆婆長小老婆短大家臉上怎麼過得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
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
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
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拿話挑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有分別出來
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
問襲人道你在那裏藏着做什麼我們竟沒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裏看我們寶二爺
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
沒去我這裏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裏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
走到山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
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竟沒見我呢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
你在那裏來着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裏出來迎頭看見你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
了起來哄你看你揚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裏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唬
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卻是他兩個所以我就
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裏了平兒笑道咱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

也未必知宝玉已过這个再說了鸳鸯已知這話俱被宝玉听了只伏在石頭上裝睡宝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咱們回房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鸳鸯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袭人都劝鸳鸯走鸳鸯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宝玉將方才的話俱已听見心中着實替鸳鸯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鸳鸯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那邊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鸳鸯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鸳鸯搶白了一頓又被袭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倒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袭人也帮着搶白我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听了因說又與袭人什么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个影兒也摸不着他必定也帮着說什么呢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來家了太太也在這裡請他來帮个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你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听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些什么事邢夫人無計吃了飯

回家脫閒些稍了賈赦〻〻想了一想那剩的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無人看着不止一處那剩的叫上
坐船去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說宝彩已經得了痴迷心竅那邊連棺材俱已都停了不知如今是死
是活那便活着只了不知叫來看個代老爺〻又是好聲〻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攮
偏你這么知道還不當了我這裡辦的賈璉退出一刻又叫將宝文翰賈璉名外去伺候着又不敢空去
又不敢是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宝文翰來了小么兒們直等入門裡去隔了四五刻後的丟大使出來了賈
璉替是不敢去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才使過來到晚間鳳姐是訴他才曉的白日說死央一夜睡
去次日起了一回賈母稍他家去迎〻賈母見了叫他近宝彩死央竟影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開等〻
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么待雪怎么出家像賊很如若說空手不處去你出〻虛度少年不值回
去回賈母〻賈赦〻〻想起素因說道我說与你叫你出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溝賊虛少年他必選擇成
老了大約他惡着少爺們無事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是要璉着無些心叫他早〻離了我出他不來已成羅
的收他這是一件事一件都着老太〻疼他時多耳這個時〻惡罰去責他細想混他怎麼許了祖宗也難
出那的事〻防他死了我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依了素着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去与多少好
賈赦說而宝文翰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叫我的見我還打斷你的腿〻過去問他央你們說下他不依便沒
你們的不是着問他〻〻依了你們個個們的腦袋宝文翰怔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

竟自己对面说了这话把个鸳鸯气得无话可回想了一想便说道便愿意去也须得你们带了我
回声老太太去他哥嫂只当回想过来都喜之不尽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
凤姐宝钗等姊妹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鸳鸯看见忙拉了他嫂子
到贾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今儿他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
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凭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究要报仇
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
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
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支吾这不是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
子里头长疔原来这鸳鸯一进来时便袖内带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回手打开头发就铰众婆子忙拉着
见他未拉住已剪下半绺来了众人看时幸而他的头发极多铰的不透连忙替他挽上贾母听了气的浑
身打战口内只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
我的外头孝顺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
了他好摆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劝的了李纨听鸳鸯这话早带了姊妹们出去
了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现是亲姊妹自然也不好辩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

姐宝玉一概不敢辩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
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话未说完贾母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姨太
太别笑话我你这个姐姐他极孝顺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爷婆婆跟前不过应景儿可是委屈了他薛姨
妈只答应是又说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儿子媳妇也是有的贾母道不偏心因又说宝玉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
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宝玉笑道我偏着母亲说大爷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母亲在这里不认却推谁去我倒要
认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贾母笑道这也有理你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纪了看着宝
玉罢宝玉听了忙走过来便跪下要说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来说快起来断乎使不得难道替老太太给我
陪不是不成宝玉听说忙站起来贾母又笑道凤姐儿也不提我凤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
了贾母听了与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道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
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我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
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笑道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罢凤姐道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
生男人我再要罢贾母笑道你带了去给琏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臊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儿道琏儿不
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丫头回说大太太来了王夫人忙迎
了出去要知端的下回分说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话说王夫人听见邢夫人来了连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犹不知贾母已知鸳鸯之事正还要来打听信息进了院门早有几个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方知道待要回去里面已知又见王夫人接了出来少不得进来先与贾母请安贾母一声儿不言语自己也觉得愧悔凤姐儿早指一事回避了鸳鸯也自回房去生气薛姨妈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脸面也都渐渐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贾母见无人方说道我听见你替你老爷来了说媒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你还怕他劝两句都使不得还由着你老爷性儿闹邢夫人满面通红回道我劝过几次不依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儿贾母道他逼着杀人你也杀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又生的多病多痛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也是天天丢下笆儿弄扫帚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减了他们两个就有些不到的去处有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该要去的他就要了来该添什么他就趁空儿告诉他们添了鸳鸯再不这样他娘儿两个里头外头大的小的那里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还是天天盘算和他们要东要西去我这屋里有的没的剩

了他一了年纪也大些我凡百的脾气性格儿他还知道些二则他也还投主子的缘法他也并
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银子去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他说什么
从你小婶和你媳妇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没有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连你小婶媳妇也都
省心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这会子
他去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真珠的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我正要
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去就是要这个丫
头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尽了孝的一般你来的也巧就去说更妥当了说
毕命人来请了姨太太你姐妹们来说话儿才高兴说个话儿怎么又都散了丫头们忙答应着去了
众人赶忙的又来只有薛姨妈向那丫环道我才来了又做什么去你就说我睡了那丫头
道好亲亲的姨太太姨祖宗我们老太太生气呢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了只当疼我们
罢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妈笑道小鬼头儿你怕些什么不过骂几句
就完了说着只得和这小丫头子走来贾母忙让坐又笑道咱们斗牌罢姨太太的牌也生
咱们一处坐着别叫凤丫头混了我们去薛姨妈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儿
就是咱们娘儿四个斗呢还是添一两个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个人凤姐儿道再添

了人熱閙些賈母道叫鴛鴦来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咱們兩个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兒嘆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会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个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塲子没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来一時鴛鴦来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鬥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号兒与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来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来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来我瞧瞧是張什么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个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兒听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来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我自己發的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个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着錢听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

了向众人笑道数了我的了竟不为赢钱单为赢彩头儿我到底小器输了就数钱快收起来罢贾母规矩鸳鸯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妈说笑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鸳鸯拿起牌来笑道奶奶不给钱贾母道他不给钱那是他交运了便命小丫头子把他那一吊钱都拿过来小丫头子真就拿了搁在贾母旁边凤姐儿忙笑道赏我罢照数儿给就是了薛姨妈笑道果然凤丫头小器不过顽儿罢了凤姐听说便站起来拉住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箱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顽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气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话未说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住正说着偏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平儿依言放下钱也笑了一回方回来至院门前遇见贾琏问他太太在那里呢老爷叫我请过去呢平儿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呢站了这半日还没动呢趁早儿丢开手罢老太太生了半日气这会子亏二奶奶凑了半日的趣儿才略好了些贾琏道我过去只说讨老太太示下四往赖大家去不去好预备轿

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已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分付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著這个拿我出氣罷說著就走平兒見他說得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腳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使使眼色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个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一个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說這么樣怎么不進來又作鬼作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么小心來著又不知是來作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作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著眾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裡記得什么抱著背著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

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
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声兒不敢
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見邢
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擱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良
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几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几日生氣
仔細他捶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
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几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
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究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
个十七歲的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鬧了半日牌吃晚飯後這一二日間
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
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卻也十分齊整寬闊泉石林木
樓臺亭軒也有好几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几个近族的都來了
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几个現任的官長並几个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个柳湘蓮薛蟠自上
次会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听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会了意誤

認他作了風月子弟正要与他相交恨沒有个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不可且賈珍等
也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此說
彼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
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
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与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
而獨薛蟠又犯了旧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
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
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个見了再走与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厮們到裏頭找一个老婆
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厮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
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徑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
中坐下問他這几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了湘蓮道怎么不去前日我們几个放鷹去離他墳
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着眾人走到那裏去瞧了一瞧
略又動了一点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几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个人收什好了寶玉說怪
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裏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个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

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他说不但没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这几个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柳湘莲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贫如洗，家里是没的积聚，纵有几个钱来，随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儿留下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煞手。宝玉道：我也正为这个要打发茗烟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湘莲道：你也不用找我，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宝玉听了，忙问这是为何。湘莲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别过了。宝玉道：好容易会着，晚上同散岂不好？湘莲道：你那令姨表兄还是那样，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回避了倒好。宝玉想了一想，说道：既是这样，倒是回避他为是。只是你要果真远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千万别悄悄的去了。说着便滴下泪来。湘莲说道：自然要辞你去，你只别和人说就是了。说着便站起来要走，又道：你们进去，不必送我。一面说，一面出了书房，到了大门前，早遥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说谁放了小柳儿走了。湘莲听了，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复思酒后挥拳，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只得忍了。又思薛蟠也见他走出来

出得了院宅忙趕趕着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々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々只別忙你有這個哥々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便拉他到僻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呢還是假心和我好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熬乜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么問起我這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咱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々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么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走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么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々以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吃了又吃不覺酒已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

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沒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過去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找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寶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咱們先設個誓日後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了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鏜的一聲背後似鐵錘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笨家不慣挨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果子鋪薛蟠先還要挣挫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兩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是兩家情願你不依只好好說什麼哄我出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嗳喲之聲湘蓮冷笑

道也只如此我只当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说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向苇中泞泥处拉
了几步滚的满身泥水又问道你可认得我了薛蟠不应只伏着哼哼湘莲又掷下鞭子
用拳头向他身上擂了几下薛蟠便乱滚乱叫说肋条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经人因为我错听
了旁人的话了湘莲道不用拉别人你只说现在的薛蟠道现在也没什么说的不过你是个正经
人我错了湘莲道还要说软些才饶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莲便又一拳薛蟠嗳了
一声道好哥哥湘莲又连两拳薛蟠忙嗳哟叫道好老爷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罢从今以
后我敬你怕你了湘莲道你把那水喝两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皱眉道这水实在肮脏怎
么喝得下去湘莲举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喝说着只得俯头向苇根下喝了一口犹未咽
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湘莲道好腌臜东西你快吃完了饶你
薛蟠听了叩头不迭说好歹积阴功饶我罢这至死不能吃的湘莲道这样气息倒熏坏
了我说着丢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这里薛蟠见他已去方放下心来后悔自己不该悮
认了人待要挣挫起来无奈遍体疼痛难禁谁知贾珍等席上忽然不见了他两个各
处寻找不见有人说恍惚出北门去了薛蟠的小厮们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许跟去谁
敢去找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命贾蓉带着小厮们寻踪问迹的直找出北门下桥二里

無踪迹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眾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豬一般賈蓉心內已猜著八九了忙下馬令人攙了出來賈蓉笑道薛大爺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得命人趕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復賈珍并方才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才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并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咱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人來當著眾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

如今媽媽見當件大事告訴眾人倒显得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眾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倒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媽又不聽人劝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个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厮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话说薛蟠听见如此说了便气平了三五日后疼痛虽愈伤痕未平只装病在家愧见
亲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帐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内治酒饯行内有
一个张德辉自幼在薛蟠当铺内揽总家内也有了二三千金的过活今岁也要回家明春
方来因说起今年纸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贵的明年先打发大小儿上来当铺里照管
赶端阳前我顺路就贩些纸劄香扇来卖除去关税花销亦可以剩得几倍利息薛蟠听
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挨了打正难见人想着要躲个一年半载又没处去躲天天装病也不是事
况且我长了这么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算盘从没拿过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
不知道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和张德辉逛一年来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且躲躲羞去二则逛
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后便和和气气的与张德辉说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
往晚间薛蟠告诉了他母亲薛姨妈听了虽是欢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钱倒是末
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说你好歹守着我我还能放心些况且也不用做这买卖等不着这几百银
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口口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务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如今

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着买卖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个丫头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了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有年纪的咱们和他是世交我同他去怎么得有错我就有一时半刻不好的去处他自然说我劝我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问他何等顺利倒不叫我去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私自打点了走明年发了财回来那时才知道我呢说毕赌气睡觉去了薛姨妈听他如此说因和宝钗商议宝钗笑道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倒也罢了只是他在家里说着好听到了外头旧病复发越难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许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妈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一半尽人力一半听天罢了这么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门干不得事今年关在家里明年还是这个样儿他既说的名正言顺妈妈就打量丢了一千八百银子竟交与他试一试横竖有伙计们帮着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骗他的二则他出去了左右没了助兴的人又没了倚仗的人到了外头谁还怕谁有了的吃没了的饿着举眼无靠他见了这样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妈听了思忖半晌说道倒是你说的是花两个钱叫他学些乖来也值了商议已定一宿无话至次日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张德辉满口应

来陪过饭告辞又回说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雇下骡子十四日一
早就长行了薛蟠喜之不尽将此话告诉薛姨妈：：便和宝钗香菱并两个年
老的嬷嬷连日打点行装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苍头一名当年谙事旧仆二名外有薛
蟠随身常使小厮二名主仆一共六人雇了三辆大车单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个长行骡
子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外备一匹坐马诸事完毕薛姨妈宝钗等
连夜劝戒之言自不必备说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辞了他舅舅然后过来辞了贾宅诸
人贾珍等未免又有饯行之说也不必细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妈宝钗等同薛蟠出了
仪门母女两个四只泪眼看他去了方回来薛姨妈上京带来的家人不过四五房并两
三个老嬷嬷小丫头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两个男子因此薛姨妈即日到书房
将一应陈设玩器并帘幔等物尽行搬了进来收贮命那两个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
睡觉又命香菱将他屋里也收拾严紧将门锁了晚间和我去睡宝钗道妈既有这
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们园里又空夜长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个人岂
不越好薛姨妈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该叫他同你去才是我前日还同你哥哥说文
杏又小道三不着两的莺儿一个人不够伏侍的还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宝钗道买的

不知底細倘或走了眼花了銀子小沒的淘氣倒是慢〻打聽着有知道來歷的買
个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个老嬷〻並臻兒送至蘅蕪苑
去然後寶釵和香菱才同回園中來香菱因笑道我原要和奶〻說的大爺出
了我和姑娘作伴去我又恐怕太〻多心說我貪着園裏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
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了只是沒个空兒就每日來一次慌〻張〻
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這機會越性住上一年我也多个作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
笑道好姑娘你趁這个功夫教給我作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
你且緩〻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〻起各處各人你都瞧〻問候
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
你進來作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林姑娘房裏走〻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
見平兒忙〻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
把他帶了來作伴兒正要去回你奶〻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裏的話我竟沒
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也有个主人廟裏也有个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
訴一聲兒便是園裏坐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个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

許一声罵我不打發人去說了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
鄰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
菱答應着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忙說道姑
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没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
裡的事一概不知道連姊妹們這两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个動不得難道姑
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
來又是為了什么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么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來的餓不
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見几
把旧扇子回家來看家裡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
知就有一个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作石獃子窮的連飯也沒得吃偏他家就有
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这个人說了再三
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裡坐着拿出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
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
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

能为已经许他五百两子先兑银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〻这有什么法子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法子讹他拖欠官银拿了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问着二爷说人家怎么弄了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了气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这几日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了什么混打了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搽上棒疮的姑娘寻一丸给我呢宝钗听了忙命莺儿去找了两丸来与平儿宝钗道既这样你替我问候罢我就不去了平儿向宝钗辞去了不在话下且说香菱见了众人之後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你得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付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

是果然了竒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得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這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了的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

他不便睡宝钗见他这般苦心只得随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我倒领略了些只不知可是不是说与你听听黛玉笑道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你且说来我听听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正说着宝玉和探春也来了都入座听他讲诗宝玉笑道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在远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

不知他这两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宝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讲越发倒学杂了你就作起来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儿我补一个柬来请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过是心里羡慕才学这个顽罢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若说我们真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掉了呢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是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人知道了说着只见惜春打发了入画来请宝玉宝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换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个题目让我诌去诌了来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诌一首未诌成你就作一首来十四寒的韵由你爱用那几个字去香菱听了喜的拿着诗回来又苦思一回做两句诗又

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个越發弄成了獃子了香菱咲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作了一首先與寶釵咲道看了這个不好不是這个作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么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

月掛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咲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作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作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咲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咲一回寶釵咲道這个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獃了一日作了一首又不好這會子自然另作呢寶玉咲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么个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咲道你能夠像

他这苦心就的了学什么也个不成的宝玉不答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来了
探春笑道咱们跟了去看他可有些意思没有说着一齐都往潇湘馆来只见黛玉
正拿着诗和他讲究众人因问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
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众人因要诗看时只见做的是　　非银非水映窗寒
试看晴空护玉盘　淡淡梅花香欲染　丝丝柳带露初干　只疑残粉涂金砌
恍若轻霜抹玉栏　梦醒西楼人迹绝　余容犹可隔帘看　宝钗笑道不像吟月
了月字底下添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来诗从胡说来再迟
几天就好了香菱自为这首诗妙绝听如此说自己扫了兴不肯丢开手便要思索
起来因见他姊妹们说笑便自己走至阶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旁听目不别视一时探
春隔窗笑说道菱姑娘你闲闲罢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错了韵了众人听了
不觉大笑起来宝钗道可真是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他黛玉道圣人说诲人不倦
他又来问我我岂有不说的理李纨笑道咱们拉了他往四姑娘房里去引他瞧瞧画儿叫
他醒一醒才好说着真个出来拉他过藕香榭至暖香坞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
睡午觉画缯立在壁间用纱罩着众人唤醒了惜春揭纱看时十停方有了三停见画上

畫幾個美人因指與香菱道凡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床卧下兩眼鰥鰥直到五更方才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寳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且別叫他正想着只聽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寳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麽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于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忙便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寳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話說香菱見眾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說著把詩遞與黛玉及眾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眾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著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倒是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妹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著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我嬸娘又上京來了不成他們都湊在一處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烏壓壓的一地人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

搭帮来了走至半路泊船时遇见李纨寡婶带着两个女儿大名李纹次名李绮也上京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后有薛蟠之从弟薛蝌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婚正欲进京发嫁闻得王仁进京他也带了妹子赶来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投各人亲戚于是大家见礼叙过贾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贾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带来的礼物一面命留酒饭凤姐儿自不必说忙上加忙李纨宝钗自然和婶母姊妹叙离别之情黛玉见了先是欢喜次后想起众人皆有亲眷独自己孤单无倚不免又去垂泪宝玉深知其情十分劝慰了一番方罢然后宝玉忙忙来至怡红院中向袭人麝月晴雯笑道你们还不快看人去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个样子倒像是宝姐姐同胞兄弟似的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见他这妹子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来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是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

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笑嘻嘻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找寶玉因說咱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不曾探春道我才都問了問他們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裡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著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詫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著咱們的太太認了乾女兒了老太太要養活才剛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果然的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才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

姐〻心裡自然不在詩上況且湘雲沒來顰兒剛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雲
丫頭來了這几个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〻心也閒了香菱詩也
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个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〻除寶姐〻的
妹〻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个要不在咱們這裡住咱們央
告着老太〻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裡住了咱們豈不多添几个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
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个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都想不到
這上頭說着又兄妹兩个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
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上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
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裡住几天逛〻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
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
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〻〻籌算着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
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
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个月上鳳
姐兒亦照迎春的分例送一分與邢岫烟鳳姐冷眼敁敪岫烟心性行為竟不像邢夫人及

他的父母一樣却是个極忠厚平和的人因此鳳姐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々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嬸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皆不過十五六七歲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々分晰不過是姊妹兄弟四个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个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沒夜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作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々一个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个話

口袋子滿嘴裡說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癡癡獃獃那裡還像兩個女兒家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裡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件給我的香菱瞧道怪道這么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么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么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咱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卻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見你竟認他做親妹妹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么樣就由他怎么樣他要什么東西只管要不要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

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仔細我們委屈〻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〻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〻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〻和他的妹〻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裡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正經寶玉素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日素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趕著寶琴叫妹〻並不提名道姓真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槪人物已知又見眾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睦〻諧和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著只是暗〻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嬸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黛玉回房歇著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

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
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
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个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
是幾時三个虚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道
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得說了黛玉
笑道誰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
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一一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
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
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
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
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裡只管酸痛
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
裡的小丫頭送了猩猩氊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
人作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

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
綠双环四合如意縧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裏都是一
色大紅猩猩毡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羅呢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
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無避雪之衣一時
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
頭上帶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
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著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
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
靠色三廂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褃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裏面短短的一件水
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裏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著麀皮小靴
越顯的蜂腰猿背鶴勢螂形眾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
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作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
來昨日的正日已自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咱們大家湊個社又替他
們接風又可以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

日晴了又無趣眾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彀賞了李紈道我
這裡雖好又不如蘆雪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咱們大家擁爐作詩老
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咱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
兩銀子就彀了送到我這裡來指著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算外咱們裡
頭二丫頭病了不算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總五六兩銀子也儘
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
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
玉因心裡記掛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
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
揭起窗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的將有一尺多
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
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子罩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蓑戴了金藤
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
翠竹自己卻如裝在玻璃盒內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

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恰是妙玉那邊櫳翠菴中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
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
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
雪庵只見丫鬟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庵蓋在一個傍山臨河灘
之上一帶幾間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
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眾丫鬟婆子見他披蓑戴笠而來卻
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都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
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
氈的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青綢油傘寶
玉知他往賈母處去便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
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眾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
頭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
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眾人答應了寶玉卻
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瓜子忙忙的咽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

又命人快送饭也顾吃便叫留着鹿肉与他晚上吃罢凤姐忙说还有呢咱饿了的倒
罢了史湘云便和宝玉计较道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
又吃又顽宝玉听了真和凤姐要了一块命婆子送入园去一时大家散后进园齐往芦
雪庵来听李纨出题限韵独不见湘云宝玉二人黛玉道他两个再到不得一处若到
了一处生出多少故事来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婶也走
来看热闹因问李纨道怎么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那样
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的有来有去的我
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众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两个来黛玉笑道这
可是云丫头闹的我的卦再不错李纨即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你们两个要
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这么大雪
怪冷的快替我作诗去罢宝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李纨道这还罢
了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来李纨道仔细割了手不许哭说着
方进去了那边凤姐打发了平儿回复不能来为发放年例正忙湘云见了平儿
那里肯放平儿也是个好顽的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见如此有趣乐得

頑笑因而褪去手上的鐲子三个人圍着火爐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边宝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宝琴等及李嬸娘深為罕事探春与李紈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彀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个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只見宝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嘗嘗宝琴笑道怪腌臢的宝釵笑道你嘗嘗去好吃的狠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宝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走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芦雪庵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宝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劫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卻少了一个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迹全無

眾人都嚷異鳳姐怪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作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作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裏還該作些燈謎兒大家頑笑眾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着作幾個好的預備着正月裏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菜俱已擺齊了墻上已貼出詩題韻腳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作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红楼梦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话说薛宝钗道到底分个次序让我写出来说着便令众人拈阄为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后按次各各开出凤姐道既这样说我也说一句在上头众人都笑起来说道这样更妙了宝钗将稻香老农之上补了一个凤字李纨又将题目讲与他听凤姐想了一半日笑道你们别笑话我只会了一句粗话可是五个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众人都笑道越是粗话越好你说了就只管干正事去罢凤姐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一句这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众人听说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就是这句为首稻香老农快写上续下去凤姐和李婶平儿又吃了两杯酒自去了这里李纨便写了　一夜北风紧

自己联下去道　开门雪尚飘　入泥怜洁白

香菱道　匝地惜琼瑶　有意荣枯草

探春道　无心饰萎苗　价高村酿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　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生潮　易掛疏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窗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　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聊　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陷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
湘雲起來道　龍鬥陣雲銷　野岸回孤棹
寶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
挺身的道　加絮念征徭　拗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贊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　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翦翦舞隨腰　苦茗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詩

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孤松訂久要　泥鴻從印跡

寶琴接著聯道　林斧或聞樵　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徑遙　花緣經冷結

寶釵與眾人又都贊好探春又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搶著聯道　空山泣老鴞　階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黛玉不容他道出接著便道　寂寞對台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宝琴也不容情忙道　烹茶冰渐沸

湘云见这般自为得趣又是笑又忙联道　煮酒叶难烧

黛玉也笑道　没帚山僧扫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云笑得弯了腰忙念了一句众人问道到底说的是什么湘云道　石楼闲睡鹤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声嚷道　锦罽暖亲猫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银浪

湘云忙联道　霞城隐赤标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钗笑称好也忙联道　淋竹醉堪调

宝琴也忙道　或湿鸳鸯带

湘云忙联道　时凝翡翠翘

黛玉又忙道　无风仍脉脉

宝琴又忙笑联道　不雨亦潇潇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着在寶釵懷裏笑个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説罷探春早已料定没有自己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説還没收住呢李紈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夠了夠了雖没作完了韻騰挪的字老生扭了倒不好了説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没有社社擔待你的又説韻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插着玩兒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着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説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于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个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的酒你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攔説不必有了人

庶不詳了李紈点頭道是一面命丫環將一个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准備
插梅因又咲道回來該咏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宝釵咲道今日斷不容你再作了
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閑着了没趣回來罰宝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
黛玉咲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夠莫若揀聯得少的人作紅梅宝釵咲
道這話極是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概
都別作只他們三人作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妹作罷宝釵只得依允
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字作韵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姐姐作紅字你們李大妹妹作梅字琴兒
作花字李紈道饒過宝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作衆人問何題目湘雲道
命他就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宝玉咲欣欣擎
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環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咲稱謝宝玉咲道你們如今
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早又遞過一鍾暖酒來衆丫環走上來接
了蓑笠掸雪各人房中丫環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腋褂來李
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朱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
去湘雲且告訴宝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宝玉快作宝玉道姐姐妹妹們讓我自

已閒韵完剔限韵了眾人都說很好做毕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眾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桃未芳菲杏未紅　沖寒先已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邢岫烟

又

白梅懶賦賦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李紋

又

踈是枝條艷是花　春粧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寶琴

眾人看了都笑稱贊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

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寳琴寳釵咲道三首各有各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捏弄厭了我如今又捏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寳玉你可服了寳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枝銅火箸擊著手爐咲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寳玉咲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咲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咲道一鼓絕寳玉咲道有了你寫罷眾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樽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咲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著寳玉咲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咲道有些意思了寳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寳玉咲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又見幾個丫環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眾人忙迎出來大家又咲道怎麼這等高興說著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著灰鼠煖兜坐著小竹轎打著青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環每人都是打著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咲道我瞞著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著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踹雪眾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著一面

簇拥着贾母来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们也会乐我也不饶你们说着李纨早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来铺在当中贾母坐了因笑道你们只管照旧顽笑吃喝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抹了一会牌想起你们来了我也来凑个趣儿李纨早又捧过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付杯箸来亲自斟了暖酒奉与贾母贾母便饮了一口问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众人忙捧了过来回说是糟鹌鹑贾母道这倒罢了撕一点子腿儿来李纨忙答应了要水洗手亲自来撕贾母道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听着才喜欢又命李纨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不然我就走了众人听了方才依次坐下只李纨挪到尽下边贾母因问你们作什么顽呢众人便说做诗呢贾母道有做诗的不如做些灯谜儿大家正月里好顽的众人答应了说笑了一回贾母便说这里潮湿你们别久坐仔细着了凉说着你四妹妹那里暖和我们到那里瞧瞧他的画儿赶年可有了不能众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阳有了贾母道这还了得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说着仍坐了竹椅轿大家围随过了藕香榭穿入一条夹道东西两边皆是过街门门楼上里外都嵌着石头匾如今进的是西门向外的匾上凿着穿云二字向里的凿着度月二字来至堂中进了向

南的正门贾母下了轿惜春已接了出来從里由游廊过去便是惜春卧房门斗上有暖香坞三字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已觉温香拂脸大家进入房中贾母并不归坐只问画在那里惜春因笑回天气寒冷了胶性皆凝涩不润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了贾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别托懒儿快拿出来给我快画一语未了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羯绒褂笑嘻嘻的来了口内说道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要我好找贾母见他来了心中喜欢道我怕你们冷着了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你真是个鬼精灵儿到底找了我来论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凤姐笑道我那里是孝敬的心找了来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鸦没雀静的问小丫头子们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园里来我正疑惑又来了两三个姑子我心里才明白那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银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我赶忙问了那姑子果然不错我连忙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如今来回老祖宗债主已去了不用躲着了已预备下稀嫩的野鸡请用晚饭去罢再迟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说众人一行笑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便命人抬过轿来贾母笑着搀了凤姐儿的手仍上了轿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

道東门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宝琴披着凫靨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後一个丫
環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少了两个人他却在那裡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
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兒上配上他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後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
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画的艷雪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
裡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一语未了只見宝琴背後又轉出一个穿大红猩猩
毡的人来贾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兒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裡那是宝玉贾母笑道
我的眼越发花了说话之间来至跟前可不是宝玉和宝琴宝玉笑向宝钗黛
玉等道我才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
众人都笑说多谢你费心说话之间已出了园门来至贾母房中吃毕饭大家又
说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妈也来了说好大雪一日也没过来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
倒不高兴正该赏雪才是贾母笑道何曾不高兴了我找了他们姊妹去顽了一会
子薛姨妈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们姨太太借一日园子摆两桌粗
酒请老太太赏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闻得宝兒说老太太心下不大爽因
此今日也不敢惊動早知如此我竟该请了贾母笑道这才是十月是

引鴛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去看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咲道早要如此
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咲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現稱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
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咲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
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裝心裡不快混過去了
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咲道妙極了這和我的
主意一樣眾人都咲了賈母咲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
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
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咲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
一試姨媽若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法子說
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
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包攬閒事這可好不好話未
說完眾人已咲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
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寶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
意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

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風癱鳳兒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的說偏不巧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咲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咲道老祖宗別管我心裡看準了他們兩个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閑話了一回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咐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了頭梅花照模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的只得應了一時眾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咲向眾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作燈謎回家和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个四書的他兩个每人也編了兩个眾人聽了都笑道這倒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咲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在止於至善寶釵咲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紈咲道再想黛玉咲道哦是了是雖

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
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
問道可是山濤李紋笑道是李紈又道綺兒是一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笑
道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
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
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
是湘雲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唇却真個是俗物你們猜猜說着便念道
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
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
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解
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的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
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的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
你正該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為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
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鍥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一个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一个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雷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个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个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卻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眾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為題作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著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塵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游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盡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閑花映淺池，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嘆，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有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

道況是他原是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蹟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自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兒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外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兒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吩

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到这里来我瞧周瑞家的答应去了半日果见袭人穿戴了来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件大毛的袭人笑道太太就给了这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呢凤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儿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给作的时节我再作罢只当你还我的一样众人都笑道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的赔的是说不出来的那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儿来了凤姐笑道太太那里想得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一个一个烧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话我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了众人听了都叹说谁似奶奶这样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又疼顾下人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

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綢裏的夾包袱裏面只包着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裏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猩氊的一件是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氊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這麼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氊就是羽緞羽紗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只是他穿着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裏敢這樣了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若好了就罷若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也知道這裏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裏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

只怕不来家了你们素日知道那个大丫头知好歹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两个嬷嬷去了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着带管上夜的凤姐听了点头又说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老嬷嬷们答应了自回园去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带了信回凤姐说袭人之母业已停床不能回来凤姐回明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取他的铺盖妆奁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说着便去与宝玉铺床晴雯嗐了一声笑道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听见晴雯如此说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进来笑道你们暖和罢都完了晴雯笑道终久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咱们那熏笼上又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冷今儿可以不用宝玉笑道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

我这外边没个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这里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边睡去说话之间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灯炷香伏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熏笼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至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便叫袭人叫了两声无人答应自己醒了方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来晴雯已醒因唤麝月道连我都醒了他守在傍边还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个哈哈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因问做什么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着红绸小绵袄儿宝玉道披了我的皮袄再去仔细

冷盾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自起夜的一件貂頦滿襟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漱盂寶玉
漱了一口然後向茶格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涮了一涮向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
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
伏侍你一夜何如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過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
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着你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月亮的我們說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
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
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熏籠隨後出來寶玉笑勸道看凍着不是頑的晴雯
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
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麝月只聽寶玉高聲在內道晴雯出去了晴雯忙回身進來
笑道那里就唬死了他偏你慣會這蝎蝎螫螫老婆子像的寶玉笑道倒不為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
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咱們是頑意倒反說襲人才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
把我這邊被掖一掖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渥一渥時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
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一聲門響麝月
慌慌張張的笑進來說道唬了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才要叫喊原來是那

个大錦鷄見了人一飛々到亮處来我纔看真了若冒々失々一嚷到鬧起人来一面説一面洗手又咲道晴雯出去我怎麼不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宝玉咲道這不是他在這裏渥呢我若不嚷的快可是到唬一跳的晴雯咲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説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伶々俐々的出去了不成宝玉咲道可不就這麼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站一站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説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素香放上仍旧罩了至屏後剔了燈方才睡下晴雯因方才一冷如今又一暖不覺打了兩个噴嚏宝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咲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没吃飯他這會子不説保養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宝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声説道不相干那裏這麼嬌嫩起来説着只聽外間房中槅上的自鳴鐘噹々的兩声外間值宿的老嬷々嗽了兩声因説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説咲罷宝玉方悄々的咲道偺們別説話了又惹他們説話説着大家睡了至次日起来晴雯果覺有些鼻塞声重懶待動弹宝玉道快別声張太々知道又叫你搬回家去養息家裡雖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裡間屋裡躺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々的從後門来瞧々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説你到底要告訴大奶々一声兒不然一時大夫来了人問起来怎麼説呢宝玉聽了有理便喚了一个老嬷々来吩咐道你回大奶々去就説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裡更没有人了傳一个大夫悄々的從後門進来瞧々別回太々罷老嬷々去了半日来回説大奶々知道了説吃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沾帶了別人事小姑娘們身子要緊

晴雯更睡在暖閣裡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過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習好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嬤嬤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丫鬟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來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忙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嬤嬤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嬤嬤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那大夫只見了園中的景緻並不曾見一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嬤嬤道你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唣恐怕還有話問太醫忙道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繡房一樣又是放下幔子來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嬤嬤悄悄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廝們才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大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他屋裡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裡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荊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老婆子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這理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到容易只

是這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來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宝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礼宝玉道王太医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医和張太医每常來了也並沒給錢不過每年四節大趸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這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去宝玉听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宝玉道我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取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宝玉堆東西的房子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格子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格却有几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簸箩內放着几塊銀子到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宝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宝玉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倒成了才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宝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咱們不識戥子倒說咱們有心小器似的那婆子站在外頭台磯上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邊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早掩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罷宝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請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太医來診了脉後說的病症与前相仿只是方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之分量較先也減了些宝玉喜道這才是女孩子們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墳圈子裡長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楊樹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才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墳裡只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有

松柏我常说的是松树那么大的树叶子一点也没一阵风他也是乱响你偏说他太不依了宝玉听这才不敢吃这头一碗就

老来他说知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样东西高雅不怕怪的才可以配他呢说着只见老婆子取了药来宝玉命他药就的

丫子们到来就命在大盘上放着宝玉因说亚往给他们茶房里熬药熟了这屋里熏气如何使得宝玉连熏气也一切都死

西厢房 香菜千年都难神仙採药晚药再看高人逸士採药修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都正想各色都有了就不少藤香琴松

好全了一面说一面早命人将上火炉将药煎打点少东西远送去来有几人劝他少买一二在多考过雨进来贾母王夫人起问

安吃饭正值风相兜和贾母王夫人商议说天又短天冷不如以后大使了著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等天暖和了再来

回的跑也不好王夫人听道这也是主意刮风下雪到便宜吃些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气压上些东西

也不好不如园子后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挑又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给他们姊妹们弄饭新鲜菜

蔬是有分例的在总管房里支了去或要钱或要东西那些野鸡獐麅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贾母道我也正想着呢

就怕又添一个厨房多事些凤姐道并不多事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冷风朝气

别人还可事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兄弟也禁不住何况兼有多病还是姑娘 都不是伤实因凤姐思理所所

贾母如何若是且听 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錯從寶玉道正是這話上次我要說說見你們的大事多如今又添出這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孩子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說這話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娘都在坐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向王夫人等說道今兒我才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眾人不伏今日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尤氏等齊笑說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人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眾人都死了單剩下咱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眾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着晴雯襲人等事便先回園裡來到房中藥香滿屋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臥於炕上臉面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燒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麼

了些又瞞起我来宝玉噯道張我又從门出去到那裏（襲）听了说些什麽来告訴你说若要些從後门出去至窗下潛听麝月悄悄卻道
你怎麽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襲麝嫂子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裏各处的媽媽們小心訪查一般們只
疑惑那姑娘們了頭子来又害了只怕小孩子家没見过的拿了起来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这裡的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裡你們
这里的宋媽去了望着这只鐲子说是小了頭墜兒偷起来的被他看見来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把鐲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
在你們身上而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年有了良兒偷玉剛冷了这一二年间時还有人提起来趁愿这會子又跑出个偷
金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房家去了偏是他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到怕叫宋媽千万别告訴宝玉只当没有这
事别和一个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也要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说我往大奶奶那裡去誰知鐲子
褪了口去丟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見今兒雪化尽了黄澄澄的映着日頭还在那裡呢我就撿了起来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来告訴
你們以後防着些別使喚他到别处去等襲人回来你們商议着变个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这小娼婦也見过些东西怎麽
这麽眼皮子浅平兒道究竟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说这叫做蝦鬚鐲到是这顆珠子还罢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
要告訴了他他是断忍不住的一时氣上来或打或罵依旧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说着便作辞而去宝玉听了又是喜
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能体贴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一个伶俐人作出这醜事来因而回至房
中把平兒之话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強的如今病着听了这話越发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
听了果然氣的蛾眉倒竪鳳眼圓睁即时就叫墜兒宝玉忙劝道你这一喊出来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之心呢不如領他这

个情道你打老他說完了晴雯道病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宝玉道這有什么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嗅些痛打幾个嚏噴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鑲雙扣金星玻璃的小扁盒來遞與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裡面有西洋琺瑯的黄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真正的汪恰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宝玉道嗅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見怎樣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門接連打了五六个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爽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宝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覺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宝玉笑道越性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和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鏡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个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宝玉道二奶奶說了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么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得明兒早起費手宝玉道什么順手就是什么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剛到了院門外邊忽見宝琴的小丫鬟名小螺者從那邊過去宝玉忙赶上問那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宝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宝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裡四人圍坐在熏籠上敘家常

到坐在暖閣裡臨窗做針黹一見他來都嘆道又來了一个可沒你的坐處了宝玉嘆道好一付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進來了遲橫
豎這屋子比各屋子暖這椅子上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暖閣之中有玉石條盆
裡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單瓣水仙點着宜興窰的舊石子便極口讚好花這屋子越暖這花香的越清香昨日未見黛玉因笑說道這是你家大
總管賴大嬸子送薛二姑娘的兩盆臘梅兩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他送了蕉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
轉送你如何宝玉道我屋裡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个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个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
吊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來熏越發弱了況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
如你抬了去這花也清淨了沒雜味來攪他宝玉嘆道我屋裡今兒也有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嘆道這
話奇了我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說古記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宝玉嘆道咱們明兒下一社
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嘆道罷罷我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宝玉
嘆道何苦來又奚落我作什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宝釵因嘆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詩題四个詞題每人
四首詩四闋詞頭一个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个不許剩宝琴嘆道這一說可知
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強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
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个真真國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
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的都是珊瑚猫兒眼祖母綠這些宝石身上穿

有金星玻璃的鏈子中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他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
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做的詩眾人都稱奇
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裏去取來寶玉聽了大失所望
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裏自然都是
要帶了來的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語寶釵笑道
偏這個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若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
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裏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
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方答道記得是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
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咐道你到我那裏去就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
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的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
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果和香菱來了眾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忙讓坐遂把方才的
話重敘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一语未了只见麝月走来说太太打发人来告诉二爷明儿一早往舅舅那里去就说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亲自来宝玉忙站起来答应道是因问宝钗宝琴可去宝钗道我们不去昨儿单送了礼去了大家说了一会方散宝玉因让诸姊妹先行自己落后代玉便又叫住他问道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殡才来呢代玉还有话说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心里也觉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想了一想也笑道明日再说罢一面下了阶矶低头正欲迈步复又忙回身问道如今的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代玉道昨儿夜里好了只嗽了两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紧的话这会子才想起来一面说一面便挨过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一语未了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照代玉问姑娘这天好代玉便知他是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代玉忙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与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正值吃晚饭时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嘱他早去宝玉回来看着晴雯吃了药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将熏笼抬至暖阁前麝月便在熏笼上一宿无话至次日天未明时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该醒了只是睡不够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来道咱们叫起他来穿好衣裳抬过这火箱去再叫他们进来老嬷嬷们已经说过不叫他在这屋里怕过了病气如今他们见咱们挤在一处又该唠叨了晴雯道我也是这么说呢二人才叫时宝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进小丫头子来收拾妥备了方命秋纹檀云等进来一同伏侍宝玉梳洗毕麝月道天又阴阴的只怕下雪

穿那一叠連的罢宝玉点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盖碗建蓮紅棗湯來宝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
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宝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宝玉出門便開了房門
命宝玉進去宝玉見賈母身後宝琴面向裡也睡着未醒賈母見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囉呢的天馬箭袖大紅
猩猩毡盤金彩繡石青妝緞沿边的排穗褂子賈母道下雪呢麼宝玉道天陰着还没有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
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罢鴛鴦答應了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宝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又不似宝琴
所披之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呢這是哦囉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把那野鴨子的給
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罢宝玉磕了一个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宝玉答應了便出
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決絕之後他總不合宝玉說話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
又要迴避宝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這个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宝玉只得
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給晴雯麝月看過後回至賈母房中回說太太看了只說
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遭塌了他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没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个也是
没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他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宝玉應了几个是老嬤嬤跟至廳上只見宝玉的奶兄李
貴和王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个人帶着茗烟伴鶴鋤藥掃紅四个小廝背着衣包抱着坐褥籠
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嬤嬤又吩咐他六人些話六个人忙答應了几个是忙捧鞭墜鐙宝玉慢

之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籠着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後身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家書房天天鎖着的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錢啟李貴等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劝兩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果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攜他的手說了几句話接着又見一个小廝帶着二三十个拿掃帚簸箕的人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那為首的小廝打千兒請了一个安寶玉不識名姓只微笑點了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几个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都各上了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里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会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了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里鑽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篆兒忙進來問姑娘作什么晴雯道别人都死絶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果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前凑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内罵道

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針拿不動綫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哭亂喊麝月忙
拉開墜兒按着晴雯躺下笑道你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
嬤嬤進來說道寶二爺才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背
後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
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我們自然有道
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去晚也去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
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來見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侄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
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你這話只等寶二爺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
膽子問他去他那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縱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說話雖是背地裏姑娘
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一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
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出我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
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
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 唬此是一件
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他我

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话去可不叫有名无实那一日不把宝玉两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
一日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来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
体统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
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
认不清呢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那媳妇听了无言可对亦不敢久立赌气带了坠儿
就走宋妈妈忙道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你女儿在这屋里一场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
他们也不希罕不过磕个头尽了心怎么说走就走坠儿听说只得翻身进来给他两个磕了两个头又
找秋纹等他们也更不搭理他那媳妇嗐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才又闪了风着了气反觉
更不好了翻腾至掌灯刚刚安静了些只见宝玉回来进门就嗳声跺脚麝月忙问原故宝玉道今儿
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个褂子谁知不防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一
面说一面脱下来麝月瞧时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说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
着叫人悄悄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说着便用包袱包了交与一个妈妈送出
去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旧拿回来说不但织补匠能干
裁缝绣匠并女工的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麝月道这怎么样呢明儿不穿也罢了

罢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晴雯听

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罢没个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子又着急宝玉笑道这话

倒说的是说着便递与晴雯又移过灯来细瞧了一瞧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

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的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

得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

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

月只帮着拈线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像若补上也不很显宝玉道这就很好那里又找哦啰嘶国的裁缝

去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

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

补不上三五针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

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那可怎么处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

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若不

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说道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阵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

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会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夫來了胗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於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癆病呢了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人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的這賈宅的秘法無論上下只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几日便漸〻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〻告訴襲人〻〻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病又接了李嬸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几天寶玉又見襲人常〻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几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和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

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著人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屋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了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个錁子說著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叫興兒將銀錁子快快交了進來了頭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咱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咱們家雖不等這几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見過置了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个有体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咱們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要不仗著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大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著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个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才領下來了光祿寺老爺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著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

錫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过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回过賈母王夫人又至這边回过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边二嬸娘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定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咱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說咱們不留心倒像兩家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給賴陞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著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裡拿著一个稟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烏莊頭來了賈珍道這个老砍頭的今兒才來賈蓉接过稟帖和賬目忙展開捧著賈珍倒背著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上寫著門下莊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莊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个吉利兒罷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著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豬二十个湯豬二十个龍豬二十个野豬二十个家臘豬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湯羊二十个家風羊二十个鱘鰉魚二百个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

斤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穣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乾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梁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乾菜一车外卖梁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贾珍看完说带进他来一时只见乌进孝进来只在院内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起他来笑说你还硬朗乌进孝（笑回托爷的福还走得动）嗳呀道不瞒爷说小的（遇你儿也九了放心他走走也罢了乌进孝）们走惯了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都不是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贾珍道你走了几日乌进孝道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难走的很耽搁了几日虽是走了一个月零两日日子有限怕爷心焦可不赶着来了贾珍道我说呢怎么今儿才来我才看那单子上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乌进孝忙进前两步回道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周围）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正是叫别过年了乌进孝道爷的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贾珍道

正是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這話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縱有這心他也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縱賞銀子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一千多兩銀子夠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家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搥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卻有个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著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才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來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給他們接著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

皮給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靸著鞋披著一件猞猁猻大皮袄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个大狠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我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著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个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个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个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才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对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裡賈珍攆走賈芹看著領完了東西回房同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供（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对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垂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

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學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付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台上鼎設着古銅彝等器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鬧龍填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寧榮

俱是御筆裡邊灯燭輝煌錦帳繡幔雖列着些神主卻看不真只見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

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
面正居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几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内儀門
挨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内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厮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
至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
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
王夫人傳與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
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再
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
内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内花團錦簇塞的無一隙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搖曳之聲並起
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
放着象鼻三足泥鰍流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氈子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
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請賈母一輩的兩三位妯娌
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下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
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姊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

眾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眾姐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老妯娌們閑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才起身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如鳳丫頭了鳳姐兒攙著賈母笑道老祖宗快走咱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裏供著祖宗忙的什麼似的那裏還擱的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送了來我吃不了留著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眾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裏看著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才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這裏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著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西邊設立著榮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便轉彎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眾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間亦是錦裀繡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嬤嬤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坐賈敬賈赦等領著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散押歲錢并荷包金銀錁等物擺上合歡宴來

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果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着角灯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灯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声雜沓語笑喧闐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上妝擺全付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礼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娘二人說話隨便或和寶玉寶釵等姐妹赶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和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边廳上和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天才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灯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賈去隨便坐了半日）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日之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几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花灯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養就是這几天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槩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中和衆門客賞灯吃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而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窯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瓔珞各色舊窯小

瓶中都点綴着歲寒三友玉棠富貴等鮮花上面两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
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个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
又有一个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和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
肆些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架纓
絡花瓶香炉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杯盞箸（箸將自己一席設于榻旁）邊安席命宝琴湘云代玉宝玉四人坐着每饌菓菜來
先捧給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嘗嘗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
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的媳婦西邊便是宝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姐妹等兩邊大梁
上掛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灯每席前竪着倒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鏨琺瑯活信
可以扭轉向外將灯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格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灯廊簷內外及兩邊遊
廊罩棚將羊角玻璃戲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灯掛滿廊上几席就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
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鬧有家內沒有
人又有疾病淹纏要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妒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
手羞腳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因此族中雖多女眷來者不過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來男人只有賈
芹賈芸賈菖賈菱四个現在鳳姐麾下办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當下又有

林之孝的媳婦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著一條紅毡放著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紅綵繩串穿著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吩咐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娘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綵抽去堆在桌上正唱唱的西樓會正是這齣將完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諢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裡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果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的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才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為他說的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笸籮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笸籮走出來向戲台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果子吃的說畢向台上一撒只聽豁啷啷滿台的錢響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抬大笸籮的錢預備未知怎麼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話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厮們快撒錢只聽滿台錢响賈母大悦二人遂起身小厮們忙將一把新暖銀壺捧在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至李嬸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何必多禮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俱垂手旁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先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止二人奉酒那賈琮兄弟等却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了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帮着跪下作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邢王二夫人斟過了賈珍笑道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灯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因說你往那里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了寶玉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並几个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子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不成皆因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他便沒孝那園子裡也須得他看着灯燭花炮最是耽險的這里一唱戲園子裡的人誰不偷來瞧瞧他還

细心答应着况且这一散没宝兄弟回去睡觉各色都是齐全的若他再来了一个人又不经心散了回去铺盖也
是冷的茶水也不齐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来了只看着屋子散了又齐备我们这里也不耽心又可以全他的礼岂不
三处有益老祖宗要叫他我叫他来就是了贾母听了这话忙说你这话很是比我想的周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妈
几时没了我怎么不知道凤姐儿笑道前儿袭人去亲自回老太太的怎么倒忘了贾母想了一想笑道想起来了我的记
性竟平常了众人都笑说老太太那里记得这些事贾母因又叹道我想着他从小儿伏侍了我一场又伏侍了云儿一场末
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亏他魔了这几年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他妈没了我想
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也就忘了凤姐儿道前儿太太赏了他四十两银子也就是了贾母听说点头道这还罢了正好鸳鸯
的娘前儿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京我也没叫他家去守孝如今叫他两个一处作伴儿去又命婆子们将些果子
菜馔点心之类与他两个吃去琥珀笑道还等这会子呢他早就去了说着大家又吃酒看戏且说宝玉一径来到园中
众婆子见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园门里茶房里烤火和管茶的女人们偷空饮酒斗牌宝玉至院中虽是灯光灿
烂却无人声麝月道他们都睡了不成咱们悄悄的进去吓他们一跳于是大家蹑足潜踪的进了镜壁一看只见袭人和一人对面都
歪在地炕上那一头有两三个老嬷嬷打盹宝玉只当他两个睡着了才要进去忽听鸳鸯叹了一声说道可知天下事难定论理你单
身在这里父母在外头每年他们东去西来没个定准想来你是再不能送终了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
袭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够看着父母回首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这倒也算养我一场我也不敢妄想了宝玉听了

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罢讓他兩个清清淨淨的說話襲人
正一个悶悶的他幸而來的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宝玉便走过山石後邊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过臉去口內笑
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个小丫頭子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預備去了这裡宝玉剛轉过來只見兩
个媳婦子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宝玉在这裡你大呼小叫仔細唬着他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道大節下來
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了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
位姑娘吃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宝玉笑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
麝月忙上去將兩个盒子揭開兩个媳婦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兩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菜饌
點了一點頭邁步就走麝月二人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宝玉笑道这兩个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
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这好的也狠好那不知禮的也太不知禮宝玉笑道你們是
明白人耽待他們是粗笨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來至園門那幾个婆子雖吃酒鬥牌卻不住出來打探見宝玉
來了也都跟上了來至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个小丫頭一个捧着小沐盆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壺在那裡久等秋
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一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的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倒
的是滾水这还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过來給我倒上些那婆
子道哥哥兒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了舀去罢那里就走大了腳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

忘本了茶盅子倒了就手把盅子回头见是秋纹忙捧起壶来斟倒秋纹道数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有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东西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没认出是姑娘来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倒了些沤子在他手内宝玉沤了秋纹麝月也趁热水洗了一洗跟进宝玉来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也从李婶薛姨妈斟起二人也笑让坐贾母便说他小人儿家让他斟去大家倒要干过这盅说着便自己干了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让他二人薛李也只得干了贾母又命宝玉道连你姐姐妹妹的一齐斟上不用乱斟都要叫他们干了宝玉听说答应着一一挨次斟了至代玉前偏他不肯拿起盃来放在宝玉唇边宝玉一气饮干代玉笑说多谢宝玉替他斟上一盃凤姐儿便笑道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得字拉不得弓宝玉道没有吃冷酒凤姐儿笑道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只除贾蓉之妻是命丫头们斟的复出至廊下又与贾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进来仍归旧坐一时上汤后又接着献元宵贾母便命将戏暂歇歇小孩子们可怜见的也给他们些滚汤滚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将各色果子元宵等物拿些与他们吃去一时歇了戏便有婆子们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儿进来放两张杌子在那一边命他坐了将弦子琵琶递过去贾母便问李薛二位听何书他二人都回说不拘什么都好贾母便问近来可又添些什么新书那两个女先儿回说到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回说叫作凤求鸾贾母道这一个名字到好不知因什么起的你大概先说个大概书若好再说女先儿道这书上乃是说残唐之时有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氏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辅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众人听了笑将起来贾母笑道这不重了我们凤丫头了媳妇们忙上去推推他的推他

这是一个一个的名子小很说贾母咲道你说罢女先兒忙咲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風姐兒咲道怕什么你只管
说罢重名重姓的多呢女先兒又说道那年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见了大雨进到一个庄上避雨谁知这庄上也有位乡绅
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裡这李乡绅膝下无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这小姐芳名叫作雏鸾琴棋书画
无所不通贾母忙道怪道叫作凤求鸾不用说我已猜着了自然是这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女先兒咲道老祖宗原
来听过这回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过便没听过也猜着了贾母咲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
趣兒把人家女兒说的这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兒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
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
忘了诗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兒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
法就说他是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书识礼
便是告老还家自然……少奶母丫环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环你们
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众人听了都咲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贾母咲道这有个原故编这样
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
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
那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谎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

我来了他们娘儿们住的远我偶然闲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收散了李薛二人都笑说这正是大家子的规矩连我们家
也没有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凤姐儿走上来斟酒笑道罢罢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谎这一回就叫作掰谎
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谎且不表再整观灯看戏的
人老祖宗且让这二位亲戚吃一杯酒看两出戏之后再从昨朝话言掰起如何他一面斟酒一面笑说未曾说完众人俱已笑倒两个女先
儿笑个不住都说奶奶好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都没了薛姨妈笑道你少兴头些外头有人比不得往常
凤姐儿笑道外头的只有一位珍大爷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从小儿一处淘气了这几年因做了亲我如今立了多少
的规矩了便不是从小儿的兄妹便以伯叔论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戏彩他们不能来戏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这里好容易引的
老祖宗笑了一笑多吃了一点儿东西大家喜欢都该谢我才是难道反笑话我不成贾母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
场倒是亏他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吃着酒又命宝玉来敬你姐姐一杯凤姐儿笑道不用他敬我讨老
祖宗的寿罢说着便将贾母的杯拿起来将半杯剩酒吃了将杯递与丫鬟另将温水浸的杯换了一个上来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
另将温水浸着的杯代换斟了新酒上来然后归坐女先儿回说老祖宗不听这书或者弹一套曲子听听罢贾母便说道你
们两个对一套将军令罢二人听说忙和弦按调拨弄起来贾母因问天有几更了众婆子忙回三更了贾母道怪道寒浸浸
的起来早有众丫鬟拿了添换的衣裳送来王夫人起身陪笑说道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里地炕上倒也罢了这二位
亲戚也不是外人我们陪着就是了贾母听说笑道既这样说不如大家都挪进去岂不暖和王夫人道恐里间坐不

下賈母笑道我有道理索性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併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熱又暖和眾人都道這才有趣
着便起了席眾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併了三張大桌另又添換了果饌擺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禮只
聽我分派你們就坐才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
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菌尤氏李紈
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
都進來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才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說留
下蓉兒斟酒才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个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
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竟沒一對雙全的就
忘了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就合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團圓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回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興頭
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給他們瞧瞧
媳婦聽了答應了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帶
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个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个軟包因不及抬箱估料着賈
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
出來逛逛你如今唱什麼才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

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们都比咱们家的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顽戏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
们却比大班还强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齣寻梦只须用箫和管笙笛一概不用文官笑道
老祖宗说的是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不过听我们小孩子一个发脱口齿再听一个喉咙罢了贾母笑道
正是这话了李婶薛姨妈都笑道好个灵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贾母笑道我们这原是随便的顽意儿
又不出去作买卖所以竟不大合时说着又道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只用这两齣叫他们二位太太听个意思罢了
若省了点儿力我可不依文官等听了出来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众人都鸦雀无闻薛姨妈因笑道实在
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用箫管的贾母道也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箫和的这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
人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指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
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众人都道这更难得了贾母命人叫过媳妇
来吩咐文官等叫他们吹弹一套灯月圆媳妇领命而去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凤姐儿见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趁着
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叫他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贾母笑道这是个好令正对时对景忙命
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与女先儿们击着席上取了一枝红梅贾母笑道若到谁手里住了吃一杯也要说
个什么才好凤姐儿笑道依我说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我们这不会的岂不没意思依我说也要雅
俗共赏不如谁输了谁说个笑话儿罢众人听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今儿

如此說不但在廟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大小人等無不歡喜都小了頭們都忙去我想與樣的告訴他們快來聽
二哥哥又說呀話了那小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子是藏要了要毋命將此湯点菓菜由三宮等吃去便命開戲那
女先兒們皆是慣的或緊或慢或如珠湧或如漬至水或如驚馬之亂馳或如疾雷之光無忽暗其鼓之聲
仍梅花慢韻書帳梅花慢要母手中鼓聲恰在大家呵呵笑了要是怕上来斟了一杯眾人都嘆道自然老
太太先喜了我們才託賴此喜要母呀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些話到有些難說眾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姐的還好呢
自賞一个我們也吃一吃要母吃道並沒有個好新鮮招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子的說一个罷了因說道一家子養了
十个兒子娶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个媳婦最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个不孝順這九个
媳婦委屈便商議說咱們九个心裡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呢
大媳婦有主意的便說道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人為什麼單單的給那小蹄
子一張乖嘴我們都是笨的眾人聽了都喜歡說這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到閻王廟裡來燒了香九个都在供桌
底下睡着了九个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來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个
魂便要拿金箍棒打唬的九个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原故九个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腳一跺嘆
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个人聽了便說道大聖發个慈悲我
們就好了孫行者道這卻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个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的因為撒了一泡尿在地

下你那小蹄子便吃了你们娶了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呆再搁记你们吃了就是了说毕大家都笑起来凤姐儿

笑道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

薛姨妈笑道笑话儿在对景就发笑说着又击起鼓来小丫头们只要听凤姐儿的笑话便悄悄的和女先儿说明

以咳嗽为记须臾传至两遍刚到了凤姐儿手里小丫头们故意咳嗽女先儿便住了众人齐笑道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说一个

好的别太逗人笑的肠子疼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过正月节合家赏灯吃酒真真的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

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滴搭搭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嗳

哟哟真好热闹众人听他说自己撑不住笑了都说听听贫嘴又不知编派那一个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凤姐儿

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费力说你们混插口就不说了贾母笑道你说你说底下怎么样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团团的坐

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再无别话都怔怔的还等他下话只觉冰冷无味湘云看他半日

凤姐儿笑道再说一个过正月半的几个人抬着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的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性急的

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点着了只听噗哧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捍的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湘

云道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凤姐儿道这本人原是个聋子众人听说一回想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又想

着先前那一个没完的问他先一个怎么样也该说完凤姐儿将桌子一拍说道好罗嗦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

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众人听说复又笑将起来凤姐儿

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仗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子握着嘴笑的前仰後合
指他說道這个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仗來咱們也把
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
甚大却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的花炮林黛玉稟氣柔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在懷中薛姨媽便摟
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等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个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在懷內鳳姐笑道我們
是沒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仗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起來了鳳
姐兒笑道等散了咱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廝們放的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的滿天星九龍
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響之類的零碎小炮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的滿台的錢命那孩子
們滿台搶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說道夜長不覺的有些餓了鳳姐兒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
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又道也有棗兒熬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笑道倒是這个還罷了說着已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
笑道不是油膩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又忙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倒是這个還罷了
家隨便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堂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
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吳
新登家這几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也有高興直待眾人散了方回的也有興盡半日一時就來的凡諸親友

來請我來不必來了賈母一概怕擾是不會自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兒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

者亦皆不會去只說賈母留下解悶所以倒是家下人家來請賈母可以自便之處方高興去逛逛閒言不提

且但說其中有了三字聲鬧熱要知端底

既當元宵已過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話說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个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許多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禀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鬥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眾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于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一直服藥調養到八九月間才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鬥牌白日裏睡覺夜裏鬥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个懼怕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个妥當的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才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嗽疾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卧病于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錯方回房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

和睦不用分体体只不过些些的铺陈了便可他二人起坐这厅上也有一匾题着补仁谕德四字家下俗语皆呼作议事厅儿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应执事的媳妇等来往回话者络绎不绝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各各心中暗喜因为李纨素日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人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便添了一个探春也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青年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凤姐儿前便懈怠了许多只三四日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皆系荣宁非亲即世交之家或有升迁或有黜降或有婚丧红白等事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前边更无人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小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觉比凤姐儿当差时到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性连夜里偷着吃酒顽的工夫都没了这日王夫人正是往锦乡侯府去赴席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去后回至厅上坐了刚吃茶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过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来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的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伏出二门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儿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便道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了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吴新登家的听了忙答应了是

擇了時辰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登新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几年老太々屋裡的
几位老姨奶々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這（有）兩个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个
我們聽々一問吳登新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道這話胡鬧
依我說賞一百到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々吳登新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帳去此時卻
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到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々也是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々還不算利
害也就是算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反像我們沒主意了吳登新家的滿面通紅忙
轉身出來眾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時吳登新家的取了舊帳來探春看時兩个家裡的賞過皆是
廿兩々个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个外頭的一个賞過一百兩一个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个是隔
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个是現買葬地外賞廿兩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廿兩銀子把這帳
留下我們細々看々吳登新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探春李紈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
都踩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一面說一面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
說誰我竟不解（懂）誰踩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踩我々告訴誰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
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illegible]你兄弟
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別說是我（們）探春笑道原來為這个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理面

便笑了拿帳翻與趙姨娘看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屋裡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恩典若說辦的不公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才正經沒臉連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話可說只得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該越發拉拔拉拔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呢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要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就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兒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的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

我到素昔按理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庅說每日環兒出去為什庅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
庅不拿出舅〻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个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
表白〻〻也不知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
說二奶〻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口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〻好些我正要
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作什庅平兒笑道奶〻說趙姨奶〻的兄弟沒了恐怕奶〻和姑娘不知
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度著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〻的添什庅誰又是二十四个
月養下來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著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〻
不心疼的錢樂的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庅添了去平兒一來
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一番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寶釵
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口又有一个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臉盆巾帕靶
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个小丫鬟也都在旁
屈膝捧著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待書不在這裡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
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盆中盥沐那媳婦便回道回奶〻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的一年公費平兒先
道你忙什庅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著先說話來二奶〻跟前你也這庅沒眼色來著姑娘雖

樊恩竟我害回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們吃了虧可別怨我唬的那個媳婦忙陪笑說道我粗心了
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
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查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
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查平兒忙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瞅着大奶奶
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們再說門
外的眾媳婦都笑道姑娘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如今小姐是嬌客若認真
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的這
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
頭一件於太太的事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
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的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沒人煞性子
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才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
裡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
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領了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蘭哥兒是大奶奶
屋裡怎麼學裡每人又有八兩銀子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兒起把這一項免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

我的話把這一件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說免的，那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裏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裏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裏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裏站着，你叫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忙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裏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台階上的土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裏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裏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口兒。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眾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兒，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眾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奶奶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眾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着兩的，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裏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略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治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

的眾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算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还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
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个姑娘你們都錯看了他二奶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裏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們這
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裏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眾人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且歇一歇裏頭擺飯呢等撤下飯卓子再
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裏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裏充什麼
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宝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
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听了忙問道這是
為什麼平兒與眾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几件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眾人作榜樣呢何
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
又說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太的威勢就怕也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你听听罷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駁兩件才
壓的眾人口聲呢秋紋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裏沒的臊一鼻子灰我趕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
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眾媳婦皆在廊
下靜候裏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
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才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麼有臉的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裏面鴉雀
無聲並不聞碗箸之聲一時只見一个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个將桌抬出茶房內早有三个丫頭捧着三盂水

見飯擺上去三人便進去了四五捧了沐盆巾漱盂來方有待書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三蓋碗茶進去一時

等他三人出來待書命小丫頭子們好生伺候着我們吃了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眾媳婦們方慢々的安分

回事不敢像先前輕慢疏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々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

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咱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々的問你奶々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了這半日平兒便

咲着將方才的原故細々說與他聽了鳳姐兒咲道好々々好个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々肚子裡

平兒咲道奶々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々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和別的一樣看待了鳳姐兒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

庶出是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的時候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

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个沒造化的挑庶正誤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

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咲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个不背地裡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

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

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咲話老太々太々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盡

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々這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咲道我也慮到這裡倒

也夠了寶玉和林妹々他兩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々自有梯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

了三四个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兒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裡省一抿子也就夠了老太々的事出來

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省儉些陸續也就夠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二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裡就不伏再者林妹妹和寶姑娘他兩個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咱們家務事况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的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卻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兒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咱們有他這一個人幫着咱們也省些心於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克人恨極了暗地裡笑裡藏刀咱們兩個才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眾人就把往日咱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卻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才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才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概沒有別人

嘱咐你們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嘴裡你我起來平兒道偏說你〻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
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才罷看我病的這樣還來慪我過來坐下横竪沒
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兒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
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
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盥漱畢吩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
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環婆子在窗下聽候平兒進入
廳中見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的事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上
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因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
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才剛學裏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
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
交與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脂粉的理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
去按月使人按房交與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
得閒姑娘們偶然要一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可知這個錢並不是買這些東西有的如
今我冷眼看着各房裏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
空遲些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
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裏弄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
另叫別人的奶媽的或是弟兄哥哥的兒子買了來才使得若使了官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
法子是鋪子裏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來單預備給我們的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來買

素性把他們衙麦又說他使壞心要奪這些東西所以他們也不得[illegible]

他們四使媽媽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裡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一年算起來費反費了[illegible]

竟把這每月的這一分子免了罷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裡頭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們這個如何寶釵

道還沒有咱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麼個園子除他們帶的

花兒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才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

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見

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

虛比浮詞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

越發連孔子也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有見我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

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來我自己罵我自己

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過[illegible]李紈

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

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都是取笑之談說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因又接著說道咱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

倍算一年就有四百兩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這樣人家行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

一行多有錢料理一味任人作踐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的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派准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第一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們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子裡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你說奶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你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為的緣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天與小丫頭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亢不卑他奶奶便不是和咱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變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便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似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裡

不要又流下泪来宝钗等见他说的恳切又想他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泪来都忙
劝他趁今儿清净大家商议两件兴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场又提这没要紧的事做什么平儿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说
谁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虽如此说也须得回你奶奶一声我们这里搜剔小遗已经不当因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行若是糊涂多蛊多妒的我
也不肯利欲抓他的乖是的岂可不商议了再行平儿笑道既这样我去告诉一声说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道我说是白走了一趟这样好事
奶奶岂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的婆子们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度大概定了几个又将他们一齐传来李纨大概告
诉他们众人听了无不愿意也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这个说那一片稻
地交给我一年这些顽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官中钱粮我还可交些钱粮探春才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进园瞧姑娘婆子
只得去领大夫平儿忙说单你们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头脑带进大夫来回事的那人说有吴大娘和单大娘
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着呢平儿听说方罢了众婆子去后探春问宝钗如何宝钗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终缮其辞者
嗜其利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向册上指出几个人来与他三人看平儿忙去取笔砚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
的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家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
蔬稻稗之类虽是顽意儿不必认真大耕大锄也须得他去再一按时加些培植岂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芜院和怡红院
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利息之物李纨忙笑道蘅芜院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色香料香草儿都不是
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还有一带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

單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幾個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辮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才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都問這是為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個一個閒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个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个人來怡紅院有个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誠實老人家他又和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道的不用咱們說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个那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咱們身上了如今這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好的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个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家裡的舊例人所共知的別的偷着的在外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才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的人動用的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帚簸箕

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几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几宗雖小一年通共算起來也省的四百多兩銀子寶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几間薄地也可添几畝雖然還有富餘但他們既辛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裏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生些他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那裡搜尋不出几个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体如今這園子裡几十个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几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道我才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了這个之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那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冰床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索性說破了你們只顧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叫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眾婆子聽了這个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愿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更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坐吃三注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兒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

了。我若不叠分明，是呼姨娘操心。你奶奶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个閒人，便是个街坊鄰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親姨娘
托我。我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小分沽名吊譽的，那时酒醉賭博生出事来，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
了。就連你們素日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看，皆因看的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遵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别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
可，倘或被那几个管家娘子知道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
的着你們，何不如你們自己存些體面，他們如何得来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个額外的進益来，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裡周全得
謹謹慎慎，使那些有權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
你們去細細的自己想想。這話衆人聽了都歡喜，說：姑娘說的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
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体面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来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
刻先遣人来送礼請安。說着便將礼单送上来。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各色寧綢十二疋，上用
宮綢十二疋，上用緞十二疋，上用紗十二疋，上用各色綢綾四十疋。李紈也看过，便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便
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都過来，將礼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道：甄
家又不與别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来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請安。
賈母听了，忙命人帶進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别。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
四个腳踏来，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日太太

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先令奴才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來四人也都
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
娘來了賈母道有了人家沒有四人回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
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
們才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們哥兒也跟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太賈母道幾歲了
念書了沒有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的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敢十分管教賈母笑道
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們那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說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
等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個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
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像有一個是的只是十來年沒進京都記不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
來媳婦丫環答應了一聲走近前來賈母笑道園裡把咱們的寶玉叫了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
人見了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着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
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忙笑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才一說可知是模樣
相彷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嬌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齊
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比

我們的[illegible]好些賈母忙問怎麼見得四人笑道方才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一位也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
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〇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
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
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
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疼可愛背地裏所以才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裏沒外不給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
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
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裏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他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
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事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天
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
命歇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裏賈
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眾人都想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也甚多祖母溺愛孫者也是常情
不是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闊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
去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個去寶玉
道那裏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

子偏又撲様兒也是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卻不同名
藺與司馬雖同名而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證有也罷沒也
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默默
盤算不覺就忽忽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從那邊來
了幾個女兒都是丫鬟寶玉又詫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寶玉怎麼跑到這
里來寶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好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
笑道原來不是咱們家的寶玉他生的倒也還乾淨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裏也竟還有個寶玉丫鬟們忙
道寶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臭小子也亂叫
起他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一个丫頭笑道咱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咱的熏
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
院內寶玉又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階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个人臥着那邊有幾个女兒做針線
也有嘻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个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丫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
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个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作了一个夢竟
夢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園子裏頭遇見幾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子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裏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

性不知那裏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裏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裏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唬的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寶玉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裏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門外指道纔出去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裏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人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裏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裏安了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裏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躺下照著影兒頑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叫著自己喚着自己的名字呢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寶玉聽說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裏見其家中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的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的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著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著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着看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在那裏剔筍修竹便怔怔的走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獃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項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裏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獃病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

我你們這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疑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
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
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娘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
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髒地下去恐怕弄髒了自
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
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
紫鵑笑道你這小東西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呢還是等明日一早才去雪雁
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聽了忙問在那
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
了瀟湘館一逕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幾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作
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
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着我紫鵑道
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
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

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他竟沒告訴完了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個家去紫鵑道你妹妹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才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伯叔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几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疊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樣回答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道在這裡紫鵑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著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呆呆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著倒了茶來他便吃茶眾人見他這般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

袭人忙去请李嬷嬷来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
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袭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
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倒枕的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袭
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这般袭
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鹃正伏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鹃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些什么你瞧瞧
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便不免也慌了忙问怎么了袭人
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
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黛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久经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
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炽胃扇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
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紫鹃哭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
句顽话他就认真了袭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顽话认了真黛玉道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
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鹃便眼内出
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了几句顽话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嗳呀
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方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住紫鹃命他打宝玉

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眾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个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个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剌的說一个去別說他是个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單大良家的都來瞧哥兒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个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再沒人來接他你只管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一面分付眾人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句話罷眾人忙答應又不敢咲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賈母忙命人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寶玉便掖在被中咲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來請了賈母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弱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別的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咲說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子若醫好了我另外

預備謝禮叫他親自送去磕頭要能罷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

等謝禮命宝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並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眾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了

藥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

將琥珀去伏侍代玉々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眾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

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宝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

人來問訊幾次李奶母帶領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宝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

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

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的藥漸次好起來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或作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

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和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見風就

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不根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宝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給他瞧引

的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宝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麼

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宝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

是我編的林家真沒了人了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

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你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

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道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
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
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瘋的剛剛的這幾日才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
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掏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還有
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煙煙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才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
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又詫異問道你
又着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
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卻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
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素日情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
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打趸兒的話活着咱們一處活
着不活着咱們一處化灰化煙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才睡
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
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疊鋪蓋妝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三面
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着好照明兒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與他

回了賈母命人將東西送過去亦無話說了眾人自回園中代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了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

鵑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定後紫鵑已寬衣臥下之時悄向代玉笑道寶玉的心到實聽見偺

們去就那樣起來代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

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代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到

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又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

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悞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

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為妾

為妻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是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

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代玉聽了便說道

這丫頭今兒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罷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

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己睡了代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

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

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

了一班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代玉二人不曾得去至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

因又命薛蝌陪諸親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知道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慢的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自己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兒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的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怕他不依的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此來原是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個閑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縱抬了十萬銀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著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咱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

己和他一个大孩子一个小孩子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厚呢邢夫人素昔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缘大约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岫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些不好与宝钗姊妹共处闲话又兼湘云是个爱取笑的更觉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有女儿身分还不是那种佯羞诈愧一味轻薄造作之辈宝钗自见他时见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闲话之故耳如今却是意外之奇缘作成这门亲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方取薛蝌有时岫烟仍与宝钗闲话宝钗仍以姊妹相呼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儿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悄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听了愁眉叹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

一件难事再迟几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〻只管耐些烦儿千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
儿索性给了他们倒都歇了心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们尖刻让他〻只装听不见若有人走开就完了倘或短了什么你别存那
小家子女儿气只管找我去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就好的便怕人说闲话你打发小丫头子悄〻的和我说去就是了
岫烟低头答应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玉佩问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〻给的宝钗点头道他见人〻皆有独你一个
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但还有一句话你也要知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你看我从头
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着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
到了我们家这些没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岫烟笑道姐〻既
这样说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钗忙笑道你也不必随他们我这是他的好意送你〻不佩着他岂不疑心我不过是偶然提到这里
以后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应又问姐〻此时那里去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子叫丫头送到我那里悄〻
的取出来晚上再悄〻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
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宝钗就
往潇湘馆来正值他母亲也来瞧黛玉正说闲话呢宝钗笑道妈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妈道我这几日连忙总没来瞧
〻宝玉和他所以今儿瞧〻他二人也都好了黛玉忙让宝钗坐了因向宝钗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么想的到姨妈
和大舅母又作一门亲家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

裡只用一根紅線把這兩个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
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兩个的婚姻
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他母親懷裡笑說咱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
麼大了离了姨媽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釵嘆向黛玉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
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听說流淚嘆道他偏在這里
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宝釵笑道媽瞧他輕狂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怜
沒父母的到底沒个親人又摩娑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了你不知道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了父
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常常和你姐姐說心裡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這裡人多口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
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了我們也洑上水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
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宝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
宝釵笑問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
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宝釵笑道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才說你認不得娘的細想去說着便
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听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便也摟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
話他是頑你呢宝釵笑道真个明兒我和老太太說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夠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

薛姨媽聽了便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宝釵道連邢女兒我还怕你哥々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々
因要把你妹々說與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门好親事前兒我說定了邢女兒老太々还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
到被他說了我們的一个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到也有些意思我想宝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沒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著你宝
兄弟老太々那樣疼他々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々斷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々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代玉先還怔々的聽
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釵一口紅了臉拉著宝釵笑道我只打你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宝釵笑道這可
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也跑來笑道姨太々既有這个主意為什麼不和老太々說去薛姨媽呵々笑道你這孩子急什麼
想必催著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个小女婿子去了紫鵑聽了也紅了臉笑道姨太々真个倚老賣老的起來說着便
轉身去了代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說阿彌陀佛該々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二人
及婆子丫頭都笑起來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々雖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閑了和老太々商議々姨太々竟做媒保
成這门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出这主意一語未了忽見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張當票口內
嘆道這是什麼賬篇子代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們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釵忙一把接了看
時是岫烟才說的当票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个媽々的当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
麼是当票子眾人都笑道真々是个獃子連个当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々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
道這个那裡有這个便是家下人有這个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見了也都成了獃子呢

婆子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寶玉他到是外頭常常去走的只怕他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寶玉二人聽了方笑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舖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歎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是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帳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去了我偷看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送去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才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來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如何說着便要走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咱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虚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話説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説笑了一回才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許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許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体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環等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女雖去然亦時常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以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丫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二處主人既如此不暇并兩處執事人等或有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踩踏下處的也都各有差使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

頭領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暨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的
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
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有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
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
也是好人家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裝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各自去罷
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
才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咱們家的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他父母
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
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
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
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
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
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
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指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

如[illegible]鳥云散每日園中遊逛眾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完畢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原是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裡（賈氏）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便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眾婆子一概撤回並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眾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多）如今散了大家趁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眾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幾人各辦祭禮前往因寶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靸著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又）有駕娘們行著船夾泥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姑娘的眾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也）人家比的原恰好你反說起人來說著寶玉便也坐下看著眾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道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

去罢宝玉也正要去瞧代玉起身拄拐辞了他们從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已到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孩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叹息正悲叹时忽有了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否正胡思间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宝玉吃一大惊又听那边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纸钱进来烧我回奶奶们去仔细你的肉宝玉听了益越发疑惑起来忙转过山石看时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内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宝玉忙问道你信与谁烧纸快不要別在在这里烧你或是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名姓見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藕官见了宝玉只不做一声宝玉数问不答忽见一婆子恶恨恨的走来拉藕官口内说我已经回了奶奶们了奶奶们气的了不得藕官听了终是孩子气怕受辱没了没脸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了如今还比你们在外头乱闹呢这是尺寸地方儿指着宝玉道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你是什么阿物儿跑来胡闹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罢宝玉忙道并没烧纸原是林姑娘叫他烧那烂字纸你没看真反错告了他藕官正没了主意见了宝玉又正添了畏惧忽听他替反掩心内转忧成喜也便硬着口道你很看真是纸

了底我瞧的是林姑娘写坏了的字纸那婆子听他如此说便弯腰向纸灰中拣那不曾化尽的遗纸拣了两点在手内
说道你还嘴硬有据有证在这里只和你厅上讲去说着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开那婆子的手说道
你只管拿了那个回去实告诉你我昨夜作了个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另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
所以我请了这白钱巴巴的烦他来替我烧了祝赞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又看见了我这会子又不好了
都是你冲了你还要告他去藕官只管见了他们就依我这话说
实听了越发得了主意反倒拉着婆子要走那婆子听了这话忙丢下纸钱陪笑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老太太我这老婆子
岂不完了宝玉道我也不再回去了我便不说婆子道我已经回了叫我来带他
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一想方点头应允那婆子只得去了这里宝玉细问他为谁烧纸必非父母兄弟
定有私自情理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泪说道
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并宝姑娘的蕊官并没第三个人知道今日被你遇见又有这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了你只不许
再对人言讲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说你只回去背人悄悄的问芳官就知道了说毕佯常而去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只得踱到潇湘馆瞧黛玉越
发瘦的可怜问起来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见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来些微谈了谈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宝
玉只得回来因记挂着要问芳官那原委偏有湘云香菱来了正和袭人芳官一处说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盘诘只得耐着一时芳官又跟了他
干娘去洗头他干娘偏又先叫他亲女儿洗过了后才叫芳官洗芳官见了这样便说他偏心把你女儿的剩水给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

兒不重的到給我剝了他干娘羞愧交加便說他不識抬舉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有好纏的
憑你甚麼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群的騾子是的娘兒兩个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吵嚷瞅着老太太
不在家你們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雯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是的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來的襲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道小的
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少親失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
因問襲人這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錢才照看他
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走到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雞卵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个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
自洗別再吵鬧了他干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襲人
忙勸作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干娘說道你老人家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臊還有臉打
他他要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
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几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的
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打得罵得誰許你老人的老子娘又半中間管閑事
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的娘來吵你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个病那
个病老太太又不得閑所以我沒回等兩日消閑了咱們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才好寶玉才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
打的人狼號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睛裡沒了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不要你這干娘怕糞

葬哩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门槛子说道这些老婆子都是铁心石头肠子也是件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到挫磨他们天长地

久如何是好晴雯道什么如何是好都撵了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婆子羞愧难言一言不发芳官穿着海棠红的小棉

袄底下绿绸洒花夹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哭的泪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个莺莺小姐反成拷打的红娘了这

会子又不妆扮了还是这么着宝玉道他本来面目极好倒别弄紧衬了晴雯过去拉了他替他洗净了发用手巾

拧干松松的挽了个慵妆髻命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了接着厨房的婆子来问晚饭有了可送不送小丫头们听了进来问袭

人袭人笑道方才胡吵了一阵也没留心听钟几下了晴雯道那劳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说着便拿表来瞧了一瞧说再略等半钟茶

的工夫就是了小丫头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气芳官也该打几下昨儿是他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说话之间便将食具打点

现成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揭开看时还是这四样小菜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这稀饭咸菜

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又看那盒中却有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说好烫袭人笑道菩萨能几日不见

荤腥馋的就这样起来一面说一面忙端起轻轻用口吹因见芳官在侧便递与芳官笑道你也学着些伏侍别一味呆憨呆睡

口劲轻着别吹上唾沫星子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向日芳官等一到时就从外边认的干娘

往梨香院去了这些婆子原系梨香院三四个人物不过令其看管他们照看皆不曾入园故此不知内里规矩今亦托他们入园

中这婆子先领过麝月的排场方知了三分往日不令芳官认他干娘便有许多失礼之处故心中只要买转他们今

见芳官吹汤便忙跑进来笑道他不老成仔细打了碗让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让他砸了碗也轮不到

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裡間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
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還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
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個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
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沒有芳官只當是頑話
只是笑看着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着便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己也便嘗了一口說好
了遞與寶玉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眾人便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寶玉
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裝頭疼說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飯就在屋裡作伴兒把這粥
給你留着一時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這裡寶玉和他只二人寶玉便將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
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到底是誰芳官聽了滿面含笑又嘆一口氣說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寶玉
忙問如何芳官笑道你說他祭的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藥官寶玉道這是友誼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裡是什麼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說他自
己是小生藥官是小旦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體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
兩個人竟是你恩我愛藥官兒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溫柔體貼也曾問他為什麼得新棄舊的
他說這又有個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弦者也必要續弦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
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呆說來可是可笑寶玉聽了這篇呆話獨合

了他的獃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絕[illegible]把芳官叫過囑道說如
此說我也有句話囑咐他[illegible]須得你告訴他[illegible]道已後斷不可燒紙[illegible]
[illegible]已後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illegible]
等例各式各例的殊不知只以誠信二字為主即值倉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也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者
享祭便是鬼神皆是來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爐香不論日期時常焚香[illegible]
他們皆不知原故我有心事
新茶便供一鍾茶有新水就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
只在敬不在虛名的以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了芳官聽了便答應著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聽下
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聽說賈母等回來遂多添了一件衣服拄杖前邊來都見過了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和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發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繞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眾家人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趕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關了自領丫鬟婆子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個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幃下榻微覺輕寒啟戶視之見園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癍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來寶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才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才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

藍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才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藕官拿着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

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的翠葉滿布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的藕官笑說姐姐給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來

咱們再多採些編几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

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卻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了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

命紫鵑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給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來瞧我梳了頭同媽都往

你那裡去連飯也端了那裡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藕官與蕊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

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着豈不好紫鵑聽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

箸用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的同他二人出來一逕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

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顧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

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藕蕊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

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二三年積了

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illegible]

不知賺了多少[illegible]春燕道也

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

却似也病来了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个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
虽是混话倒也有些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姊妹两个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先时老姊妹两个在家抱怨没个
差使没个进益幸亏有了这园子把我挑进来可巧把我分到怡红院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费用不算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钱的余剩这也还说
不够后来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藕官认了我姨妈芳官认了我妈这几年着实宽裕了如今挪进来也算撒开手了还只无厌
你说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为洗头就和芳官吵芳官连要洗头也不给他洗
昨日得月钱推不去了买了东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钱就没钱要洗时不管袭人晴雯麝月那一个跟前和他们说一声也都容易何必借这
光儿好没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我妹妹小鸠儿洗了才叫芳官果然吵起来又要给宝玉吹汤你说可笑死了人
我见他一进来我就告诉他那些规矩他只不信只要强做知道的足的讨个没趣儿幸亏园子里人多没人记的清楚谁是谁的亲故要有人记得
只有我们一家人吵什么意思呢你这会子又跑来弄这个这一带地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他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每
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遭踏又怕误了我的差使如今我们进来了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
一根草也不许人动你还掐这些花儿又折他的嫩树枝他们即刻就来仔细他们抱怨莺儿道别人乱折乱掐使不得独我使得
自从分了地基之后每日各房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单算花草玩意儿谁管什么每日谁就把各房里姑娘丫头戴的必要
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们姑娘说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么再和你们要究竟总没要过一次我今便掐
些他们也不好意思说的一语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来莺儿春燕等忙让坐那婆子见采了许多嫩柳又见藕官等采了许多鲜花

拿了許多鮮花嫩柳便不好說什麼看着鶯兒編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照看々々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
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符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的話
這都是他摘下來的煩我給他編我攆他々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罷你只顧頑老人家就認真的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兼之
年近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以老賣老拿起拄杖來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
子我說你々還和我強嘴呢你媽恨的牙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似的打的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々的頑話你就
認真打我々媽為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去拉住笑道我才是頑話你
老人家打他我豈不愧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在這裡不許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見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
撒了手冷笑道你老人家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老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有春
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呢那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々你的女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那裡排揎我呢那婆
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々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娘那裡容人說話
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々你女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々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
隨他的心便走上來打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去了几年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生的
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該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
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可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

房中大丫頭們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侍

娘的冤家四處凑成一股怒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出自己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着起急來

又忙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又拉他他回頭看見便也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

引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于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要

要打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不提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去問安春燕便一把抱住說姑娘救我我娘又

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干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几日

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的便說姑娘你不知道别管我們的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這會子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赶着打襲人氣的

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别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便直奔了寶玉去衆

人都笑說這可是没有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那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个情還討不下

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别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才鶯兒等事都說寶

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婆子說我們管不

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个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

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便走去了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

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凭你那个平姑娘來也要評个理没有見个娘管女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个平姑娘是

二奶ゝ屋裡的平姑娘他有情面說他們一看收拾ゝ他吃不了覺者走說平姑娘正有事問我作什麼我告訴了他
他說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平兒如此說嚇的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
我是寡婦家裡沒人正好一心無掛的在裡頭伏侍姑娘們姑娘們也便宜我家裡也省攪過我這一去又要自己生火過活將來不免又沒了過活
襲人見他如此說早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說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來天天鬥口
也叫人笑話失了體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正經誰和他去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我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
一面又央告春燕道原是為打你起的竟沒打成倒叫我反受了罪你也替我說ゝ寶玉見如此可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鬧事
那婆子走來一一的謝過了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一事省一事
只聽得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的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
算什麼正和珍大奶ゝ算呢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來了八九件了你這裡是極小的算不起數兒來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呢
鶯兒答叫了吃虧了
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起來也好笑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給鶯兒幾句好話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著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答應了出來一面走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才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著我春燕笑道媽你若安分守己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的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將來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這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苑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說方才言語冒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等語鶯兒忙笑讓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來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與他巴巴的你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的好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才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便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

賈環聽了又說是探春處的薔薇硝寶玉嘆道難為他想的到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彎着腰向靴桶內掏出一
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罷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芳官自去收了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
盒看時
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間還剩了些如何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裏人一時短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他們那裏
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不得已
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裝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
趙姨娘閒談賈環嘻嘻的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且看看可是這個彩雲打
開一看嗤的一聲笑了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才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呢這不是硝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然比
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也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自是比外頭買的高就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
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回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
還找出這個碴兒來問你不成便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不成賈環聽了便低了頭
彩雲忙說這又何苦生事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快休管橫豎與你無干乘着抓住了理罵給那些浪淫婦們一頓也是
好的又指賈環道嘔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崽子的氣平白我說你一句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
眼睛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也罷了你明兒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
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只使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呢遭遭兒調唆我去鬧去鬧出事

來教誰了打罵你罷也似了頭進去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伏你只這一句話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說我腸
子爬出來的我再怕起來了這屋裡越發有的說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兒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
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正遇見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來見趙姨娘氣恨恨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
去趙姨娘又說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分兩放小菜碟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個什麼了夏婆子
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何趙姨娘悉將芳官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才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
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到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老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
似你你老自己撐不起來但凡撐起來的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著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得罪了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
事抓著理扎個筏子我在旁作證據你老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禮便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趙姨
娘聽了這話益發得了理便說燒紙的事不知道你卻細細的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幫著你呢趙姨
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著膽子便一徑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聽見黛玉在那裡便往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便都起身笑
讓姨奶奶吃飯有什麼事這麼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著芳官臉上撒來指著芳官罵道小淫婦你是我銀子錢買來學
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的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
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
一行說沒了硝我才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恐他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去唱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

感是我頭趙頭的姨奶々你不看來罵我々又不是姨奶々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奶氣的上來
了兩个耳刮子襲人等忙上来拉勸說姨奶々別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撞頭打滾潑哭潑鬧起来
品便說你打的起我麼你照々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我還活着便撞在他懷內叫他打眾人一面勸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襲人說別
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来打都這樣起来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奶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
各々稱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稱願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作耍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
琴的荳官兩个聞了此信慌忙找着他兩个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過氣来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
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便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奶撞了一跌那三个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
頭撞把趙姨奶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襲人拉起這个又跑了那个口內只說你們要死有委曲只好說這沒理的事如何使得
趙姨奶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个一邊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四人只說你打死我們四个纔罷芳官直挺々躺在地下
哭的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眾媳婦走来忙將四个喝住問起原故
趙姨奶便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个不清尤李二个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這是什麼大事姨奶也太肯
動氣了我正有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來在這裡生氣呢姨奶快同我来尤氏李紈都笑說姨娘請到
廳上来咱們商量趙姨奶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々笑
不喜歡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該叫了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己不尊重

大吵小嚷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不見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奶奶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些混賬人調唆沒的惹人笑話自己呆白
給人作粗活心裏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夕話說的趙姨娘閉口只得回房去了這裏探春氣的和尤氏李紈
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吵一吵看不留體統耳朵又軟心裏又沒有計筭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
們的調停作弄出個呆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裏那裏尋針去
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眾人沒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查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
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我們不對每每的造言生事前兒賴藕官燒錢幸虧是寶玉叫他燒的寶玉
自己應了他纔沒話說今兒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才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
皆是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實誰知夏婆子的外孫女兒蟬姐兒便是探春處當役的時常與房中丫頭們買東西呼
喚女孩兒們都和他好這日飯時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蟬姐兒出去叫小幺兒買糕去蟬姐兒便說我才掃了個
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個別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
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蟬姐兒聽了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
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階砌上說閒話呢他老娘亦在內蟬姐兒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了糕來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才之話告訴與夏婆子聽了
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蟬姐兒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
你老防着就是了那裏忙到這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寶二爺說了晚飯

的東西要緊嘆嘆的酸酸的東西只別擱上香油弄膩了你家姑娘知道了如今究竟你來告訴這兩句要緊的話你不嫌臟進來
瞧瞧小燕芳官才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着一碟糕來芳官便戲道誰買的熱糕我先嘗一塊兒蟬兒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
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喜吃這個我這裡有才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不曾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呢說着便拿了一碟出
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進去替你頓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拿了熱糕問到蟬兒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
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也不吃說着便把手內的糕一塊一塊的掰了擲着打雀兒頑口內笑說柳嫂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
給你小蟬氣的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孽的他還氣我呢我可是給你們
媳婦們都說姑娘們罷呀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對了口怕又生事都拿起腳來
各自走開了當下蟬兒也不敢十分說他一面咕嘟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兒那話說了不曾芳官道說了等一兩
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們鬧了一場前兒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的什麼是的
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孩兒今年才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卻生的人物
與平襲紫鴛皆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作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的丫鬟差輕人多
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他到那裡去應名兒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伏侍
得芳官一干人比別的干娘還好芳官等亦待他們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
見事多尚未說得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寶玉正聽見趙姨娘廝吵心中自是不悅說又不是不

說了不是一葬門完了打听着探春劝了他去後方纔來勸了芳官一陣方散出來今見他回來又說还要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
宝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亦不多遂連瓶給了他芳官便自携了瓶與他去正值
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犄角子上一带地方兒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内正吃茶歇腳兒見芳官拿了一个五寸來高的小玻
璃瓶來迎亮照看裡面有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个忙說快拿旋子燙滾水你且坐下芳官笑
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都給你罷五兒听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謝了又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今日精神些進來逛逛這後邊
一带有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也没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没
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兒托你携带他有了房頭怕没有人带着他逛呢只怕逛
膩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
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没有芳官笑道難道哄
你不成我听見屋裡正經还少两个人的窩兒並没補上一个是紅玉的璉二奶奶要去了还没給人來一个是墜兒的也没補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過分
皆因平兒每每的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
尋我們屋裡的事没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老了倒難回轉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閑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說没有不成的五
兒道雖如此說我卻性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則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則我
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道我都知道了你只放心二人别過芳官自去不提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

芳官之情。他外甥女說，再不承望得了這東西，雖然是个珍貴物兒，卻是吃多了也動熱。竟把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个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外

甥道：送你舅舅的兒子，昨日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盞與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子出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家伙厨內。五

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外道：那裏怕起這些來，還了得了。我們辛辛苦苦的，裏頭賺些東西，

也是應當的，難道是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侄子正躺着，一見了這个，他哥嫂侄男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

涼水和吃了一碗，心中一暢，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覆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个小廝同他侄兒素日相好的，走來問候他的病。內中有一小伙名

喚錢槐者，乃係趙姨娘之內侄。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

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卻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行止中已帶出，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

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家見他如此，也就罷了。怎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

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願。今也同人來看望柳侄，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忽見一群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閑，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說

姑媽怎麼不喝茶就走？倒難為姑媽記掛。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裏頭傳飯，再閑了出來瞧侄子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个紙包出來，拿在

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粵

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單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藥，

怪俊的白霜兒。說第一用人乳和著，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第二用牛奶子；萬不得，滾白水也好。

我們想著正宜外甥女兒吃。原是上半日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的，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

又要買東西我們不看家的又要照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呢況且這兩日風
聞得裡頭家反宅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了西路親自帶去罷
柳氏道了生受你別回來到是到角門當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
去了裡頭三次兩趟的人使喚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
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好
小猴兒崽子　也會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道的不同了好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席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杩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廝且不開門，且拉著笑道：好嬸嬸，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老人家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呼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黧雞是的，還動他的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著，怎不和他們要去，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守著的沒有，飛著的有。小廝笑道：噯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以後就用不著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著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線，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線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卻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

什么不瞒了那们正说着只见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
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那猴儿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
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
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柳家的听了便
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馔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
棋姐姐说要碗鸡蛋顿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样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
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
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
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
蛋都没有了不要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
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你为
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
嘴里还　你妈陰　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先要还不肯
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

他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
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棍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
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面筋
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
倒不用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
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為便宜卻為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
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麵
筋兒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倒說自己發昏趕著洗手炒了狗顛屁股兒似的親捧了
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眾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
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
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著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
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只雞兩只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夠作什麼的
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擱的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
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

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鹽炒菜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得賠你拿着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得趙　姨姨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不隔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眾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

说鸡蛋难买是真他们深说他不知好歹混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了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事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前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着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到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只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了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说毕作辞回来正走蓼溆一带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

說道因這兩日病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林之
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去你他如何
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
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出
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
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
見了這事便說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的不像樣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
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
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看見一
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每日鳳姐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
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眾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
屋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的便說不管你芳官圓官現有贓證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
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
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

見擇丟〻已歸房人回進去了我們都在院內納涼擇去在內沐浴只得待去回進去半日共
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〻去林〻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
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方纔睡下听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〻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
四十板〻立刻交給莊〻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〻孝家的五兒嚇得哭〻啼〻給
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
來還等老太〻太〻回來瞧了纔敢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〻送的一節說了出
來平兒听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〻纔進了藥歇
下不便為這點〻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我明日找回了奶〻再作道理林〻孝家
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
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
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
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
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〻咽〻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
時攆出他們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〻的來買轉平兒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
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袭人便说露却
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了一跳忙应是自己
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
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
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
说也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向人说是他舅
舅给的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露也是无主儿如今有赃证的白放
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
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原
故但今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着他他若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
混着不问了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
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

如今各處都議論這事，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證，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唬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兒。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為這個，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姊妹，窩主卻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麼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別冤了好人，也別帶累無辜之人傷了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完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應了完事。眾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

[illegible]證盜猶你來翻的之姑你只當不大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乾淨只
但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著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
想只得依先前是大家商議妥當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往前邊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
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著柳家的等候多時林
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沒有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
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
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們不大認識高高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乾淨爽利的玉釧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
嬸娘了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卻是咱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
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
倆這兩個業障嘔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他兩個不隄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
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
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來往
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平兒抽身進了
臥房將此事照前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了他去

他又撇不住人又囑給他個實底子世上什麽事他不應承偏你們若信了將來若人事也都此如何沿人還要細細想來這才是依我的

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了頭都配了人不便裡外搬運只叫他們無有成見子罷在太陽地下東瞧西望便成日不說話想來便是鐵打

的也受不住了又還是苦惱不抱怨憑的實惠還有他們家的依偷到底有些影兒人樣說他為不加醜別也弄出不用朝廷來東盾

口俁的到底不實在罷了但光是道何者某樣這心情就千般消散千般大不了的事無論如何隨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從

上一百分心從外頭你不准有要屋里去了的從此小人他根任人念怨況且自己人三哭八難做出來事的萬一有個好兒到時不出去

了尚知不是素日樣偶太過氣腦傷自的似然了一樣哭兒見一年不見一年的也到那里了一夕這說個風波兒到時了說道況

你這小孩子甚麼話我才精爽些了沒的閑氣平兒嘆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而來一回眾說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

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皆说知道了能可无事很好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着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帐房的礼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过这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子原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诘出来每日里一把心悬着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的脸摔了来说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彩云见如此急的发身赌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说毕摔手出去了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蛆心孽障气的彩云哭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

袭人你的心我看的真又我也起来这又有他自然回转过来说有佳要报东西彩云气一顿说起来众人不是来至园中在

彼水依的汇得的深自己气的翻来晴天下便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闹热只有张

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命星官值年太岁周年换的锁儿家中

常走的男女先儿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余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

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姐妹中皆随便或

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复应景而已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出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

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

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再三拉着然后又遇见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

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李赵张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

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歇一时贾环贾兰等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走乏

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群丫头笑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

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子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

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

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不能见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让我

裡磕哥的起呢以將來臨檔宝玉嘆道我也都不起襲人早已开門安了坐說着平兒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又跪下去宝玉也忙
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宝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
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宝玉聽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說原來今兒也是姐姐的芳誕平兒趕着也還了一福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
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奶趕着補了一分禮和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
姑娘屋裡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
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兩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們娘兒兩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
九日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就只不是咱家的探春笑道我這个記性宝玉笑指襲人道
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笑道原來你兩个到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才知
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鬧什麼可不悄悄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
娘們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過个生日我心纔過得去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
吩咐了頭去告訴他奶奶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了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
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叨他了眾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兒裡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
都是外頭收拾咱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攬了去只在咱們裡頭收拾到好眾人都說是極好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宝釵黛玉一面遣
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

银的簪子和头梳俯的是[illegible]的还知今了我们私下大家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了一桌请他你只管找补了来闹了[illegible]我们

使我们家的吃边原来今儿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说着便要作揖[illegible]平儿磕了头慌的平儿拉起他来那家的[illegible]侍偏过里得香

边了宝玉同到厅上来去看执事一齐来全又进人请薛姨妈和代玉因天气和暖代玉之疾渐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

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与宝玉于是又去陪他吃面两家皆治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

宝钗带了宝琴过来给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嘱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

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一进角门

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有多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家去取什

麽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若是开着

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

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

几件比这两件大的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

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来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稿子

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

侍书素云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作耍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预备下了快去上席

寶玉叙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
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
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
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個人坐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群兒
我倒覺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不吃什麽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使
得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
大家送了他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捶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來送了東
西來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出去小丫頭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
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
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
方才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這裡沒人聽那些野話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
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才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那個又說行那個令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
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咱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
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座說我寫衆人大家想了一回共得了十來個念着香菱一一的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

向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个出來打開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个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
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裏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
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咱們行這个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戰湘雲笑着說這个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
氣我不行這个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划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挨下擲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个三
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一个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
罰一盃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个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
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个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眾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
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裏私相傳遞呢哄的眾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盃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
是罰了香菱一盃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寶釵笑道這个人字泛的很探春笑道添一个字兩射一覆
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个窗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覆着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
栖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盃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划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划起來平兒
襲人也作了一對划拳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
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眾人聽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

也已人字叩到也有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嘆道誰說過這个也等想一想兒代玉便道你多喝一盃我替你說寶玉真个喝了酒

聽代玉說道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串子到有些意思

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搗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亂劃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

李紈便覆了一个瓢字岫烟便射了一个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个

典用的當湘雲便說道奔騰而砰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眾人都笑了說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

道他出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聽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个鴨頭遂揀了出來吃腦子眾人催他別只顧吃你

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箸子舉着說道這　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眾人越發笑起來引的晴雯小螺鶯兒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才罷怎見得我們就該

擦桂花油的到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盜竊的官司眾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

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寶玉的就忘了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

令劃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个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靈玉而說

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眾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

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个人都該罰香菱忙道

不出詩書裏寶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
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眾人笑
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的對點划拳的划拳這裏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
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
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裏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丫鬟們年輕乘王夫人不在
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
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個引子媽媽們別躭心李紈尤氏都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
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
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們說的是
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點心來兩旁丫鬟們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媽那裏說話兒去
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去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
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咱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
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凳上睡着了眾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
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

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穰穰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

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嘟嘟嚷嚷說泉香而酒冽玉碗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卻為宜會親友眾人笑推他說道

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啟秋波見了眾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不覺因

多罰了兩杯酒嬌嬝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悔忙起身扎掙着同人來至紅香圃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釅茶探春忙命將醒

酒石來給他含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些酸湯方才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菜果與鳳姐送去鳳姐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

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林黛

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

到了階下便朝上跪下碰頭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兩眼只瞅着棋秤一隻手卻伸在盒

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才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

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才是我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才是探春道怎麼

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才大奶奶都往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

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探春點點頭道既這麼着就攆出他去等太太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裡林之孝家

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知意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兒不

肯多走差不多的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

心僕只乖乎拿我和鳳姐姐都心心十素別人最是心裏有算計的人豈只乖黛玉道要這樣才好咱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裏每常
閒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個人的黛玉聽了轉
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裏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去
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釵
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卻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夠了說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盞
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我多吃茶這半盞盡夠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
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裏呢襲人四顧一瞧說才在這裏幾個人鬥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房中
果見芳官面向裏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咱們外頭頑去一回兒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天可不來睡覺罷
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咱們晚上家裏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裏也
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才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裏吃了就完事若是
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夠了才罷我先在家裏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
沒聞見乘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裏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
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穰捲酥并一大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
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

十三冊

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个卷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
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够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够了方才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点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个儘不用再
吃了說着便站在棹邊一頓吃了又留下兩个卷酥說這个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
咱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忘了
此刻才想起來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五兒
那事怎麼樣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到是正經小燕又叫兩个小丫頭
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眾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
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來宝玉問你們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將方才吃飯一節告訴他
兩个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
說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个人怎麼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声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
了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
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燒个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
我拿三搭四的我煩你做个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
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只佯憨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

飯後只……寶玉只用茶泡了一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都滿園
玩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
我有星星翠那個人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裏的枇杷果荳官便說我有姐妹花衆人沒了香菱
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的為兄弟蕙並頭結
花的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
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拉扯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
小蹄子滿嘴裏汗癆病的胡說等我起來打不死你這小蹄子荳官見他要起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
幫着我擰他這謅嘴兩個人滾在草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旁邊有一汪積雨香菱
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哄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滴點點
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鬥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
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髒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裏倒有一枝並蒂
菱口內說着手內卻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
寶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拖在泥裏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
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寶玉跌腳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踏這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

緣一件他們已經給你的先丟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
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卻觸動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的都不合這
一樣若有一樣的趕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上我有個主意襲人上月
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
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釵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
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才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
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
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愛的襲人本是個手中撒漫的
與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折好隨了寶玉來尋着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
總要淘出個故事來才罷香菱紅了臉笑道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和自己的一樣
又命寶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髒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
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的很香菱又萬福道謝
襲人拿了髒裙便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才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
將這菱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

使人回來說事你瞧瞧你這手弄的還不快洗去寶玉聽著方起身走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

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麼香菱只顧笑（嘴裡要說什麼却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

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寶玉道（那是你）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才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我瘋了

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來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共是一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過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才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道：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個跟我來罷。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才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歡，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又氣病了，那裏來得，只等好了罷。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我卻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咱們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咐：別耍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了是不依的。眾人都笑說：那裏有那麼大膽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眾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

了倒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吃茶寶玉忙笑道媽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因吃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沏些普洱茶喝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沏了一盄子女兒茶已經喝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裏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裏尊重些才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眼裏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原不過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卻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才好呢這才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裏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裏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這才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眾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裏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裏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提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果襲人道不用高桌咱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果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熱咱們都脫了大衣裳才好眾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眾人聽了都說依你於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妝寬衣一時將正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襖子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褲腳倚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搳拳

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鬥的水田小夾襖束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額

編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帶着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

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的眾人笑說他兩个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兩个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說且等等再划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裡吃

吃了一口罷於是先不上坐一面吃过大家方團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

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裏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干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果菜

寶玉因說咱們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些的才好別大呼小叫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

麝月笑道拿骰子咱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咱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个頑意兒襲人道這个頑意

兒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咱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

的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咱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才好還有琴姑娘眾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

的大奶奶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一聲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个去請只怕寶林兩个不

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了來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

央說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探春聽了卻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

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並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

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黛玉却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

就拿我探春等通你們說說大家聚散酒猜令兒我們自己也都以依意應說人事紀喀道有何妨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
晴雯說如此這到也不怕說着晴雯等一丁時取了簽筒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
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五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
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註着在席共賀一盃此為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眾人看了都笑說巧的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
家共賀了一盃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一支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盃好聽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
處風光好眾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支賞花時翠鳳毛翎扎帚叉閑踏天
門掃落花才罷寶玉卻只管拿着那簽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寶釵
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我還不知得個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
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眾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眾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
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注云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盃共同飲一盃眾人笑道我說是什麼呢這簽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
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探春探春那裡肯飲卻被湘雲香
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一鍾才罷探春只叫蠲了這個再行別的眾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

便說方才我搖了一搖掣了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勞什子竟有些意思眾人瞧那簽上畫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

曉寒姿四字那有一面舊詩　竹籬茅舍自甘心

注云自飲一盃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盃不問你們的廢與興說着便吃酒將骰過與代玉代玉一擲是個十八點便該湘

云掣湘云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兩個字改石涼兩個字倒好眾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云醉臥的事都笑了湘云笑指那自行船與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

家去罷別多話了眾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簽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盃湘云拍手笑道

阿彌陀佛真真好簽恰好代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盃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盃瞅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一揚脖

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云便綽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

一枝荼蘼花題着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注云在席各飲三盃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愁眉忙將簽藏了說咱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盃之數麝月一

擲個十九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是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注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代玉掣代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

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注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盃眾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於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着襲人

出伸手取了一根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题着武陵别景四字那面旧诗道是　桃红又是一年春
注云杏花陪一盏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同辰者陪一盏众人笑道这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
黛玉与他同辰只无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钟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该着招贵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这是个什么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子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得众人都笑了袭人才要掷只听有人叫门老婆
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的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
了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众人说也都该散了袭人宝玉等还要留着众人李纨宝钗等都说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
了袭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袭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关了门大家复又行起令
来袭人等又用大钟斟了几钟用盘子攒了各样果菜与地下的老嬷嬷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赢唱小曲儿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嬷嬷们一面明吃
一面暗偷酒缸已罄众人听了方收拾盥漱睡觉芳官吃的两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许多丰韵身子图不得便睡在袭人身上说好姐姐心
跳的很袭人笑道谁许你尽力灌起来小燕四儿也图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咱们且胡乱歇一歇罢自己便枕了那红香枕
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袭人见芳官醉的很恐闹他唾酒只得轻轻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
觉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晶明忙说可迟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
翻身醒了笑道可迟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发怔揉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么也不拣地方儿乱挺下了芳官
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说我怎么吃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说着丫头进来

伺候梳洗寶玉咲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襲人咲道罷々々今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才兩次罷了咱們也

算是會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咲道原要這樣才有趣必至興盡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

記得他還唱了一個四兒咲道姐々忘了連姐々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没唱過眾人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咲個不住忽見平兒咲嘻々的走來說親自

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人也使不得眾人忙讓坐吃茶晴雯咲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

不得你昨兒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々太々帶着眾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々吃的把臊都丟了三不知的又

都唱起來四更天才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咲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兒他還席必自來請你的等着罷

平兒咲問道他是誰々是他晴雯聽了趕着咲打說着偏你這耳朵尖聽得真平兒咲道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

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

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底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啟硯

拿了出來卻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

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咲道昨兒妙玉並沒親來

只打發個媽々送來我就擱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就忘了眾人聽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

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才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

玉去想罷袖了帖兒徑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々巍々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々那裡去岫烟咲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

此意說是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原來他推重姐〻竟知姐〻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
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
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易
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〻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來有本而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
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〻真是天緣湊合求姐〻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
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道理寶玉聽說忙笑道姐〻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
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才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〻可巧
遇見了姐〻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〻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
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
你謙自己乃世中擾〻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於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
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〻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庵來寶玉
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熏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庵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

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嬌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只憑丫鬟們去伏侍且同眾人一一的遊頑閑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个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鸞兩个去打秋千頑耍寶玉便說你兩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賓天了眾人聽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并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診脈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眾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聽只命鎖著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裡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

的賈瑞賈璜賈琛賈璣賈菖賈菱賈芸等各有職事尤不能回家使將他經手陳事在家照應似無得力之人山中

帶來至京未敢心安賈璉聞之此信甚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人未曾告假禮部元當令准假奉旨准假各有勞其等請上官恩准不必急

管事迄天賜五品職賞功臣之後一見此旨便請問賈母稱謝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革其子賈珍賈蓉因有過在家奉養靜候差

賊之外蒙恩現今當差職守其中見年幼員孫等現因國喪隨營為此特告假歸營天子聽了此下諭外是上日賈赦無由前舉功臣之

念祖德父母之恩追賜五品之職今其子孫襲職由北下旨入部都敕賜承襲給侄子這處世襲孔聖楷模回籍外有光禄寺卿楊

朝中自王公以下俱莫不羨欽此欽上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趕回家路上不免賈瑞著

忙二人領家眷聚騎而來看見賈珍一番陳說下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麼賈瑞回說恨不能飛奔回來和侄兒來見太太路上有人問我們

聽了來覆述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讚歎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瑞等便將如何賀了過來如何都在家廟伺候家內有人接了聽家裡

和叔叔們侍奉在此為待有賈蓉出來也不可過問見叔子們都來賈蓉的賈珍帶領了兒子安置加敬便走店也不投連夜趕路高興

百到了都門先有人往裡頭報信天已黑了四更賈蓉賈薔等迎著賈珍起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都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靈前

稽顙往裡頭哭到天亮喚了眾人一齊都哭了方從裡院走出來見過賈珍父子忙換了孝服在靈前伏俯在地當自要理事竟不能日不能

耳不聞言少不得感戴悲感勉強指揮眾人因將恩旨備述給眾親友聽了又問賈蓉家中事體賈蓉說料理停妥之事賈蓉便回一一說了

又道來到家裡前院收拾掃了滿屋都是人們亂起鼓了這邊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及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

睡常歪著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

你吃光了也罷了鎮日了幾罵這些小事我过来你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趙老爺這个你就都沒了還罵你是大家子什麼奇兒合目

金寶來了孔的趙老爺小家子氣事的賭不上說有喉了拿起了發手來頭就打你的要著抱着頭哭到料理告饒太太推便上來

嗐說這姐姐來家告訴他要告他睡着在炕上饒他再不喉要著又和他二姨奶奶吵你吃丸二根嘴了一嘴撞子吃了他一嘴

看用舌頭都讓着吃了來了頭兒都喉說熱來在身上老爺才瞧見他又个兒小剛說是你姨奶奶你太那裡沒有切了了罵四

來告訴奶奶你吃不了把有走要著匣下紙來抱着了頭你親請我你心裡你說的是借你饒他又了頭你把推他恨的罵姪

命兒兒你一般有老爺了頭只和我們家知道你說是很不知道你人遠還賭心你你的的要我由事是頭的人吵你你兩裡連來

知道誰會喉舌說借你走也乳頭要是答喉是道各小另戶誰是誰的事都由做的了欲去來今這樣到和唐相人還說賭為集得何况

借你這樣人家誰家沒得流事别討我說來未是都這大老爺這麼利害連趕還和你小姨奶奶不敢你的樣把強般這想他的賬

件件我受不了只貪信口胡言亂制不到見他老爺醒了就來問都又說難為老祖宗及了也又推為我个姨奶奶受委曲我們家

你成戴不过惟有甯事我完了我们合家大小吃了门饭頭去老老人点頭道我的兒這是會說話親戚們說的又何你父親得了

信赶到的要着吃道才刚赶到你先打着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多的我老人家里守著事完了再去说着又和他二姨奶奶把眼光二般俱粮

我吃身會喉四馬狠金家去頭的猴兒崽子兩下我們給你爹磕頭不成要著又把老爺通夜心我父親也日為來往保我的心家

母親又有很某富家大字存又伺候我的又從外聘嫁這二姪姨奶奶這几年不可巧前日路上才相遇了一个老太太只有其一語

要他問是誰家的丈二姐你去了陪計了頭嘆了一聲看打說媽別信這話你的事要你都不出來不知有誰是誰說得下來

小羊的國語說話都已完了未……請哥兒試看了回前的話去卻要甚麼言語嗟嗟的當事者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話說賈蓉見家中事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幡杠等物擇于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
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讀書
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在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
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旁籍草枕苫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在內親女眷中廝混寶玉亦
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
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旁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
靜無人有幾个老婆子与小丫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
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个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住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
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唏哩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赶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
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說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
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个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
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進來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
月秋紋碧痕紫綃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卻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將懷

[illegible]怕你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寶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我要[illegible]

[illegible]心打的[illegible]

這就是你帶的[illegible]事情[illegible]

一天[illegible]所以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寶玉[illegible]

說罷[illegible]

手中都有[illegible]

[illegible]寶玉[illegible]

我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了寶玉聽了忽覺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幾日身上好些今日飯後三姑娘都來會着要瞧二爺去姑娘
也沒言語不知想起什麼來自己傷感了一会提筆寫了好些不知詩啊詞啊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呼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
陳設都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鼒放在桌上等瓜果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裡下了香若說是點香
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薰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熏臭了要拿香熏
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寶玉聽了心裏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班姐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
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是七月因為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祭的墳林妹妹
有感於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時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不去又
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都是致病之由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坐在那裡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
伸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徑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寶玉便
道你回來了麼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你跟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歇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搁不住他們吵
嚷氣味不甚好你到家來了寶玉道多謝姐姐記挂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幾日沒有往那府裏去不知身上可大好了所以回來
看看鳳姐道左右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
來了兩三件了我說有三姑娘幫着辦辦他又是个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對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粧聾做啞的自己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淨一會兒
況想着病好了也只得保養着[illegible]寶玉[illegible]又談了一會便辭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

潇湘馆的院门看时只见炉袅残烟奠余玉醴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搬桌子撤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紫鹃连忙说道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的起来含笑让坐宝玉道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静些只是为何又伤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说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了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说到这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只因他虽和黛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领会从来未曾当面说出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恼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实在是为好因而转急为悲早已滴下泪来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却说紫鹃端了茶来打谅二人又为何事口角因说道姑娘才身上好些宝二爷又来怄气了到底是怎么样宝玉一面拭泪笑道谁敢怄妹妹了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纸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来夺已被宝玉揣在怀内笑央道好妹妹赏我看看罢黛玉道不管什么来了就混翻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词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说道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姐去我也身上懒懒的没同他去将才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写了给人看去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昨儿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宝钗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作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来给我瞧瞧无妨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

就是了。說畢，便起身道：「你們也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拾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悔內，原來走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的是：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西施

腸斷烏騅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虞姬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綠珠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尸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紅拂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作了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才外頭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

到家即從這邊來了賈母便從入醒面早有賈赦賈政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
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旁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眾
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才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勸賈母不得已
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
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
在家侍奉鳳姐因未大好也未曾去其餘賈赦賈政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
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
與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
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眾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
領二姐三姐並幾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
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
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
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先往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問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賓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
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

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裏借了給他罷俞祿回道若是一二百奴才還可以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裏辦得來賈珍想了一想
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你先要了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
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如此你就帶了他去
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
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
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
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裏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
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
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侄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致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
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裏及你二姨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作二房何如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呢只是怕
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
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
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
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

端來那寶玉[illegible]要睡聽到這裡心裏卻冷了一半[illegible]還有什麼話說[illegible]只好[illegible]

[illegible]寶玉[illegible]說來[illegible]有不[illegible]

[illegible]上一則[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就[illegible]知道了[illegible]

[illegible]此事就是[illegible]

看[illegible]

[illegible]

著[illegible]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

尤二姐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手中拿著一條拴著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裏摸了摸說檳榔荷包也
忘記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
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
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亦不去拿只裝看不見坐著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
卻是尤老娘三姐帶著兩個小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
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時只見二姐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裏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
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裏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
去取銀子這裏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裏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
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裏的話在家裏也是住著在那裏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裏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裏姑
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裏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
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把這個交給鮑二叫他拿回那邊去等我回來再說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
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才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
廟裏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見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
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賈璉和他二姨努嘴

建合他二姨外[illegible]見二姐對不好意思說什麼[illegible]便小[illegible]也罷了孩子們了你外的說個了[illegible]我們他那裡[illegible]

[illegible]便道來要[illegible]早早有聽了一二[illegible]要建也[illegible]有辭了一下來重一兩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吃酒要守著[illegible]又[illegible]他也要[illegible]著回去急了

和他又親說而便罷了俞祿道來時見了陈是先說會去一面[illegible]給要母去請安不提卻說要[illegible]見俞祿張了要建去取[illegible]子

自己身子便往回走裡面和他又[illegible]了幾外[illegible]戲了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要珍回道[illegible]已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都[illegible]已經不

服藥了說畢又[illegible]上要建要[illegible]意說了[illegible]不[illegible]風[illegible]道[illegible]不過為[illegible]是[illegible]上[illegible]見[illegible]是[illegible]過[illegible]

上有[illegible]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不說他是自己的[illegible]想了一[illegible]道[illegible]不[illegible]二[illegible]心中[illegible]

意[illegible]你先去[illegible]你老[illegible]你[illegible]再作定奪[illegible]要看[illegible]話便走過來[illegible]許久[illegible]卻知[illegible]不要因而[illegible]

主意已定來了又是順[illegible]的[illegible]二姐[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來[illegible]然[illegible]進[illegible]他[illegible]說[illegible]上

許多[illegible]說[illegible]要建[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是[illegible]自[illegible]已是不能[illegible]個[illegible]在外[illegible]住[illegible]過了一年半載[illegible]一[illegible]便[illegible]二姨[illegible]作正室[illegible]說他[illegible]

如何聘要建[illegible]如何[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你老人家[illegible]是[illegible]是[illegible]後了[illegible]說[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見[illegible]日[illegible]進[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聘[illegible]不用自己[illegible]要建又是[illegible]二姐[illegible]又是[illegible]性[illegible]人[illegible]先[illegible]和[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從來[illegible]有[illegible]要建[illegible]情[illegible]是[illegible]何不[illegible]了[illegible]下[illegible]了[illegible]了[illegible]要建[illegible]

未[illegible]先[illegible]要建[illegible]是[illegible]又[illegible]有使人[illegible]打[illegible]二姐[illegible]要[illegible]新

[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請[illegible]已[illegible]二[illegible]遠近[illegible]了[illegible]又[illegible]了[illegible]

不知家的事，補了民事，切照原擬，字號二表，而內□和女人偷情，致氣姻打開了一陣，合當男女雙方要隨[illegible]丁郎[illegible]

[illegible]

而男和我合用，多演出的恨，多雅將有一天腹你不多得生很痛苦了。這多情恨，思考也[illegible]親你的安排，對撒之如前往看要[illegible]

親近愛戴能顧起老你兩夫相扶，所以題琴章的二個指腹為婚，從未有料過了，宜可娶為一家庭，美滿家庭合氣，那理近[illegible]起[illegible]

未往時下[illegible]西面更到我家不得，本我備二個兒書來附，決得何[illegible]見這[illegible]宗見，[illegible]不來不及尋找

起先你父自新家嫁了一家，來又來有十數年，竟信不過今，證實你家人，唯是這，你二個退婚，心中雖不忍，又是[illegible]恨怕[illegible]

係自二十月[illegible]而退

不依之得寫二張退婚文的書先[illegible]家庭親不堪，這種要見[illegible]言語事多[illegible]這樣了和二[illegible]遠書[illegible]二個過[illegible]以便也[illegible]當初結的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琏贾珍贾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到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都称了心鲍二夫妇见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声唤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唤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轿将二姐抬来各色香烛纸马并铺盖以及酒饭早已备得十分妥当一时贾琏素服坐了小轿而来拜过天地焚了纸马那尤老见了二姐身上头上焕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样十分得意搀入洞房是夜贾琏同他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那贾琏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要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有时回家中只说在东府有事羁绊凤姐辈因知他和贾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议也不疑心家下人虽多都也不管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专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贾琏乘机讨些便宜谁肯去露风于是贾琏深感贾珍不尽贾琏一月出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衾里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个人到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这日贾珍在铁槛寺作完佛事晚间回家时因与他姨妹久别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厮去打听贾琏在

与不在小廝們未說不知所措賈珍來查特遣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下了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時分

悄悄進去兩个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內纔点灯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

珍仍喚二姨見了二姐滿臉的笑容一面吃茶說了一面閒話賈珍一面笑說我做的這保山如何要錯過了打著灯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

還備了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関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

珍便說你還是个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

或這里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

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点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來尤老也會意便真个同他出來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

便推故往

[illegible]

[illegible]跟的兩个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鮑二

的女人上灶忽見兩个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

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著你的膫子挺你的屍去叫不叫與你屁相干

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灑不著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跡的近日越發虧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概不管

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夠了便去睡覺這里鮑二家的陪著這些丫鬟小廝吃酒討他

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上好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扣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

事無事鮑二家人便悄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裏西院裏呢賈璉聽了便回至卧房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
見他來了臉上便有些訕訕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咱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乏了尤二姐忙上來
陪笑接衣奉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
小丫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
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裏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裏來借宿一宵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
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才坐下端起杯
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踢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
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裏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裏喜兒喝了幾杯
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
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咱們今日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爐子燒餅要有一個充正經的人我痛把你媽
一肏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睡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
賈璉那賈璉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果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
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雖標緻
卻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

謅什麽我不如我如今和你作了兩个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
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个行景恐非常策要保
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前事我已盡知你也不必驚慌你因
前日從前倒要拘起形迹來作兄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
進去笑說大爺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咱們弟兄從
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才好不然兄
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
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
起來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咱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好歹
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子花了幾个臭錢你們哥兒兩个拿着我們姐兒兩个權當粉
頭來取樂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
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个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个的牛黃狗
寶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喝酒怕什麽咱們就喝說着自己綽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
了半杯摟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哥哥已經吃過了咱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

三姐這等拉下臉來弟兄兩个本是風月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个閨女一席話說的不能搭言尤三姐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
要樂咱們四个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咱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
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溜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
三姐松松挽着頭髮大紅襖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翹或並没半刻斯文
兩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澀淫浪
不獨將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
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試了一試他弟兄兩个竟全然無一點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
没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灑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
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
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个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个誆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
時尤三姐自己高興又命小厮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里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己風
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
倒他以為樂他母親和姐姐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个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
家有一个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咱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
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

他们弟兄作践准折到那时由我母女身上来那时悔之不及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拣
穿吃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了肥鹅又宰肥鸭或不趁心连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
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究竟贾珍等何曾随意了一日反花了许多昧心钱贾琏来了只在二姐房内心中也
悔上来无奈二姐倒是个多情人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凡事倒还知疼着痒若论起温柔和顺凡事必商必议
不敢恃才自专实较凤姐高十倍若论标致言谈行事也胜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
凭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偏这贾琏又说谁人无错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现今之善便如胶授漆
似水如鱼一心一计誓同生死那里还有凤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贾琏说你和珍大哥商议商议拣个相
熟的人把三丫头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终久要生出事来怎么处贾琏道前日我也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
舍不得我说是块肥羊肉只是烫的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大扎手咱们未必降的住正经拣个人聘了罢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丢开手了你叫
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咱们明日先劝三丫头他肯了让他自己闹去闹的无法少不得聘他贾琏听了说这话极
是至次日二姐另备了酒贾琏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请他小妹过来与他母亲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过三巡不用姐姐开口
先便滴泪泣道姐姐今日请我自有一番大道理要说妹子如今也得了好处安身妈也有了好处我也要
自寻归结去方是正理但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
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这一世贾琏笑道这也容易凭

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道這件事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
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賈璉料定是此人無移了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果然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
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與尤老娘聽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
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眾人聽了都詫異除去他還有那一個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
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
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裏沒人問我興兒道小的回奶奶說爺在家廟裏同珍大爺商
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
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著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裏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太太
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的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
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
心腹奶奶的就敢惹提起我們奶奶來心裏歹毒口裏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裏見得他倒是跟
前的平姑娘為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
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著老
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

子除不如苦了下人他讨得兒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
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大太太都嫌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
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裏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麽說他將來又不知怎麽說我
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奶這樣
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膽的如今跟爺的這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聖德憐下我
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願來答應奶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肏的還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來你們
做什麽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才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
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好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裏是他的對
手尤二姐笑道我只以禮待他他敢怎麽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便有禮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致又比他
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
雖然平姑娘在屋裏大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裏掂十個過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
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不愿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扯謊
這樣一個夜叉怎麽反怕屋裏的人呢興兒道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逃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
四個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下這個心腹他原為收在屋裏一則顯他的賢良名兒二則又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

[illegible]……都
[illegible]……又是个正経
人，[illegible]……的到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他像待了姐姐似的。但我所見
你们家裏还有一個寡婦奶奶和几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倚仗他的，那恐怕是要受他的，不知道我们家这
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做大菩薩，第一个善德人，[illegible]……
姑娘们每日裏跟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学道理，這是他的[illegible]……這大奶
奶的……[illegible]……那才我们大姑娘不用说了，也是殿大福的二姑
娘的混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嗳喲一聲。三姑娘的混名是玫瑰花……又紅又香，
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鴰窝裏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经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因
自小無母，老太太命太太抱過来養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你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外頭有兩位姑娘，真是
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位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兒，姓林，……
病美人……[illegible]……有一位姨太
太的女兒，姓薛，……[illegible]……出门……[illegible]……
……[illegible]……你们……的規矩……小孩子進的去……的藏……只是……

是〇那盛俚木就由他出來的敵們都要說我們了嘴兒不敢出氣兒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暖了吹化了

薛姑娘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尤二姐[illegible]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走來打了興兒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這些混話越發沒了捆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倒像是寶玉那邊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瘋瘋癲癲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為他認得幾个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裡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喜歡見了我們沒上沒下的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个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們胡說咱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咱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繞棺咱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說他不知礼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姐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臟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倒他忙說我吃臟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

竟托你许了他岂不好三姐见有兴儿不便说话只低了头嗑瓜子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
已有了人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
了大家正说话只见隆儿又来了说老爷有了一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
能来了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爷来好作定夺说着带了兴儿也回去了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盘问他妹子一夜至次
日午后贾琏方来了尤二姐因劝他说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万别为我误事贾琏道也没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出
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才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三妹子他从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择定了
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贾琏问是谁尤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才来也难为他眼力
他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他等十年若这人死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念佛以了今生贾琏问到
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笑道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妈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串客
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才嫁旧年闻得柳湘莲惹了一个祸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不曾贾琏
听了道怪道呢我说是个什么样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错你不知道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
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因打了薛呆子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后来听见有人说来了不知是真是假
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倘或不来他萍踪浪迹知道几年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大事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
出来他怎样说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说之间只见三姐走来说道姐夫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人说什么是什么若

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
擊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々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
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々々說竟不知道大約未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坊
也說没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裏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竟
又換了一个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
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走的近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
說些別後寒溫大家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談々々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个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
你兩个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兒到了平
安州界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
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个姑媽他去
望候々々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叫我們白懸了
因又聽道尋親又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
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裏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
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个絕

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
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一月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
定只是我信不過二弟你是萍蹤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不誤了人家一生大事須得留一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
況且客中何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禮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
賤不過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
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
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
先到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
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眾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
賈璉進門見了這般光景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敘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遇湘蓮一事說了出來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三
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將靶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
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著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覆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
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
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

时使就倒在家里医调治听见湘莲来了请入卧室相见薛姨妈也不念旧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们十分称谢又说起亲事一節凡一应东西皆置办妥当只等择日湘莲也感激不尽次日又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因问贾琏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见茗烟一干人说我却未见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见茗烟说琏二哥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关切不至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定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问个底里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湘莲作揖告辞出来心中想着要找薛蟠一想他现在病着二则他又浮躁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一径来找贾琏贾琏正在新房中闻得湘莲来了喜之不禁忙迎出来让到内室与尤老娘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诧异吃茶之间湘莲便说客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间订了弟妇使弟无言可回要从了老兄背了姑母似不合礼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剑係祖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贾琏听了便不自在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还要斟酌湘莲笑道虽如此说弟愿领责备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贾琏还要饶舌湘莲便起身说请兄外坐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

去和賈璉說退親[illegible]那賈璉還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內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
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并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邊去了
當下唬的眾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淚反勸賈璉道你太多事人
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
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可敬可敬湘蓮反扶屍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
去出門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廝尋他家去那湘蓮
只管出神那小廝帶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癡情待君
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
能相見矣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惑今既恥情而覺與君兩
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蹤無影去了湘蓮警覺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旁邊坐著一個
跏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湘蓮聽了
不覺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和二姐賈璉等俱不勝悲痛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々興々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々々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宝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宝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々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々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宝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々為他救了哥々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々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々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々苦々的回來幾个月了媽々和哥々商量々々也該請一請酬謝々々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々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才聽見說正在

這里和你妹〻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个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〻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个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个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多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〻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〻咱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丢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〻才說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〻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〻說的很是倒是妹〻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几日反倒落了一个空白張羅了一会子倒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

了所以今日才送來一面說著又見兩个小廝搬進來兩个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阿㗒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々的給媽和妹々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們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々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々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諸事也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掉了還沒歸竅呢說著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著綁著的薛蟠便叫兩个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多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著道那一箱是給妹々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觔斗小孩子沙子灯一齣々的泥人兒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多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著細々看了一看又看々他哥々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著几个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々說了一回閒話才回園子裡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々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々的過了目除了自己

留用之外一分〻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代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〻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多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代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劝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点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宝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宝姑娘素日看着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该喜欢才是為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宝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宝姑娘听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〻們為姑娘的病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的病這如今才好些又這樣哭〻啼〻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〻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听見小丫頭子在院内說宝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宝玉進房來代玉讓坐畢宝玉見代玉淚痕滿面便問妹〻又是誰氣着你了代玉勉強咲道誰生什麼氣旁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桌上一努宝玉会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宝釵送來的便取咲說道

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要開雜貨舖啊代玉也不答言紫鵑咲着道二爺还提東西呢因宝姑娘送了些東西
来姑娘一看就傷起心来了我正在這裡劝解恰好二爺来的狠巧替我们劝、宝玉明知代玉是這个縁故却也
不敢提頭兒只得咲說道你们姑娘的緣故想来不為别的必是宝姑娘送来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
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的带两船来省得你满眼抹泪的代玉听了這些话也知宝玉是為自己
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麽没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
又不是两三歲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来了宝玉忙走
到床前挨着代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拿起来摆弄着細瞧故意问這是什麽叫什麽名字那是什麽做的
這様齊整這是什麽要他做什麽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當古董
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没要紧的话来厮混代玉見宝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
偺们到宝姐、那邊去罷宝玉巴不的代玉出去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宝姐、送偺们東西偺们原該謝、去代玉道
自家姐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边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訴他些南边古蹟我去听、只當回了家鄉一躺說着
眼圈兒又紅了宝玉便站着等他代玉只得和他出来往宝釵那里去了且說薛蟠听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

办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说些買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说閒話兒内中一个道今日這席上短兩个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还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问着薛蟠道怎麽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别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麽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做柳道爺去了衆人多詫異道這是怎麽说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说了一遍衆人听了越發駭異因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裡髣髴也听見人吵嚷说有一个道士三言兩語把一个人度了去了又说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閒工夫打听這个事去到如今还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劝劝他才是任他怎麽着也不叫他去内中一个道别是这麽着罷衆人问怎麽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个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会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麽没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你知道了難道也没找尋他去薛蟠说城裡城外那裡没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

日高興家點計見他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宝玉和着代玉到宝釵處來宝玉見了宝釵便說道大哥〃辛〃苦〃的帯了東西來姐〃留着使罢又送我们宝釵嘆道不是什麽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帯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代玉道这些東西我们小時候倒不理会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宝玉(釵)因嘆道妹〃知道这就是俗語說的物离鄉貴其實可算什麽呢宝玉听了这話正對了代玉方才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大哥〃再去時好歹替我们多帶些來代玉聽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你瞧宝哥〃不是給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宝釵宝玉多笑了三个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代玉的病來宝釵劝道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已(勉強扎)掙着出來走〃(逛)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这兩日才覺好些了代玉道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这麽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会方散宝玉仍把代玉送至瀟湘館门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宝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宝丫頭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门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厚誰薄連我们这樣没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要

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了
一回忽然想到寶釵和王夫人是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个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
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周到真是
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多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
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來意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
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
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个又算了个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卻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
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眾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
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才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悄悄的問小紅說剛才二奶
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个光景倒像有什
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
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 於是鶯兒出來自己倒茶不題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

代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
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几个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宝玉咲道不是怕丟了我方才到林
姑娘那邊見林姑娘正在傷心問起來却是為宝姐、送了他東西他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
訴你襲人姐、叫他過去勸、正說着晴雯進來因問宝玉便道你回來了又要勸誰宝玉將方才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才
出去听見他說要到璉二奶、那邊去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宝玉听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宝玉漱了一口遞
給小丫頭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宝玉出门自己做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
这几天也沒有過去看、况聞賈璉出门正好大家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
抓不着人晴雯道嗳喲这屋裡单你一个人惦记着他我们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咲着也不答言就走
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残相間紅綠离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抬頭看見那
边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咲嘻、的迎上
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襲人道可不是嗎我要到璉二奶、那裡瞧、去你这裡做什麼呢那
婆子道我在这裡赶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这菓子樹上多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瘌流星的掉了好

些了姑娘还不知道呢这馬蜂最可恶的一嘟嚕上只咬破兩三个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这一嘟嚕
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咱们说話的空兒没赶就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多少你
倒是告訴買办叫他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个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道倒是姑娘说得是我今年
才管上那裡知道巧法兒呢又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个姑娘嚐、襲人正色道这那裡使
得不但没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还没有供鮮咱们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难道連这个規矩都不懂了
老祝忙笑道姑娘说的是我見姑娘很喜欢我才敢这麼说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这也没
有什麼只是你们有年紀的老奶、们别先領着頭兒这麼着就好了说着遂一逕出了園门来到鳳姐这边一
到院裡只听鳳姐说道天理良心我在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听見这話知道有緣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
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在家裡麽平兒忙答應着迎出来襲人便問二奶、也在家裡呢身
上可大安了说着已走進来鳳姐裝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来也笑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这几日不
过我们这边坐、襲人道奶、身上欠安本該天、过来請安才是但只怕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兒的歇、我们
来了倒吵的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没的話倒是宝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也实在的離不開

我常听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还惦着我、常、问我这就是你尽心了一面说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
在床边讓鶯坐下豐兒端進茶來鶯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罢一面说閒話兒只見一个小丫頭在外间屋裡悄悄的和
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门上伺候着呢又听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来再来別在门口兒站着鶯人知他们有
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凤姐道閒来坐坐、说、话兒我倒閙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应着送出来
只見兩三个小丫頭都在那裡屏声息氣齊齊的伺候着鶯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鶯人進来回道旺兒纔来了
因鶯人在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还是等着请奶奶的示下凤姐道叫他来平兒
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来这裡凤姐又问平兒你到底是怎麼听見说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话他说
他在二门裡頭听見外頭兩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谁吆喝了兩
个一頓说什麼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还割了呢平兒正说着只見一个小丫頭進
来回说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凤姐听了冷笑了一声说叫他進来那小丫頭出来说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应着進来请
了安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凤姐道你過来我问你话旺兒才走到裡间门旁站着凤姐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
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使如何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凤姐冷笑道你自

些不知道你要知道怎么搁人呢旺儿听了这话知是才才的话走了风了便又回道（料着瞒不过便跪下）奴才实在不知就是头里兴儿和
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混说奴才吆喝了他们几句内中深情底里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问兴儿他是长跟二
爷出门的凤姐听了下死劲啐了一口道你们这一起没良心的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儿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给我
把兴儿那个忘八崽子叫了来你也不许走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好好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那旺儿只
得连声答应几个是磕了个头爬起来出去叫兴儿却说兴儿正在账房里和小厮们玩呢听见说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这
件事发作了连忙跟着旺儿进来旺儿先进去回说兴儿来了凤姐厉声道叫他来兴儿听见这个声音儿早已没
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进来凤姐一见便说好小子啊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你只实说罢兴儿一闻此言又看见
凤姐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早唬软了跪下只是磕头凤姐道论起这事来我也听见说不与你相干但只
你不早来回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实说了我还饶你再有一句虚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几个脑袋瓜子兴儿
（战兢兢的朝上磕头道）奶奶问的是什么事奴才和爷办坏了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喝命打嘴巴旺儿过来才要打时凤姐骂
道什么糊涂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吗一会子你再各人打你自己的嘴巴子还不迟呢那兴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
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凤姐喝声站住问道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

來在地上咭咭呱呱的叫由向口裡說道一乍字的謊　直瞞瞞的騙起來
口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謊凤姐道快說興兒回道這事奴才頭裡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
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
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凤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
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道奴才該死凤姐道怎麼不說了興兒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
道怎麼就弄真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凤姐忙問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凤姐道哦
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做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不知給了張家多少銀子
那張家就不問了凤姐道怎麼又扯上什麼張家李家呢興兒道奶奶不知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從小
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
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凤姐聽到這裡
點了點頭回頭望丫頭們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還說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叫人裱糊了房
子娶過來了凤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凤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
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凤姐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日他妹子自己抹了脖
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磕頭不言語
了凤姐道這為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凤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

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指那宅裡的事也未必的我只是遠遠了興兒回道也有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
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
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才說的字字是實話奶奶問出假來只管打
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著興兒說道你這个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著我的你想著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才還有點怕懼兒
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著喝聲起去興兒磕了个頭才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
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著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起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
什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个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
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兒提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著出去了鳳姐又叫
旺兒旺兒連忙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才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个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著慢慢的退出去鳳姐便叫
倒茶小丫頭們會意都出去了鳳姐和平兒道你都聽見了這才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
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著才好也不必等你
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话说贾琏起身去后偏值平安节度巡边在外约一个月方回贾琏未得确信只得住在下处等候及至回来相见将事办妥回程已是将
两个月的限了谁知凤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贾琏前脚走了回来便传各色匠役收拾东厢房三间照依自己正室一样装饰陈设至十
四日便回明贾母王夫人说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庙进香去只带了平儿丰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四人未曾上车便将原故告诉了众人又
吩咐众男人素衣素盖一径前来兴儿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扣门鲍二家的开了兴儿笑说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鲍二家的听了这句
顶梁骨走了真魂忙飞进报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惊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见于是忙整衣迎了出来至门前凤姐方下车进来尤二姐
一看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
菊周瑞旺儿二女人搀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万福张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望恕仓促之罪说着便福了下去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
二人携手同入室中凤姐上座尤二姐命丫鬟拿褥子来便行礼说奴家年轻一从到了这里之事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今日有幸相会若
姐姐不弃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奴亦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说着便行下礼去凤姐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说皆因奴家妇人之见
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担忧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爷错会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瞒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
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对奴说奴亦曾劝二爷早行此礼以备生育不想二爷反以奴为那等妒忌之妇私自行此大事并不说知使奴有冤难诉
惟天地可表前于十日之先奴已风闻恐二爷不乐遂不敢先说今可巧远行在外故奴家亲自拜见过还求姐姐下体奴心起动大驾挪至家中你

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illegible]慎重世務,保養身體,方是大禮。若姐姐在外,我在內[illegible]再者使外人聞知[illegible]

的名聲不好聽,就是惜惜的名聲也不雅觀[illegible]未免見我素日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

自是常情[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說着便嗚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

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他了,妹子只受禮,

他原是咱們的丫頭,以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

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

心吐膽,敘了一會,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婦在旁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

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樣呢。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姐姐的箱

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

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淺,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

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
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
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二姐道任憑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
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眾人鳳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
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眾人來看問二姐一一見過眾人見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
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裡婆子丫鬟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
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
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著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帳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
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
矣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奶拿些來善姐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
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
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
裡調度那裡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耐著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亙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
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席話說的二姐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

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都是剩的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姐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的好心想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要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裡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伙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癩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夠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作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的過付一應調唆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來旺一名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眾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眾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扯小的在內其中還有

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說雖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
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
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虛張声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兩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
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況是賈府之人巴不
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
慌了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防了這一着只乖他大胆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
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
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着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進上房尤氏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
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
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證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了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我又
是個沒脚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樣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
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咱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證明白回來咱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觀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
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嬸娘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不
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

我喊罵着揚手就打賈蓉把頭磕有聲說嬸子別動氣仔細手疼讓我自己打嬸子別動氣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

問着自己說以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閒事了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子的話了眾人又是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裏嚎天動

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咱們只當

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眾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

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裏我這裏趕着收拾房子和我的一樣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

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

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裏說了又哭又罵後來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

個尤氏揉搓成了一個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着兩手搬着尤氏的

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裏難道有茄子塞着不然他們給你嚼子銜上了為什麼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

安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裏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

又沒口齒鋸了嘴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聽你說着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

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眾姬妾丫鬟媳婦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

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夠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大哥哥來我對面問他

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教導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

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起身，嬸子要鬧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子責罰，兒子謹領。這官司還
求嬸子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兒狗兒
一般。嬸子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嬸子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才好。原是嬸子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
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了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
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才怎麼得罪了嫂子。嫂子也別惱我，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剛才的話嫂子可別惱。
嫂子還要替哥哥說了，先把這官司按下去才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嬸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嬸說用過五百兩銀子，少不得
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嬸嬸送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嬸嬸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前嬸嬸還要周全方便，別提
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周全。我雖是個獃子，也獃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
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歡喜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
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
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才不言語。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
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窮極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
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抓着，縱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
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

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掌着這滿孔不肯善罷不敢猥說我便是個拌着張良听了這話也把智謀滿間去了

你先要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要去找補誰知越使了越從人嚇住了刀靶越發來說我是牝雞尾上長瘡毫不膽血也沒有出息

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嘗着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只家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極故捨了命狀告咱們的我

想了一个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叫他認个枉告不实之罪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时再给他些银子就完了

得你姐姐不能的情法原来你先把罪名着你说的这话他替凤依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善

類的小人银子到了手先了也又被事诈说你再起来事咱们虽不怕也终究心惧不住他说既没毛病为什么反给他银子终久

事不局當我原是个门四人所以去设度哭通我还有个主意来是人来是说者是了还了我了恨将如今只要他去问張華个主意

是他安要人我只他要意了才得了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去仍嫁他去若说要钱我们这里给他

但兄他道难些说我断不舍得你愧你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弄你他谁家的人把你卖与咱们家的难在那里呢你家是实深知我的

心都是把不得只要本人出了他却作贤良人如今只说谁像他想起来一说外的好处了家里什么人不疼你也还是过去

是尤氏又慌了拉凤姐讨主意这会如何撒谎凤姐冷笑道既是本家说你拎这了这个来这个脸先我又看不上你家宅子

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软的人要人拖累我还是个痴心说不得让我自担起来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我只领了你妹妹去与老太太太太磕

頭只說原系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兩家又有工夫和你的我要娶来作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一槩没有了日子又艰难不能度日若

等百日之内只是家業实难等我的主意接了進来已经房子收拾了先住着等满了服再圆房仗着我不

怕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illegible]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

[illegible]

[illegible]

今日二嬸子要這樣費心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與嬸子賠罪傍邊笑着捧過茶

[illegible]

嬸娘嬸嬸[illegible]賈蓉[illegible]老人家只管[illegible]一邊呼喚進誰信侄這孩子到這裏又獨佳了又要老婆子

[illegible]攙上嬸子來尤氏親自遞[illegible]茶又要着綠了一鍾[illegible]

不便起身四[illegible]賈蓉親身送過來進門時又[illegible]

昔時尤二[illegible]又說我怎麼操心又[illegible]打聽[illegible]

夜計策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說著大家先來至賈母屋裏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眾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等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旁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戴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眾人都抿嘴兒笑著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來我瞧瞧鴛鴦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更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著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纔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裏還有許多賠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裏住著是真並無娶嫁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

斷給你于是又告了王信那邊又送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
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得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准惹人
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叫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旁
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親家母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
對證的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佔人家有夫之人名聲
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在某年某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
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
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
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個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
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佔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
相伴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
把刀靶遞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訛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計務
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
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是有了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屍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

使人打听尤老娘的事向来方去过不觉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亲姊妹还胜十倍那贾琏一日事毕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illegible]悄悄的关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贾琏问他原故老头子细说原委贾琏只在镫中跌足少不得来见贾赦与邢夫人将所完之事回明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十七岁的丫头名叫秋桐赏他为妾贾琏叩头领去喜之不尽见了贾母合家众人回来见凤姐未免脸上有些惭愧之色[illegible]凤姐听了忙命两个媳妇到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说不得且吞声忍气将好颜面换出来遮饰一面又命摆酒接风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那日已是腊月十二日贾珍起身先拜了宗祠然后过来辞拜贾母等人合族中人直送到洒泪亭方回独贾琏贾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贾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语二人口内答应也说些大礼套话不必烦叙且说凤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的只是心中又怀别意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你拣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话气的倒仰查是谁说的又查不出来日久天长这些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我反弄了鱼头来拆说了两遍自己先气病了茶饭也不吃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刺秋桐自以为系贾赦所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岂肯容他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妇女凤姐听了暗乐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气凤姐既装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平儿看不过自己拿钱出来弄菜与他吃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去顽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也无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时撞见了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奶奶的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却往园里去偷吃凤姐听了骂平儿说人家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自己也要远着了又暗恨秋桐难以出口姊妹[illegible]凤姐[illegible]二姐[illegible]一人暗为二姐耽心虽都不便多言却也可怜每常无人处说起话来二姐便淌眼抹泪[illegible]

话说尤二姐便淌眼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儿素昔无一点坏形因此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以来因贾赦姬妾丫鬟最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未敢下手这秋桐辈等人皆是恨老爷年迈昏愦贪多嚼不烂没的留下这些人作什么因此除了几个知礼有耻的余者或有与二门上小幺儿们嘲戏的甚至于与贾琏眉来眼去相偷期的只惧贾赦之威未曾到手这秋桐便和贾琏有旧从未来过一次今日天缘凑巧竟把秋桐赏了他真是一对烈火干柴如胶投漆燕尔新婚连日那里拆的开那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用借刀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主意已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作不来奶奶把你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这淫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凤姐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儿气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次日贾母见他眼睛红红的肿了问他又不敢说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他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丧声嚎气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嫉妒凤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的可知是个贱骨头因此渐次便不大喜欢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看他这般与他排解排解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如何经得这般磨折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一生为人心痴意软终吃了这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即进来时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归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不然你

也的丧命。虽系人悄悄尤二姐听说，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既係当然，何必又添杀戮之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身孕，但不能预知男女，倘天见怜生了下来还可，若不然我的命还不能保，何况于他。贾琏亦哭说：你只管放心，我请名人来医治。于是出去即刻请医生。
如是太医王[illegible]诊了脉，劝他回来，谁知王太医此时也病了，又谋干了军前效力，回来好讨荫封的。小厮们走去，便请了那年给晴雯看病的太医胡君荣来，诊视了，说是经水不调，全要大补。
贾琏便说：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呕酸，恐是胎气。胡君荣听了，复又命老婆子们请出手来再看。看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
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贾琏无法，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荣一见，魂魄如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时无知。不一时掩了帐子，
贾琏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医道：不是胎气，只是瘀血凝结，如今只以下瘀血通经脉要紧。于是写了一方，作辞而去。贾琏命人送了药礼，抓了
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贾琏闻知，大骂胡君
荣，一面遣人再去请医调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这里太医便说：本来气血生成亏弱，受胎以来，想是着
了些气恼，郁结于中。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气十分伤其八九，一时难保就愈。煎丸二药并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庶可望好。说毕而去。
急的贾琏查是谁请了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个半死。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一个，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
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陈祷告说：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长斋念佛。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

与秋桐一处，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骂平儿竟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样，我因多病了，你却无病也不见怀个胎，如今二奶奶这样，都因咱们无福，或犯了什么，冲的他这样，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他冲的。秋桐近见贾琏请医治药，打人骂狗，为二姐十分尽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凤姐儿又劝他说：你暂且别处躲几日再来。秋桐便气的哭骂道：理那起饿不死的杂种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他，好个爱八哥儿，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偏来了就冲了。我还要问问他，到底是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纵有孩子，也不知张姓王姓的，奶奶稀罕那杂种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谁不成，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骂的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秋桐便告诉邢夫人说：二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开恩。邢夫人听说，慌的数落了凤姐一阵，又骂贾琏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不好，是你父亲给的，为个外头来的撵他，连老子都没了。说着赌气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发走到他窗户根底下大哭大骂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晚间贾琏在秋桐房中歇了，凤姐已睡，平儿过来瞧他，又悄悄劝了他一番，好生养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从到了这里，多亏姐姐照应，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闲气，我若逃的出命来，我必答报姐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好等来生罢。平儿也不禁滴泪说道：想来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从没瞒他的话，既听见你在外头，岂有不告诉他的，谁知生出这些个事来。尤二姐忙道：姐姐这话错了，若姐姐便不告诉他，他岂有打听不出来的，不过是姐姐说的在先，况且我也要一心进来，方成个体统，与姐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儿又嘱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无甚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生金子可以坠死，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毕，扎挣起来，打开箱子，找出一块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几次狠命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将

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躺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丫環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你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著罵著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眾人推丫環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卻穿帶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眾人雖素習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与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屍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不像便對著梨香院的正牆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幾個媳婦圍隨從內子牆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看只見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著還美貌賈璉又摟著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叔解著些兒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說著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牆賈璉會意只悄悄跌腳說我忽略了終久對出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才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場眾族中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繞過群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隱隱綽綽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一撒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去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著丫環來請鳳姐說二爺等著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

原資口

慶銀玉索空追匯眼淚你還不知道僧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賜東西十只半被昨兒我把兩了金項圈當了二百銀子給他們

有至五兩辮子你要就拿去說著命玉兒拿出來遞與寶釵指著寶母有說笑了眼的帶碰沒話可說只得向王夫人的箱櫃去拿回

已都拿已收開了箱櫃一讓拿給只有些折舊綢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綢綃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拿回已用了包

袱包了也不命小廝們了拿來掌燈自己提著來找平兒又是傷心又是怕哭忙將二百兩一包遞與鋪子偷出來，不料伸手拉住說

設你只別做聲，快將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只跪下這裡來，且眼雲媛喝道使我做的是採了一下子又悄悄來拿了一包銀子兒設這

是他家常穿的撒性中暗我將著佩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嘆了口氣子東來又命人拿了賈政那的來又

不寧雲從聯馬自己去顛來晚聞其一些借收進來賬了五十兩聯著通夜趕造一面命你了合牢者守靈晚上也不進去只在這裡

伴宿是他了二日起著二姐回情雖不敢出作聲帶印也不免傷心便道想賈七靈一時賈母忽然來喚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務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單子來共有八个廿五歲的單身小厮應該娶妻成房等裏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配鳳姐兒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个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和寶玉說話也不盛妝濃飾眾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个琥珀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了來這一向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來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接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咭咭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个人按住溫都里那膈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襖子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葱綠杭綢小襖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裏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个大的欺負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來膈肢晴雯晴雯怕癢笑的忙丟下雄奴和寶玉對抓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起來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他四人裹在一處

因被晴雯他細瞧看了可不是襲人的那件衣裳想是碧月送來把襲人扇子忘了去不知可在這裏晴雯們倒了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位的偺們快看看寶玉來時看着還有叫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到是這裏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裏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四個姨娘和琴姑娘也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冷冷清清了兩個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更叫冷清呢你瞧寶姑娘那裏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把個雲姑娘落了單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問那裏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寶玉聽說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裏手裏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說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才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做桃花社寶玉聽着點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妝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憑　憑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煙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豔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黄昏　一声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滚下淚來，便知出自林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宝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宝
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宝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宝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难
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櫻桃、水荇牵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
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纨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
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黛玉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
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縱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出去請安。因此
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
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
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日。這日眾姊妹
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
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
之子為妻，擇于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眾甥男甥女閑樂一日。賈
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黛玉、宝釵四人同鳳姐去。眾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妝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宝玉進入

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的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事字是
第二件到那時縱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裏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
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共數了一數才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起來天天
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的過去寶玉聽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搪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字
才好說話時大家安歇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
將早起清晨的工夫盡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便十分歡喜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
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槍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
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探春等都笑說老太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能字卻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搪
塞過去就完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聽說喜之不盡原來代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工課寶玉肯分心
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裝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
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搪得過去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
西寶玉拆開看時卻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是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寶玉向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
謝史湘雲寶琴二人皆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
工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遏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年底方回寶玉聽了

便把字擱在一邊只顧回避暮春之際湘云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鵑啼燕妒　且住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給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卻不能湘云笑道咱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

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果點之

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他二人便擬了柳絮為題又限出幾個調寫了綁在壁上眾人來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

看了湘云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來于是大家拈鬮寶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西江月

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鵑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

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噯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才有了半首

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這算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來

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眾人看時上面卻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卻好做何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負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開了機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眾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卻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算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隊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誰捨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爾去 忍淹留

眾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 好是固然好的 因又看寶琴的是西江月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眾人都笑道 到底是他聲調悲壯 幾處誰家兩句最妙 寶釵笑道 終不免過于喪敗 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

然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 才不落套 所以我作了一首來 未必合你們的意 眾人笑道 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鑑 自然是好的 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 好一句東風捲得均勻 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 幾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 [illegible]

韶華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眾人拍案叫絕 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 自然是這首為尊 纏綿悲戚 讓瀟湘妃子 情致嫵媚 卻是枕霞 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

要受罰的 寶琴笑道 我們自然受罰 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 李紈道 不用忙 這定要重重的罰他 下次為例 一語未了 只聽窗

外竹子上一聲響 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 眾人嚇了一跳 丫頭們出去瞧時 簾外丫頭子嚷道 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 眾丫頭笑道

這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咱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
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道紫鵑
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丟出去罷把咱們的拿出來咱們也放晦氣
紫鵑聽了趕着命小丫頭們將這風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與他們去的這裡小丫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七手八腳都忙着
拿出個美人風箏來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捆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寶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寶琴
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翠墨笑嘻嘻的果然
也取去了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兒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
晴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也罷再把那個大螃蟹拿來罷丫頭去了同了
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子來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
緻心中歡喜便命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丫頭們在那邊山坡上已放了起來寶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來寶
釵也高興也取了一個來卻是一連七個大雁的都放起來獨有寶玉的美人放不起來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
便落下來了急的寶玉頭上出汗眾人又笑寶玉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
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叫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寶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來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個風箏都起
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丫鬟們又拿了許多各式各樣送飯的來頑了一回紫鵑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姑娘來放罷

帕墊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來隨着風箏的勢將籰子一鬆只聽一陣豁剌剌響登時籰子綫盡黛玉因讓

衆人來放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林妹妹笑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

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 惜們大家都放了罷了 [illegible] 紫鵑笑道我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个子今兒忽然又心疼了

姑娘不放等我放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齊籰子根下寸絲不留咯噔一聲鉸斷笑道這一去把病根兒

可都帶了去了那風箏飄飄搖搖只管往後退了去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再展眼便不見了衆人皆仰面說道

[illegible]

有趣有趣寶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裡去了若落在有人烟處被小孩子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把

這个我的放去叫他兩个作伴兒罷於是也用剪子剪斷照先放了去探春正要剪自己的鳳凰見天上也有一个鳳凰因道

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看他倒像要來絞的樣兒說着只見那个鳳凰漸逼近來遂與

這鳳凰絞在一處衆人方要往下收綫那一家也要收綫正不開交又見一个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帶響鞭在半天如鐘

鳴一般也逼近來衆人笑道這一个也來絞了且別收讓他三个絞在一處倒有趣呢說着那喜字果然與這兩个鳳凰絞在一

處三下齊收亂頓誰知綫都斷了那三个風箏飄飄颻颻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笑說道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

狹了些黛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歇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着看姊妹都放

去了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illegible]

課程只大家向來吟詩做課或猜謎 [illegible] 他那代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 [illegible]

已原恆隨便做些工課展眼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个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红楼梦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央女無意遇鸳央

话说贾母吩咐了丫头们忙忙来找宝玉口里说道二爷快跟着我们走罢老爷家来了宝玉听了又喜又悲只得忙忙换了衣服前来请安贾政正在贾母房中连衣服未换看见宝玉进来请安心中自是欢喜却又有些伤感之意又叙了些任上的事情贾母便说你也乏了歇歇去罢贾政忙站起来笑着答应了个是又略站着说了几句话才退出来宝玉等也都跟过来贾政自然问问他的功课也就散了原来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琏宝玉头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见了贾政先请了贾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圣诸事完毕才回家来又蒙恩赐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渐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今得宴然复聚天伦自觉喜幸不尽一应大小事务一概益发付于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或日间在里边母子夫妻共叙天伦之乐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大庆又因亲友全来恐筵宴排设不开便早同贾赦及贾琏等商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荣宁两处齐开筵宴宁国府中单请官客荣国府中单请堂客大观园中收拾出缀锦阁并嘉荫堂等几处大地方来作退居二十八日请皇亲驸马王公诸王郡主王妃公主国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阁下都府督镇及诰命等三十日便是诸官长及诰命并远近亲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贾

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
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
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環四個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
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伽南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
匹玉杯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
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氈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
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
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
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
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妝迎接大家相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
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才入座上面兩席是南北
王妃下面依序便是眾公侯誥命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
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

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頭在圍屏後伺候呼喚

從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台上參了場台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廝伺候須臾一小廝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遞與
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佩鳳佩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
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眾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
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
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眾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腼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
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
薛林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果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裡跪經
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探春湘雲五人來至園中大家見了不過請安問好讓坐等事眾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
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裡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只等請去我明兒
和你叔叔算帳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寶釵問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
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五份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
妃笑道你們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
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

不便強留大家又說了一回遂至園內賞玩而散北靜王妃略坐一坐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
一日次日便不會人一應都是邢王二夫人管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等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
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著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
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賈母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子吃的歇歇去明兒還要
起早鬧呢尤氏答應著退了出來到鳳姐兒房裡來吃飯鳳姐兒在樓上看著人收送來的新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裡與鳳姐疊衣服
尤氏因問你們奶奶吃了飯沒有平兒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餓的我受不得了
說著就走平兒忙道奶奶請回來這裡有點心且點一點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的這樣我園裡和他姊妹們鬧去、
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和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著各色
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頭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
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子分菜果呢因問那一位奶奶在這裡東府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
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菜果又聽見是東府裡的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才散了小丫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裡傳他
去婆子道我們只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丫頭聽了道噯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
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聽了體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著狗顛
兒似的傳去的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這兩個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丫頭揭著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

只道扯你的臊我们的事传不传不与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们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爷们的跟前比我们还更会溜呢
各门清水下禁整你也栽也见的事各自各门各户的你有本事排场你们那边的人去我们这边你们还早些呢丫头听了气白了脸因说
道好好这话说的好一面转身自进来回尤氏早入园来因遇见了袭人宝琴湘云三人同着地藏庵的两个姑子正说故事顽笑尤
氏因说饿了先到怡红院袭人装了几样荤素点心出来给尤氏吃两个小丫头子在外头那丫头就一五一十的把
气狠狠的把方才的话都说了出来尤氏听了冷笑道这是两个什么人两个姑子并宝琴湘云等听了生怕尤氏生气忙劝说没有的事必是这小丫头子听错了
[illegible]两个姑子笑推这丫头道你这姑娘好气性大那糊涂老妈妈们的话你也不该来回才是咱们奶奶万金之体
劳乏了几日黄汤辣水没吃咱们只有哄他欢喜的说这些话做什么袭人也忙笑拉出他去说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
我打发人叫他们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这两个婆子来到那边把他们家的凤儿叫来袭人笑道我请去尤氏道偏不要你去
两个姑子忙立起身来笑说奶奶素日宽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气岂不惹人议论宝琴湘云二人也都笑劝尤氏
道不为老太太的千秋我断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说话之间袭人早又遣了一个丫头到园门外找人可巧遇见周瑞家
的这小丫头子就把这话告诉周瑞家的周瑞家的虽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体面心性乖滑专惯各处献勤讨好
所以各房主子都喜欢他今日听了这话忙的便跑入怡红院来一面飞走一面口内说气坏了奶奶了可了不得我们家里如今惯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
且打他们几个耳刮子再等过了这几日算帐尤氏见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来有个理你说说这早晚园门还大开着明灯蜡烛出入的人又杂
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该班的人吹灯关门谁知一个人牌儿也没有周瑞家的道这还了得前儿二奶奶还吩咐了他们说这几日事多人

他要打几个婆子好尤氏又说小丫头们的话周瑞家的道奶奶不要生气

等过了事我告诉管事的打他个臭死只问他们谁叫他们说这话我已经叫他们吹灯关门吃饭也到去罢了已把话告诉只见凤姐打发人来请吃

饭尤氏道既是不饿了吃几个馒头请你奶奶自己吃罢了周瑞家的得便便把方才的事回了凤姐

凤姐道便命将那两个的名字记上等过了这几日捆了送到

那府里凭大奶奶开发或是打几下子或是开恩饶了他们随他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巴不得一声儿素日因与这几个人不睦出来了

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的传凤姐儿的话立刻叫林之孝家的进来见大奶奶一面又传人立刻捆起这两个婆子来交到马圈里派人看守

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么事此时已经点灯忙坐车进来先见凤姐至二门上传进话去丫头们出来说奶奶才歇下了大奶奶在园里叫大娘见

了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进园来到稻香村丫环们回进去尤氏听了反过意不去忙唤进他来因笑向他道我不过为找人找不着

因问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把你叫进来倒要你白跑一趟不大的事已经撒开手了林之孝家的也便笑说二奶奶打发人传我说奶奶有话

吩咐尤氏笑道这是那里的话只当你没去白问你这是谁又多事告诉了凤丫头大约周姐姐说的你家去歇着罢没有什么大事李纨又要

说原故尤氏又拦住了林之孝家的见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园去可巧遇见赵姨娘姨娘因笑道嗳哟哟我的嫂子这会子还不家去歇歇还跑些什

么林之孝家的便笑说何曾不家去的如此这般进来了赵姨娘便说

这事也值一个屁开恩呢就不理论心

窄些儿也不过打几下子就完了也值俩呵你进来

小丫头们听了忙说罢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侧门前就有方才两个婆子的女儿上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这孩子好糊涂谁叫你娘吃酒混说
了惹出事来连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发人捆他连我还有不是呢我替谁讨情去这两个小丫头子才七八岁原不识事只管啼哭求告缠的林之孝
家的没法因说道糊涂东西你放着门路不去却缠我来你姐姐现给了那边太太作陪房费大娘的儿子你走过去告诉你姐姐叫亲家娘和太
太一说什么完不了的事一语提醒了一个那一个还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涂攮的他过去一说自然都完了没有单放了他妈又只打你妈的礼
说罢上车去了这一个小丫头果然过来告诉了他姐姐和费婆子说了这费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兴过时只因贾母近来不大作兴邢
夫人所以连这边的人也减了威势凡贾政这边有些体面的人那边各各皆虎视眈眈这费婆子常倚老卖老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嘴里胡骂乱
怨的出气如今贾母庆寿这样大事干看着人家逞才卖技办事呼幺喝六弄手脚心中早已不自在指鸡骂狗闲言闲语的乱闹这边的
人也不和他较量如今听了周瑞家的捆了他亲家越发火上浇油仗着酒兴指着隔断的墙大骂了一阵便走上来求邢夫人说他亲家并没什么不是
不过和那府里的大奶奶的小丫头白斗了两句周瑞家的便调唆了二奶奶捆到马圈里等过了这两日还要打求太太我那亲家
娘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和二奶奶说声饶他这一次罢邢夫人自为要鸳鸯之后讨了没意思后来见贾母越发冷淡了他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
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要见他姊妹贾母又只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无自己心内早已怨忿不乐只是使不出来又值这一干小人在侧
他们心内嫉妒挟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事调拨主人先不过是告那边的奴才后来渐次告到凤姐只
哄着老太太喜欢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辖治着琏二爷调唆二太太把这边的正经太太倒不放在心上后来又告到王夫人说老太太不喜欢太太都是二太太和琏
二奶奶调唆的邢夫人纵是铁心铜胆的人妇人家终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因此着实恶绝凤姐如今又听了如此一篇话也不说长短

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眾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賈母高興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只便衣常妝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

一榻引枕靠背腳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探惜姊妹等圍繞因賈㻞之母也帶

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和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眾不同心中

喜歡便命他兩個也過來榻前同坐寶玉却在榻上腳下與賈母捶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溜順着房頭輩數坐下簾

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方是男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早已都行完了然後賴

大等帶領眾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眾家下媳婦然後各房的丫鬟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

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

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的娘素日都承鳳姐的照顧也巴不得一聲他兩個也願意在園內頑耍至晚便不回家了那

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許多人陪笑和鳳姐兒求情說我聽見昨兒晚上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捆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

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咱們家先倒折磨起人家來了不看我的臉權且看

老太太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兒聽了這話又當着許多人又羞又氣一時抓尋不着頭腦憋得臉紫漲回頭向賴大家的

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為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裡的大奶奶我怕大奶奶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

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為什麼事鳳姐兒便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

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開發憑他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

知道這里的規矩也要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〻說的是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〻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个婆子鳳姐兒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灰心轉悲滾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肯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〻的這是什麽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几家有圍屏鳳姐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圍屏十二扇是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的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鳳姐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面上只管細瞧引的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麽鴛鴦笑道怎麽他的眼睛腫〻的所以我詫異只管看賈母聽說便叫近前來也覷着眼看鳳姐笑道才覺的一陣癢〻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不成鳳姐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〻好我也不敢哭呵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个在這裡帮着兩个師父替我揀佛豆兒你們也積〻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〻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个姑子吃了然後擺葷的賈母吃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也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過一升豆子來兩个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个一个的揀在一个簸籮內每揀一个念一聲佛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个姑子又說些佛家因果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兒哭之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〻還是哭的那邊大太〻當着人給二奶〻沒臉賈母因問為什麽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才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

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了這是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借着這個因由明是當着眾人給鳳兒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等進來也就不說了賈母因問你從那裡來的寶琴道在園裡林姐姐屋裡大家說話的賈母忽想起一事來忙喚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到園裡各處女人們跟前囑咐囑咐留下的喜姐兒和四姐兒雖然窮也和家裡的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我知道咱們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個富貴心兩隻體面眼未必把他兩個放在眼裡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依婆子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徑往園子裡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丫鬟們說都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子又跑來做什麼又讓坐鴛鴦笑道不許我也逛逛麼於是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的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捆上十個也趕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兒還離腳蹤兒不遠咱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為人也可憐見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是難作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咱們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咬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裡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戶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

罢了，还是比不得我们，你这样清福，没有个偶然的光景，通顽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
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就算你
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门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说你是假长了一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宝
玉笑道：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众人不等说完，便说：可是又疯了，别和他说话才好，若
和他说话，不是呆话就是疯话。喜鸾因笑道：二哥哥，你别这样说，等这里姐姐们果然都出了阁，横竖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来
和你作伴儿。李纨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别说呆话，难道你是不出门的？一句话说的喜鸾低了头。当下已是起更时分，大家各
自归房安歇，不在话下。且说鸳鸯一径回来，刚至园门前，只见角门虚掩，犹未上闩。此时园内无人来往，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微月半
天。鸳鸯又不曾有个作伴的，也不曾提灯笼，独自一个，脚步又轻，所以该班的人皆不理会。偏生又要小解，因下了甬路，寻微草处，行至
一湖山石后大桂树阴下来。刚转过石后，只听一阵衣衫响，吓了一惊不小。定睛一看，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见他来了，便想往树丛石后藏躲。
鸳鸯眼尖，趁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梳鬅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鸳鸯只当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见
自己来了，故意藏躲恐吓着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吓着我，我就喊起来当贼拿了。这么大丫头了，没个黑家白日的只是顽
不够。这本是鸳鸯的戏语，叫他出来。谁知他贼人胆虚，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来使众人知觉更不好，且素
日鸳鸯又和自己亲厚不比别人，便从树后跑出来，一把拉住鸳鸯，便双膝跪下，只说：好姐姐，千万别嚷！鸳鸯反不知因何，忙拉他起
来，笑问道：这是怎么说？司棋满脸红涨，又流下泪来。鸳鸯再一回想，那一个人影恍惚像个小厮，心下便猜疑了八九，自己反羞的面红耳赤

耳鬢之事雖未識見因是二人會情向那一个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道要死要死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
用藏着姐姐已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爬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
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要緊鴛鴦道你放心我橫豎不告訴一个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
金姑娘已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接聲說道我在這裡有事且略住手
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紅，心内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旁人。橫
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内，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複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凡晚間便不大往園中來。因思園中尚有這樣奇事，
何況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來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耍起住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
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
彼此裡外買囑園内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卻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了。忽被
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著，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
不去。心内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他道：你
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氣個倒仰，因思道：縱是鬧了出來，也該死在一處。他自為是
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意的。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懨懨的成了大病。鴛鴦
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園内司棋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到這樣。因此自己反過
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立身發誓，與司棋說：我要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
別白遭塌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
我雖一着走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

天天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报答你。再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再过三二年，咱们都是要离这里的。俗
语又说，浮萍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倘或日后咱们遇见了，那时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一面说，一
面哭。这一席话，反把鸳鸯说的心酸，也哭起来了。因点头道：正是这话，我又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声名，我白去献勤。
况且这事我自己也不便开口向人说，你只放心，从此养好了，可要安分守己，再不许胡行乱作了。司棋在枕上点首不绝。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
来。因知贾琏不在家中，又因这两日凤姐儿声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样，因顺路也来望候。刚进入凤姐院门，二门上的人见是他来，便站
立待他进去。鸳鸯刚至堂屋中，只见平儿从里间出来，见了他来，便忙上来悄声笑道：才吃了一口饭，歇了中觉了，你且这屋里略坐坐。鸳
鸯听了，只得同平儿到东边房里来，小丫头倒了茶。鸳鸯因悄问：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我看他懒懒的。平儿见问，
因房内无人，便叹道：他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这有一月之前便是这样，又兼这几日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闲气，从新又勾
起来，这两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马脚来了。鸳鸯忙道：既这样，怎么不早请大夫来治？平儿叹道：我的姐
姐，你还不知道他那脾气的，别说请大夫来吃药，我看不过白问了一声身上觉怎么样，他就动了气，反说我咒他病了。饶这样，天天还是察三
访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养身子。鸳鸯道：虽然如此，到底该请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平儿叹道：说起病来，据我看也
不是什么小症候。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平儿见问，又往前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淋淋漓漓的没有
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鸳鸯听了，忙答道：嗳哟，依你这话，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儿忙啐了一口，又悄声笑道：你女孩儿家，这是怎么说的，你倒
咒人呢。鸳鸯见说，不禁红了脸，又悄声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么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我也不知

鳳姐因見心中所想和璉家所說我還納悶來竟是聽見媽和璉家的才明白了一三分平兒正怪他和這我竟覺着天正議論
只見小丫頭進來向平兒道方才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才歇中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鳳姐問那個朱大娘平
兒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麼孫大人家來和咱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賴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
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喚平兒平兒答應着纔迎出來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
住腳笑道鴛鴦姐姐今兒貴腳踏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奶們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
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裏還敢勞動來看我們正說巧的很我才要找姐姐去因為穿着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
袍子再過去找姐姐不想老天可憐省我走這一趟先在這裏等我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有什麼說的賈璉未
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個外路和尚來孝敬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
就即刻拿過來擺着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帳上還有這一筆卻不知此時這件東西着落何方古董房裏的人也回過我兩次
等我問準了好注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裏去了呢鴛鴦聽說便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
就給了你們奶奶你這會子又問我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
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奶已經打發過人出去說過給了這屋裏他們發昏沒記上又
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
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麼好東西什麼沒有的物兒比那強十倍

的东西也没昧下一遭这会子爱上那不值钱的贾琏垂头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涂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

大不像了鸳鸯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杂你再喝上两盅酒那里记得许多一面说一面起身要去贾琏忙也立起身来说道好姐姐

说道姐姐略坐一坐兄弟还有一事相求说着便骂小丫头怎么不沏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日进上的新茶沏一碗来说着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

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税通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

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得好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

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年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鸳鸯听了笑道你倒会变法儿亏你怎么想来

贾琏笑道不是我扯谎若论除了姐姐也还有人手里管的起千数两银子的只是他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若和他们一说反

吓住了他们所以我宁撞金钟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语未了忽有贾母那边的小丫头子忙忙走来找鸳鸯说老太太找姐姐半日我们那里没找到却在这里

鸳鸯听说忙的且去见贾母贾琏见他去了只得回来瞧凤姐谁知凤姐已醒了听他和鸳鸯借当自己不便答话只躺在榻上听见鸳鸯去了贾琏进

来凤姐因问道他可应准了贾琏笑道虽然未应准却有几分成手须得你晚上再和他一说就十成了凤姐笑道我不管这事倘或说

准了这会子说得好听到了有了钱的时节你就丢在脖子后头谁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贾琏笑

道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如何凤姐笑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平儿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儿正说

要作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这么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也罢贾琏笑道

你们也太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倒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

真了利了真了不備凤姐带了笑自起来說我三千五千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外上下背着我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来說我了可知沒家鬼引不出外鬼来我們王家可那裡来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叫我惡心了你們看着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就夠你們過一輩子了說出来的話也不怕臊現有对證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比一比你們的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要是嗔道說的發福就急了這有什麼要緊的你回去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竟說沒了這還有些事進来你使使了再說何凤姐道我不过當着合口嘆什麼要瞧道何苦来不犯着這所以凤姐聽了又笑起来說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起昨日是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个坟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睛才是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半晌方道難為你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才用若明日得了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来凤姐便问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问是什麼事凤姐見问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个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有女人因要求太太屋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就沒有計較得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娘隨便自己揀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来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来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準一个媳婦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我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走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个沒趣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私意兒試他心裡沒有甚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口子拿腔作勢的一語提醒了凤姐兒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

看他又是鳳姐的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道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扭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道你只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個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雖然他們必依然這事也不可霸道了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倒反袖手旁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說了這事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概趕今年年底下都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公道說我們倒還省些事不大得罪人鳳姐冷笑道我也是一場痴心白使了我真個的還等錢作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夠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道到什麼破窯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咱們以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銀子才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倒有十來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各人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夠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可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卻又不知名姓找我問他作什麼他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咱們家的我就不肯給他就上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的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打發了一個

小丫頭子來說話要緊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够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裡
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子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〻因今日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〻家裡有現成的銀
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過來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麼是送過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〻還說
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的鳳姐笑道你夏爺〻好小氣這也值得提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
記清了還我們不知還了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兩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才因別處
支不動才來和奶〻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算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个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
兒答應了〻一个錦盒子來裡面兩个錦袱包着打開時一个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个點翠嵌寶石的兩个都與宮中
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一半那一半命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
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
千兩我略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將來得罪人的地方兒多着呢這會子再發个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
裡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才打聽得雨村降了卻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
他那官兒也未必保得長只怕將來有事咱們寧可疏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疏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
來往那个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卻不動身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
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又說人口太重了不如揀个空日回明老太〻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

你一看盛况空前，家里一年也有[illegible]打开钱[illegible]这一[illegible]说一声也不得时[illegible]大事[illegible]使人[illegible]的使了

使[illegible]了你使使[illegible]春寿[illegible]起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子们一[illegible]也配人[illegible]成了寿[illegible]来[illegible]这些人来[illegible]要这也

也[illegible]你[illegible]来多少大事来回[illegible]到这个上头[illegible]儿[illegible]了[illegible]来求亲太太也说老爷[illegible]来家[illegible]日[illegible]天要他的

[illegible]兄[illegible]就提起了这事[illegible]所以且不得[illegible]事林之孝[illegible]这也是[illegible]礼[illegible]想的遇到[illegible]是[illegible]起这话[illegible]

[illegible]来我们[illegible]的小子[illegible]有[illegible]彩霞[illegible]求我，想[illegible]大事[illegible]说[illegible]老[illegible]大[illegible]

就说我的话，林之孝[illegible]年[illegible]这[illegible]我说[illegible]这事[illegible]的那小子[illegible]在外[illegible]吃酒[illegible]至[illegible]

是[illegible]的事，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illegible]说[illegible]好了[illegible]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不[illegible]

她[illegible]且[illegible]不语一时[illegible]彩霞之母来说[illegible]彩霞之母[illegible]见[illegible]和他说[illegible]

林西便心不由意的[illegible]有[illegible]说[illegible]子大不成人[illegible]说[illegible]不成[illegible]

日再给他老婆[illegible]不[illegible]你们的意[illegible]

才[illegible]我[illegible]说了，他[illegible]来不要了不成[illegible]这[illegible]你[illegible]何[illegible]明儿[illegible]他老子[illegible]他就是了

这种话不提且罢，彩霞[illegible]父母择人，心中[illegible]有[illegible]今日[illegible]见[illegible]来求亲[illegible]

而且容顏醜陋一技不知自此心中越發懊惱生恐旺兒仗鳳姐之勢一時作成終身為患不免心中急躁遂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

問了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契合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遂了心願二則可以破了鳳姐

賈環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遂遷延住不肯說去意思便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

賈政賈政因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誤了書

所以再等一二年趙姨娘還要說時只聽外面

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不小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末頁點痕沁湯霧觸明霞看有滿

文墨字●影迹用水擦洗痕漬究竟以是當此

抄本出自旗人手非南人所能偽託 己丑又雪

旗下抄原係張文宇時乃此光北南人所能指言上惟旗下人知之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誤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塌了屈戌了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己帶領丫鬟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卻說怡紅院中寶玉正纔睡下，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門，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又跑了來作什麼？」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在老爺前說了，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說着回身就去了。襲人命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寶玉聽了這話，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口內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半。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內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還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子，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經來，因近來作詩，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也幸未吩咐過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幾十篇，這幾年竟未曾溫得半篇片語，雖閒時也曾遍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下苦工夫，如何記得。這是斷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過作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時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見其中或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致，或流蕩，或游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一讀之，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詰那個

話那了寶釵襲人那了只覺心驚[illegible]這了一夜之[illegible]不敢合眼偏[illegible]因此[illegible]自己[illegible]不[illegible]要[illegible]一[illegible]了你們[illegible]不[illegible]

人[illegible]說[illegible]傳[illegible]只得[illegible]鬧[illegible]前[illegible]合[illegible]晴[illegible]要萬通什麼[illegible]手們[illegible]姐[illegible]

誰不知道[illegible]然[illegible]遲了[illegible]就[illegible]再這樣我要打[illegible]什麼[illegible]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个小丫頭睡着

打[illegible]到[illegible]上[illegible]從夢中驚醒[illegible]正[illegible]晴[illegible]說這話之時他[illegible]是晴雯打了他一下[illegible]夢中說[illegible]我[illegible]不敢了[illegible]

襲[illegible]寶玉中[illegible]道[illegible]他們[illegible]襲人[illegible]道[illegible]祖宗[illegible]你們[illegible]這一屋[illegible]

心裏且用在這上頭這這一回[illegible]再不[illegible]別的[illegible]什麼寶玉[illegible]的話[illegible]

玉[illegible]睡了一向[illegible]月[illegible]看短衣[illegible]寶玉[illegible]夜靜[illegible]穿一件大衣裳才走[illegible]着[illegible]道[illegible]且把[illegible]們心[illegible]

閒[illegible]

寶[illegible]說[illegible]只聽[illegible]從[illegible]門跑進來[illegible]說不好了一个人從牆上跳下來了眾人聽說[illegible]即[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見[illegible]一夜神思[illegible]心下[illegible]寶玉想[illegible]主意[illegible]這[illegible]連[illegible]通[illegible]

襲病只說[illegible]寶玉心[illegible]因而[illegible]起上夜[illegible]來打兩下[illegible]說[illegible]想是[illegible]了[illegible]

說[illegible]人情[illegible]的[illegible]不[illegible]物[illegible]不是[illegible]這話[illegible]不是一丈見的[illegible]和我們[illegible]有事大家[illegible]

今[illegible]的顏色都[illegible]滿身[illegible]熱我[illegible]要上[illegible]取[illegible]丸藥[illegible]問起來是要[illegible]明白的[illegible]你們說就罷了[illegible]

了[illegible]不敢[illegible]精實和[illegible]二人果[illegible]要藥[illegible]意[illegible]的[illegible]夫人[illegible]

秦[illegible]上夜人[illegible]細搜查[illegible]牆上[illegible]小[illegible]大[illegible]一夜至五更天就[illegible]

話[illegible]賈母因問探春[illegible]只得回明賈母[illegible]如今各處上夜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

賊也未可知[illegible]邢夫人[illegible]都進來請安鳳姐[illegible]探春[illegible]聽賈母如此說[illegible]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々身子不好幾日園內

的人比先放肆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个人聚在一處或擲骰子或鬥牌小々的頑意不過為熬困近來漸次發誕竟

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鬥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

我因想着太々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

裡頭的利害你自為要錢常事不過怕起爭端殊不知夜間既耍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尋張覓李

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奸引盜何等事作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丫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再有

別事倘略沾帶些關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因此比常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

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四个媳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

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園內傳齊人又一々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

八人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三个大頭家一个就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个就是園

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个就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个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牌一併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眾人

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

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个

嫂子素日原不顧體面不知惹了多少是非今日又來說嘴邇走以罷要去追你們不知大約也不可鬧了倘了今日倒有奴才過去惡罪把你們的人

只要你們那好事的人更可惡專會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聽過的況且事事一个作強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个你們別看他自有道理一般

異此說了只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午了大家散出都知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各散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便到鳳姐處來閒話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往園中尋

探春惜春們閒話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就要往園內散心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的走來手內拿着个花

紅柳綠的東西低頭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才站住邢夫人因說這痴丫頭又得了个什麼狗不識兒這麼歡喜拿來我瞧

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活的一个丫頭只因他生得體肥面闊兩只大腳作粗活簡捷爽利

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喜歡便起名為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

正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忽見一个五彩繡香囊其華麗精緻固是可愛但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卻是兩个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个字

識不知是春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个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是以笑嘻嘻走回

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个說的巧真个是狗不識呢太太請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

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石上揀的邢夫人道快休告訴一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這皆因你素日是傻子以後再別提起了

這傻大姐聽了反嚇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个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己便塞在袖內心內十分罕異揣摩

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且來到迎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自覺無趣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內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

逐層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咱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著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無法況且他是

嬤嬤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分來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麼

意思再者只他去放頭兒還恐怕他巧言花語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履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接他些若被他騙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

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頭弄衣帶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對兒赫赫揚揚璉二爺鳳奶奶兩口子遮天蓋日百事周到

竟通共這一個妹子全不在意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話說只好憑他們罷了況且你又不是我養的你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

也該彼此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我想天下的事也難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的這裏探丫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出身一樣如今你娘死了從前

看來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丫頭強才是怎麼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這可不是異事倒是我

一生無兒無女的一生乾淨也不能惹人笑話議論為高旁邊伺候的媳婦們便趁機道我們的姑娘老實仁德那裏像他們三姑娘伶牙俐齒會要姊妹們的強

他們明知姐姐這樣他竟不顧恤一點兒邢夫人道連他哥哥嫂子還如是別人又作什麼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

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去養病我這裏不用他伺候接著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前邊來迎春送至

院外方回繡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累絲金鳳竟不知那裏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典了

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著呢問司棋司棋雖病著心裏卻明白我去問他他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暫放著

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戴呢姑娘就該問老奶奶一聲只是臉軟怕人惱如今竟怕無著明兒要都戴時獨咱們不戴是何意思呢

迎春道何用問自然是他拿去暫時借一肩兒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送來就完了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

又叫丫頭來問他要只算查盤什物遮他們是人忘記他是試準了姑奶奶的性格說因此纔這麼着如今我有个主意我竟走到二奶奶屋裡將

此事回了他或他着人去要或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賠補如何迎春忙道罷了罷了省些事罷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奶奶怎麼這

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奶奶也騙了去呢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王住兒媳婦

爲他婆婆得了罪來求迎春去討情聽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迎春素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立意去回鳳

姐估着這事脫不去且又有求迎春之事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

輸了幾個錢沒的撈梢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因總未撈過本來就遲住了可巧今兒不知是誰走了風聲弄出事來雖然這樣

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誤下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從小兒吃奶的情往老太太那邊去討個情面救出他

老子娘纔好迎春便說好嫂子你趁早兒打了這妄想要等我去說情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方才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

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己愧還愧不過來反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絞在一處說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

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王住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

好性兒乃向繡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仗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子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益偏咱們就這樣丁

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裏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

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

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麼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賬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見這媳婦

紫鵑又八之話意思是通罵了你不能賠了金鳳來不必拿了扯四的話嚷我也不要你賠了鳳了總是太太們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礙不著你出
什麼你二奶奶惱了數落偷偷面叫偷偷倒不來偷偷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你要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到賴姑娘了（見繡橘替嘆一）（說）
把的分這幾年要姑娘起來偷我太太向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和姑娘是我的就中取勢了還不要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回轉過不
過只得勉強過來幫自繡橘向自那邊嚷道春那止不住自勞了一本太上感應篇來看着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代玉寶琴探春
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來安慰他走至院中聽得兩三個人（着）（見几）（講究）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
探春也笑了小丫鬟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而自止了遂趁便要
走探春坐下便問才剛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似的（是）迎春笑道沒有說什麼左不過是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
才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和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難道姐姐不是和我們一樣有月錢的
一樣的月錢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是由着媽媽們使連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是
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聲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過了頭兒他賠出許多來究竟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探春冷笑道
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礙何必
帶累於他（要那樣）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是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也是一般他說姐姐就是說我我那邊的人有怨我的姐姐聽見也是（要）怨姐姐
是一樣咱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舊纍絲金鳳因何又夾在裡頭（說）（考）
想探春等當面要來這些話擺飾探春深知其意因使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求二奶奶把方才的錢

拿来赎取了就完了比不得没闹出来大家都藏着而体面今既是没了脸趁此时总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罚没有砍两颗头的理你依我竟是和二奶奶说去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这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也无可赖了只不敢往凤姐处自首探春笑道我不听见便罢既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便使了眼色与侍书侍书出去了这里正说话忽见平儿进来宝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驱神召将的符术黛玉笑道这倒不是道家玄术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谓守如处女脱如狡兔出其不备的妙策又二人取笑宝钗便使眼色与二人令其不可遂以别话岔开探春见平儿来了遂问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涂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们受这样的委曲平儿忙道怎么委曲谁敢给姑娘气受姑娘快吩咐我住儿媳妇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坐下让我说原故请听平儿正色道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礼你但凡知礼只该在外头伺候不叫你进不来的地方几曾有外头的媳妇子们无故到姑娘们房里来的例绣橘道你不知我们这屋里是没礼的谁爱来就来平儿道都是你们的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住儿媳妇见平儿出了言红了脸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诉你若是别人得罪了我倒还罢了如今那住儿媳妇和他婆婆仗着是嬷嬷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儿如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饰去赌钱而且还捏造假账折算威逼着还要去讨情和这两个丫头在卧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辖治所以我看不过才请你来问一声还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有谁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儿忙陪笑道姑娘怎么今日说出这话来我们奶奶如何当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语说的物伤其类齿竭唇亡我自然有些惊心平儿问迎春道若论此事还不是大事极好处置但他现是姑娘的奶嫂据姑娘怎么样为是当下迎春只和宝钗阅太上感应篇故事究竟连探春之语亦不曾闻得

鳳姐見平兒如此說便笑道向我也沒什麼法了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

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在那裡我可以來遮掩過去遮不過去是他們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說沒有个為他們反欺哄

太太們的理我不得不直說你們我的性兒沒个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兩邊全不使太太們生氣在是你們如今我也不管這事

合府裡都將哄起來我不唯這是非多事也罷了倒是作个好人這一家上下誰不說他有幾分能幹的還有的說還是

表姐會狠我每事到底的的此次只求上說的好的是非難以周全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也少不了又有一人進來了倒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猶的事呢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
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他妹子是夥計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實賺了錢兩個人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言便慌了手腳
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芳官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
若來約同迎春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都問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
玉便不說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眾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閑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王住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
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去就過去既是這樣我也不好
意思告人趁早去贖了來交給我一字不提王住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我趕晚拿了來先回了姑娘
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
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掛着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合他妹子通同開局
凡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
而且自己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好了
我也作個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白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
便是我們的造化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

咱這裡找去呼我不在那裡先和二百兩銀子做八月十五節間使用我回了沒處鴛鴦就太太說既你沒有就有地方遷挪前日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
裡的連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向我們來尋事不知又聽了何人的小話
道那日並無一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有外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
那邊傻大姐的娘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一會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丫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也未可知因此
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眾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
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說他們必不敢多說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別又討沒意思
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性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處使
錢這一去還不知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來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和平兒猜
疑終是誰走的風聲竟擬不出人來鳳姐又道知道這事還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別的事來當緊那邊正和鴛鴦結下仇
了如今聽得他私自借給你東西那起小人眼饞肚飽連沒縫兒還要下蛆的如今有了這個因由恐怕造出些沒天理的話來也定不得在你
倒還無妨只是鴛鴦正經女兒帶累了他受屈豈不是咱們的過失平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奶奶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鴛鴦
雖應名是他私情其實他是回過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孫男弟女多這個也借那個也要借到跟前撒個嬌兒和誰要去因此只裝不知道
縱鬧了出來究竟他也無礙鳳姐道理固如此只是你我知道的那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心呢一語未了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為何事
親來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的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奉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

而哭利是從綫王夫人嘴聳平兒去平兒見這般[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怔了一回[illegible]一會子出去在房外路往[illegible]門[illegible]自己

坐在台階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許進去鳳姐也有[illegible]不知有何要事只見王夫人含着眼淚把[illegible]出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个

錦春意香袋兒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拿你當个細心人

所以我才偷个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遇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

前去了我且問你這个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

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个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年輕人兒女閨房

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妹們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子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

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漲了面皮便依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

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詳其理那香袋是外頭雇工仿着內工繡的帶子穗子一概是市賣貨我便年輕不尊重也不要這勞什子

自然都是好的此我常帶在身上各處去不是常常看的我有也只好在家裡焉肯帶在身上各處去況且又在園裡去个个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

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雖年輕[illegible]論主子裡頭[illegible]總集起

奴才來比我更年輕的人不止一个了況且他們也常進園晚間各人出來焉知不是他們的也未必是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太常

帶過几个小姨娘來如嫣紅翠雲等人皆係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个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也不算甚老他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焉知又不

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也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問不到偷[illegible]出去或借着因由[illegible]上

小么儿们也未可知。我不但设此事，就连平儿也不深信的。太太请细想。王夫人听了这一番话，很近情理，因叹道：你起来，我也知
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轻薄至此，不过我气急了，拿话激你。但如今却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把我气了个
死。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得确实；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这叫作
胳膊折在袖内。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的人，这空儿把周瑞家的、旺儿家的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
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事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烦恼，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
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得住没有别的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
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也不用远比，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
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余者竟是小鬼儿似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里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
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余者
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我心里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难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富贵，比你们是强的。如今我宁可省些，别委屈了
他们。以后要省俭，先从我来倒使得。你如今且叫人传了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地访拿这事要紧。凤姐听了，即唤平儿进来吩咐
出去。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
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今见他来打听此事，十分关切，便向他说：你去
回了太太，也进园内照管照管，不比别人又强些。这王善保家的正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大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
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见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说道：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的。太太也

太太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到像受了誥封是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声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

們了誰還耽的起王夫人道這也是常情跟姑娘的丫頭原比別的嬌貴些你們該勸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導尚且不堪何况他們

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都還罷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樣子在人

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个騷眼睛來罵人妖妖趫趫大不成个体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

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

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

生的好論舉止言語他原有些輕薄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

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屋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个笨笨的倒好若有這个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况且又

出來這个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到園裡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留下襲人

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丫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

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趫妝艷飾語薄言輕者故晴雯不敢出頭因

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妝飾自謂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嚲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容面貌

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

冷笑道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

日可好些晴雯听如此说心内大异便知有人暗算了他虽然着恼只不敢作声他本是个聪明过顶的人见问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实

话对只说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合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道那都是袭人麝月两个人的事太太问他们王夫人道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作什么晴雯道我原是

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骂了

我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不过十天半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顽一会子就散了至于宝玉饮食起坐上一层

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

了王夫人信以为真了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因向王保善

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他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

花红柳绿的妆扮晴雯只得出来这气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手帕子握着脸一头走一头哭直哭到园门内去这里王夫人向凤姐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

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保善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调

唆着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词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王保善家的道太太请养息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

要查这个主儿也极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冷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

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说

太太说的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议已定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宝钗

等入园时王保善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不过抄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王

便是失的过些也是，断不许动，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于是先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见这一干人来，不知为何直扑

了丫头们的房门去，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大家混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说一面坐下

吃茶。那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袭人因见晴雯这样，知道必有异事，又见这番抄检，只得

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是平常动用之物。随放下又搜别人的，挨次都一一搜过。到了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不

打开叫搜？袭人方欲替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

都倒出来。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

都细细的搜了，也没有什么私弊之物。……

拣不住的……

已晴了。……人来……

这家……中人……

……带……荷包……

……

请风姐过来验视。……

……

那年白日王保善家的带风姐进来说要搜园中东西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遂命众丫环秉烛开门而待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意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查访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越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头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我何必生气因命丫头们快快关上平儿丰儿等先忙着替待书等关的关收的收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罢也让姑娘好安寝凤姐便起身告辞探春道可细细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翻明白了那王保善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那是为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

娘家就這樣起來呢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況別個今見探春如此他只當是探
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作臉獻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
翻過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啪的一聲王保善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時大
怒指着王保善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專管生事
越發了不得了你打量我是同你們姑娘那樣好性兒由着你們欺負他就錯了主意你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說着便親自
解衣卸裙拉着鳳姐細細的翻省得叫奴才們來翻我鳳姐平兒等忙與探春束裙整袂口內喝着王保善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
起來前兒把太太也衝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勸探春休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性早一頭碰死了不然豈許奴才
來我身上翻賊贓了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然後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就怎麼那王保善家的討了個沒意思在窗外只說罷了
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探春喝命丫鬟道你們聽他說的這話還等我和他對嘴去
不成侍書等聽說便出去說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
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裏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不會背地裏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待書進來周
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暖香塢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鄰又與探
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才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鬟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
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唬的不知當有什麼事故鳳姐也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金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

也寻出一副玉带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凤姐也黄了脸因问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
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
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凤姐笑道这话若
果真呢也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这个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若这话不真倘或是偷来的你可就别
想活了入画跪着哭道我不敢扯谎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凤姐
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你且说是谁作接应我便饶你下次万万不可惜春道嫂
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凤姐道素日我看
他还好谁没一个错只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俱罚但不知传递是谁惜春道若说传递再无别个必是后门上的张妈他常肯和这些
丫头们鬼鬼祟祟的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他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拿着等明日对明再议
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来迎春已经睡着了丫鬟们也才要睡众人叩门半日才开凤姐吩咐不必惊动小姐遂往丫鬟们房里来
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检先从别人
的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随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才要盖箱时周瑞家的道且住这
是什么说着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又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一总递给
凤姐凤姐因当家理事每每看开帖并账目也颇识得几个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红双喜笺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

後見你已竟察了世姑於來兩自勸不能先能我□心思忘右園內可以相見何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是到比來家方便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袋二個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由的笑將起來那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着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胡寫的賬目不成個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保善家的見問的奇怪只得勉强說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這王保善家的一心只要拿人家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又都問着他你老可聽見了明明白白再沒的話說了如今據你老人家該怎麼樣這王家的只恨沒地縫兒鑽進去鳳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笑道這倒也好不用你老娘操一點兒心他鴉雀不聞的給你們弄了一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氣無處洩便自己回手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裏眾人見這般俱笑個不住又半勸半諷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愧去尋拙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他來帶了人拿了贓證回來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到夜裏又連起來幾次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撐不住請太醫來診脈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奶係心氣不足虛火乘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臥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開了幾樣藥名不過人參當歸黃耆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一事暫未理論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園中去又看過李紈

惜春便将昨晚之事细细告诉了尤氏又命将入画的东西一一要来与尤氏

过目尤氏道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如今官盐竟成了私盐了因骂入画糊涂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们管教不

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这样没脸我如何去见人昨儿我立逼着凤姐姐带了他去他又不肯我想他原是那边的人凤姐姐不

带了他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入画听说又跪下哭求百般苦告

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解说他不过一时糊涂了下次再不敢的他从小儿伏侍你一场到底留着他为是谁

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性孤独僻性任凭人怎说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更又说的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

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上了尤氏道谁议论什么

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惜春冷笑道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

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还有一句话我不怕你恼好歹自有公论又何必去问人古人说的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

所勖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有事别累我尤氏听了又气又好笑因向地下众人道怪

道人人都说这四丫头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们听才一篇话无原无故又不知好歹又没个轻重真真的叫人寒心

众人都劝说道姑娘年轻奶奶自然要吃些亏的惜春冷笑道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你们不看书不识几个字所以都是些

呆子倒说我年轻糊涂尤氏道你是状元榜眼探花古今第一个才子我们是糊涂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据你这话就不是了状元

你们这些人都是世俗之见那里眼里识得出真假心里看得出好歹来你们要看真人总要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才能明白呢

难道就没有糊涂的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尤氏笑道你倒好才是才子这会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讲起了悟来了惜春道

什麽叫做有好人一般也就是了人心一般誰有是非 你既是…… 尤氏道可知你是個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惜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教你們帶累壞了

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今見惜春又說這句因按捺不住因問惜春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了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小姐我們以後就不親近你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清淨尤氏也不答話一逕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真的好 [illegible] 只是素性孤介 過後便也不管這一逕往前邊去了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悄悄回道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
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
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
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麼瞞人的事情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
診了脈去李紈近日也略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一二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
似方才和藹只呆呆的坐著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這半日可在別屋裏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
新鮮點心揀了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著那裏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他姨娘家送來的好
茶麵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仍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
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的妝奩素雲一面取來一面將自己的胭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
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髒這是我的能著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裏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
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自來我凡過來誰的沒使過今日忽然又嫌髒了一面說一面盤膝坐在炕沿上銀蝶上來忙代為卸去腕鐲戒指又將一大袱手巾蓋
在下截將衣裳護嚴小丫鬟炒豆兒捧了一大盆溫水走至尤氏跟前只彎腰捧著銀蝶笑道說一聲沒權變的話說一個葫

蘆就是一個瓢不過待咱們寬些在家裏不管怎樣罷了你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當著親戚也只隨著便了尤氏道你隨他去罷橫豎洗了就完了炒豆兒忙赶著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上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夠使的李紈聽如此說便知他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夠使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著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了李紈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來別的姊妹都怎麼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裏兩個女人也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陪著老人家夜裏做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了只看著尤氏笑尤氏也看著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著不能親自來瞧好妹妹你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裏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日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是呢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裏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裏來我也明白告訴他一齊人報雲姑娘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先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娘好了還來的就是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叫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必要死住著纔好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日是那裏來的晦氣偏都碰著你姊妹們的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灶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惜丫頭也不犯囉唣你卻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

探春知其事不肯多言因道你别粧老实了除了朝廷治罪没有砍頭的你不必畏首畏尾来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的
打了我还顶着個罪呢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話難道也打我一頓不成宝釵因問為何打他探春把昨日怎麼抄檢怎麼打他
一一說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才之事也說了一遍探春道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
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奶媽子去打听王保善家的是怎樣回
来告訴我說王保善的挨了一頓打大太太嗔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作再
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点頭出神時丫頭們来請用飯湘雲和宝釵回房打点衣衫不在話下尤氏等辭了李紈到賈母
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没了家産回京治罪等語賈母听了心中不自在恰好他姊妹来
了因問從那裡来的可知鳳姐妯娌兩个的病今日怎樣尤氏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咱們别管人家的
事且商量咱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空曠夜晚風凉賈母道多
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到不去的閑話之間早有媳婦丫頭們擡過飯来王夫人尤氏等忙上
来捧飯賈母見自己的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个大捧盒内捧上几色菜来便知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因問
都是些什麼上几次我就吩咐過如今可以把這些蠲了罷你們不聽如今比不得在先輻輳的時光了鴛鴦忙道我說過几次
都不听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没有别的那些麵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齏醬来
賈母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鴛鴦听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归坐賈母便命探春来同吃探

春也多讓過國寶琴對面坐下待書忙取碗來鴛鴦又指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送來的這
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進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人將那兩樣送去就說我
吃了以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然來要媳婦們答應著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有稀飯吃些罷了尤氏早捧過一
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吃去又指這一盤風醃果子給顰兒寶玉
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著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
和王夫人說閑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寶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失陪尤氏笑道剩我一個人大排桌不慣賈母笑道鴛鴦
共琥珀來趁勢也吃些又作了陪客尤氏笑道好好我正要說呢賈母笑道看著多多的人吃飯最有趣的又指銀蝶道
這孩子也好也來同你主子一塊兒吃等你們離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來不必粧假賈母負手看著取樂因見
伺候添飯的人手內捧著一碗下人的米飯尤氏吃的仍是白粳飯賈母問道你怎麼昏了盛這個飯來給你奶奶那人道老
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著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
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了所以都可著吃的多少關去生恐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母
笑道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眾人都笑起來鴛鴦道既這樣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也是一樣就這樣笑話尤氏
笑道我這個就夠了也不用取去鴛鴦道你夠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著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
更的時候賈母說黑了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蝶坐在車沿上眾媳婦放下簾子便帶著小丫頭們先直走過那

邊大门口等著去了二府之門相隔沒有一箭之地每日家常往來不必定要周備况天黑夜靜〻〻回來的遍數更多所以老嬤〻們帶著小
丫頭們只幾步便走了過去兩邊大门上的人都到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廝挽環拽輪輕〻的便推
拽過這邊台磯上了於是小廝們退過獅子以外衆嬤〻打起簾子銀蝶先下來然後攙下尤氏來大小七八個燈籠照的十分
真切尤氏因見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是來赴賭之人遂向銀蝶衆人道你看坐車的是這樣騎馬的還不知有幾個
馬自然在圈裏拴着咱們看不見也不知他娘老子掙下多少錢與他們這麼開心兒一面說着已到了廳上賈蓉之妻帶領衆
婦女們也都秉着燭〻出來接尤氏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〻他們也沒得便今日到巧就便打他们窗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
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〻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〻來至窗下只聽裏面稱
三讚四耍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
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之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〻的只管亂射終無
裨益不但不能長進而且壞了式樣必須立個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
定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來的皆係世襲公子人〻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
鬥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做晚飯之主每日來射不便獨擾賈蓉一人之意於是
天〻宰猪割羊屠鵝戮鴨好似臨潼鬥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裏的好廚役好烹炮不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聽
見這般不知就理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誤矣武事當亦該習况在武蔭之屬兩處也命賈環賈琮寶玉賈蘭等

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一二日便漸次以歇臂養力為由或抹骨牌賭個酒東
而已至後漸次以賭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闘牌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
進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素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个慣
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
濫漫使錢待人無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飲者則不去親近無論上下主僕皆出自一意並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傻大舅薛
蟠是早已出名的獃大爺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新快爽利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邊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
當地下大桌上趕羊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若成丁的男子到不
了這裡故尤氏方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个陪酒的小么兒都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
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算來除翻過來倒反贏了心中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此時
打天九趕羊的未清先擺下一大桌賈珍陪着吃命賈蓉落後陪那一起薛蟠興頭了便摟
着一個小么兒喝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緒喝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赶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
們這起兔子就是這樣專洑上水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一會子輸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道從此
以後再沒有求着我們的事了眾人見他帶酒忙說很是很是果然他們風俗不好因喝道快敬酒賠罪兩個小么兒都是演就
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說我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有勢就親近

索輸了向他人有們兩了是什麼笑兒呢的亦你人新娶了是傻大舅會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著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

[illegible]

見的我這一腳把你們的小蛋黃子踢出來說著把腿一抬兩個孩子趁勢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痴拿著灑花絹子托著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嘴

[illegible]

裡傻大舅哈哈的笑著一揚脖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又想起怪心疼的來了說著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

偺解功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向銀蝶悄說道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裏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憐他親兄弟還是這樣說

就怨不得眾人了還要聽時正值打公番的也散住了要吃酒因有一個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老舅我們竟不明白且告

訴我們評評理邢德全見問便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說這樣說原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且

問你兩個舅太爺輸了錢並沒有輸掉了鴉兒怎麼就不理他了眾人大笑起來連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

撐接的

了一口罵道你們聽聽這起兔子就是這樣專……下賤的小挨刀的……就明日……不知貴出些什麼來呢一面說一面便

進去卸粧至四更時方散賈珍往佩鳳屋裏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多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你請

奶奶看著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著去了回了尤氏尤氏只得一一派人送去一時佩鳳又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

老爺說明日十五日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到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吃些菓酒尤氏道我到不願出門那邊珠大奶奶病了鳳丫頭

又睡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況且又不得閒應什麼景佩鳳道爺說了今兒已辭了眾人直等十六日纔來呢好歹定要請奶奶吃

酒尤氏笑道請我我沒的還席佩鳳笑著去了一時又來笑說道爺說連晚飯也請奶奶吃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尤氏道既這樣早飯吃什麼

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說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

不知是誰說話之間賈蓉之妻也梳粧了來見過了禮……尤氏……便換了衣服仍

過榮府至晚方回來與賈珍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餘者菜果不可勝記就在會芳園叢綠堂中屏開孔雀褥設芙蓉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上下如銀賈珍因命佩鳳等四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劃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几分酒益發高興便命取了一竿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飛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飲茶換盞更酌之際忽听那邊墻下有人長歎之聲大家明明所見都悚然疑畏起來賈珍忙厲聲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几聲沒有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著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听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眾人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已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撐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又勉強坐了一回也就歸房安歇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帶領眾子侄開了祠堂行朔望之禮細看祠堂內都仍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事跡賈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閉上門看著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多在賈母房內坐著說閒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多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母命賈珍坐在近門杌子上坐了賈母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賈珍道大長了不但樣式好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夠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賈珍答應是賈母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西瓜看著好賈珍道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廚子我試了試果然好才敢做了孝敬賈母道此時月上來了咱們且去上香便起身扶著寶玉的肩帶領

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之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大燈，嘉蔭堂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風燭，陳獻瓜果月餅

等物。邢夫人等一干女客皆在裏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

香拜畢，於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大亭子內去。衆人聽說，就忙在那裡鋪設。賈母

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

賈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不疏散疏散筋骨。於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

角手罩燈，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而上，不過百餘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座敞廳。因在山之高脊，

故名曰凸碧山莊。於廳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

中賈母坐下，左垂首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垂首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壁，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笑道：

往常倒還不見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咱們的人也甚少。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

待要再叫幾個來，他們又都是有父母的，家裏去應景，不好來的。如今叫女孩子們來坐那邊罷。於是令人迎探惜三個

請了來，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於是先從賈母

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好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兄弟要聽是何笑話。賈政見賈母喜悅，只

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說：若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笑，也只好受罰了。因笑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

的。纔說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所以才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多吃一盃。賈母笑道：

亂說賈政又說道這几怕老婆的人便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日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几个朋友挽到
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
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恶心要吐他老婆就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唬得男人忙跪下說並不是
奶奶的脚臭只是昨日喝多了黄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政也只得陪笑了一杯酒送與賈母
賈母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受累眾人又都笑起來又輪到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鼓止寶玉
因賈政在坐自是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道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連一句笑話不能說何况別的這
有不是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油嘴貧舌更有不是不如不說的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別的
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个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詩若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
賈政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快做命人取了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等字樣要另出主見
試試你這几年的情思寶玉聽了碰在自己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了點頭不語
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
這就罷了他能多大定要做才子不成這就該獎賞他已後越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个老嬤嬤出去吩咐書房
內小廝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兩把來給他寶玉磕了頭仍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
一首遞與賈政看時寫道是遂併念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

全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个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針灸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即鎔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甚遠怎麼就好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了半盃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着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行起令來不料這次花在賈環手里賈環近日讀書稍進其脾味中亦好外務今見寶玉做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要索紙筆來立揮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是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氣總屬邪派將來都是不由規矩準繩一起下流貨妙在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只是你兩個的難字却是作難以教訓難字講才好哥哥是公然以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的賈赦等都笑了賈赦乃要過詩來瞧了一遍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咱們侯門的氣槩因回頭吩咐人去取了自己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頭笑道以後就這樣做去方是咱們的口氣將來這世襲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襲了賈政聽說忙勸道不過他胡謅如何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

女姑娘们多唱一回喜器好歌羞了贾赦等听了方止早合成大家共饮了一杯酒便带着子侄们出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為一席眾媳婦另行擦桌整果更洗杯箸陳設一番賈母等多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坐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咱們越性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卻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娘兒們來說說笑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才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盃來因夜深體乏且不勝酒未免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盡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毡鋪在堦上命將月餅西瓜果品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多團團圍坐賞月賈母見月至中天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太多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那媳婦回道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腳賈母聽了忙命兩个婆子快照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們小夫妻今

夜要團團圓圓，如何為我耽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得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年輕，已經十來多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著老太太頑一夜罷，豈有自去團圓的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很是，我倒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公轉眼已二年多了，可是該罰我一盃。既這樣，你就越性別送了，陪著我罷，叫你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蓉妻答應著送出賈赦邢夫人二人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賈母仍帶眾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暖酒來。正說著閑話，只聽桂花樹下嗚嗚咽咽，悠悠揚揚，吹出笛聲來。趁著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人煩心頓解，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讚不已。於是遂又斟上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可聽麼？眾人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個還不好，須得揀那曲譜中越慢的吹來越好。說著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油松穰月餅，又命斟一大盃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瞧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顛了右腳面上紅腫了些，如今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就將方纔賈赦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聽。王夫人等因笑勸道：這原是酒後胡話，不過為一時高興，豈有敢說老太太之理，老太太自當解釋才是。只見鴛鴦拿了軟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個。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日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要坐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一面戴上兜巾，披了斗蓬，大家陪著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嗚嗚咽咽，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賈母年老帶酒之人，聽此聲音，不免有觸於心，禁不住墮下淚來。眾人彼此都不禁有淒涼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才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且住了笛。尤氏笑道：我也學了一个笑話，說與老祖宗解解悶。

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听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个兒子大的只一个眼睛二兒子只一个耳朵三兒子只一个鼻子四兒子是个
啞叭正說到這裏只見賈母已朦朧双眼似有睡之態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輕請醒賈母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
只管說我听着呢王夫人等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明日再賞十六也不辜負這月色賈母道那裏就四更了
王夫人道實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多去睡了賈母听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
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到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見的尚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有預備下的竹椅小
轎圍着斗篷坐上兩个婆子搭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裏衆媳婦收拾盃盤時少了个細茶盃各處尋覓不見又
問衆人必是誰失手打了撂在那裏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多說沒有打了只怕跟姑娘的
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提醒了這管家伙的媳婦因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着的我去
問他隨即便去找時剛下了甬道就遇見紫鵑翠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那一个茶鍾往那
裏去了你們倒問我要姑娘翠縷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
們不知那裏頑去了還不知道翠縷和紫鵑道斷乎沒有悄悄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裏走了一走如今見老太太散了趕過前邊送
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麼忙的媳婦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日
就和你要罷說畢回去仍查收家伙這裏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代玉
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似當年熱鬧又提寶釵姊妹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覺對景感懷自去俯

獨黛玉寶玉因晴雯病勢甚重諸事無心王夫人又再四遣他去睡他也便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着惱也無暇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道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作此形像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下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到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橫起來可是說的好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做咱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羞不羞代玉見他這般解勸也不肯負他的高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裡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做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兩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這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个字俗念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有陸放翁用了凹字說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代玉道也不使陸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个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因他擬了幾處也有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注了出處寫了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進去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誰知舅舅倒喜歡起來又說早知這樣那日該就叫他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看說着二人便同下了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一帶竹欄相接直通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因這幾間就在此山懷抱之中乃凸碧山莊之退居因

罷因近水賞月更妙凹晶館因此處房宇不大故景早不如小園而兩個老婆子上夜因知他們在凸碧山庄賞月廳上不用他們無
干這裡吃茶來月下陪奉此處備賞的酒食等不吃酒早已息燈睡了代玉見息了燈湘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
們就在這捲棚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宮鮫室
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坐上船吃酒到好這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
刻坐船了代玉道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古人說的不錯
貧窮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也不肯信得必得親歷其境他才知覺了就如咱們兩個雖
無父母也忝在富貴之鄉只你我就有許多不遂心的事代玉道不但你我不得趁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及寶玉探丫頭等人
無論大事小事有理無理皆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湘云又恐代玉傷感起來忙道休說這
些閑話咱們且聯詩正說着只聽笛韻悠揚起來代玉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咱們的興趣了咱們
兩個多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云道限何韻代玉道咱們數這欄杆的直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根就用
第幾韻若十六根便是一先起湘云道這到別致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
韻少做排律只怕牽強不能押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代玉道到試試咱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云道不妨明日
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代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會念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黛玉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啓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對的比我的卻好只是這句又說熟了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曈曨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笑道可是又杜撰了你也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咱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別耽誤了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是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金萱麼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道下句好只是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的好了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甚麼不如咱們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笑道這可以入上成我了句聯道　擬景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笑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階露團朝菌

湘雲笑道這可怎麼押韻讓我想一想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夠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煙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也不禁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纔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姑娘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姊姊知道的竟多代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這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加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聯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說道這對的也還好只是下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頭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对句已經合掌下句推開寫的還是意脉接足

黛玉道只用此典句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在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罷湘雲笑道可是又

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水中打去只聽打的水響一個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戛然一聲卻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這個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窗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道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況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著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笑道你不必撈叨我也有了你聽聽因聯道

冷月葬花魂

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花魂因又嘆道詩果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正病著不該作此過於淒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竟還未得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不必住下聯若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覺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的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腳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兩個聯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聽住了只是方纔我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已睡熟了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庵中只見龕燄猶青爐香未燼幾個老嬤嬤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鬟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去烹茶忽聽叩門之聲小丫鬟忙去開門看時卻是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嬤嬤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吃茶因都笑說

要我们好找一回園裏都逛了遍嬷嬷那裡都找到了緑到那山坡底下小亭裏找时可巧那上夜的都醒了我们问他们、、说方纔外頭棚下两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个人聽見大家說往庵裏去我们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小丫嬛引他们到那边去坐着歇歇吃茶自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代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的就便燒了若可改即請改正、、妙玉笑道不敢妄加評讚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韻我意思着你二位警句已出若再續時恐後來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忙說果然如此我们雖不好亦可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該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咱们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鎖金鼎　脂冰膩玉盆　簫增嫠婦泣　衾倩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閒屏掩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贔屓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歧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雞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

黛玉湘雲二人皆贊賞不已說可見我们天天是捨近而求遠現在這樣詩仙在此卻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

急此時想也快天亮了到底要歇息歇息總是林史二人听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丫環出來妙玉送至门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门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著咱們去睡覺呢如今还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们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起來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說著大家走至瀟湘館中來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寬衣卸粧盥漱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帳子移燈掩门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个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问道你怎麽还不睡微笑著湘雲道我有个擇席病況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兒罷你怎麽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今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倘遇病初愈時了更不消說都是你病的緣故不知後來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些雖未大愈然亦可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
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命人取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几枝簪梃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包
鬚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凡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說叫你們查一查多歸攏在一處你們白不听就隨手混撂你們不知
他的好處用起來得多少換買來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些去太太都給過去了王夫人道沒有
的事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拿了几包藥來說我們不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个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多忘了
不知是些什麼東西並沒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
裏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邢夫人說因上次沒了纔往你太太那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自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
鴦取出當日所餘的竟還有一大包皆是手指粗的遂稱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命人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
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記號了來不多時周瑞家的拿進來說這幾包都各包好記上名字了但這一包人參固然
是上好的如今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的了但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這个
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了這个到不拘好歹粗細再換些新的倒好王夫人听了低頭不語半日方說這可沒法了
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沒心看那些只命多收了罷因說給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

是老太太的，你不必多說。周瑞家的纔要去時，寶釵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外頭賣的人參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作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攙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說了，叫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不妨咱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到是你明白，就難為你自走一趟更好。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道：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好的，不知給了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己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歎。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不過是藥，原該濟眾散人纔是。咱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這話極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來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個下落。周瑞家的已和鳳姐等人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聽了，驚且怒，卻又作難，因思司棋係迎春的人，皆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著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稱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裝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似咱們多事似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并連贓證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丫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豈不反耽擱了。倘那丫頭瞅空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的時候，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咱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迎春道：太太們說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太，太太已賞了他娘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挑好的與姑娘使。說著便命司棋打點走路。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已聞得別的丫鬟悄悄的說了緣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也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死保赦下的，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連一句話

也沒有衆人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也難見園子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拾了到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
春含淚道我知道你幹了什麼大不是我若還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還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人想這園子
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如你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
與迎春磕頭和衆姊妹作別又向迎春耳根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說你放心于是周瑞家的
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命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只見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眼淚一面遞與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
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個給你作個念心兒罷司棋接了不覺更哭起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
又哭告道嬸嬸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這幾年好了一場周瑞家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
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素日深恨他們大樣如今那裡有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走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同你一
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作什麼他們看你的笑聲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挨一會是一會罷了難道就等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
一面總不住腳直帶着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着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面進來一見司棋出去又見後面抱着些東西
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兼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上日又見入畫已去今又見司棋亦走
不覺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知寶玉素日行為又恐嘮叨誤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
好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不許少捱一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遵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
道他們做不得主你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做了什麼大事晴雯也病着如今你又去了這都怎麼

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如今你不是副小姐的了若不聽話我就打得你了別想着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
作耗越說着還不好走如今和小爺們拉拉扯扯的成个什麼體統那几个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
只瞪着他們看已去遠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
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婆子們笑道還有一句話我們糊塗不解倒要請問請問方欲說時只見
几个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來園裡在那裡查人呢只怕還查到這裡來呢又吩咐快叫怡
紅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一个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
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自查人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趁願之語竟未得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
見一群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懨懨弱息如今現從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个女人纔架起來去了王夫
人吩咐只許把他貼身衣服撂出去餘者好衣服留下給好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
王善保家的去趁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也就隨機趁便下了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裡因節間有事故忍了兩日今日特
來親自閱人一則為晴雯猶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寶玉為由說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裡的丫頭們不長進教習壞了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較甚
乃從襲人起以至於極小作粗活的小丫頭們个个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生日的本人不敢答應老嬤嬤指道這一个蕙香又叫作四兒
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卻也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于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

同一日生日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裏難
道通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
命快把他家的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誰是耶律雄奴老嬤們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
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懶待出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着寶玉無所不為芳官哭辯
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我且問你前年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要柳家的丫頭五兒來着幸而
那丫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你們又是連伙聚黨遭害這園子呢連你乾娘都欺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他乾娘來領去就賞
他外頭自尋個女婿去罷把他的東西一概給他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們分的唱戲的女孩子一概令其乾娘帶去自行聘嫁一語
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來與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屋裏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併命人收的
收卷的卷着人拿到自己房內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旁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
之事我一概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去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眾人又往別處
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當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之語一字
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
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寶玉聽如此說方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況這裏的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裏垂
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的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勸道哭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

今日已經好了他這麼去到心靜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不過太太偶然聽了人的誹言一時氣頭上罷了寶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佻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靜所以很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這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襲人道你有甚麼忌諱一時高興了就不管有人沒人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已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孟浪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名的至善至賢之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還有孟浪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于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誤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作些細活未免奪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裏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也沒甚妨礙去處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究竟也不曾得罪你們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誤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場也無益了倒是養著精神等老太太喜歡時回明白了再要他是正經寶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到太太平服了再瞧勢頭去要時知他的病等得等不得他自幼上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一日委屈連我知道他的性格還時常沖撞了他他這一下去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來的蘭花送到豬窩裏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裏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沒有親爺親娘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哥他這一去一時也不慣的那裏還等得幾日知道還能見他一面兩面不能了說著又越發傷心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礙些的話就說是不利之談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該的了他便比別人嬌些也不至這樣起來寶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階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因說道我待不說又撐不住你太也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豈是你讀書的男人說的

草木還應又關係起人來若不當的中的事也數不了寶玉歎道你們那裏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

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是孔子廟前之檜墳前之蓍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墳前之松這都是堂堂正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朽之物世

亂則萎世治則榮幾千百年了枯而復生者幾次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也有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端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的

豈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邊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正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

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縱好也滅不過我的次序便是這海棠也該先

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握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弄的去

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寶玉道從此休提起全當他們三個死了不過如此況且死了的也曾有過也沒有見我

我怎麼樣此一理也如今且說現在的倒是把他的東西瞞上不瞞下悄悄的打發人送與他再或有咱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幾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

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們看的又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才已將他素日所有的衣裳以至各什各物總打點下了都放在

那裏如今白日裏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出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罷寶玉聽了感謝不盡襲人笑道我原是

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兒還不會買來不成寶玉聽他方纔的話忙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密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

便宜從後角門出去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瞧先是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

那婆子方帶了他去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銀子買的那時晴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因常跟賴嬤嬤進來賈母見他生得伶

俐標緻十分喜愛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的收買進來吃工食晴雯雖到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卻倒還不忘舊故又將

倒伶俐了些者見了些色看着喜見了怕不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兒水汪汪的招惹人大家人只似出些風流

他將要再看見了紅兒買進來把家里的一個妹子...也都留下了...

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屋裡他便見了晴雯打扮的不似相合及大家的妻子有...見我在園子裡...

偏寶玉是個多情的人...偏不知自己...

故擺少未佳時他家卻他便將那裡有心腸說只...

就是...

寶玉...都是自己...

外間...他內自家寶玉命那婆子在院門瞭哨他獨自掀起草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

不知自己怎麼倒...將向...會...的...拉他悄悄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他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

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當今生不能見你了

也只有哽咽的分兒了這時寶玉阿彌陀佛你來的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

晴雯道那爐台上就是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卻不像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了一個碗未到手內先聞得油膻之氣寶玉只得

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又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

了那裡比得咱們的茶寶玉聽說自己先嚐了一嚐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

灌下去了寶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的飽飫烹宰饑饜糟糠

都不錯了一面想一面流淚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道橫豎不

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別人略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

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涼。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一隻手輕輕的給他捶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攢心。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帶着四個鐲子，因泣道：「且卸下這個來，等好了再帶上罷。」因與他卸下來，塞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個指甲，好容易長了二寸長，這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伸手取了剪刀，將左手上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並指甲都與寶玉道：「這個你收了，以後就如見我一般。快把你的襖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獨自躺着，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該如此，只是擔了虛名，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寶玉聽說，忙寬衣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擔了虛名，越性如此，也不過這樣了。」

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裏做什麼？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說，嚇的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燈姑娘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裏間來，笑道：「你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在炕沿上，卻緊緊的將寶玉摟入懷中。寶玉如何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的滿面紅漲，又羞又怕，只說：「好姐姐，別鬧。」燈姑娘乜斜醉眼，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風月場中慣做工夫的，怎麼今日就反訕起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放手，有話咱們好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麼意思。」燈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卻叫婆子去園門等着呢。我等什麼似的，今兒等着了你。雖然聞名，不如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竟是沒藥性的炮仗，只好裝幌子罷了。……屋內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談及於此，誰知你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

不料病[illegible]假收着宝玉一時[illegible]外有人问道：[illegible]在這裡度不是那麼[illegible]也[illegible]
我[illegible]收拾[illegible]他们[illegible]
他[illegible]宝玉又[illegible]又[illegible]一陣[illegible]
樹[illegible]着[illegible]兩[illegible]
量別人却是柳[illegible]姑[illegible]着一个[illegible]那[illegible]的向那[illegible]
[illegible]寳玉[illegible]
那[illegible]一层[illegible]一層[illegible]
[illegible]理[illegible]仍[illegible]人若府[illegible]宝玉[illegible]園中[illegible]
人看見[illegible]
人不得不[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宝玉[illegible]睡[illegible]三年[illegible]襲人[illegible]
以[illegible]
王[illegible]到[illegible]宝玉[illegible]
送宝玉[illegible]
自[illegible]近來夜間總不與宝玉同房宝玉夜间常醒又極膽小每醒必唤人因晴雯睡卧警醒[illegible]
[illegible]
輕便故夜晚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任悉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外床只是[illegible]去了襲人只得[illegible]
[illegible]
睡覺[illegible]將自己鋪蓋搬來設於床外宝玉發了一晚上獃及催他睡下襲人等也多睡後聽着宝玉在
是宝玉的亂跳[illegible]
坑上長吁短嘆翻來覆去直至三更以後方漸漸的安頓了略有鼾聲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去沒半盞茶時只聽宝玉叫晴雯襲人忙
[illegible]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宝玉因要吃茶襲人忙下去[illegible]倒了半盞茶來[illegible]宝玉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却忘了
是你襲人笑道他一乍來時你也曾睡夢中時常叫我[illegible]後纔改了[illegible]晴雯[illegible]的說着大家又睡下宝
玉又翻轉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是往日行徑向宝玉[illegible]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别過了說畢翻身便
走宝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还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宝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道這是那裡的話[illegible]胡鬧[illegible]人聽

着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听巴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日有
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爺因喜歡他前日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是太太的話一句別錯了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來老爺在上
屋裡等着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的去叫蘭哥兒也來裡面婆子听一句應一句一面扣鈕子一面開門
早有幾个人飛跑出去叫人所以那院門便如有事忙命人問時自己起來忙催寶玉起來
他自去取衣因思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履來只拿那二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也無法只得忙忙的前來果然
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忙行了早安之禮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寶玉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如你兩个論題聯和詩這種
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強你們做詩寶玉須聽便助他們兩个王夫人等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二人去了
方欲過賈母這边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四人的干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也
不用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
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就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兒去罷我們也沒這福王夫人聽了
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姑來送
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住下未回所聽此信就想拐兩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
向王夫人道咱們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門輕易難入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
原是度一切眾生無論雞犬皆要度他無奈迷人不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悟即可以超脫輪迴所以經上現有虎狼蛇蟲得道者就不少

今这两三个姑娘既然无父无母家乡又远他们既经了这富贵又想从小命苦入了这风流行次将来知道终身怎么样所以苦海回头出家
修修来世也是他们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限了善念王夫人原是个好善的先听彼等之语不肯听其自由者因思芳官等不过皆系小儿女一时不遂
心胡话恐将来熬不得清净反致获罪今听了这两个拐子的话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会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以备人
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来求说探春亲事心绪甚繁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既听此言便笑答道你两个既这等说你们就带了作徒弟去如
何两个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的阴德不小说毕便稽首拜谢王夫人道既这样你们问他们去若果真心即上来当着
拜了师父去罢这三个女人听了出去果然将他三人带来王夫人问之再三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与两个姑子叩了头又拜辞了王夫人王夫人见
他们意皆决断知不可强了反倒伤心可怜忙命人取了些东西来赍赏了他们又送了两个姑子些礼物从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
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圆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端的再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見賈母喜歡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出去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子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且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夠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但晴雯那丫頭我看他甚好怎麼就這樣起來我的意思這些丫頭的模樣爽利言談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寶玉使喚得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驗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冷眼看去他色色雖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屋裡也算是一二等的了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來從未逢迎着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就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學好之意且不明說者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誤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為是跟前的人了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誤的

何[redacted]歡與寶玉的主意更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是心里知道罷了要知寶玉將來也是个不听妻妾勸的我也解勸不過來的從

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多是應該的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是難行我為此也耽心每日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

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又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他原是个丫頭錯了胎了不成說着大家笑王夫

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又如何帶他們曠去賈母听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風姐也來（伺早飯）省侍伺候[redacted]

早飯又說咲了一回賈母欲歇晌[redacted]王夫人便喚了風姐問他丸藥可曾配好鳳姐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

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探春晴雯等事又說忽寶丫頭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

路多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个新來的奶子也十分妖嬌我也不喜歡他我也說過你嫂子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況且大了用不着

奶子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們不知道嗎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過住三日等你姨媽好了就進來你姨媽究

竟沒（什么）大病不過[redacted]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這丫頭必有緣故不是有人得罪了他[redacted]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不

好了風姐咲道誰可好好的得罪着他們況且園子里來不是家里們這一件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口無心傻子似的從前高興了（得罪了不是好）

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咲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卻像（傻）个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

前以並大小丫頭們跟前[redacted]最有儘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妹（此）去想必為着前（夜）便撿象丫頭

[redacted]的緣故他想自然為信不及園子裡的人[redacted]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丫頭老婆子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撿（他）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

這个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听（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

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只是姨娘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母親又不好了家裡兩個靠得
的女人也病着所以我趁便出去了姨娘今日既知道了我正好明回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
搬進來的為是休為些小事反疏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不解了並沒為什麼事我出去的是我近來瞧着姨娘身上不大好夜晚沒有
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個前我哥哥眼看要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并家裡一切動用之器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去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
都知道我們家裡的事不是我撒謊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裡走又沒人盤
查設若從那裡生出事來豈不兩礙臉面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皆小且家裡沒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們一處頑
笑做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如今彼此都大了也彼此皆有事況姨娘這幾年不當這不遂心的事那園子也太大一時照顧不到
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之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些的就減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
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們家的難道我們家當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這話雖是寫誰使向王夫人道
這話依我說竟是不必強他了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
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有丟了醜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倒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看
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
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何詩詞等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蘭環前來見過賈母賈母看了喜歡
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許睡寶玉

王辭了便往園裏來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小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一同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裏
說好熱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襖襖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
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歎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裝聽不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
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裏還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
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裏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寶玉聽說正中心懷便讓他兩個去了他便帶了
兩個小丫頭到石後悄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瞧晴雯姐姐去了沒有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
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
他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道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真傍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
個他糊塗又向寶玉道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聽說忙問你怎麼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
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拼着挨一頓打偷着下去
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實情他歎
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
去司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寶玉須待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之人閻王勾取了過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

只要遇延時半刻不過燒此紙錢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個工夫我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捱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

進來到房裏留神看時辰表時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這時候倒都對合寶玉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

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個神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是作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的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謅不出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

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機不可洩漏

[illegible]他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這芙蓉花的

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生喜乃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做的雖然超出苦海從此不能相見也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

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腸遂忙回來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來往前次之處來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

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燒埋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

面就雇了人來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剩的衣履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兄嫂自收了為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走

來撲了一個空寶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兒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乃順路來找黛玉偏黛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丫鬟們

說往寶姑娘那裏去了寶玉又到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的不覺吃一大驚忽見個老婆子走來寶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老婆子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若因此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去了司棋入畫芳官等五個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寶釵等處迎春雖尚未去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

連有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縱生煩惱也無濟於事不如還是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來還是和襲人厮混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

同歸的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來寶玉想亦當出去候送才是無奈不忍悲感還是不去的是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

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中彼時賈政與眾幕友

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都要作一首輓詞眾人聽了都忙請教係

是何等妙事賈政乃說道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輒開宴連日令眾美女習戰鬭攻拔之事其

姬中有一姓林行四的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婳將軍眾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婳下

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歎之事眾清客都愕然驚問道不

知底下有何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惧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剿不意賊眾頗有詭譎智術兩戰不

勝恒王遂被眾賊所戮於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報遂聚集眾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

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事我意亦當殞身於王爾等有願隨者即時同我前往有不願者亦早各散眾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願意

於是林四娘帶領眾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眾賊不防也被斬戮了幾員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倒作成了

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都中自天子以至百官無不驚駭道奇其後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眾位聽了可羨不可羨

眾幕友都歎道實在可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才是

說著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內

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與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

所以他這原序也

眾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實超古邁今真是不可及的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賈環叔侄亦到

遂從札部告了賈政將來大家所了這話都要作一首姽嫿詞當下賈環賈蘭他們看了題目他兩個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實雖也去寶玉不遠

恰三詞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

遂命他三人各作一首若論舉業一道似高過寶玉若論雜學則遠不及寶玉況他二人才思滯鈍不及寶玉空靈娟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泥庸澀

那寶玉雖不算是個讀書人然虧他天性聰敏且素喜好些雜書他自謂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誤失之處拘較不得許多若只管怕前怕後起來縱堆砌成一篇也覺得

甚無趣味因心裏懷著這念頭每見一題不拘難易他便毫無費力之處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無風作有信著伶口俐舌長篇大論胡扳亂扯敷衍出

一般話來雖無稽考卻都說得四座春風雖有正言厲語之人亦不得壓倒這一種風流去的近日賈政年邁名利心灰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

放誕之人因在子侄輩中少不得規以正路近見寶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不算十分玷辱祖宗況母親溺愛遂也不強以舉業逼他

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又要環蘭二人舉業之餘怎得亦同寶玉纔好所以每欲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閒言少述且說賈政又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誰先做成者

賞佳者額外加賞環蘭二人近日當著多人皆作過幾首了膽氣愈壯看了這題目遂自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

出寶玉尚出神賈政同眾人且看他二人的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鐵為腸
捐軀自報恆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眾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源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為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眾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眾人道這就罷了三爺才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工夫

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又問寶玉怎樣眾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

道這个題目似不称近体須得古体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听了都站起身点頭拍手道我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

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此处若是長篇歌行方合体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居易長恨歌或擬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飄逸

始能盡妙賈政听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捶你那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賓道要這樣才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第四句平叙出也最得体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裏

衆人听了這兩句便都叫妙極好个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紅燈裏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衆人听了便拍手笑道又發画出來了當日敢是宝公也在坐見其嬌而且聞其香否不然何体貼至此宝玉笑道閨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

人不待問而可知嬌怯之形的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絛蕭韻更妙這才流利飄蕩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媚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過口舌香嬌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用這些堆砌貨

來搪塞宝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点綴点綴不然便覺蕭索

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覺難住些了可笑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

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寫了看著笑道且放著再續寶玉道若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抹了再想別的意思出來

眾再多揣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說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想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鮫鮹 賈政道這一句又底下了底下怎麼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眾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沙鬼守尸

眾人多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眾人都道補叙如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又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姽婳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艷李穠桃臨戰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實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隔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彷徨

念畢眾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然說了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眾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頭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嘆了一回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花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比俗人去靈前祭弔又更覺別緻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住道雖如此也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今者學那世俗之奠禮斷然不可竟也還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汙行潦蘋蘩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只在心之誠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則誄文輓詞也須另出己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填寫幾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須灑淚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寧可使文不足悲有餘方是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於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風一洗皆盡恐不合時宜於功名有礙之故我又為世人觀閱稱讚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辯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寓隨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誌痛辭達意盡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於方寸之間哉寶玉本是個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了這篇不正意思得有好詩好文做出來他自己卻任意纂著並不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誕竟杜撰成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於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了禮將那誄文即掛於芙蓉花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

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群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雖微聊以達誠申信
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
枕櫛沐之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兒曩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體則冰雪不足
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惠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
罬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飆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爾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
臉香枯色陳顑頷諑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戶牖豈招尤則替實攘詬而終既忳幽沈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
見嫉閨幃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
生之藥眉黛煙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
雲之齒委金鈿於草莽拾翠㔩於塵埃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
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銷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
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鬥草庭前蘭芽枉待
拋殘繡線銀箋彩縷誰裁摺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趨車而遠涉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遽拋孤柩及聞槥棺被燹慚違
共穴之盟石槨成災愧迨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丘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繞煙塍而泣鬼
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
汝南淚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為災豈神靈而亦妒鉗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
在卿之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

粹[illegible]庚辰[illegible]部[illegible]書

蒼天騎尖暴所小謂之言似所無稽據瀾王之思剴深為有據何也昔華法書摘視以裸牌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
相物以配才為非其人者乃溢乎書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協雅不負其所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降于茲不揣鄙
俗之詞有污慧聽乃敢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
望微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
驅豐隆以為庇兮望舒月以臨耶
閬領郁而然兮蘅杜以耶
藉蕨而成坛時兮紫蓮藏以燭銀青耶
攬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睍耶
朔汗漫而無際兮摭捐秦將臺埃耶
余心之為慨然兮徒而何為耶
既邅而且徙兮及其真而矣化耶

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
列羽葆為前導兮衛危靈于旁耶
所車軌而伊軋兮御騑驂以征耶
裾裾之煉煉兮明月以瑲耶
文施以為兮醽醁以浮桂醑耶
衛而鷹目兮恍惚有所聞耶
倩風廉之為驅車兮冀勝轡而携歸耶
卿儼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若斯耶
余從桂梧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

止兮鄉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余亦莫覩其洶瀖而為步幛列清而森行伍豎柳服之貪驂驛
遊心之味甘兮約于桂叢處記迎于蘭渚吾玉堂紫鼓徵嵩嶽之妃啟驪山之姥邑其沼澈之靈敬作咸池之舞

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簠匪筥發軔乎霞城返旌乎玄圃既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
空濛兮霧雨塵霾斂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怦怦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歔欷悵怏泣涕彷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
篔簹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饗
讀畢遂焚帛奠茗猶依依不捨小環催至再四方回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免一驚那小環回頭一看却是个人
影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有鬼晴雯真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也忙看時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蘭墅閱過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祭完了晴雯只聽花影中有人聲倒唬了一跳走出來細看不是別人卻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的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蹈于熟濫了所以改了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誰知又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到要細細一讀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些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多情黃土隴中女兒薄命這一聯意思卻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熟濫些放著現成的真事為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咱們如今都是霞影紗糊的窗槅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覺跌足笑道好極是極到底是你想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盡多只是愚人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可在我實不敢當說著又連說不敢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為你的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古人異姓陌路尚然同肥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咱們寶玉笑道論交之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寧可棄此一篇大文萬不可棄此茜紗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丫環薄命如今一改雖於我無涉我也是愜懷的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況且小姐丫環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

軒正經事罷總別太太打發人叫你明兒一早到大舅母那邊去你姊姊已有人家求准了說是明日那人來叩頭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宝玉聽了
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宝玉忙道這
裡風冷咱們只顧獃站在這裡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又忽想起黛
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了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果有王夫人打發老嬤嬤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與方才黛玉之言相對
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
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的相貌魁偉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
因未有室賈赦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青目擇為東床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大稱意但想來攔阻亦恐不聽
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況且他是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希
慕寧榮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纔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勸諫過二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宝玉却未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
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甚急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等事越發掃
去了興頭每日癡癡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得說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
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
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之可比既領略得如此寒寥寞落光景不禁情不自禁乃信
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芰荷紅玉影蓼花菱葉不勝悲重露繁霜壓纖梗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汙棋枰古人

惜別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才吟罷忽聽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寶玉回頭見是香菱便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剛纔我們奶奶使人找你鳳姐姐竟沒找著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了這信我就討了這件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找他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這地方好空落落的寶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著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事這麼忙香菱道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家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說李家的好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麼罪了叫人家好端端的評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搬扯別家了寶玉忙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貿易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問道如何又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獨種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才有這個渾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著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兄弟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寶玉忙道咱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又是通家來往從小兒都一處廝混過敘起親妹又無嫌疑雖離開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的

落的花朵兒似的了在家裡只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一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裡夥計們一群人遭塌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要多往[illegible]

你放回來你哥哥一進門就唱喏喏求我們[illegible]去求親求們[illegible]鬼混星過來[illegible]的又是門當戶付[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人去

說親[illegible]不過是要的日子大意所以我們[illegible]很我也[illegible]不得早些麼過來又添了一個[illegible]的人了寶玉冷笑道[illegible]說你[illegible]香菱[illegible]

我們不懂了寶玉笑道這個你還不懂的只有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知道了麼你了香菱所以不肯紅了臉正色道這[illegible]去說

道這算什麼話有些個都是[illegible]所教的今日[illegible]斷不該這樣說[illegible]道人都說你是個[illegible]的人如今怎麼也這了寶玉見他這樣便快然如

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天[illegible]一夜不曾[illegible]中[illegible]

過飲食身体[illegible]也回過了一日[illegible]大觀園遊逛的樣子到迎春悲戚[illegible]所致[illegible]外感[illegible]不熱[illegible]得如此大[illegible]

王夫人心中自悔不該同時受過這番了他口中雖如此卻不露出只吩咐眾人仍根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三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一月之後方漸漸

的痊愈賈母命好生保養過一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麪等物方許出門這一百日內連院門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甚至五十[illegible]里之後把他拘束的火星

亂迸那裡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那些了頭們無所不至要笑作戲又叫他們[illegible]

喝戲[illegible]非常也要將人入門閒得[illegible]家小姐子多俊俏也要過了寶玉恨不得就過來見[illegible]再過此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

時姊妹[illegible]今一別縱得相逢也不似從前那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淒慘不覺少不得潛心忍耐

暫同這些丫頭們廝鬧釋悶[illegible]免了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之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illegible]世上所無之事都頑

要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心中自為寶玉有心唐突[illegible]

[illegible]到要遠避他便將同[illegible]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

日〻忙亂着薛蟠娶過親回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道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盼得一日娶過門來他便十分慇懃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頗有姿色亦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的邱壑經緯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一件從小兒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嬌養太過竟釀成個盜跖的性氣愛自己若菩薩窺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和丫鬟們使性弄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做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靦腆溫柔要拿出這威風來纔鈐壓住人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熟爛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宗滅南唐之意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說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另換一名因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个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樣一个媳婦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盡讓他些那夏金桂見了這般行徑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還是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發了几句話氣忿忿的走了這金桂便哭得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裝起病來請醫調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蛋似的好容易養了一个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灌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操心一夕話說

的薛蟠後悔不及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便裝出些張致來總不理他薛蟠沒了主意惟自怨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過金桂的心來自此更加一倍小心不免氣概又矮了半截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又將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尋隙又無可尋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和香菱閒談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瞞了他問香菱之字誰起的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你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說姑娘的學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獎呢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懦迎春腸迴九曲　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裏哧了兩聲，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誰聞見香來着？若說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角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那蘭花桂花倒香得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嬛名喚寶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要死，要死！你怎麼真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看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屬奶奶，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的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有所不知，當日買了我來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我自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況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以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嬛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了寶蟾，

蟾自与他一定就和香菱閙了我且等他跌進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宝蟾原是我的人就好處置了這主意已定撇開暫且薛蟠晚
间微醺又命宝蟾倒茶吃薛蟠接碗时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喬裝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手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
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说宝蟾不好生拿着宝蟾说姐爺不好生接着金桂冷笑道兩个人的腔調兒都够使了別打諒誰是傻
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臉出去一时安歇之时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省得你饞癆餓眼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
要作什麼和我說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盖臉便趁势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宝蟾賞了我你要怎樣
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裡省得别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
這话喜的稱谢不尽是夜曲尽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门只在家中厮閙越發放大了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让个空兒与他二人薛蟠便
拉拉扯扯的起来宝蟾心裡也知道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谁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难分之際便叫了小舍兒過來原来這小丫頭也
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双亡無人看管便都叫他作小舍兒專作些粗笨生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来吩咐道
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舍兒聽了一逕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手帕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
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聽了這话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
倒羞的耳面飛红忙轉身回避不及那薛蟠自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门也不掩今見秋菱撞來故雖
慚愧還不十分在意無奈宝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今遇見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内还恨怨不迭說他
強姦力逼等语好容易圈哄的要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興頭變作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赶来啐了两口骂

死娼婦你這會子作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蹤跡了於是恨的只罵秋菱至
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腳便說秋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趕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
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和寶蟾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
先睡秋菱先不肯金桂說他嫌髒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又罵說你那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丫頭霸佔了去不
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便要打了
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捶腿如是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
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概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他樂這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
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裝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請醫療治不效眾人都說秋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枕頭內
抖出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於是眾人亂起來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
忙手忙腳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眾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眾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魘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
沒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
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裝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
說左不過你三個多嫌我一個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一席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找着秋菱不容分
說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你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侍這幾年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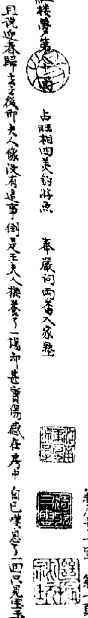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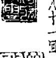
幸遇到不要心地宜育的叫做這沒良心的事且問問青紅皂白再動粗魯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生怕薛蟠耳軟心活了便潑
聲嚎啕大哭起來不但這半年來自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他進我的屋子唯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到頭裡你這會子
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著急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
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他自己反要占溫柔讓夫
之禮這魔魘法究竟不知誰作的正是俗語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正是公婆難斷床幃事了因此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
障騷狗也比你体面些把房裏的丫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人
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寶蟾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快叫個人牙子來
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
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扯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誰是刺誰是釘但凡多嫌着他也不
肯把我的丫頭也收在房裏了薛姨媽聽說氣的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窗子拌嘴虧你是好人家的女
兒滿嘴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的跺腳說罷喲罷喲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作二不休越發潑聲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
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就賣了我誰還不知道你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別人你不趁早
施為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到我們家做什麼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的銀的也賠了略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佔去了
該擠發我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嗐聲嘆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

被他叔如此說了命人來賣寶釵笑道咱們家從來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
留下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使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倒乾淨寶釵笑道他跟著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如賣了一般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
痛哭哀求只不願出去情願跟著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罷了自此以後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的路徑竟一心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悲傷挑
燈自嘆本來怯弱雖在薛蟠房中幾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
懶進請醫診視服藥亦不效驗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惟暗自垂淚怨命而已薛蟠雖曾仗著酒膽挺撞過兩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
遞與他身子隨意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與他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鬧了一陣罷了如今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薛蟠越
發軟了氣骨雖是香菱猶在卻亦如不在的一般雖不能十分暢快就不覺的礙眼了且姑置不究如此又漸次尋趁寶蟾寶蟾卻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
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容讓半點先是一衝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了甚
至於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言還手便大撒潑性拾頭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此時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於二者之間
十分鬧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廂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鬥紙牌擲骰子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
肉賞人吃只單以油炸焦骨頭下酒吃的不耐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薛蟠
亦無別法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攪家星罷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百日出門行走
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眾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為奇事因此心下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
安去又正遇見迎春的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抹淚的只要接了來家散淡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

因之事八事都不遂心所以迟了前究宝玉去了回来也曾说过四日里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说着贾母打发人来叫宝玉明儿一早往天齐庙里
还愿去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去逛逛听见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带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
香还愿这庙里已于昨日预备停妥的宝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狰狞神鬼之像这天齐庙本系前代所修极其宏壮如今年深岁久又极其荒凉里面泥胎塑像皆极其凶恶
是以忙忙的焚过纸马钱粮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时吃过饭众嬷嬷和李贵等人围随宝玉到各处散诞顽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复回至静室安歇众嬷嬷生恐他睡着
了便请当家的王道士来陪他说话这王道士专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这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膏药色色俱全亦长在宁荣二府走
动熟惯都与他起了个浑号叫他做王一贴言他的膏药灵验只一贴百病皆除当下王一贴进来宝玉正歪在炕上想睡李贵等正说哥儿别睡着了厮混着
看见王一贴进来都笑道来的好王师父你极会说古记的说一个与我们小爷听听王一贴笑道正是呢哥儿别睡仔细肚里面筋作怪说着满屋里人都笑了
宝玉也起身整衣王一贴喝命徒弟们快泡好酽茶来茗烟道我们爷不吃你的茶连这屋里坐着还嫌膏药气息呢王一贴笑道不当家
没当家花花的膏药从不拿进这屋里来的知道哥儿今日必来头三五天就拿香熏了又熏的宝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见你的膏药好到底治什么病王一贴道哥儿
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细理一言难尽共药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际宾客得宜温凉兼用贵贱殊方内则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卫宁神安
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舒筋络去死肌生新肉去风散毒其效如神贴过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我且问你倒
有一种病可也贴的好么王一贴道百病千灾无不立效若不见效哥儿只管揪着胡子打我这老脸拆我这庙何如只说出病源来宝玉笑道你猜若你猜的着
便贴的好了王一贴听了寻思一回笑道这倒难猜只怕膏药有些不灵了宝玉命李贵等你们且出去散散这屋里人多越发蒸臭了李贵等听说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一人
这茗烟手内点着一枝梦甜香宝玉命他坐在身旁却倚在他身上王一贴心有所动便笑嘻嘻走近前来悄悄的说道

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未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宝玉犹未解忙問他說什么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敢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妒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宝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么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妒的膏藥倒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宝玉道什么湯藥怎么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妒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宝玉道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竖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竖是要死的死了還妒什么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宝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笑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盹罷了有什么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訴你們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宝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宝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的在王夫人房中訴委曲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他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准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到下房裡睡

去當日有你爺々在時希圖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
晚了一輩不該作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的嗚々咽々連王夫人並衆姊妹
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勸說已是遇見了不曉事的人可怎么樣呢想當日你叔々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
作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願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
這麼苦從小兒沒了娘幸而過嬸子這邊過了幾年心淨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解一面
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　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
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
夫妻們閑牙鬥齒也是萬々人之常事何必說這喪話仍命人忙々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
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々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々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
的寶玉唯々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姊妹們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
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姊妹分別更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
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
只得勉強忍情作辭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端的下
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卻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嘆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傍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為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為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卻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裏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能怎麼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裏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姊妹弟兄們晚兒晚兒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咱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咱留他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裏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的好就好碰的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裏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命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彆的過幾年大家摸着脾氣兒

生以長女爾戴代不許在老太太跟前提起半個字你去幹你的去罷說得寶玉無精打彩的出來了攀着一
肚子悶氣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黛玉見寶玉這般光景倒嚇了一跳便問怎麼了和誰慪了
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聽了這話問道到的是別人慪了你還是我得罪了你寶玉搖手說都不是
代玉道那麼着為什麼這麼傷心寶玉道我想着咱們大家死了的好活着真沒有趣兒代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
這是什麼話你真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日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
也都聽見瞧見了我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子幾個知心
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雨散雲飛我原要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獃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
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的人心裏難受代玉聽了這番言語漸漸的把頭低了下去身子一言不發
嘆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鵑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裏呢老太太
那裏叫呢我估量着就是在這裏代玉聽見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代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
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才說的不過是些獃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身子要緊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看看就來
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代玉道你兩個人又為什麼代玉道他為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才眼睛發癢揉的並不

為什麽襲人忙跟了宝玉出来各自散了宝玉来到賈母那边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

也不言語

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沏茶伺候誰知宝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来正看見

了午後宝玉睡了中覺起来甚覺無聊 又拿一本看時却是晋文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兒只管癡癡的坐着襲人倒了茶来

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

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為什麽又不看了宝玉也不答言接過茶来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

忽見宝玉站起来嘴裏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裏逛逛

也省得悶出毛病来那宝玉一面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疏景象人去房空又来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

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往水裏一撂咕咚一声四个人多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庅促狹唬了我

們一跳宝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来笑道你们好樂啊怎庅不叫我一声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

是别人必是二哥哥這庅淘氣没甚什庅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个魚上来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

宝玉笑道你們在這裏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宝玉道咱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

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咱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

回頭向宝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魚我可不依了宝玉道頭裏原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抛下没一会兒工夫就有一个楊葉竄兒吞着鈎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

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搁在小磁罈内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来却是

个空鈎子又垂下去半晌鈎絲一動又挑起来還是空鈎子

倒是个寺長的鄉風兒，把釣竿遞與李綺，李綺接過釣竿兒，果然就釣了一个，然後岫烟來釣了一个，將竿

子遞与探春，探春方遞与宝玉，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裡的魚看

見人影兒都躲了，宝玉掄著釣竿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宝玉道我是个性急的人，他偏性慢，

這可怎麼樣呢，好妹妹們，你們快来罢，你們也成全成全我呢，說的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宝玉喜極，用力往上一兜，把

釣竿往石上一碰，折做两段，絲也振断了，鈎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众人越發笑起来，探春道再没見像你

這樣的人，正說着，只見麝月慌慌張張跑来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呢，宝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

陪著賈母摸牌，宝玉看見無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来，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得病的时候，

你覺得是怎麼樣，宝玉想了一想道我記得得病的时候，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後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得眼睛前頭黑

漆漆的，看見滿屋裡頭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才知道，到好的时候，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

光直照到我床上來，那些鬼多跑着躲避，就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个

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来了，見了賈母，又見了王夫人，方道老祖宗要问我什麼，賈母道你那年中了

邪的時候，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笑道我也不很記得了，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什麼人拉拉扯扯，要我

這个人叫做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賣給斜對過當舖裡這房子已加了几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舖裡那裡肯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
東西因他常到當舖裡去那當舖裡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內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
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
包兒當舖裡人撿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丸香的很的藥正詫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
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个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還有七根朱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
問出許多官員大戶家的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裡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幾匣子鬧香炕背
後空屋子裡掛着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穿着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子的櫃子裡無數紙人兒底下几

（右七行，原另紙墨寫附粘於第八十一回第三頁前半頁，接第四行「前幾天被人告發的」句）

殺人見什麼拿什麼砍什麼自己原覺得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呢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

人說了幾句話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這老東西這樣壞心鳳姐道怎麼老太太想

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和才說的一樣

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才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

起我們的病來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王夫人說就是寶玉的乾媽竟是個邪魔外道如今鬧破了被錦

我懶待說　纔剛老爺進來說起　混賬東西

衣衛拿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幾天被人告發的

不許他　賈母道這是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不好叫他來

對證沒有對證趙姨娘那裏肯認帳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

的也是

這樣事情沒有對證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好了

[illegible]

來要早些讀書去王夫人道很是襲人來說此閒話不題 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

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理衣裳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做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

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况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裏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

算不得什麼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自今日為

始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兒子了

遂叫李貴來說明日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

裏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

要人即刻送信給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為你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

囑咐丫頭們明日早叫我老爺要送我到家學裏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

夜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傳了焙茗拿着書籍等物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

沒有小廝回老爺進來了寶玉聽了心裏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正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

賈政又吩咐了幾句帶了寶玉到家塾中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向代儒請了安代儒又問老太太安

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才是

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謅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

月露乃一生的正事竟無關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為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

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以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　責怡

積實在甚麼今只求叫他講習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認真的教訓才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耽誤了他的一世現畢站

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才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著自

己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道我聽見你前日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

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

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身坐下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又添了

都是些粗俗異常的　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句知心話兒的　只是悶著看書　告訴寶玉

幾個小學生忽然想起秦鍾來心上淒然不樂卻不敢做聲代儒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回去明日要講書

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　我才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　明日

了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功課何如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如何講解且聽

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
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師父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
聽了點點頭道你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寶玉答應了幾個是退出來又去見王夫人又
到賈母那邊打了个照面趕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就拍着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倒唬了代玉一跳紫鵑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代玉道
我恍惚聽見說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嗳呀了不得我今日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心上倒像和你們隔了幾年見面的日子了好
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的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代玉道你上頭去過了
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代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代玉道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這會子懶待動了老爺
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代玉便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紫鵑
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
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
扯弄的自己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个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代玉道我們

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个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

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裏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欲熏心起來又不敢

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裏咲了一聲正說着忽見秋紋來道襲人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寶玉道我就過

去又勞動你來找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丫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從裏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

裡呢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方才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再

有丫頭們和你頑咲都要照晴雯司棋的例办我想伏侍你一場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心起

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

使喚橫竪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寶玉聽了趕忙的吃

了飯就叫點灯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

很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起更以後了自己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个上頭竟沒頭腦便

坐着呆呆的默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才伏侍他睡下兩个才也睡了直到紅日高升方才

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里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

第二天就懶惰這時候纔來寶玉便把昨晚上發燒故此起遲了的話述了一遍方過去了原田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
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便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
你把節旨句子細細講來寶玉道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
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代儒道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
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裏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五十歲終不能發達這種人
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節旨倒講得清楚只是句子裏有
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彀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
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
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裏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你既懂混
聖人的話為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的毛病我却還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會兒正是
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
月文章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做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

你好生記著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著功課幹去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
拿著針線要做個檳榔包兒想寶玉如今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
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寶玉的為人卻還拿得住只怕娶了個利害
的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著賈母的光景自然是代玉無疑那代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
心神無主便把活計放下走到代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代玉正在那里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連忙迎過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
大好了代玉道那裡能彀不過略硬朗些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二爺上了學屋裡一点事兒沒有因此
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我前日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紫鵑道姐姐別信他我說寶
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著這位太歲奶奶難為他怎麼
過把手伸著兩個指頭道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代玉接著道他也夠受了尤二姐怎麼死了
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便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
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裡先怯那裡倒敢欺負人呢說著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道
送什麼只是瞧著代玉代玉便問道寶姑娘叫你來做什麼婆子方回道我們姑娘叫
雪雁連忙回了代玉代玉便叫領他進來

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宝二爺屋裡的花姑娘么襲人笑道媽媽怎么認得我們

給姑娘送一瓶蜜餞荔枝來說着將瓶兒遞與雪雁又回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

婆子笑道我們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回頭看看代玉因笑着

和你們宝二爺是一对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忙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罢婆子道還有兩瓶荔枝給宝

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

二爺送去說着顫顫巍巍告辭出去代玉虽恼這婆子方才冒撞但因是宝釵使來的也不好怎么樣他等他出了屋门才說一声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婆子還只管

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宝玉什么人擎受的起

代玉只粧听不見襲人笑道怎么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听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給代玉看代玉道我懶待吃拿了擱起去罢又說了一回話襲人才去了一時晚妝將卸代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

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緒堆上心來嘆了一回氣無情無緒和衣倒下

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代玉道我虽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么况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必見的

因叫小丫頭回復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凤姐

同邢王二夫人宝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代玉慌道你們說什么話凤姐道你還裝什么呆你難道不知

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继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這裡不成事体因託了賈雨村做媒將你許了

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继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

你继母的什么親戚還說是續弦所以着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還叫你璉二哥送去說得代玉一身冷

代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

汗沒有的事都是凤姐混闹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咱們走罢代玉含着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众

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

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代玉此時心中乾急又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

有救了。于是两腿跪下，抱着贾母的腿说道：老太太救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继母，又不是我的亲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但见贾母呆着脸儿笑道：这个不干我的事。代玉哭道：老太太，这是

什么事呢？老太太道：续弦也好，倒多一副妆奁。代玉哭道：

要做个奴婢也是情愿，只求老太太做主。贾母道：做了女人，总要出嫁的，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终非了局。

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总不言语。代玉又抱着贾母哭道：老太太，你向来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

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你别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是隔了一层了，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在我娘分上，也该护庇些。说着，撞在怀里痛哭。听见贾母道：鸳鸯，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闹乏了。

代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无用，不如寻个自尽，站起来便往外走。深痛自己没有亲娘，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姊妹们，平时何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或见一面，看他还有法儿。便见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说：妹妹大喜呀。代玉听了这一句话，越发急了，也顾

不得什么了，便把宝玉拉住说：好宝玉，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宝玉道：你既有了人家，咱们

各自干各自的了。代玉越听越气，越没了主意，只得拉着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

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是怎么样的，你也想想。代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

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代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

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代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

代玉拼命放声大哭。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魇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罢。代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恶梦。喉间犹是哽咽，心

上还是乱跳，枕头上已经湿透，肩背身心，但觉冰冷。想了一回，父母死的久了，和宝玉尚未放定，这是从那里说起？又想梦中光景，无倚无靠，再真把宝玉死了，那时怎么样好？一时痛定思痛，神魂俱乱。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点儿汗，扎挣起来，把外罩大袄脱了，叫紫鹃盖好了被窝，又躺下去。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

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又像风声，又像雨声。又停了一会子，又听得远远的吆呼声儿，却是紫鹃已在那里睡着，鼻息出入之声。自己扎挣着爬起来，

围着被坐了一会，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吹得寒毛直竖，便又躺下。正要朦胧睡去，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儿的声儿，啾啾唧唧

時々來往的意思上縂紙閑看當卧時的這邊淚覺未代玉才時也醒但覺胖嫩不奈咳嗽但只害怕當因也咳醒了紫鵑道姑娘你還
没睡着嗎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凉了這會窗户紙發青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罷養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
不要睡只是睡不着
一晚不着倒又咳起來紫鵑見這般光景也睡不着了連忙起來代玉道你不睡了麽紫鵑道天身亮了還睡什麽
呢代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换了罷紫鵑忙换了一個痰盒將手裏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
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有些血星唬了紫鵑一跳
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代玉裏面接着問是什麽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説道手裏一滑幾乎撂了痰盒子代玉道不是
盒子裏的痰有了什麽紫鵑道没有什麽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代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才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看凉着
紫鵑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裏淒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代玉聽了凉了半截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尚拿絹子拭眼代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為什麽哭紫鵑勉強笑道誰哭來
這早起起來眼睛裏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代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况這裏自老太太
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代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
半日才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唬黄了兩個旁邊守着代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才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
兩个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麽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唬了一跳說這是什麽原故雪雁將方才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
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麽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麽這麽糊塗雪雁道我這裏才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鵑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
翠縷翠墨見代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才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
知道姑娘身上又欠安代玉道也不是什麽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姑娘飯後若無事到是請

他们正鬧着，黑里二爷没到你们那边去。二人若道：没有，遇而天回了学，老爷天天要查功课，那里还敢乱跑呢。代玉听了默然不言。二人略坐了一回辞了出来了。且说湘云探春正在惜春那边评论所画大观园图，说这个太疏，那个太密，大家又议着题诗，着人去请代玉，忽见翠缕翠墨二人回来，神色匆忙。湘云便问道：林姑娘怎么不来？翠缕道：林姑娘昨夜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们听见紫鹃姐姐说，吐了一盒子痰血。

探春听了吃惊道：这话真么？翠缕道：怎么不真。翠墨道：我们刚才进去瞧了瞧，颜色不成颜色，说话儿的气力儿都微了。湘云道：不好的这么着，怎么还能说话呢。

~~[illegible]~~

探春道：怎么你这么糊涂，不能说话不是已经……说到这里却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他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起真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这么着，咱们都过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咱们也好过去告诉大嫂子回老太太，传大夫进来瞧瞧，也得个主意。

~~[illegible]~~

湘云道：正是这样。惜春道：姐姐们先去，我回来再过去。于是探春湘云扶了小丫头，都到潇湘馆来。进入房中，代玉见他二人，不免又伤心起来。因又转念想起梦中，连老太太尚且如此，何况他们。况且我不请他们，他们还不来呢。心里虽是如此，脸上却碍不过去，只得勉强令紫鹃扶起，口中让坐。探春湘云都坐在床沿上，一头一个。看了代玉这般光景，也自伤感。探春便道：姐姐怎么身上又不舒服了？代玉道：也没什么要紧，只是身子软得很。紫鹃在代玉身后，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儿。

~~[illegible]~~

湘云到底年轻，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来看。不看则已，看了吓的惊疑不止，说：这是姐姐吐的？这还了得！初时代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没细看，此时见湘云这么说，回头看时，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见湘云冒失，连忙解说道：这不过是肺火上炎，带出一半点来，也是常事。偏是云丫头，不拘什么，就这样蝎蝎螫螫的。湘云红了脸，自悔失言。探春见代玉精神短少，似有烦倦之意，连忙起身说道：姐姐静静的养养神，我们回来再瞧你。代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嘱咐紫鹃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鹃答应着。探春才要走，只听外面一个人嚷起来。未知是谁，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个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麼東西這園子里頭混攪代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哭過去了紫鵑只是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代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赶着一个不干不凈的毛丫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做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个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个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更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麼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笑道剛才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才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老婆子答應了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代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代玉一手与代玉揉胸口代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代玉只搖搖頭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才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点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代玉聽了嘆口氣道姐姐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

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殼一天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旧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

是二姐姐說的那麽着不樂代玉更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赶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殼了探春道

你這話太過了誰沒个病兒災兒的那里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边回来再看你要

什麽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代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点不好不是什麽大

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鵑扶着代玉躺在床

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边看着代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代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

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听得風声虫鳴声鳥語声人走的脚步声又像遠遠的

孩子們啼哭声一陣一陣的聒噪起来因叫紫鵑放下帳子来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給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

代玉微微應了一声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来攙扶代玉坐起然後接過湯来擱在唇边試了一試一手摟着代玉肩臂一

手端着湯送到唇边代玉微微睁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不喝了紫鵑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代玉睡下靜了一时畧覺安頓只听窗

外悄悄問道紫鵑妹妹在家麽雪雁連忙出来見是襲人便悄悄說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也悄悄問道姑娘怎麽着雪雁一面走一面告訴把夜

間及方才之事襲人听了這話也唬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边說你們姑娘病了唬得寶二爺

連忙打發我来司司是怎麽樣正說着紫鵑便招手叫他襲人走过来问道姑娘睡着了紫鵑点頭道是
姐也听見說了襲人也点頭道又怎麽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个半死紫鵑忙问怎么了襲人道昨
日晚上睡覺还是好好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声的嚷起心疼来嘴裡胡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
直闹到打亮梆子以後好些说嘀人不嘀人今日不能上学还要吃藥呢正說着只听代玉在帳子
裡咳嗽紫鵑連忙過来捧痰盒接痰代玉微微睜眼问道你和誰說话呢紫鵑道襲人姐来瞧姑娘来
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代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边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陪笑劝道姑
娘倒还是躺着罷代玉道不妨你們这樣大驚小怪的剛才是誰半夜裡心疼起来襲人道是
宝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麽樣代玉会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緣故又感激又傷心
因趁勢问道既是魘住了不听見他还說什麽襲人道也沒說什麽代玉点点頭遲了半日嘆了一声纔說
道你們別告訴宝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应了又道姑娘还是躺
着歇歇罷代玉点頭命紫鵑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边又寬慰了几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
代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什麽大病宝玉才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这边来

探春嘆道湘雲道妹々回来見了老太々別像剛才那樣冒々失々的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提起代玉的病来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illegible]道偏是這两个玉兒多病多灾的林了頭一来二去的大了他這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们明日大夫来瞧了宝玉就（叫他）到林姑娘屋裡去鴛鴦答應了傳出去這裡湘云探春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来不）不提到了次日大夫来瞧了宝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点兒風邪（没大要緊）疏散々就好了賈璉陪着便往瀟湘館来[illegible]道是位[illegible]是常来的姑娘們不用迴避紫鵑便向帳中扶出代玉的一隻手来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的摟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会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来到外间屋里坐下說道六脉皆[illegible]因平日鬱結所致（這着紫鵑也出来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該頭暈減飲食）夜間多夢到五更必醒几次即日间听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实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多是這个病在那里作怪（不知是否紫鵑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大夫說道）說畢同賈璉出来未問方子（小厮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医吃了茶因提筆）開概筆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養

心肝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

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抄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

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

賈璉道是就是了王大夫道近有[illegible]事[illegible]周瑞家的病源[illegible]

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甚麼

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

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

又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一把骨頭問問他也

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裡支

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

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

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彎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

算的不好更有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

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混帳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前日周瑞

回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咱們家不知怎麽樣有錢呢，只是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拾掇了王妃，自然皇

前兒貴妃娘娘省親，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子回家，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似的，那日在廟裡還願花了幾萬銀子，只算

上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還說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

身上穿了一件衣服剩下有人

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奴才都攏作例，不用說，就是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旦要不動的，嘴裡吃的都是穿金戴玉，都是有人伏侍的呢，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

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歌兒說道是一場空

寧可嘴裡說的甚是人家不記得的那些事，也不敢再說了

這個話不說也罷，所以那些人聽了，也因想起這話不好，便咽住了，便這話不好，就因聽見了糊塗，是句不好的話，不追問，便道那多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家道就

的家

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拾著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

來了，周姐道這些話倒可笑的狠呢，不知怎麽樣呢，說的……

說敢他添補買東西的，書要官中的，只管要去那捐錢的話，他也是伶透人，自然明白，周家接了服了

去，且說賈璉走到外面，一個小廝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才風聞宮

裡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裡有什麽信兒，沒有，賈璉道

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到太醫院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去

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

大哥到裡頭打听打听。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听去了。說着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即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也為听見這話來，到了見兩人同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听的尚未回來，門上人來回說有兩个內相要見老爺。賈赦道：請進來。兩老公進來，賈赦等迎見請了娘娘的安，一面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丫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个職名請安听信，不得擅入。准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赦等站着听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茶。老公告辭，賈赦等送出大門，回來禀知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个人呢？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道：必得是鳳姐兒，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賈赦等答應了出來，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翠蓋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等又進去回明賈母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又說了一回閒話。次日黎明，各屋裡丫頭將燈火俱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和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

家下人早敵凤姐先扶老太、出来衆人圍随各帯使女一人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宫门樓

座自己家眷随後（文官華等亦騎馬）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説賈家的車輛轎馬

俱在外西垣门口歇下（等着）一会見兩个内監出来（說）道賈府的太、奶、们（著）令入宫探问爺们俱在内宫门外請安

不得入見（门上有人叫快进去）賈府中四乘大轎跟着小内監前行衆人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宫门口

只見几个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来了便站起来道賈府爺们至此賈赦等便挨次立定轎子抬至宫门口

便身出了轎了（早有几个小内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丫頭扶着步行至元妃寢宫（只見奎壁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个宫女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来至床

前請安畢元妃多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丫頭顫巍巍站起来答應）道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王二夫人问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又问

凤姐家中過的日子如何凤姐（站起来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几年来難為你操心凤姐正要站起来回奏）只見一个宫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龍目元妃看時

（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心里一酸止不住流下淚来便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们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来）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

不如小家子得以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的福多了元妃又问宝玉近来

若何賈母道近来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多做上来了元妃道這樣好遂命外宫賜宴

便有兩个宫女四个小太監引了（賈母带着他婆媳三人）到一座宫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时吃完了過来謝宴又耽

擱了一回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引道送至內宮門、外仍是四个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旧
坐轎出來賈赦等接着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　且說薛家金桂自趕出薛蟠去了日间拌嘴沒有
對頭一日吃了几杯悶酒便要借宝蟾做个醒酒湯　問宝蟾道大爺前日出门到底是到那裡去你
自然是知道的　宝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还不說　金桂道如今还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们的世
界了　你是我的丫頭问你一句話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這麼有势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　你和香菱两个不拘誰做了奶奶
那不清淨麼　宝蟾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别人听去我並沒有和奶奶說什麼　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来
拿着我们小软兒出氣　說着便哭天哭地起来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来　杯盞尽行打翻　那宝蟾口裡喊冤叫屈
薛姨媽在宝釵房中听見如此吵嚷便　　也不用過去由着他们閙去罷　薛姨媽道這还了
得　說着便扶了丫頭往金桂這边来　听見裡頭嚷哭　薛姨媽道你们是怎
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乱起来這还像个人家麼　金桂道我倒不怕人笑話　只是這裡掃
帚顛倒竪也沒主子也沒奴才也沒大老婆小老婆都是混賬世界了我们夏家沒見過這樣規矩实在受不得宝
釵道大嫂子妈妈因听見閙得慌纔過来的就是问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宝蟾两字也沒有什麼如今

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了多少事金桂道好姑娘你是个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个
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每活寡衆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我們屋里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
事姑娘也會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便道大嫂子我劝你少說句話兒罷誰欺負你說是嫂子就
是香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点声氣兒金桂越我那裡比得秋菱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会獻勤
兒我何曾敢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几个貴是貴妃的命行点好兒罷别修得像我嫁个糊塗行子守活寡
那就是現眼了薛姨媽聽到這裡萬分氣不過便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兒他句句劝你你却句句慪他你
有什麽過不去不必尋他勒死我倒也是希罕寶釵忙劝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咱們既來劝他自己生氣倒多了
一層氣了不必見去嫂子歇歇兒說便吩咐寶蟾道你也别鬧了說着便出來了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秋
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可安丫頭道老太太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前日的荔枝還
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幾時來的丫頭道來了好一会子了薛姨媽道如今我們家裡鬧的也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
那邊聽見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个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說着跟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
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很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

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目次与元書异者十七處既其〻居意似不如改本臣未經注寫故仍照後文標示用存其舊又前數定起訖處有潮音詩四句數尾上有或二句四句不同叢龑定之一條節去較簡淨己丑四月吉雲臣華几梧卧聖方丈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环重結怨

話說薛姨媽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宝釵明知是這个原故也不等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几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與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胸停了一会兒略覺安頓些宝釵便道媽媽這種閑氣不要放在心上才好过几天走得動了那邊老太太姨媽處散散悶也好家裡橫竪有我和秋菱照看着諒他也不敢怎麼着薛姨媽点頭道過两天看罢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几日有几个老公帶着東西銀两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劳俱有賞賜把物件銀两一一交代清楚賈赦等稟明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老婆子傳進話來道外边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着退出去了這裡賈母和賈政道娘娘心裡甚惦記着宝玉前日还問他來着呢賈政陪笑道只是宝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个好兒說他文章身做上來了賈政道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没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得是賈母又道提起宝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个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别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孩子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学好才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裡却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做父母的那裡用我操心但只我想宝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点兒耽誤了他成人正事也是

有的只是民去他那樣兒，必就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遭塌了人家女兒

他好想來，是不錯的，只是現子望他成人的性兒太急了一点。賈母道：今年有了几歲年紀了，若管自

了众人也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

政越歷練老成，像那王二夫人道：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哩。直等娶了媳婦，略略的

懂了些人事。我看寶玉比他還體貼人情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又說起笑話兒來了。

稟：才各自散出，賈政回到房中，……寶玉……學回來……吃飯後再叫他過來

也要問話呢。李貴答應了，至寶玉……寶玉聽見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

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來見賈政。請了安，賈政道：你說師父叫你講一个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

今算來將兩个月了，到底開了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因此這兩天總沒敢

回。賈政道：是什麽題目？寶玉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第一个是人不知而不愠，第二个則歸墨，三个。賈政道：都有

稿兒麼？寶玉道：多是……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打發人去拿了來呈與賈政

賈政翻開看時，一遍……這是你做的麼？……賈政道：這也沒有什麽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

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爲能這个題目，那些童生多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

我看寶玉的性格兒還學和平，雖有孩子氣，大人還擬幾個，將前頭那小子們的學問未必比我們，這些人都讚嘆了他一番了，都像當

見了有理挑一個不是，我說句實在話，那些人家作了媳婦，現怎麼樣，公婆不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嘆實在到裡邊徑啼頭

下獄〻的樣下所說慢慢的適中用，他們好到底是要模樣兒，家業〻總是這〻難的，撥〻真身〻時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的哟

賽〻常和他老〻現現我這教思心，觀與到這裡便撥〻過，性情更不用費心，辭大奇相好的都是些〻

閨女事原藉慢慢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教只求和樣心了，這話〻問彼已時實在了眼間這要看者

〔右五行，原另紙塗寫（有殘缺）附粘於第八十四回第二頁前半頁，接第九行「過些時自然就好了」一句〕

[illegible]

你念過沒有寶玉回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个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只做个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

[illegible]

答應著低頭搜索只見一个小廝往外飛跑賈政便問道做甚麼小廝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叫預備飯寶玉

[illegible]

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有著胆子回道破題倒做了一个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

[illegible]

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頭道也還使得便道(?)到老太太那裏去罷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一溜烟跑到

[illegible]

賈母房中給薛姨媽請安寶玉把賈政看文章並做破題的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

[illegible]

[illegible]飯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illegible]擺上飯來賈母[illegible]秋菱不知是誰問起

[illegible]

來才知道就是他[illegible]怎麼又改了名字[illegible]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个不[illegible]

[illegible]

个人[illegible]那麼大精神和他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他們別放在心上他們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illegible]

[illegible]

鳳姐[illegible]寶玉[illegible]去了[illegible]見琥珀走來向賈母耳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道你快去瞧瞧

[illegible]

巧姐兒去罷鳳姐[illegible]巧姐兒身上不大好[illegible]二奶奶[illegible]去王夫人道你先去我就來小孩子們魂兒還不全呢

[illegible]

別叫他們大驚小怪的[illegible]神兒鳳姐答應了告辭出來[illegible]薛姨媽又說了一回話便告辭同著王夫人

人往凤姐院里去了。却说贾政试了宝玉一番，心里却也喜欢，走到外面和那些门客闲谈，说起方才的话来。

便有一个王尔调道：「晚生有句话，不揣冒昧，和老世翁商议。」贾政道：「什么事？」王尔调道：「有一位做过南韶道的

张大老爷家有一位小姐，此时尚未受聘，老世翁的人品学业，家大成的老世翁这样门楣，还有何说，若

晚生过去，包管一说就成。」贾政道：「宝玉说亲，却也是年纪了，但张公素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说张家，晚生

却也知道，况和大老爷那边是旧亲，老世翁一问便知。」贾政想了一回，便知是邢太太的亲戚。一回进来了，

把……自向安歇不提。次日邢夫人到贾母这边来请安，王夫人

便提起张家的亲事。邢夫人道：「张家虽系老亲，但近年来久已不通音信，只这一个女儿十分娇养，

要女婿过门入赘。」贾母道：「这断使不得。」便回王夫人道：「你回来告诉你老爷，这张家的亲事

做不得的。」王夫人答应了。贾母便问：「你们昨日看巧姐儿到底怎么样？头里平儿说很不大好，我同你们过去看看。」

……到凤姐房中，凤姐连忙接了进去。贾母便问到底怎么样，凤姐道：「只怕是搐风的来头。」贾母

道：「这么着还不请人赶着瞧？」凤姐道：「已经请去了。」贾母因同邢王二夫人进房来看了看，仍到外间坐下。

想起张家的事来，便向王夫人道：「你该就去告诉你老爷，省得人家去说了回来又驳回。」凤姐听了这话已知

老太太不自主便定了合和事那夫人道要不是應費母拍着前將緩的話告訴鳳姐、笑道

八九便道不是我着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别處去找賈母笑問道

在那里鳳姐道一个宝玉一个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道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為什麼不提鳳姐

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那有我們說話的地方況且姨媽過來瞧老太太怎麼提起這些個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才是賈母笑了那王二夫人也都笑了道可是我背晦了

說着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那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躬身回

道姐兒一半是内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才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

的牛黄多是假的要找真牛黄方好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黄倒

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罷只怕未必有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向來和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說着眾姊妹都來了坐了一回也跟着賈

母去了這裡煎了藥与巧姐兒灌了下去了只見喀的一声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才略放了一点兒心只

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个紅紙包說道二奶奶牛黄有了太太說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对准了呢鳳姐答應

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攙在裡面等巧姐兒醒

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便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多謝

又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道你這裡聽見說有牛黄不知牛黄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

姜末都熬為風姐道你別在這里闹了妞兒緣好些那牛黄都煎上了賈環听了便去伸手拿那銚子瞧時豈知
措手不及沸的一声銚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風姐急得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
一世的对頭冤家你何苦来还使促狭從前你媽要害我如今又来害妞兒我和你几辈子的仇呢正罵着
只見丫頭来找賈環風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
配藥再熬那丫頭便悄问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銚子說了一遍丫頭道怪不得
他不敢回来躲到別處去了平兒道你去罢[illegible]丫頭回去果[illegible]告訴[illegible]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
丫頭找来趙姨娘罵道你这个下作種子你為什麼弄灑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
去问一声不就走还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呢所賈環在外间屋子裡說出些驚心動
魄的話来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見不是事

想

一面罵平兒不照應

摸不著頭腦

這环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

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

丫頭道我一準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了他天天說嘴

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被

找了

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

這裡趙姨娘正說着

更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銚子，那丫頭又沒就死了，值得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我明日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隄防着就是了。"趙姨娘趕忙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唚，還叫人家先要了你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從此兩邊結怨比前更深一層。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來到北府，遞了職名，不多時，出來了一個太監，問了好，便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人跟着太監進去，到了內宮門，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了王爺。太監出來，爺兒五人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迎到廳下，賈赦為首上來請安，挨次就是珍、璉、寶玉。那北靜郡王單拉着寶玉道："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寶玉道："蒙王爺福庇，都好。"賈赦等挨次行禮畢，便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讓在眾戚舊處好生款待，單留寶玉在這裡說話，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過恩，坐了一回，讚書之文，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便道："昨日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十分保奏，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

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老爺在前殿謝宴北靜王道知道了勞動他們……不陪

着吃了飯過來謝過北靜王又說了些話即過我前日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叫他們照樣做了一塊今日

你來瞧正好就與你帶回去頑罷遂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與寶玉寶玉接着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太監送

出來便同賈赦等回來了……吳大人……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相好也

是我輩中人之說些閑話各自散回賈政回到房中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臨安吳大人來拜奴才

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工部出了個郎中缺外頭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了于是又回了

些話才出去了且說寶玉復到賈母那邊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道你那塊玉好生帶

着罷別鬧混了寶玉道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日晚上把玉掛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來

滿帳子都是紅的[illegible]

了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你去歇歇兒罷寶玉便回園中去了賈

母道你們去看姨太太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告訴了他幾幾到十分愿意只要和蟠兒商量商量再放賈母

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麼着親家太太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房中告訴襲人

道老太太和鳳姐姐方才說話含含糊糊不知什麼意思襲人笑道這個我也猜不着[illegible]

[illegible]

襲人聽了這才的話明知是寶玉提起黛玉親向寶玉為何心想起本身上事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卻也是一件關切
的事次日一早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便走到瀟湘館來找同紫鵑道姑娘呢紫鵑道姑娘才梳洗完了等
著溫藥呢說著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拿著一本書看襲人陪笑道姑娘怨不得勞神起來就看書我們寶
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端著藥來襲人來時要探一口氣坐
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著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略坐坐搭訕著辭了出來將到
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裏站著呢襲人便不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卻是
鋤藥因問做什麼鋤藥道剛才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子說給寶二爺瞧的在這裏候信呢襲人道寶二
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了他叫他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
只見那一個也蹭過來了襲人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
話見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得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道今日廊下小芸
二爺來了寶玉道來做什麼襲人道還有個帖兒便在書房子上拿了來寶玉接來看時上寫著叔父大人安稟
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做父親了襲人道怎麼樣寶玉道他前年送我白海棠時稱我做父親今日

这帖子封皮上写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正經連個說到這里臉一紅，微微的

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説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他倒伶俐得人心兒，才這麽着。他不願意，我還

不希罕呢。說着，拆那帖兒。襲人問道：什麽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撕做几段。襲

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混賬。便道：咱們吃飯罷。襲人也擺上飯來，吃了

一口兒，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掉下淚來。此時襲人麝月多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

好兒的，這又是為什麽要天長日久，鬧起這個韻芳來，可叫人怎麽受呢。說着，竟哭起來。襲人由不得要

笑，便道：好妹妹，你别慪人了。他一個人就够受了，你又這麽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

說起來了。襲人還未答言，忽見寶玉爬起來，抖一抖衣裳，說：睡罷。一宿無話。次日寶玉

起來梳洗了，便往家塾裡去。剛從外走出，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裡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

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有事沒事，只管來攔。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身來了，在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

說：這是那裡的話？正說着，只聽外面一片聲嚷。寶玉心里越發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

是什麽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人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麽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寶玉才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

人來報喜的……起身說

連忙要走賈政道寂寂無寂寂的親事再成了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聽道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連

賈蓉把臉紅了道這還有什麼的我們作孩子家……

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道我才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边

致謝了天假那天寫詩的圖子裡頭……

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見邢王二夫人代玉湘雲等一干姊妹綠香在堂口不

……

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

……

代玉道妹妹身子大好了代玉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忽然心

快進來倒茶……

裡疼起來這几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過去看妹妹鳳姐笑道你們兩個倒像是客有這麼些套

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都]笑了代玉滿臉飛紅連了一層說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

正因這味兒我都笑了道

鳳姐[一時]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話來解只見寶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才想起來便

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笑起來代玉也摸不着頭腦也跟着笑寶玉無可搭赸[因又說]便道聽[見]有人要送戲

是几時鳳姐道你在外頭聽見來告訴我們這會子又問誰呢寶玉道我再到外頭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

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又該生氣了[寶玉]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二舅舅那邊說後日子好送一

班戲來賈[母]笑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着]王夫人[回]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的生日呢賈母笑

可見我如今老了什么事都糊涂了亏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个給事中
道咱這麼着好好他們舅舅家給他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寳書
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么怨得有這么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
便道這些話越發樂了一時賈政謝恩回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几句話便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族
中的人來來去去
鬧鬧攘攘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花到開時蜂來蝶
此兩日正是慶賀之期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面親戚的有十餘桌酒裡面
爺們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
為着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廈裡面
擺下酒席賈母及薛姨媽邢王二夫人陪着下面兩桌眾人去請代玉代玉只是不肯賈母
道今日你也來了薛姨媽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我倒忘了便
走過來說 寶釵說道
道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代玉道不敢大家坐了代玉便問道寶姐姐為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
那代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
可不是么
他理應來的只
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說着丫頭們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乃至第三齣
代玉聽說……
恍記他……
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幡寶幢引着一个霓裳羽衣的小旦……
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向薛蝌道二爺快回去並裡頭回明太太也請回去家裡有要緊
不知為何……
事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聽見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着寶釵回去弄得內外愕然
賈母道偺們這裡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眾人答應了不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个衙役站在二門口几个夥計陪
着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薛姨媽正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金桂大哭又見寶釵迎
出來滿面淚痕道媽媽聽見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寶釵進了屋子因為頭裡進門時已經聽見家

人說了些得哉，薛蝌問到底和誰，家人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這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

且商量怎麼料理好。薛姨媽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趕去和大爺見了面，

就在那裡訪一个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

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几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我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養濟銀

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凶，倒是剛才小廝說的話是。

薛姨媽道：我也不要命了，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丫頭

們攙進薛姨媽來。寶釵又道：有什麼信，即刻打發人來，你們只要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里金桂乘

往香菱身上，說來我叫薛姨媽只生氣的發昏，寶釵急得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打發人過來打听，寶釵

自回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听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

二爺才去打听去了，一半日得了准信，就趕着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下還要那邊爺們說了頭香在

着去了。過了几日，只見小廝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誤傷，不是故殺。

今早用蝌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能夠翻

快便可僥倖了再取銀五百两来使用請太ゝ放心餘事問小厮薛姨媽聽了道這麼看起来竟是死
活不定了寶釵道先別傷心叫小厮進来問明了再說一面小厮進来薛姨媽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
与我聽ゝ未知小厮說出什麽話来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閑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里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个人同行這人在咱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个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个舖子裡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瞟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找的那个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个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个人也是个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子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那小廝道這个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託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做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里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速過

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门上下使費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放心獨是這裡的人很刁屍親見証多不依連哥，請的那个朋友也幫著他們我了李祥及个俱係生地生人幸我，著一个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个主意說是須得扯扯著同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办了我依著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嘱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顱门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鬥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並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未用刑尔兄自認鬥殺招供在案今尔遠來並非目睹何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到那裡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底好呢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

道縣裡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須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緣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才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裡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掛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証見屍親人等監裡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禀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頭裡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爲小人家裡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裡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裡打發人來叫我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麽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麽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就喊禀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麽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

喫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一声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和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上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一回就死了前日屍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禀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顖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多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

兇身你知道有几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来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
屍叔指明与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證見俱供並未打架不爲鬭毆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
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劝張王氏道實在誤傷怎麼賴人
現在太老爺斷明别再胡鬧了薛蝌在外打听明白心内喜欢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来便好打点
贖罪且住着等信只听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个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裏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
道一時料着不得閒住在這裏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几日再来薛蟠也怕母親痛
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门再使費几次便可回家了只是別要心疼銀子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
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誤傷將来屍親那裏再花些銀子一准
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听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来家中照應賈府裏本該謝去况且周貴妃薨了他們
天天進去家裏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边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咱们家又沒人你這来的正好
薛蝌道我在外頭原听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才趕回来的我们娘娘好好兒的怎麼就死了薛姨媽道
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听見娘娘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裏頭几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

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多不放心直至打听起来又沒有什么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么元妃獨自一个人到我這里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和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眾人多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里頭吵嚷出来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著進去他們還沒有出来我們家里已听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里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里的一听見娘娘兩个字也就多忙了過後才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丫頭婆子来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咱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个算命的說是很准的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裡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个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眾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个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么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越比越好就像那个好木料越經斲削才成大器獨喜的時上什么辛金為貴什么巳中正官祿馬獨

旺這叫做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逢專祿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
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々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
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多忘記了
只管瞎忙我才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々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述完這話薛蝌急
道且別管人家的事既有這ケ神仙算命的我想哥々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
兒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礙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今年在京不在了說著便打點薛姨媽往
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著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了
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々想著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
姨太々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過只是你大
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你姐々一ケ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ケ不大曉事的
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使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
回來了我才得過來看々李紈便道請姨太々這裡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

給你们姐妹们做依我説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惦著為什庅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著説道使不得惜春道怎庅使不得他先怎庅住著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今有事怎庅來呢惜春也信以為實不便再问正説著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问好便问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傍听見什庅蔣玉函一段當著人不问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庅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庅個緣故心内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欢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著姊妹们在老太太那里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间屋裡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裳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没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还有没有襲人道我擱著呢问他做什庅寶玉道我白问问襲人道你没有听見薛大爺相与这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関天你还提那些做什庅有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这些没要紧的事撂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不鬧什庅偶然想起有也罷没也罷我白问一声你们就有这些话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话一个人知書達礼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著喜欢尊敬啊

宝玉被襲人一提便説了不得方才我在老太々那边看見人多没有和林妹々説話他也不曾理我撒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説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児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宝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代玉靠在桌上看書宝玉走到跟前笑説道妹々早回來了代玉也笑道你不理我々还在那裡做什么宝玉一面笑説他们人多説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没有和你説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々上的字一个也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个大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中间又添五个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个木字底下又是一个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説妹々近日越發精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声笑道好个念書的人連个琴譜多没有見過宝玉道琴譜怎么不知道為什么上頭的字一个也不認得妹々你認得么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么宝玉道我不信從没有听見你会撫琴我们书房里掛着好几張前年來了一个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説多使不得还説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们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么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常真会呢前日身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架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有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説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静心養

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听得講究過也曾学过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這果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几篇没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别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才有意思究竟怎麽彈的好實在也难書上說的師曠教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学琴于師襄一操便知其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宝玉正听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几个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宝玉道我是个糊塗人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中間一个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鉤五絃並不是一个字乃是一声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宝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们何不学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製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才能与神合靈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

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纔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还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宝玉道我們学着頑若這麼講究起来那就难了又兩个人正說着只見紫鵑進来看見宝玉笑說道宝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宝玉笑道听見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听越愛听紫鵑道不是這个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这边来的话宝玉道先時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学因此顯着就疏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也該讓姑娘歇、兒了别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宝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听也就忘了妹、勞神了代玉笑道說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宝玉道橫豎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来道當真的妹、歇、兒罷明日我告訴三妹、和四妹、去叫他們多学起来讓我听代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学会了撫起来你不懂可不是對代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宝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听也不管牛不牛的了代玉紅了臉一笑紫鵑雪雁也多笑了於是走出门来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来說太、那边有人送了四盆蘭花来因裡頭有事沒有空

見碩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代玉看时却有几枝放朵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的默看那宝玉此時卻一心只在梁上便說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代玉听了心裡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著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随愿或者漸、的好来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禁又滴下淚来紫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卻想不出緣故来方纔宝玉在這裡那么高興如今好、的看花怎么又傷起心来正愁著沒法兒勸解只見宝釵那边打發人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代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愍惻乎回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嘆冷節餘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

代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

道林姐、在家里呢代玉一面把宝釵的书叠起口内便答應道是谁正问着早见几个人進来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问了好雪雁倒上茶来大家喝了说些闲话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诗来代玉便道宝姐、自從挪出去来了两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来了真、奇怪我看他終久还来我们这裡不来探春微笑道怎麼不来横竪要来的如今是他们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宝姐、照料一切那裡还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说着忽听得唿喇喇一片風声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又透过一阵清香来衆人闻着多说道这是何處来的香風这像什麼香代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終不脱南边人的话这大九月裡那裡还有桂花呢代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说是桂花香只说似乎像呢湘云道三姐、你也别説你可记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边正是晚桂开的時候了你只没有见过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時候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边去况且这个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们说嘴李紋李綺只抿着嘴兒笑代玉道妹、这可说不齐俗语说人是地行仙今日在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边人怎麼到了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日三姐、可叫林姐、问住了不但林姐、是南边人

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个人就不放也有本來是北边的也有根子是南边生長在北边的也有生長在
南边到這北边的今日大家多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个定數大凡地和人揔是各自有緣分的眾人聽了都
点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閒話大家散出代玉送至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才好些別出來了看着
了風於是代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与四人慇懃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看
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边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
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画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
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
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鵑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因剛纔
說起南边北边的話來一時觸着心事了便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姑娘又勞了神了剛纔我叫雪雁
告訴廚房裡給姑娘做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点蝦米配了点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麼代玉道也
罷了紫鵑道還熬了一点江米粥代玉点点頭兒說道那粥得你們兩个自己熬不用他們廚房裡熬才是紫鵑
道我也怕廚房裡弄得不干淨我們自己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干净着

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代玉道我到不是嫌人家肮臟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多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代玉點點頭兒因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个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代玉道不听見說要進來麼紫鵑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代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干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做的沒敢在大廚房裡做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接了進來代玉在屋里已听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代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代玉道還有咱們南來的也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代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墜了一面盛上粥來代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双口湯喝就擱下了兩个丫頭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代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代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干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个人答應了在外間吃去這裡代玉

添了香自己坐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多在那裡唏留嘩喇不住的响一會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敲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代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裳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多晾過了代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衣裳抱來打開氈包給代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代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宝玉病時送來的舊絹子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並宝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裳時從箱中檢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氈包裡的這代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裳手裡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的簌簌淚下紫鵑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氈包衣裳在旁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了的香囊和兩三截兒扇袋並那鉸折了的穗子代玉手中却拿着兩方舊帕子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呢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勸也無益只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做什麼那都是那几年宝二爺和姑娘小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的那能把這些

東西白遭塌了既紫鵑這話原給代玉閒心不料（這是何苦）更提起回事來（代玉和手帕想起寶玉的）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拋道雪雁這
裡等著呢姑娘披上一件罢那代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代玉方披了一件
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嘆道境遇不同
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
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
與寶釵又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代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
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覺不題却說寶玉這日起來梳
洗了帶著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
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著小廝們
兩個笑嘻嘻的來了見了寶玉都垂手站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
是放一天學明日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禀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又回
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了

寶玉站住腳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々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方襲人見說

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只得吃飯三口兩口忙々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

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寶玉便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待吃飯

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々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沒見便

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々一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

微々一响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啪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听一个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个子兒那裡

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个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一應

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的上那一个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阿喲還有一着反

撲在裡頭我倒沒防備寶玉聽了聽那一个聲音很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々的掀簾

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櫳翠庵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

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个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个畸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

要你那裡頭多是死子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々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着妙玉却

微微咲著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个角兒多打起來了，咲道：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
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咲，把兩个人多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說，進來也不言語，这么使促狹唬人。
你多早晚進來的？宝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著你們兩个爭这个畸角兒。說著，一面與妙玉施礼，又咲道：妙公輕易
不出禪关，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听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宝玉自覺造次，連忙陪咲道：
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則慧。宝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宝
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宝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下。惜春還要下子，
妙玉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问宝玉道：你從何處來？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釋
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咲，自和惜春說話。惜春也咲道：二
哥哥，这什么难答的，你沒有听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么。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是的。妙玉听了这
話，想起自己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庵裡去
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门口。妙玉咲道：久已不來，这裡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宝玉道：这到要
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於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彎彎曲曲，走近瀟湘館，忽听

得叮咚之声妙玉道那裡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那裡撫琴妙玉道原来他也会这个嗎怎麽素日不听見提起宝玉遂把代玉的事说了一遍因说僧们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走至潇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甚觉音调清切只听得低吟道

風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又听得吟道

山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羅衫怯、兮風露凉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刚纔侵字韻是第一叠如今揚字韻是第二叠了僧们再听裡边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宝玉道我虽不懂但听他声音也觉得过悲了裡頭又调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与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边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听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变徵之声音韵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宝玉道太過便怎麽妙玉道恐不能持

久已談論時听得君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連忙就走宝玉道怎麽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宝玉滿肚疑團没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且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点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禅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断除妄想趋向真如坐到三更已後听得房上嗗碌碌一片瓦声妙玉恐有賊来下了禅床出到前軒但見云影横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个凭欄站了一回忽听房上兩个猫兒一遞一声厮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宝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禅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禅床便恍蕩起来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来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盗贼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来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竪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麽樣衆人多唬得没主意多説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轉来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麽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説着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祷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就有一个说是了大觀園

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才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火的緣故眾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麼年紀那裡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呢過了几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麼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在那裡說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呢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默默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與神會

若有所得口占一偈云

天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茂葉包蠏勢黃鶯搏兎勢多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十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想只聽外面一个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碁譜忽听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音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个小丫頭提了一个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〻因明年八十一歲是个暗九許下一塲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才算是符膽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〻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几个親丁奶〻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咱們家中除了二奶〻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〻姨娘們多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几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麼惜春道這却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伏侍老太〻安歇後自己念上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那米收好等老太〻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道

这样说来老太〻做了观音你就是龙女了鸳鸯道那里跟得上这个分儿却是除了老太〻别的也服侍不来不晓得前世什么缘分儿说着要走叫小丫头把小绢包打开拿出来道这素纸一扎是写心经的又拿起一子儿藏香道这是叫写经时点着写的惜春都应了鸳鸯遂辞了出来同小丫头回至贾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见贾母与李纨打双陆鸳鸯旁边瞧着李纨的骰子好掷下去把老太〻的锞打下了好几个去鸳鸯抿着嘴儿笑忽见宝玉进来手中提了两个细篾丝的小笼子笼内有几个蝈〻儿说道我听说老太〻夜里睡不着我给老太〻留下解〻闷贾母笑道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气宝玉笑道我没有淘气贾母道你没淘气不在学房里念书为什么又弄这个东西呢宝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前日因师父叫环儿和兰儿对〻子环儿对不来我悄〻的告诉了他〻说了师父喜欢夸了他两句他感激我的情买了来孝敬我的我才拿了来孝敬老太〻的贾母道他没有天〻念书么为什么对不上来对不来就叫你儒大爷〻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够受了不记得你老子在家时一叫做诗做词唬得倒像个小鬼儿似的这会子又说嘴了那环儿小子更没出息求人替做了就变着法儿打点人这么点子孩子就闹鬼闹神的也不害臊赶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呢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贾母又问道

蘭小子呢做上來沒有這該环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宝玉笑道他到沒有却是自己對的賈母道
我不信不然就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还了得羊群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会做文章了宝玉笑道
实在是他做的师父还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
賈母道果然这么着我才喜欢我不过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这孩子明兒大概还有点出息因看着
李紈又想起賈珠來又说道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顶门壮户说
到这裡不禁淚下李紈听了这话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劝道这是老祖宗的
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罢咧只要他應的了老祖宗的话就是我们的造化老祖宗看着也喜欢怎么
倒傷心呢又向宝玉道宝叔叔明兒别这么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么你不過是爱惜他的意思他那
裡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裡还能够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也说得是就只他还太小呢也别逼緊了
他小孩子胆兒小一时逼急了弄出点子毛病來书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塌了賈母说到这裡李紈
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环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
後過來在賈母傍边侍立賈母道我剛才听見你叔叔说你对的好对子师父誇你來賈蘭也不言語只

鴛鴦答應了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們太太去琥珀接着便叫人到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素云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尚若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丫環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便叫賈蘭在身傍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言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上說閒話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今他辦理家務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琥珀告訴老婆子們傳出來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厮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厮回道庄頭送果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厮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果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便問向來何人經管的門上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裡頭交代等我把來賬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厨房把下菜中添幾樣給送果子來的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院子裡去又把庄上的賬和果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才剛來的果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賬你照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

敢兩下麽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麽說不過是几个菓子罷了有什麽
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着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个頭說道求大爺原旧叫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
這是怎麽着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做眼睛珠兒周
瑞道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庄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
些零碎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裡拌嘴
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書房
裡歇着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
是誰門上的回道叫何三本來是个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和周瑞拌
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卻可惡把鮑二和那个什麽何三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回道打架
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眾人答應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
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
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很是了為什麽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个野雜種來鬧

你不壓伏〃〃他们到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几脚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

[illegible]

子撵了出去方和賈璉兩个商量正事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盡有發財的那賈芸听見了也

[illegible]

要插手弄一点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几个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时新綉貨要走凤姐的门子凤姐正在

屋裡听見丫頭們說大爺二爺生了氣在外頭打人呢凤姐听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问只見賈璉已進

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凤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咱们家裡正

[illegible]

旺的時候他们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當了家一發難制伏了[illegible]我还听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

[illegible]

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璉听了這話刺心便拿話支開借着有事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

說着就

[illegible]

要見奶〃凤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illegible]掀起簾子說道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嘆

[illegible]

了一嘆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凤姐請了安並說母親叫问好凤姐也问了他母親好凤姐道你來有什

[illegible]

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嬸娘疼愛心上时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

[illegible]

陽时候略備了一点东西嬸娘這裡那一件沒有兒不過是姪兒一点孝心只怕嬸娘不賞臉凤姐笑道有話坐

下說賈芸才側身坐下連忙將東西捧在旁邊桌上凤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

不筹着使今日来意是怎么个想头你倒是实说贾芸道並没有什么想头不过感念婶娘的恩惠过意不
去罢了凤姐道不是这么说你要我收下东西须说明白了要是这么含着骨头露着肉的我倒不收贾芸没法只
得陪着笑道並没有什么妄想前几日听得老爷总办陵工侄儿有几个朋友办过好些工程极妥当的要求婶娘
在老爷跟前提一提办得一两种侄儿再忘不了婶娘的恩典若是家里用得着侄儿也能给婶娘出力凤
姐道若是别的我却可以做主至于衙门中的事上头呢都是堂官司员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书办衙
役们办的别人只能插手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过跟着老爷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也只为的是家事他也
不能搀越公事至于家里连珍大爷还弹压不住你的年纪又轻辈数儿又小那里缠得清这些人呢
况且衙门里头的事差不多儿也要完了不过吃饭瞎跑你在家里什么事做不得难道没了这碗饭
吃不成我是实在话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我已领了这东西是那里弄来的仍旧送还了人家去罢
贾芸道这一点子婶娘还不赏脸凤姐道芸哥儿你不要这么着你又不是外人这里有机会少不得打发人叫你
没有事也没法不在乎这些东西上贾芸看见凤姐执意不受只得讪道既这么着我再找得用东西来孝
敬婶娘罢凤姐便叫小红拿了东西送出芸哥去小红见贾芸没得彩头也不高兴拿着东西跟出来贾芸接

過來打聞巧兒樣了双件情了邊結小紅々々不接嘴里說道二爺別這麽着看奶々知道了大家不好看賈

芸說怕什麽的那裡就知道了小紅微々一笑才撩過去道你先去罷有什麽事情只管來找我々如今在這院里了

賈芸道二奶々太利害我可惜不能常來剛纔的話横竪心裡明白得了空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

道你去罷明兒也長來走々說叫你和他生踈呢賈芸道知道了說着出了院門這里小紅站着回來却說

鳳姐在屋裡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煮粥沒有丫頭們連忙去問回來道預備了鳳姐道你

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樣來罷秋桐答應了只見小紅進來回道剛才二爺差人來說是

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

裡來外面平兒接着還有几个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麽那丫頭道我剛才到後邊去

叫人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裡嘩喇々的响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又聽得嗳的一聲像个人出氣兒

似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断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話便叫彩明將一天

零碎用賬对過一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閑話遂叫各人安歇去鳳姐也睡下了將近

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自己驚醒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做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端上茶來鳳姐喝

須作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

只第十里見在這裡就散了抹洞却要那些見因你還那晚不着你急你兩個捻流着也倒伯的口把一面說就躺着了

了一口道唯為你睡去罷二人方穿着衣裳略躺了躺就天明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味要強仍然扎挣止坐着納悶忽[聽個]小丫頭[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掀簾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快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听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又問(什麼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才小廝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請二爺來了鳳姐聽了工部裡的事才把心(略略的)放下因說你回去回太太說二爺昨日晚上有事出城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著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中去這日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裳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涼早晚寧可暖些說著把衣裳拿出來與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著焙茗答應了抱著氈包跟著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裳罷寶玉點頭(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看神已痴了(這件衣服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焙茗道二爺穿上罷著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坐著(代儒)學時寶玉便托病告假一

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少操些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
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麼說不免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会
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那件衣裳換下來了那
個東西那裡禁得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綫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
心坎兒上嘆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便站起脫下來襲人纔過來接時
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要包袱麝月連忙
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便拿着打彩的一時小丫頭點上灯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半碗熱粥兒罷別淨
餓着餓上虛火來又是我們的累了寶玉道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不如早些兒歇着罷
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有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
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天我也不敢問你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
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日已經告了假了你叫他們收拾一間屋子備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
幹你們的我自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攪我麝月道二爺要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你就倘倚吃
些心神也不擾回又問道

飯吃什么要說與厨房裡去宝玉道还是随便罢不要大費小怪倒是要几个菓子擱在那屋裡借点菓子

香襲人道那屋多不大干净只有晴雯住的那一間平常有人是清淨宝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

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小丫頭端了一茶盤湯來麝月道這是剛才花姑娘吩咐要的麝月接來打發宝玉

喝了漱了口就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好了宝玉道知道了小丫頭回道早飯有了二爺在那里吃宝玉道就

拿來罷不用罪費了小丫頭答應了一時端上飯來宝玉笑了一笑向麝月襲人道我心里悶的很自己吃不

去不如你們兩个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

得倒是從沒鬧過這樣那使不慣看三人坐下宝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邊陪着吃了飯

宝玉便問那屋裡收拾妥了麽麝月道頭里就回過了宝玉便過這间屋子来親自点了一炷香擺上

些菓品叫人出去關上門襲人等多靜悄悄宝玉拿了一幅粉紅箋出来口中祝了几句便提起筆來寫道

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随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

無懷夢草添衣还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

寫畢就焚了一炷香無盡閉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想來又悶得慌了寶玉嘆了一聲說道我原是心裏煩燥找個清靜地方要了這會子好了要外頭走走說著出來到了瀟湘館在院裏問道林妹妹在家裏呢紫鵑應道誰二爺到屋裏罷寶玉進來代玉卻在裏間寶玉走到裏間門口看見一副小對上寫著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嘆了一嘆走入門去問道妹妹做什麼呢代玉站起來迎了兩步道請坐我在這裏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只管寫別動說著看著中間掛著一幅鬥寒圖便問道妹妹這幅鬥寒圖可是新掛上的代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代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說了茶來寶玉陪著又等了一會代玉往經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沒有代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經手冷那裏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卻不是好東西從沒有見琴裏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裏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指著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代玉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夠不著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是鶴仙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雁足

兩下正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是的麼所以音韻也正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做詩沒有代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做寶玉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響分外響亮代玉道你怎麼聽見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回就走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代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代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代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卻再無可講的代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代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裡瞧瞧去代玉道你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走了代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着想道寶玉近來的說話半吞半吐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也不看了我燉茶罷代玉道我也不看了叫雪雁把書收起來又問道你們在那裡嘀嘀咕咕說了什麼心事了雪雁道我所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你可別言語回頭紫鵑來到外間問道雪雁兒姑娘怎麼了雪雁道這是那裡的話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illegible]來到外間的道寶玉定了親了紫鵑聽見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那裡是定了親呢不過聽見說要給寶二爺說親就是了紫鵑道我不信這話雪雁道前日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illegible]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淘氣來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玩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呆頭呆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把頭往屋裡一探又把嘴往外一努雪雁嚇了一跳便走進屋來見代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代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走

到晚起彷目歪倒呼把帐儿放下紫鹃两个心裡疑惑方才的话只怕被他听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谁知代玉
一腔心事又听了雪雁的话如同将身撂在大海一般千愁万恨堆上心来不如早些死了免得见了意外的事情
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塌起来家无不也竟是合眼装睡作践会缺来盖上代玉也不动待他去去仍时一裡
下那些数次大涛泪由滴的将床转离去次日代玉清早起来也不叫人独自一个呆呆的看着紫鹃醒来见代玉已起便
连忙起来叫醒雪雁伺侯梳洗代玉对着镜子自看了一回那泪珠儿断断连连早已湿透了罗帕正是

瘦影正临春水照　卿须怜我我怜卿

紫鹃在傍也不敢劝好一会才梳洗了那眼中泪渍终是不干便叫紫鹃道你把藏香点上紫鹃道你睡
也没睡足会子又要写经只怕太劳神了代玉道早完了早好要是写字解闷儿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蹟
就如见我一般说着那泪直流下来紫鹃一满下泪来原来代玉立定主意有心遭塌身子茶饭无心每日渐
减下来宝玉下学时也时常来问候代玉虽有万千言语自知年纪已大又不便似小时柔情挑逗所以
满腔心事只是说不出来宝玉欲将实言安慰又恐代玉生嗔反添病症真是亲极反疏了要像那代玉
虽有贾母王夫人等怜恤不过请医调治只说代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事紫鹃等虽知其意也不敢说

從此天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代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的人也(嘉禮)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寶玉不見寶釵越發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求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殆盡未知(代玉)性命如何

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卻說代玉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几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几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卻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丫頭那裡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代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代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一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的（些）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雪雁正在屋裡伴着代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因怕看只聽窗外腳步響（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才好正怕着）雪雁（料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起來掀起簾子一看卻是侍書雪雁叫他進來侍書看見代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唬得驚疑不止因問紫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代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說寶二爺說親的話是真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定的侍書道那裡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又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裡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咱們園子裡的大太太那裡摸的着底呢老太太

了老爺的話不問不問了罷了又听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做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

不中用雪雁听到此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前日我和紫鵑姐姐說來這一位

所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慣見說罷仔細他听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罷不過在這一兩天了

正說着紫鵑掀簾進來說道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裡索性逼死他就完了正說着只聽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

連忙問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鵑接了托着

搖頭不喝了噎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道剛才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鵑答應道是侍書連忙

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

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裡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之時聽見前後的事情原是議而未

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做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

頓覺清爽所以才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

前尋死之意了精神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紫鵑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紫鵑道

實在頭裡看着不好才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道你別怪他他懂得什麼

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到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脚懶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

是　　心病還將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代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和紫鵑〔背地裡〕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紫鵑道病的到不奇怪〔就只〕好的

實在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道〔是姻緣棒打不回〕書上有年離緋卞雪雁道這就是

〔再者[illegible]〕觀眼見寶玉那里得說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雪雁私下講究就是眾人也多

〔[illegible]〕

議論代玉的病也奇怪三三兩兩的議論不多幾時連鳳姐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到是賈母略猜着了

八九分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提起代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

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覺了

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体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

的至于寶玉獃頭獃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是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把那个寶玉分出園外不是

倒露了痕跡了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到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賈母道林丫頭的

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点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

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々這麼想我們也是這麼但林姑娘也得與他說了人家才好不然耑躁了一天天長大了那个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姑娘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麼說到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也罷了鳳姐便吩咐眾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說若有多嘴的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子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心兒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錢多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些心兒撥冗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服你些鳳姐答應了又說了一回話才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个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才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鬧什麼婆子道蒙奶々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為什麼呢婆子道昨日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我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婆子道這園子兒怎麼說呢鳳姐啐了一聲道你少在我跟前嘮叨

的你在這裡點看姑娘丟了東西就該問、怎麼說出這些淡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來攆他出去了頭

們答應了只見那岫烟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道這使不得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个話豈有此

理了岫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只說自己了頭不好再三替他討饒鳳姐道我看着

邢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才磕了頭出去了這里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件什麼東西岫烟道沒有什麼

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不着就罷了這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他自然不依了這是

小丫頭糊塗我也罵了他几句已經過去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見有些皮棉衣裳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一件

為了要緊還得擇冷又是貼身的怎麼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話各處去走了一走就

回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斗珠兒的小皮襖一条寶藍盤

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叫人送去那時岫烟正在吞声飲泣看見豐兒送衣裳過來岫烟一看決不

肯受豐兒拿了去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問了好讓坐

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剛才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

道這樣說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和豐兒回去回覆了鳳姐不提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

书两回末注：

积污翻江倒海看见薛蟠遣通大哥、这几年在外头赚的多是些什么破人，遇一个正经的也没有，看

他们那里是不放心，不过来探探消息罢了。这两天多被我赶出去了。薛蚪听了薛蟠的话，不觉又伤起心来，说道

我虽有儿，如今就像没有的了。就是上司程了，也是个糟人。你虽是我的，我看你还比你哥哥明白些，我还靠你

予全靠你了。可是我们的事过去了，早些儿把你的正经事完结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蚪道，琴妹妹，还

没有出门子，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至於这个可算什么呢。宝钗说了一回闲话，薛蚪回到自己屋里

吃了晚饭，想起那些[illegible]

蛟龙失水似枯鱼，两地情怀感索居。同在泥涂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虚。

写毕，写了一回意歌，拿来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拿来夹在书里[illegible]，只见宝蟾推进门来，拿着一

个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蚪站起来让坐，宝蟾道，这是四样菓子，一小壶儿酒，大奶奶叫送来的。薛蚪陪

笑道，又要大奶奶费心。宝蟾道，好说，自家人，何必说这些套话。再者，我们大爷这件事，实叫二爷操心，大奶奶久

已要亲自弄些谢二爷，又怕别人多心。薛蚪一则秉性忠厚，二则到底年轻，向来不见金桂如此相待，又听宝蟾

说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便道，菓子留下罢，这酒儿姐姐拿回去罢，我向来不很喝。[illegible]道，大奶奶、姐姐，这

这有何妨呢。

[illegible]

不知道底寳蟾道別的我做得主（收）這個我可不敢（是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的）我會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說我不尽心了薛蝌没

法只得留下寳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要親自（來）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訕訕的起來因說道）便道姑娘替我謝

大奶奶罷天氣寒看凉着（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寳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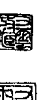
與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寳蟾）這些不陰不陽的光景也覺有几分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別的講究（了呢）

（或者寳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着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裡人也不好……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

時常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怎麼不是怀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

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裡索性倒怕起來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听窗

外噗哧的笑了一声把薛蝌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稿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illegible]們[illegible]法兒[illegible]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的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卧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聲裝睡又隔了兩句話時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似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了件片金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裡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了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養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蝌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辦事年紀又輕便生出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裡頭做跑腿兒的也有能做狀子認得一兩個書辦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的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激意外之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要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撂不開這個人心裡倒沒了主意怔怔的

寶蟾都知五猜也想[illegible]薛蝌推以回家正要弄個路頭兒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裏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顏色嬌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態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裝出惡意惱怪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是這個主意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並無邪僻自己只得以假為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金桂道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分惠于他他自然沒的說了況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腳索性和他商量個穩便主意因帶笑喚道你看二爺到底是怎麼樣的個人寶蟾道倒像是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怎麼糟塌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和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倒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咱們屋裏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還怕他跑了嗎他要不應咱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順着咱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咱們也不至白丟

了臉奶奶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替奶奶拉縴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趕著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然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才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裏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為希有之奇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裏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著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屯裏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兒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著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咱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著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著罷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了我們二爺查考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著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著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來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了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

了卻這裡卻把知縣中傷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裡來有托到縣裡兄快已托人來通當去述將兄弟來不能託要解道府
子頓不得失迷這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寶釵和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那裡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兌
了銀子同着當鋪中一個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腳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着直鬧到四更歇到底富家女子嬌
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發起燒來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忙回了薛姨媽薛姨媽忙過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
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腳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解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着寶釵不能說話連手也不能搖動
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甦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
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卻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
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耽憂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
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難托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
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糟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無不各自
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
話向薛姨媽說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
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
玉道纔打學房裡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
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掩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神情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又不便大疑卻不言語滿腹猜
疑自往學中去了晚上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着見裡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了紫鵑道上屋

裡去了聽見說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裡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們姑娘紫鵑道這在那裡嗎寶玉道沒有到底那裡去了紫鵑道說不定寶玉剛要出來只見黛玉帶著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仍跟黛玉回進來黛玉走入裡間屋內便請寶玉裡頭坐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來沒有寶玉道不但沒說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我問起寶姐姐的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頭一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去黛玉道可不是嗎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去老爺也不叫去我如何敢去若要像從前這小門兒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為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着寶玉這樣光景也不睬他已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腳一跺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纔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借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著腿合著手閉著眼噓著嘴道講來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

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

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得簷外老鴉呱呱叫了幾聲便飛向東南去寶玉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

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回來了快去罷嚇的寶玉站

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面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宝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咲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宝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宝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媽媽家宝姐姐的事來就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宝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宝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咲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宝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宝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宝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咲我今日已經在学房裡告了假了這会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又說我偷

懶襲人道依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著我勸你也該上點緊兒了昨兒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道這麼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叫學房裡說既這麼著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依我說樂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咱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兒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著嘴想著巴不得二爺早些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不便言語了那了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著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于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

明了老太〻今兒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〻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边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〻請了安說我媽〻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〻說〻話兒媽〻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〻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叔〻請安巧姐便請了安寶玉也問了一声妞〻好巧姐道昨夜聽見我媽〻說要請二叔〻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麽呢巧姐道我媽〻說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〻瞧媽〻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盡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〻說我哄他要請二叔〻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〻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〻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兒叫你二叔〻理給他瞧〻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裡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的嗎你要不懂我倒是講〻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〻的也該講給姪女兒聽〻寶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無鹽安邦定國是后妃裡頭的賢能的巧姐聽了答應個是寶玉又道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巧姐問道那賢德的呢寶玉道孟光的荊釵布裙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這些不厭貧的就是賢德了巧姐欣然點頭寶玉道

還有苦的係那樂昌破鏡蘇蕙迴文那孝的木蘭代父從事曹娥投水尋屍等類之雖是說巧姐聽到這些却默〻如有所思寶玉又講那曹代的引刀割鼻及那些侍〻卹的巧姐聽著更覺肅敬起來寶玉恐他不自在又說那些艷的如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文君紅拂都是女中的尚未說出賈母見巧姐默然便說夠了不用說了講的太多他那裡記得巧姐道二叔〻才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一講我便知道好些了寶玉道那字自是自然認得的不用再理了巧姐道我還聽見我媽〻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二叔〻那裡的我媽〻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〻想著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〻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著道你聽你媽〻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〻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〻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著劉媽〻學著做些什麼扎花兒咧拉鎖子咧我雖弄不好却也學著會做幾針兒賈母道偺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著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答應著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〻的也不好再問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著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著叫他補入

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未來的歎想賈母等著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
紈同著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眾人廝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
果然薛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邢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為何不來薛姨媽
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
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
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了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
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裏為著倒比邢
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
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
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
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的什麼似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
著臉和他母親說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媽罵他不害臊的

東西作心裡要怎麼樣同被說道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跟着別人的
只恨他為什麼這麼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逃了呢就是他一輩子不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
着死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要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
他媽氣的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
墻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碰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也奇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
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要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
他媽看見了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要說有錢他就是貪圖銀
錢了如今他這為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首飾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由着外
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
兩口才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的傻了豈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
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的了不得如今坊裡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
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傻丫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

東西來他心裡疑事人是的故不見這麼個樣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見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了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人去了總不題毋遺也來不然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裡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學幾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棋來詹光還了棋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

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隔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兒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恰好用的着還有一架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裏頭還有消息人兒打十番兒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裏的兩件却倒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來用幾重白綾裹着揭開了綿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縐紬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裏散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放於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的都滾到大珠子身邊回來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又回頭看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疊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裏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打到十來層已經

桌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褶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綃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
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拾
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
的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這四件東西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
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
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件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接着
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咱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咱們這種人家必
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
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
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為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
一大堆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出去了告訴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
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了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留

今這枉做了呆頭去罷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由我去做嗎，賈政道：你那裡的話，實說罷，有個大老爺來了，要諫子已

這來做此個長我的，東道不時的罷了，來賤，候我到大家喝著酒要回去，趕緊往說得要的話，就第要過去，這裡便來

已經難得的，除非是像兩府這樣人家還可以闊得起，就就得了，豈知道這也不管得，實在道，我們家就是他們不得說了

這同是也不這麼樣個人家的道理，宴其後，就同東府打天哥哥的路去，我看見是我代說起家常話，出來提到他家的事，讀書

的根據，這不是說理，那俗套代謝了，知道我要自的家是那一家的我，也決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好端端的把攬之也

這道理大家都該做的，京都道是胡亂作為的，改就是說此案其道相道，長我是不過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但這樣

也罷了，只是怕外頭就說要建道，聽得內頭裡人說起兩件事，陸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道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費用的

很緊要，道我今兒是說要事，請來也所見是這樣，說兩樁，老先生是些閒事，家不足，賈政道：是很要緊的，道老先生原就是

無眼的，賈政道：說這話長，他原都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

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嬌杏的了頭，如今太太已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雨村革了職

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起復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

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

噯呀嘘却對看他不錯大家常會出來兩村先生老爺世襲不起從代字輩下來事業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
宜一概都明白因此家常得親熱了兩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
部侍郎兵部尚書為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天
下事都是一個樣的理喲比如方纔那珠子那顆大的就像有福氣的人是的那些小的都托賴着他的靈氣護庇着
要是那大的沒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沒有收攬了就像人家兒當頭人有了事骨肉也都分離了親戚也都零落了就
是好朋友也都散了轉瞬榮枯真似春雲秋葉一般你想做官有什麼趣兒呢像雨村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
人家兒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世襲一樣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裡請安
還很熱鬧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着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
紫英又說了一遍給賈赦聽賈赦道咱們家是再沒有的事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照
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們家自老太太起至于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却沒有
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赦道咱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幾杯擺上飯
來吃畢又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廝道

外面下雪早已下了半日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

拾了若尊府要用價錢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

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兒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麽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麽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著賈赦過來問道明兒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麽好不去的說著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著只見兩個管屯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著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著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

個還了得立刻寫了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衙門裏要車去再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日的一個都不在家他們成年家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著也回到自己屋裏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裏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著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便說是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寶玉喜歡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裏門上人回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著寶玉走入院中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著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拿著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硃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所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是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手往左右一指悄悄的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

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拿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婚配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才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著這樣的人才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非常到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蔣玉菡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菡扮著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那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菡聲音響亮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的飄蕩了直等這齣戲煞場後更知蔣玉菡極是情種非尋常腳色可比因想著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

總管事〻事要理着今兒叫人拿帖兒去知照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府不知道的且早歸來出去了拿車
都是那些流婦東西在外頭撒野搶訛鬧得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色情明兒速〻東西解送
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府重〻地治他們本府不在家求這裡看老爺看顧此可以不用本府知道恐怕要改
道兒至於眾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要理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兒必定送來的要
理說定了下來寫上去兒了要啟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〻那裡去要趕因為昨夜叫定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
人都已伺候着全要趕緊了一頓叫大家家數大將各行指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〻〻寫一張稟帖叫那
些人都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傳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教大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
咐了同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紅帽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腳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
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眾人拿眼上下只打量了他一番便問他是那裡來的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有家
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便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〻我們給
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

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宣

年家眷弟甄應嘉頓首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荐人來又不好卻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老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別處你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和咱們自己家裡一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樣事情弄到這個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愛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

寶二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發手急和裝裹都預備了幸虧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到一座牌
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著他到了一座廟裡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女子說是都變
了鬼怪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
仍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著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
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夠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要改不往想問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裡用著你們自然傳你們
行叫兒已都恭在著退下來跟著這裡人出去歇息不題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
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
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兒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寫著許多
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庵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
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得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
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著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著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好声名

贾政看了气的头昏目晕赶着叫门上的人不许声张悄悄叫人往宁荣两府靠近的夹道子墙壁上再去找寻
随即叫人去唤贾琏出来贾琏即忙赶至贾政忙问道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来你也查考查考过
没有贾琏道没有一向都是芹儿在那里照管贾政道你知道芹儿照管得来照管不来贾琏道老爷既这么说想
来芹儿必有不妥当的地方儿贾政叹道你瞧瞧这个帖儿写的是什么贾琏一看道有这样事么正说着只见
贾蓉走来拿着一封书子写着二老爷密启贾政打开看时也是无头榜一张与门上所贴的话相同贾政道快叫赖大带
了三四辆车到水月庵里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齐拉回来不许泄漏只说里头传唤赖大领命去了且说水月庵中小
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弥与道士原系老尼收管日间教他些经忏以后元妃不用也便习学得懒惰了那些女孩
子们年纪渐渐的大了都也有些知觉了更兼贾芹也是风流人物打量着这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儿便去招惹
他们却知着芹竟是身分不能上手便把这心肠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弥中有个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
有个叫做鹤仙的长的都甚妖娆贾芹便和这两个人勾搭上了闲时便学些丝弦唱个曲儿那时正当十月中旬
芹给庵中那些人领了月例银子便想起法儿来告诉众人道我为你们领月钱不能进城又只得在这里歇着怪冷
的怎么样我今儿带些果子酒大家吃着乐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兴便摆起桌子连本庵的女尼也叫了来

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会倒不如搳拳罷誰輸了喝一鍾豈不
爽快本庵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溷[混]嚷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
上儘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著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
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為的是
賈政吩咐不許声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裡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
說大爺在這裡更好快快的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道天已不早了快快
的好趕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著大走騾押著趕進城不題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的衙門也不能
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
知会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
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押
著也別声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去
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著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著只得

陞忍慢々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々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記鐵檻寺的事情聽見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庵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庵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便歪倒了兩隻眼卻只是發怔平兒慌了說道水月庵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麼急呢鳳姐聽是水月庵纔定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庵是饅頭庵呢平兒道是我頭裡錯聽了饅頭庵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是水月庵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庵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剋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沒有就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沒吃完飯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

叫芹兒在內書房等著我瞧瞧去了賈璉便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戳戳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
不像宮裡要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
娘宮裡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著賴大來了二叔想
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著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的好事把
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庵裡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常
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瞧罷便從靴掖裡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
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有得罪人為什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趟並沒
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著問我姪兒就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著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
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著只管磕頭滿眼淚流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
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咱們的事多著呢倒不如趁著老爺上班兒
和賴大商量著要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證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
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著問你你只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東西起去罷叫人去喚賴

大不多时賴大來了賈璉便和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庵裡的時候他们正在那裡喝酒呢帖兒上的話一定是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芹哥兒是家找了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老爺再要的時候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來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會子並無不對的人只得無精打彩跟着賴大走回未知如何抵賴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些飯食卻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裏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裏使喚卻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件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咱們家的人了麼但只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麼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幹了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賬事也肯應承麼但只我想

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侄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裏賈璉道都在園裏鎖著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裏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裏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著都是你們說留著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麼你竟叫賴大帶了去細細的問他的本家兒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僱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槩連文書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為著一兩個不好個個都押著他們還俗那又太造孽了若在這裏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顧人的死活呢芹兒呢你便狠狠的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裏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也說給賬房裏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還打發個人到水月庵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墳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裏去不許接待若再有一個不好風聲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太的主意叫你這麼辦去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按著太太的話回去賴大聽說便道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還著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不得不挑個好人芹兒哥

黄文節二爺鬧發了罷那姑娘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聽說只是了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趕著把女尼等領出按著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來賈璉被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撂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來那個不想究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未知著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著鴛鴦下來閒著坐下說閒話兒提起女尼的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沒有聽見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正說著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來請賈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鵑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裏有了一个女孩兒長的好些兒就獻寶的似的常在老太太跟前誇他們這麽長的好心地兒這麽好禮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算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麽一大套常說給老太太聽我聽著很煩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就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裡只要和咱們這樣人家作親纔

商湊笑面奉承一回把老太太已的心都說活了紫鵑聽了一呆便假做忙道若不是告訴為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鴛鴦正要說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只得趕著上去紫鵑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三番兩次的病可不是為著這個是什麼這家裡金的銀的還鬧不清再添上了什麼傅姑娘更了不得了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位的身上咧听著鴛鴦的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紫鵑本是想著代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不免神都痴了要想叫代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要是看著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什麼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己纔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裡倒覺清淨回到瀟湘館來見代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抬頭見紫鵑進來便問你到那裡去了紫鵑道今日瞧了瞧姐妹們去代玉道可是找襲人姐姐去麼紫鵑道我找他做什麼代玉一想這話怎麼順嘴說出來了呢反覺不好意思便啐道你找不找與我什麼相干倒茶去罷紫鵑也心裡暗笑出來倒茶只聽園裡一疊聲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倒茶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蕾朵兒

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的很好的海棠花眾人咤異都爭着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鬨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裡的樹葉子這些人在那裡傳喚代玉也聽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太來了即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去罷代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着紫鵑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代玉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好只見鳳姐因病未來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李家姐妹因見園內多事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所以代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天氣因為和暖開花也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為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和太太說的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裡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但只不好說出來獨有代玉聽說是喜事心裡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荊樹一棵弟兄三個因分了家那荊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荊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正說着

贾赦贾政贾环贾兰都进来看花贾赦便说据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贾政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用砍他随他去就是了贾母听见便说谁在这里混说人家有喜事好处什么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你们不许混说贾政听了不敢言语讪讪的同贾赦等走了出来那贾母高兴叫人传话到厨房里快快预备酒席大家赏花叫宝玉环儿兰儿各人做一首诗志喜林姑娘的病才好不要他费心若高兴给你们改改对着李纨道你们都陪我喝酒李纨答应了是便笑对探春笑道都是你闹的探春道饶不叫我们做诗怎么我们闹的李纨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么如今那棵海棠也要来入社了大家听着都笑了一时摆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讨老太太的喜欢大家说些兴头话宝玉上来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诗写出来念与贾母听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　今日繁花为底开　应是北堂增寿考　一阳旋复占先梅

贾环也写了来念道

草木逢春当茁芽　海棠未发候偏差　人间奇事知多少　冬月开花独我家

贾兰恭楷誊正与贾母贾母命李纨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红雪后开　莫道此花知识浅　欣荣预佐合欢杯

賈母听了便說我不大懂詩听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的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為他而開也未可知却又轉悲為喜依旧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過來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裡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着又体面又新鮮很有趣兒襲人笑着向平兒道回來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听了笑道嗳喲我還忘了呢鳳丫頭雖病着還是他想的到送的也巧一面說着眾人就隨着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兒開的怪叫你鉸塊紅綢子掛掛就應在喜事上去了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裹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嘆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听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玄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旧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寶玉道剛才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处找尋踪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

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裡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唬他頑便向麝月等笑着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裡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己昏了心了想想罷想想擱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你到底擱在那裡了寶玉道我記的明明兒放在炕桌上你們到底找啊襲人麝月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翻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撿了去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似的東西呢誰敢撿了去你們好歹先別聲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撿着和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個頭要了來要是小丫頭們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做些什麽送他換了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趕出來囑咐道頭裡在這裡吃飯的倒別先問去找不成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只得連忙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覷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裡的人嚇的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獃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叫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眾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

寶不依命的很找了一遍甚至于茅厠裡都找到了誰知那塊玉竟像綉花針兒一般找了一天總不見李紈急了說道
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眾人道什麼話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裡除了寶玉都是
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
的丫頭不知使得使不得大家說道這話也說得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倒是這麼著他們也洗洗清白探春獨不
言語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己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嗔
著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況且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寶
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麼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眾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裡昨兒是他滿屋裡亂
跑都疑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裡哄著他叫他拿
出來然後嚇著他叫他別聲張就完了大家點頭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
就趕著去了不多時同著賈環來了眾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沏了茶擱在裡間屋裡眾人故意搭訕走開原
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著向賈環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賈環便急的紫漲了臉瞪著眼說道人
家丟了東西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麼平兒見這樣子倒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

麼說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所以來問問瞧見沒有好叫他們找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沒看見該問他怎麼問我呢你們都捧着他得了什麼不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着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裡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的滿院裡都知道了可不是鬧事了麼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兒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要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衆人更加着急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量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為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就說我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的過去但只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裡聽戲去了呢就說那日丟的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日丟的為什麼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見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裡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得環兒也哭喊起來李紈正要勸解丫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慌之色纔信方纔聽見

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眾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裏坐下便叫襲人慌的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稟王
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的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
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在路上丟了王夫人道為什麼那日不找呢寶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
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
巾荷包短了還要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難道不問麼寶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口道外頭丟
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裏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也不敢言語了還是
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的眼中落淚索性要回明了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
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裏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
姐嬌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麼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
見就丟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邊的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
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鳳姐回道咱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裏保得住誰是好的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要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他着了急

反要设法了况且那时可怎么处呢据我的糊涂想头只说宝玉本不爱他撂去了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大
家严密些别叫老太太老爷知道这么说了暗暗的派人去各处察访哄骗出来那时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
太心里怎么样王夫人迟了半日纔说道你这话虽也有理但只是老爷跟前怎么瞒的过呢便叫环儿来说道你二
哥哥的玉丢了白问了你一句怎么你就乱嚷要是嚷破了人家把那个毁坏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贾环吓得哭道
我再不敢嚷了赵姨娘听了那里还敢言语王夫人便吩咐众人道想来自然有没找到的地方儿好端端的在
家里的还怕飞到那里去不成只是不许声张限袭人三天内给我找出来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不瞒住大家
那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说着便叫凤姐跟到邢夫人那边商议踩缉不题这里李纨等纷纷议论便传唤看
园子的一干人叫把园门锁上快传林之孝家的来悄悄儿的告诉了他叫他吩咐前后门上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
人从里头可以走动要出去时一概不许放出只说里头丢了东西等这件东西有了着落然后放人出来林之孝
家的答应了是因说前日奴才家里也丢了一件不要紧的东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找去了一个测
字的那人叫做什么刘铁嘴测了一个字说的很明白回来按着一找就找着了袭人听见便央及林家的
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那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邢岫烟道若说外头测字打卦的

是不中用的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何不烦他问一问况且我听见说这块玉原有仙机想来问的出来众人都诧异道咱们常见的从没有听他说起麝月便忙问岫烟道想来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给姑娘磕个头求姑娘就去若问出来了我一辈子总不忘你的恩说着赶忙就要磕下头去岫烟连忙拦住代玉等也都怂恿着岫烟速往栊翠庵去一面林之孝家的进来说道姑娘们太太告诉林之孝测了字回来说这玉是丢不了的将来横竖有人送还的众人听了也多半信半疑惟有袭人麝月喜欢的了不得探春便问测的是什么字林家的道他的话多奴才也学不上来记得拈了个赏人的赏字那刘铁嘴也不问便说丢了东西不是他说赏字上头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字这件东西很可嘴里放得必是珠子宝石底下贝字拆开不成一个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上头拆了当字叫到当铺里找去赏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偿字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便赎了回来可不是偿还了么众人道既如此把这几个当铺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东西咱们再问人就容易了李纨道只要东西那怕不问人都使得林嫂子你去就把测字的话快告诉了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应了便走众人略安了一点儿神呆呆的等岫烟回来正呆等时只见跟宝玉的焙茗在门外招手儿叫小丫头子快出来那小丫头赶忙的出去了焙

着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的喜事那小子說道你快說是怎麼這麼著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咱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是什麼事情寶玉的那塊玉呀我得了準信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說寶玉的玉有了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衆人聽了都推著寶玉出去問他衆人在廊下聽著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裡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托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麽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聽見說在當鋪裡找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鋪裡去我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裡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麽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著看是不是裡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家當鋪裡有的衆人聽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著只見岫烟來了原來岫烟走到櫳翠庵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為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日怎麽聽了那裡的謠言過來纏我況且我並不曉得什麽叫扶乩說著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麽著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證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著笑將襲人等性命

倒像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略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嘆道何必為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裡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命岫烟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蹤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問請的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哩岫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麼樣了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眾姊妹及寶玉爭看都解的是一時要找是找不着的然而丟是丟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但是青埂峰不知在那裡李紈道這是仙機隱語咱們家裡那裡跑出青埂峰來必是誰怕查出撂在有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獨是入我們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襲人心裡著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麝月著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裡丟的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寶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麼李紈探春道今兒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經掌不住各自去了我們也該歇歇兒了明兒再鬧罷說着大家散去寶玉即

伏睡下可憐襲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且說代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旧話來反自喜歡心裡說道和尚道士
的話真个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宝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
心把這天的勞乏竟不理会重新倒看起書來紫鵑倒覺身倦連催代玉睡下代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
胎裡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関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
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应開此玉又似应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著次日王夫人等早派
人到當鋪裡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揔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每日提心吊胆宝玉也好幾天
不去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大著意那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嘻嘻的
笑道今日聽得雨村打發人來告訴咱們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奉旨來京已定于明年正月二十日
宣麻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了侄兒特來回太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
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宝玉都有依靠
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天天專望兄弟來京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快去稟知老太太即刻進
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王夫人聽說便

哭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驚嚇了老人家賈政說着出來吩咐家人
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賈母只說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的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
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
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
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
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
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卻少眼淚賈母進前請安奏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
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官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
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
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
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
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着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次日早起凡有品級

的枝葉招表孔道內侍要買賜要政又是工部雖模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諡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贅只講賈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仍帶家眷來京鳳姐心裏喜歡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也便撂開所以身子倒覺比先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擔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裏知他家裏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並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鵑說是二爺這麼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背地裏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裏明明知道海棠開得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况兄妹們

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準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作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却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兩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裡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見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為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賈府忙亂却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所以也不大過來這邊來這裡只苦了襲人雖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寶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過了幾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寶玉一日獃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幾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吃了好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裡不舒服寶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等叫寶玉接出去請安寶玉雖說是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

賈母去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傍扶着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着故此過來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說一句不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是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瞧襲人怪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裏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一遍心裏也徬徨的很生恐賈母着急並說現今着人在四下裏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鋪裏找少不得找着的賈母聽了急得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撂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斂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咽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這麼失魂喪魄的還了得這玉是滿城裏都知道的誰撿了去肯叫你們找出來麼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嚇得王夫人襲人等俱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盡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話進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撿得送來者情願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

極得送信找得者送銀若干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麼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靠着咱們家幾个人找
就找一輩子也找不着的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
那裡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下仍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總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携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
扶出園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看人收拾裡間屋內安置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為的是園裡人少怡
紅院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裡仗着那塊玉能除邪祟如今玉丟了只怕邪氣易侵所以我帶他過來一塊兒
住着這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裡瞧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
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賈母道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裡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
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裡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
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裡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
安神定魄的藥按方吃了不題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很那个問道怎
麼見得這个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裡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着招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撿了
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裡詫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

起那事來門上的人回來道奴才頭裡也不知道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便知道的賈
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个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略好了些這會子
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
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裡揭了這个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遊手好閒的
人揭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的家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
人便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的人瞧說這不是你們府上的帖子寫明送玉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
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人聽他的話硬便說道你到底略給我瞧瞧我好給
你回那人初倒不肯後來聽人說的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是眾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
玉也不常見今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裡頭搶頭報的是的那日賈政賈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眾
人回明賈璉還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却也喜歡忙去稟
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賈母把个襲人樂的合掌念佛賈母並不改口一疊連声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裡坐着將
玉取來一看即便給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裡頭本人見了謝銀分釐

不短那人只得将一个红绸子包儿送过去贾琏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嗎贾琏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一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仿彿認得出来什麼除邪祟等字贾琏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々的送与贾母王夫人認去這会驚動了合家的人多等着看凤姐見贾璉進来劈手奪去送到贾母手里贾母看时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王夫人也看了一回也認不出便叫凤姐看凤姐看了道像到像只是顔色不大對不如叫宝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未必是那一塊也不説出不像凤姐手是從賈母手中接过来同着襲人拿来与宝玉瞧這时宝玉正睡着才醒凤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宝玉睡眼朦朧接在手里也没瞧便往地下一撂道你们又来哄我了説着只是冷笑凤姐連忙拾起来道這也就奇了怎么你没瞧就知道呢宝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来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説了他那玉原是胎里帶来的一宗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来這个必是人家見了帖兒照樣兒做的大家此时恍然大悟贾璉在外间屋里听見這个話便説道既不是快拿来与我問々他去人家這樣事他敢来鬼混贾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们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们家有這樣事他就想着賺幾个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偺们認出来了依着我倒别難為他把這

寶玉還他這不是我們的賞格但長兩只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要是藏匿了這一個人就有真藏了的人家也不敢拿了來了要連爺出去那人還是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不由在那裡心裏發虛只見賈璉氣忿忿的走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个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里先發了虛了連忙跕起來迎着剛要說話賈璉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這个混賬東西這裡是什麼地方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几个小廝（齊声答應）齊声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綑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裡去衆小廝又一齊答應着在預備着呢嘴裡雖如此卻不動身那人先自唬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碰頭口口声声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个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孝敬府裡的哥兒頑罷賈璉啐道你這个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裡希罕你的那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个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恶衆人也道快滾罷还等窩心腳呢那人赶忙磕了兩个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宝玉弄出假宝玉來了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衆人因為燈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宝玉病着（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可記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所得有人傳說我们家大老爺赶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太听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听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

底在那裡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穩曲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說道回來再叫璉兒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悲女哭弟又為寶玉耽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裡擱的住便有些心口疼痛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到了那裡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扶了上炕還掙扎著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裡幫著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裡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昏憒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眾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著病也在那裡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許多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著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敢不遵命賈母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

媳婦出去給寶玉算〻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沖〻喜才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叫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裡你們兩个也商量〻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賈政陪笑說道老太〻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只為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〻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著老太〻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著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〻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〻寶玉是个什麼病王夫人見賈政說著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請安他便請了个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〻最疼的是寶玉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〻王夫人又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〻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〻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〻是早應了的只為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題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的難處他哥〻在監裡妹子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

她已出嫁的姐々有九个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躭擱這几天怎麼
辦賈母想了一想說果然不錯若是這几件事過去他父親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礼
辦了才好想定主意說道你若給他辦我自然有个道理包管都碍不着姨太々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
他蟠兒那裡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裡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
寶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親不過是沖々喜我們兩家愿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
了好日子按着偺們家分兒過了礼趁着挑个娶親日子一概鼓樂不用倒按宮裡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灯
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寶丫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
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个妥當孩子再有个明白人常劝他更好他又和宝丫頭合的來再者姨太々說宝丫頭
的金鎖也有个和尚說過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宝丫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
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大家造化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概親友不請也不排
筵席待宝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
賈政听了原不愿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々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吩

咐家下众人不许吵嚷姨太々那边只々怕不肯若是果真应了也只好按着老太々的主意办去贾母道姨太々
〔旁改：的话外头皆知之要瞒收不是的〕
那裡有我呢你去罢贾政答应出来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裡领凭亲友们荐人种々应酬不絶竟
把宝玉的事听凭贾母交与王夫人凤姐了惟将荣禧堂后身王夫人内屋旁边一所二十馀间房屋指与宝玉馀
者一概不管贾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诉他去贾政只々说很好且说宝玉见过贾政袭人扶回裡间炕上因贾政在
外无人敢与宝玉说话宝玉便昏々沉々的睡去贾母与贾政所说的话宝玉一句也没听见袭人却静々的听
得明白头裡虽听得些风声只不见宝钗过来却也有些信真今日听了这些话心裡方才水落归漕倒
也喜欢心裡想道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这才配的是我也造化他若来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但是这一位的
心裡只有一个林姑娘幸亏他没有听见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闹到什么分儿了袭人想到这裡转喜为悲想这件事怎
么好老太々太々那裡知道他们心裡的事一时高兴说与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只怕非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
我再不把话说明那不是一害三个人了想定主意待着贾政出去叫秋纹照看着宝玉便从裡间出来走到王夫
人身傍悄々的请了王夫人到屋裡去袭人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说好端々的这是怎么说
有什么委曲起来说袭人道这话奴才是不该说的因没有法儿只得说了宝玉的亲事老太々太々已定了

宝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太太看去宝玉和宝姑娘好还是和林姑娘好王夫人道他兩个因從小兒
一處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宝玉素與代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还說這些事多是太太
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已瞧出几分來了你今日這話更加是了但是剛才老
爺說的話想必都听見了你看他的神情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说话
他就睡所以頭裡的話都沒听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还得太太
告訴老太太想个萬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着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提等我回明老太太
再作道理說着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和鳳姐在那裡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
趁便將宝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听了半日沒言語嘆道別的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宝玉真是這
樣這可叫人作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到不難只是我想了个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
管說給老太太听大家商量着办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个掉包兒的法子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
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个包兒就不用掉了
若是他喜歡這就要大費周折了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欢你怎麼樣办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点点頭

〔只笑了一笑說〕
遍世罢了賈母道你们倒兇到底告訴我〔是要瞞着呀〕凤姐恐賈母〔不懂〕露泄机関也何耳边軽〻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时不懂凤姐
〔笑〕〔什麼〕又說了一遍賈母道〔只〕這麼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宝丫頭了倘或吵嚷出来林丫頭又怎麽樣呢凤姐道這个话原只說
与宝玉听外頭一槩不許提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間丫頭傳進話来說璉二爺回来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
个眼色与凤姐〻〻便出来迎着賈璉掀了个嘴兒同到王夫人房〔屋〕裡等着去了一会兒王夫人進来已見凤
姐哭的兩眼通红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喪事的話說了一遍說有恩旨賞了内閣的職銜
謚了文勤公命本家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照料昨日起身連家眷回南去了舅太〻叫我回来請安
現有好些話等我大舅子進京来叫他到这裡細〻的說罢王夫人听罢其悲痛自不必言凤姐勸慰了一番
請太〻略歇〻〻晚上来再商量宝玉的事罢說畢同賈璉回到房中告訴了賈璉叫他派人収拾新房不
題一日代玉早飯後帶着紫鵑到賈母这边来一則請安二則也為自己散〻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几步忽然想
起忘了手絹子因叫紫鵑回去取来自己却慢〻的走剛走到沁芳橋那边山石背後当日同宝玉葬花之處忽听
一个人〔嗚〻咽〻〕在那里哭代玉煞住脚听时又听不出是誰的声音也听不出〔哭的〕叨〻的〔是〕說什麽心裡甚是疑惑便慢〻的走去
及到了跟前却見一个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裡哭呢代玉未見他時还只疑府裡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

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裏發洩及至見了這个丫頭卻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裏做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了瞧卻不認得那丫頭見代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代玉問道你好好的為什麼傷心那丫頭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个理他們說話我也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呢代玉聽了不懂因問道你姐姐是那一个那丫頭道就是珍珠姐姐代玉聽了才知他是賈母屋裏的又問你叫什麼那丫頭道我叫傻大姐代玉笑了又問你姐姐為什麼打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丫頭道為什麼呢就是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代玉聽了這句話如同一个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丫頭你跟我這裏來那丫頭跟著代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裏背靜代玉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為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為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著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沖什麼喜第二宗說到這裏又瞅著代玉笑了一笑說道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家呢代玉已經聽呆了這丫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白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姐姐什麼他就過來打我一个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出我去我知道上頭為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

又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代玉此时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腳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隄往回裡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不見代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代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裡去代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應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代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裡似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着過來問姑娘姑娘沒理會代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裡走呢紫鵑見他心裡迷惑便知代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裡雖如此想却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代玉却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裡歇中覺丫頭們也有脫滑玩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裡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從屋裡出來一看見是代玉便讓道姑娘屋裡坐罷代玉笑着道寶二爺在家麼襲人不知底裡剛要答言只見紫鵑

在代玉身後抿嘴搖手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代玉卻已走進房来看見宝玉坐着也不讓坐只瞅着傻
笑代玉自己坐下也瞅着宝玉笑兩个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只對着臉傻笑襲人看見這般光景大不得主意
忽听代玉道宝玉你為什麼病了宝玉道我為林姑娘病了紫鵑襲人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岔
兩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襲人知道代玉和宝玉一樣心中迷惑因和紫鵑道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紋妹妹
同着你攙回姑娘去歇歇罢因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回林姑娘去你可别混說秋紋笑着也不言
語便同紫鵑攙起代玉那代玉也就站起来瞅着宝玉只是點頭微笑紫鵑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代玉
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了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攙扶自己走得飛快紫鵑秋紋後面
趕着代玉出了賈母院门只管一直走紫鵑連忙叫道姑娘這里来代玉仍是笑着隨往瀟湘館來离
门口不遠紫鵑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没說完只見代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来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代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几乎暈倒虧了紫鵑同着秋紋兩个攙扶着到屋里來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才打老太太那边回來身上覺着不大好唬得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代玉笑道我那裡就能夠死呢一句话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代玉因今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這會子見紫鵑哭了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回招的鳳姐說他們失驚打怪那知秋紋回去神色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忙把剛才的事回了一遍賈母道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个鳳姐道我都囑付了的這是那个走了風了呢這不又是一件難事賈母道且别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過來看視見代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丫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

見代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代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回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診了脉道尚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歛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大夫說完同賈璉出去開方取藥賈母看代玉神氣不好出來告訴鳳姐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也該替他預備預備沖一沖或者好了豈不大家省心就是怎麽樣也不至臨时忙亂咱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答應了賈母又問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个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該要分別些才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才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什麽別的想頭成了什麽人了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才代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才看他卻還不至糊塗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个病呢憑着花多少錢多使得就是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到不必張羅橫竪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到是姑媽那边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麽就

妥当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边去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

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来偺们一夜多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道說得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偺们

娘兒们就过去賈母用了晚飯凤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凤姐吃了早飯過来便要試試寶玉走

進屋裡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与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寶玉听了只管瞅着凤姐笑微微

凤姐道給你娶林妹妹過来好不好寶玉卻大笑起来凤姐看着也断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說老爺說

了就与你娶林妹妹若还是這麽傻就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来說我去

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凤姐忙道林妹妹早知道了如今他要做新媳婦自然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来他見

我不見凤姐想道襲人的話不差便說道你好好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道我有

一个心前日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来横竖給我帶来还放在我肚子裡頭凤姐听着竟是瘋話便出来看着

賈母笑賈母說道我早听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安慰他我们走罢說着王夫人也来大家到了薛姨媽那

裡只說惦記着这边的事来瞧瞧薛姨媽感激不尽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要叫人告訴寶釵凤姐連

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老太太此来一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边商議薛姨媽听了

說是了大家又說些閑話便回來了晚間薛姨媽果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
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問道剛才我到老太々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々兒的不過略瘦些怎麼你們
說得很利害鳳姐道不怎麼只是老太々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才來老太々的意思頭一件有
著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沖々喜借大妹々的金鎖壓々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願意
只慮著寶釵委曲說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々々才好王夫人便按著賈母的話和薛姨媽說不如把粧
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告訴蟠兒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
太々既作了親娶過來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
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々々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
叫他受委屈薛姨媽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做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又敘了半夜的話次日回家將這邊
的話告訴了寶釵々々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
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々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
來回覆道哥々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我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々的事說媽做

主很好趕着办又省了好些銀子叫媽不用惦記怎么着就怎么办罷薛姨媽听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寳釵的事心里安頓了好些便叫薛蝌办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还问了過礼的日子來你好預備咱們也不用驚動親戚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几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礼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几句点頭應允賈璉趕着回去回明賈政（回明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们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里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礼的物件都送与賈母過目并叫襲人告訴寳玉那寳玉便嘻嘻的笑道這里送到園里回來園里又送到這里咱們的人送咱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听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今日怎麽這麽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点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咱們這裡代办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吩咐他们不必走大门從園里便门內過去這门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人見了囑咐他们不用提起眾人答應着送礼而去寳玉認以為真心里大樂精神便覺

鬧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
風聲且說代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勸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
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
安心保重才好代玉一咲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
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待代玉的心比前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况賈母近幾日心多在寶釵
寶玉身上不見代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代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
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挣着向紫鵑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
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我的親妹妹一般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的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代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我起來靠着坐坐
纔好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摟着了代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
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邊代玉那裏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
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代玉跟前代玉點點頭兒又擡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
是發怔代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代玉漱了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

給他拭了嘴代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代玉又搖搖頭兒
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代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才明白過來要那塊
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代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兒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代玉接
到手裡也不瞧掙扎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
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代玉微微的點頭便掖在袖裡說叫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
上灯來代玉瞧瞧又閉上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
氣只怕躭不住代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代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
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代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代玉這才將方才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
上一撂紫鵑唬了一跳欲要搶時兩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鵑道姑娘這是怎
麼說代玉只做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代玉騰出手來拿時代
玉早又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夠不着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代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夠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
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裡抓起來撂在地下亂踩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代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

紫鹃忙叫雪雁上来扶着放倒心里突突的乱跳欲要叫人时天又晚了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觉黛玉又缓过
一点儿来饭后忽然又嗽又吐又紧起来紫鹃看着不好了忙把雪雁等都叫进来看守自己却来回贾母那知到了贾母
上房中静悄悄的只有几个老妈妈在那里看屋子紫鹃便问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说不知紫鹃听这话诧异遂到宝玉屋
里去看也是无人遂问丫头也说不知紫鹃已知八九但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又想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问的人也没有越
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便出来了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看他见了我怎么样过去那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
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齿一面走一面想早已来到怡红院只见院门虚掩里面却又寂静的狠紫鹃
忽然想到他要娶亲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这新屋子在何处正在那里徘徊瞻顾看见墨雨飞跑紫鹃
便叫住他墨雨过来笑嘻嘻的道姐姐到这里做什么紫鹃道我听见宝二爷娶亲我要来看看热闹儿谁知不在这
里也不知是几时墨雨悄悄的道我这话只告诉姐姐你可别告诉雪雁他们上头吩咐连你们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
日夜里娶那里是在这里老爷派琏二爷另收拾了房子了说着又问姐姐有什么事么紫鹃道没有什么你去罢墨
雨仍旧飞跑去了紫鹃自己也发了一回呆忽然想起黛玉来这时候还不知是死是活因两泪汪汪咬着牙发狠道宝玉我看他明儿死了你算是躲的过不见了你过了你那如心如意
的事儿拿什么脸来见我一面哭一面走呜呜咽咽的自己回去了还未到潇湘馆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

腮看見紫鵑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來了紫鵑連忙擺手不叫嚷忙進來看時只見代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
紫鵑覺得不妥叫了代玉的奶媽王奶媽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个胆兒誰知竟是
个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的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个人來便叫小丫頭去請大奶奶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
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个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
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
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做了北邙鄉女偏鳳姐想出這一頭已走到瀟湘館门口裡
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小丫頭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撞了个对面李
紈忙問怎麼樣紫鵑哭得說不出話來只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代玉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
再問忙走過來看時那代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代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
話一点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間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
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才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
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个女孩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体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

一面也哭一面着急……

哭起來李紈也哭正鬧着外邊一个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獃

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会子不在那边做什么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

此我們奶奶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点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紈因和林家

的道你來得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边去林家的

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有什么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边用紫鵑姑娘使喚

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這么說到這裡

却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我們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丫頭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

雁是他南边帶來的他倒不理会惟有紫鵑……林家的道……叫雪姑娘……平兒已叫住雪雁出來換了衣服跟着

你們人一般的

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几句話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么催着林家的叫他男人快办了來平兒答

應着出來轉了灣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赶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办林姑娘

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裡回明了自

去办事却說雪雁看見這个光景想起他小姐來也未免傷心只不知做什么我且瞧瞧寶玉一過不知是真病假病

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卻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
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
耳邊說了兩句，李紈點點頭兒說既是這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
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
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耽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耽，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
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天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
把心冷淡了，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

（右七行，原另紙黏貼於第九十七回第五頁後半頁，接第八行「又見紫鵑哭的淚人一般」句）

只怕是故意粧出傻手樣兒來叫那一個寒了心他好娶宝姑娘的意思我索性看他今日还粧不粧傻到裏

間屋子门口偷偷兒瞧這时宝玉雖因失玉昏憒但只聽娶代玉樂得手舞足蹈卻与病时大相懸絕了雪雁

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里曉得宝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裏宝玉便叫襲人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

屋裡看見凤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时只管問襲人道為什麼还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时辰呢又听見

凤姐和王夫人說道对堂时冷冷清清的使不得我傳了家裡學過音樂管过戲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着熱鬧

些王夫人点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对宮灯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儐相請了

新人出轎宝玉見喜娘披着紅扶着新人幪着蓋頭下首扶新人的就是雪雁宝玉看見竟次見了代

玉的一般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礼畢送入洞房还有坐帳等事俱是按本

府旧例不必細說那新人坐了帳就要揭蓋頭的凤姐早已防备請了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应宝玉此时到底

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蓋这勞什子做什么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

宝玉又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了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蓋頭喜娘接去雪雁走開

鶯兒上前伺候宝玉睜眼一看好像是宝釵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釵麼只見他盛粧艷

服豐肩懦體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旁边不見了雪雁此时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為是夢中了只

管呆々的瞧着眾人接過燈去扶着坐下兩眼直視賈母恐他病發親自過來招呼着風姐尤氏請了寶釵進

入裡間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玉便叫襲人道我今日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今日好日子什麽

夢不夢的混說老爷可在外頭呢寶玉拿手指着道那一位美人是誰襲人道那是新娶的二奶々寶

玉道二奶々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做主娶的是寶姑娘怎

麽混說寶玉道我剛才看見是林姑娘还有雪雁呢怎麽說没有這是什麽頑呢風姐過寶姑娘

在屋裡呢別混說着老太々不依風時寶玉糊塗的更利害便口々聲々要找林妹々去賈母等上前安

慰無奈屋裡点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坐以待旦叫風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

聞也便和衣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别賈母道不孝遠離惟願老太々順時頤養寶玉的事

已經依了老太々完結只求老太々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將寶玉復病的話並不提起只說我有一句話

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该叫他远送纔是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又是昨日一天勞乏

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々若叫他送就叫人帶他來你給他嗑个頭就算了賈政道只要他從此以後

認真瞞害比送我还喜欢呢賈母听了又放了一条心便叫鴛鴦去帶了宝玉叫襲人跟了来不多一回果然宝玉来了叫他行了礼賈政吩咐了几句宝玉答应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説明年鄉试必要宝玉下場王夫人答应了賈政命人扶着宝釵過来行了新婦送行之理也不出房其餘内眷送至二门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训飭一班子弟俱送至十里長亭而别且説宝玉回房旧病陡發飲食不進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胗治服藥
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說若不過去薛
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明知是為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
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
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裏過去應了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我們一心的調治寶玉可
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喜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痴傻的由人擺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
心裡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
回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身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腳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
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庵胗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止氣壅閉此內外傷
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
感之症于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喝水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寶玉片時清楚之
自料難保
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
我記得老爺給我娶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
去了他為什麼霸佔住在這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

应候了袭人道林姑娘病着呢宝玉道我瞧瞧他去说着要挣起来无奈不能转动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里的话
只求你回明老太太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两处两个病人多要死的死了越发难张罗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
把我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伏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你依我的话不枉几年情分袭人袭人
听了这些话又急又笑又痛宝钗恰好同着莺儿过来也听见了便道你放着病不保养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太太才安
慰了些你又生出事来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虽不图你的封诰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也
看着乐一天也不枉老人家的苦心太太一生的心血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若是半途死了将来怎么样我虽
是薄命也不至于此据此三件你就要死天也不容你安稳着养几天风和正气一足自然这些邪病多没有了
宝玉听了半晌道你是好些时不和我说话了这会子说这些大道理的话给谁听宝钗道实告诉你说罢
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宝玉忽然坐起道果真死了宝钗道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
宝玉听了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见眼前有人走来宝玉茫然问
道借问此是何处那人道此阴司泉路你寿未终何故至此宝玉道适闻有一故人已死遂寻访至此不觉迷途
那人道故人是谁宝玉道姑苏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无魂无魄何处寻访凡人魂

一言宝玉瘋癲神志昏迷雖一時杜絕代玉尚有擱擋有襲人侍々的將老爺送宝的宝姑娘嫁人和丞宿怡怡恨襲性女怪鳥惡委於老爹々

悲你和知他り痛中有意而以唱宿雁过来哭你的情情实动鍋宝玉疑是心醒諸潘注待哥死之也為夢中之言又恐老太々太々生氣又恐詩揭開

又要失玉已死宝釵又是第一等人論才信念不相像有定自己也預了就從宗叙看未来将之事于是日已四處了只有賈母王夫人等之心意行宗

迹之九此便從此以釋宝玉之處因玉雖不能時常法起之常見宝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来旧病宝釵每以正言解勸以養身要緊你

我們夫婦豈在一時之語每慰他那宝玉心裡雖不順遂著宗日裡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宝釵獨去安寢

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

〔右大行，原另紙墨寫附粘於第九十八回第二頁前半頁，接第十一行「睹下針砭」句〕

魄聚而成形散而為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尚無可尋訪何況林代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听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个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為世俗溺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尚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边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代玉是無故自陷也且代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之外圖一見代玉終不能矣那人在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听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听那边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只見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着自己仍旧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是一場大夢渾身冷汗心內覺得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寶釵早知代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眾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卻深知寶玉之病實因代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才放心立刻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脈便道奇怪這回脈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眾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你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代玉的心腸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

却說寶玉成家的那一日代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个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

來到了晚間代玉卻又緩過來了微微睜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代玉閉著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裏似明似暗的李紈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卻料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裏代玉睜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著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著紫鵑見他攥著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代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腳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著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代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著叫人端水來給代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見了不及說話剛擦著猛聽代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做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越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著攏頭穿衣只見代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遙

當時代玉氣絕正是寶玉結親的這個時辰紫鵑等李紈探春大哭起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卻又沒有

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墻好不淒涼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代玉停放

畢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為寶玉惛憒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恐怕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料理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塲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備

就說很好(只是剛才你們為什麼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才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麼着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机行事得回再回

才好鳳姐點點頭忙忙的去了鳳姐到了寶玉那裡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畧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玉緩緩的將

代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唬了一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說着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塲又惦記着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

含悲共勸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為有個親踈你是外孫女

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倘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

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壽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咱)們的心

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也可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賈母傷感太過便扯個謊道寶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

母聽見才止住淚(問)道又是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有什麼緣故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因這麼着)道我也不過園裡去了

由你們辦罷(我看着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答應了賈母才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道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道我昨日晚

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得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賈母道使得只管放心賈母來到寶

叙述這那時尚未回九所以剛有含羞之意賈母遞了茶問通林妹妹好些沒有賈母通我
的見我告訴你，别告訴宝玉那因你林妹妹呼你受了多少委屈你林妹妹已沒了不及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个時
辰死的宝钗听了不覺落淚来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宝钗千回萬轉想了一个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
過了回九纔想出這个法子来如今果然好些宝玉虽然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痴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
場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宝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来扶宝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一見黛玉靈柩
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絶鳳姐等再三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在裡间歇着宝玉一到便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攙扶歇
息宝玉必要叫紫鵑来見問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鵑本来深恨宝玉見如此心裡已回過来些又有賈母王夫人在這裡不敢灑落宝玉便將林姑娘
臨死的話一一告訴了宝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臨死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起来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大家又哭了一回便請
賈母等回去宝玉那裡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宝钗知宝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宝玉倒恐宝钗多心
也便飲泣收心倒也安穩賈母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宝玉的病多亏姨太太救的如今委曲了你的姑娘如
今宝玉調養百日身體復旧又過了娘娘的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做主另擇个吉日薛姨媽道老太太主意
很好何必问我但愿他们两口兒言和意順老太太也省好些心老太太就定个日子还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宝

●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場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著寶玉卻也扎掙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著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

〔右二行，原另紙謄寫附粘於第九十八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九行「只得勉強回房」句〕

王和你們姑娘一件大事自從寶玉病了便將那糟蹋的話說了一番賈母道咱們親上做親也不必這麽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玉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我剛才聽了你們說這說與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咳我們可不依了見那鳳姐未曾張口先用兩隻手比著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什麽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兒見賈母和薛姨媽為代玉傷心便說有个笑話兒說給老太々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了因說道老太々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咱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么了鳳姐道拿手比着道一个這么坐着一个這么站着一个這么扭過去一个這么轉過來一个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宝兄弟屋裡我聽見好几个人笑我只道是誰巴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宝妹々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々的袖子口々声々只叫宝姐々你為什么不會說話了你這么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々卻扭着頭只管躲宝兄弟又作了一个揖上去又拉宝妹々的衣裳宝妹々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々在宝妹々身上了宝妹々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宝兄弟站起來又笑着說虧了這一栽好容易纔栽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這是宝丫頭古怪這有什么既作了兩口兒說々笑々的怕什么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紅了臉笑道這是怎么說我饒說笑話兒給姑媽解

闹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来了贾母也笑道要這庅着倒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个分寸兒我愛宝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宝玉还是那庅傻頭傻腦的這庅说起来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说〻还有什庅笑话兒没有凤姐道明兒宝玉圓了房親家太〻抱了外孫子那時候兒不更是笑话了庅贾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和姨太〻想你林妹〻你来怄个笑兒还罷了怎庅臊起皮来了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〻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〻恨你將来你别独自个兒到園裡去提防他拉着你不依凤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宝玉呢贾母薛姨媽听着还道是顽话也不理会便道你别胡扯拉了你去叫外頭挑个很好的日子給你宝兄弟圓了房罷凤姐答應着又说了一回话便出去叫人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人不在话下却说宝玉雖然病好宝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谈論起来宝玉所有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兒大不似先連他自己也不解宝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说他你為什庅把從前的靈機兒都没有了倒是襲人時常说他忘了舊毛病也好怎庅脾氣还照舊独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宝玉听了並不生氣反是嘻〻的笑有時宝玉順性胡鬧虧宝釵劝着略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别的丫頭素仰宝釵貞靜和平各人

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宝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贾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
則恐他睹景傷情雖代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舘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来所以也
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為宝琴已回到薛姨媽那边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
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来只有宝玉娶親那一日与吃喜酒這天来過兩次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下為着宝
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来也只和宝釵說話
見了宝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
同着李嬸娘過来亦不過到太太們和姐妹們処請安問好即回到李紈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内的
只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贾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来為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
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說贾政帶了幾个在京請的
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贾政向来作京
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関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
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身親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与幕賓商議出

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兒向人借貸做衣裳裝体面心裡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獃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门房簽押等人心裡盤算道我們再挨半个月衣裳也要当完了賬又逼起来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还沒花什麼本錢来我们纔冤呢花了多少銀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連半个錢也沒見過想来跟這个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来告假賈政不知就裡便說要来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声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兒纔好內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急呢我見這長字号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个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過你們眾人都說好十爺你还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李十兒道別等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

我得了大爺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從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粮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要是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為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的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着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上到這裡咱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着走開

晚便与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擡頭看那執事卻是搀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號衣當了誤的又有說是三天沒飯吃抬不動的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跟我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裡取去李十兒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為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好想老爺的美缺呢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

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回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他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个不願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為什麼不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那个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任並沒見為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兒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的越利害越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裡願意花幾个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為識時達務能彀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為着這點心兒不敢掩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

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应老太已的硬頭為顧著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必補完了还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賈用倘或遇着两件為难的事誰肯帮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还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勲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爺嗎這几位都与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丁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着老爺不準州县得一个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还是這樣清名声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関碍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良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与我相干說着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鉤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都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耳目最長見得如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与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

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门等处提制公文一角飛递江西糧道衙门贾政拆封看时只见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爱许结朱陈至今佩德勿谖祇因调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畏恨歉仄自嘆無緣今幸棨戟遥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光生武夫额手虽隔重洋尚切機附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冰人途路虽遥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並蓝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贾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与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问我看起门户却也相当与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与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见门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会議事件贾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閒坐見棹上堆着許多邸報贾政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报明事会看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

賈政一拍車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与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倔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顖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 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遂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審驗仵作將骨破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鬥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證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鬥殺律注云相爭為鬥相打為毆必實無爭鬥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著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因〔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鬥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著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著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

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所伺候去大人衙门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听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庅処李十兒道老爺有什庅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庅辦了还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时候听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兒都喝醉了生事直把个當槽兒的活活打死了奴才听見不但是托了知縣还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门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庅部裡沒有弄得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个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咧那裡还肯認得銀子听情的話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听罷倒別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听了一个情把這个官都丟了还不知道有罪沒有罪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听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實在也著急好容易听見賈政出來了便迎上跟著等不得回去在無人処便問老爺進去了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托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听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胆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罣礙在外頭信息不通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听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王夫人便在吏部打听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著等信且說薛姨媽為著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个死罪監著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著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為仗著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

一个介子哥々就该改過做起正经人来也该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々為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捧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々逸々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々娶的嫂子又是一个不安靜的所以哥々躲出门去真正俗语说的冤家路兒窄不多几天就闹出人命来了媽々和二哥々也算不得不是々々花了銀錢不算自己还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為着老來有靠便是小户人家还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得死去活來不是我說哥々的這樣行為不是兒子竟是个冤家对頭媽々再不明白明哭到夜々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又不能常在家裡勸解我看见媽々這樣那裡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来說看見京報嚇得了不得所以使叫人來打聽的我想哥々鬧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还是在跟前的若是離御調遠所見了這个信只怕我想媽々也就想殺了我求媽々暫且養々神趁哥々的活口現在问々各处的賬目人家該偺們的偺們該人家的亦該請个舅舅計来算一算看々还有几个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说道這几天為鬧你哥々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就是我告訴你衙门的事你还不知道京裡官商的名字已經退了兩个当铺已經给了人家銀子早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當鋪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夾在裡頭打官司你二哥々天々在外頭要賬料着京裡的

賬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拿南邊公分裡銀子和住房折變纔敷前兩天還聽見一个荒信說是南邊的公分當舖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要是這麼著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說著又大哭起來寶釵也哭著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咱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著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酒肉朋友急難中是一个沒有的媽媽要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至挨凍受餓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任憑嫂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老婆們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了該去的叫他們去只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著媽媽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个來料我們那个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他聽見咱們家的事他到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个還打諒沒事的所以不大著急要聽見了也是要唬个半死兒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為了个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个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著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間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是已經不能活的了咱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拼一拚說著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的薛姨媽白瞪著兩

隻嘆一句話也說不出還虧了宝蟾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劝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
你兩眼空空的過日子我是个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說著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了人多拉住了又
劝了半天方住把个宝蟾唬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
拾起來時常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声明知薛蝌在屋裡特問房裡是誰有時遇見薛蝌他便
妖妖調調的嬌嬌痴痴的問寒問煖忽喜忽嗔了丫頭們看見都連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心一意要弄
的薛蝌感情時好行宝蟾之計那薛蝌却只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他倒是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
因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幻那裡還看的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
東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个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个醋字欲待發
作薛蝌却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股悶恨都擱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的隱
忍不發一日宝蟾走來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宝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
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咱們前兒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
氣奶奶不信只在咱們院子門口兒等他他打那边過來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什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惱意

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寶蟾道奶奶又過了他好說咱們也好說他不好說咱們再另打主意金桂听着有理因叫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却去打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灑花絹子纔要出來又像忘了什麼的心裡倒不知怎麼是好了只听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啊那裡喝了酒來了金桂听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的酒比咱們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寶蟾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裡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澁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窪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強着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裡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裡兩個眼已經也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戰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听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却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边來了

趕忙知会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会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
那裡拉住薛蝌往裡死拽香菱却嚇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裡金桂早已連嚇帶氣獃獃的瞅着薛蝌
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声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裡剛走出腰门看見這般嚇
回去了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裡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很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
過我們家裡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是好但只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裡倘或將
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嗎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即不然終有个
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裡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
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但是三丫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
着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要是做官的誰保的住
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丫頭倒配的近呢偏時常聽見他和女婿打鬧甚至於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
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兒拌起來就說偺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
總不得个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丫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們[illegible]去看[illegible]這

樣冷天還穿着几件舊衣裳他一邊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
裡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
想這倒是近來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疼了大太太也不理他大老爺也不出个頭如今
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我想撂了別當不是我養的老爺他
們見過女婿定然惡姑娘待得的只說老太太兩下撵个幾日子真沒几个人送他
老爺在上該怎麼着老爺也不肯時就要去送予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安置接个
長長的日子送去也就完了一件了王夫人答應着是寬慰所以明白也不覺別聲
只是心裡慘苦我們家裡姑娘們就算他是个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
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徑回到自己房
中其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个做活便將所見的話說了襲人也很不受
用就說趁勢鴉聽見探春這了屋頭起來了裡說道我這个了頭在家
睛不起我々倆們還是个娘比他的了頭還不濟況且伏上水前看到人他擋展顏
頭裡連跟見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倒也乾淨省得教我不能為
了只顧我他偏遇了頭似的我也相得顧一面想着一面是那探春那邊與他

道：襲說好跟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此节那边自然比家裡还好，惠来你也是愿意的，便是看了你这场光景，使你的光儿都去，我只好不好也尽三分的好，揣不定去了，把我搁在脑杓子裡得罢。听着竟是道理，只低頭作語的也不言語，越發想起他不理我，恁恁的自己去了。这裡探春又叹一嗳，又傷心也不过自己揉搓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回宝玉这边来。宝玉因问道：三妹妹，我听見林妹妹死的时候你在那裡来着，我还听見说林妹妹死的时候远远的有音樂之声，或者他是有来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罢了。只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宝玉听了更以為实，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飘蕩之时，曾見一人说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飘飘艳艳，何等風致。过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鹃过来，立刻回了贾母去叫他，無奈紫鹃心裡不愿意，虽經贾母王夫人派了过来，也就没法，只是在宝玉跟前不是嗐声就是嘆氣的。宝玉背地裡拉着他低声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鹃從没好話回答。宝釵倒背地裡誇他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虽是宝玉娶親这夜出过

力的寶玉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个小廝各自过活去了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丫頭仍伏侍了老太太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的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聽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着了一个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个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什麼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裡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裡陪你到老都不要為終身的大事麼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愛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為的是明理怎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

我因替姑娘自一边儿去让你姐姐妹妹们都进了来守着你宝玉听了两只手拉住宝钗袭人道我也知道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死了的时候再离也不迟袭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说你这两天身上好些二奶奶才吃些饭若是你又闹翻了我也不活了宝玉慢慢的听他两个人说话都是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样才好只得强说道我那里有但是心里闷得慌宝钗也不理他暗叫袭人把定心丸给他吃了慢慢的开导他袭人便叫告诉探春说临了不曾再辞宝钗道这怕什么事情使得凡自待他心里明白与叫他们再说了说晚说是三姑娘是极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劝辞他已成便不是这样了正说着贾母那边打发过鸳鸯来说知道宝玉旧病又发叫袭人劝说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乱想袭人等应了鸳鸯坐了一回子去了那贾母又想起探春远行虽不备妆奁其一应动用之物该预备便把凤姐叫来将老爷的主意告诉了一遍即叫他料理去凤姐答应不知怎么办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有黃昏以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著頭裡一個丫頭打著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窗下聽見裡面有人嘁嘁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裝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著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著去了鳳姐只帶著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著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唿唿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嘍嘍的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豐兒後面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著豐兒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連忙答應一聲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咈咈哧哧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直豎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邊伸著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

恰似燈光一般风姐嚇的魂不附体不觉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着个掃帚尾巴一
跑到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风姐拱爪兒风姐此時肉跳心驚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將已來至門口方轉
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个人影兒一恍风姐心中疑惑还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丫頭便問是谁問了两声並沒有
人出來早已神魂飄蕩了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说道嬸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风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那人
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那屋裡的媳婦来只听那人又说道嬸娘只管享榮華
受富贵的心盛把我那年说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风姐听说低頭尋思想想不起那
人冷笑道嬸娘那時怎樣疼我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风姐听了此時方想起来是賈蓉的先妻秦
氏便说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要走時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
跤犹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虽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见小红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风姐
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说道你们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
穿上小红過來倭扶着要往前走风姐道我纔到那裡他们都睡了回去罷一面说着一面帶了两个丫頭
急忙忙赶到自己房中賈璉已回來了风姐見他臉上神色更变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

然相同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来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来打听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来的抄報便拿起来閒看第一件吏部奏請急選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兵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私帶神鎗火藥出边事共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賈璉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一件心中不自在起来待要往下看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来喝了两口便出来騎馬走了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此時凤姐尚未起来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听着奶々没睡什麼覺我替奶々搥着好生打个盹兒罷凤姐也不言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来坐在身边輕々的搥着那凤姐剛有要睡之意只听那边大姐兒哭了凤姐又將眼睁開平兒連向那边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着呢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愛睡了那边李媽從夢中驚醒听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没好氣狠命的拍了几下口裡嘟々囔々的罵道真々的小短命鬼兒放着屍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凤姐听見說了不得你听々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老婆子下死

勁的打他几下子把他抱過來罷平兒哎道奶〻别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姐兒只怕是不隄防碰了一下子也是
有的這会子打他几下子没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人了凤姐听了半日不言語長嘆
一声說道你瞧〻這会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撂下這小孽障还不知怎麽樣呢平兒哎道奶
〻這是怎麽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凤姐冷哎道你那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虽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没見的
也見了没吃的也吃了衣禄食禄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賭盡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
兒上頭缺一點也罷了平兒听說由不的眼圈兒紅了凤姐哎道你這会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喜歡的你們
一心一計和〻氣〻的過日子省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听了越發掉
下淚來凤姐哎道别扯你娘的臊那裡就死了呢這麽早就哭起來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見說連忙止
哭道奶〻說的這麽叫人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捶凤姐復朦朧的睡着平兒方下炕來只听外面脚步響誰知賈璉
遲了那裏世與已往上頭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没好氣進來就问平兒道他們还没起來麽平兒回說没有
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哎道好啊這会子还都不起來安心打擂臺打撒手兒一叠声又要吃茶平兒忙
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子見賈璉出了门又復睡了不打諒這会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

涎道的拿了来贾琏生气举起碗来哗啷一声摔了个粉碎凤姐惊醒唬了一身冷汗嗳哟一声睁开眼只见贾
琏气狠狠的坐在傍边平儿弯着腰拾碗片子呢凤姐道你怎么就回来了问了一声半日不答应只得又问一声贾
琏嚷道你不要我回来叫我死在外头罢凤姐笑道这又是何苦来呢常时我见你不像今儿回来的快问你一
声也没什么生气的贾琏又嚷道又没遇见怎么不快回来呢凤姐笑道没有遇见少不得奈烦些明日再去早些儿自
然遇见了贾琏嚷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饭替人家赶獐子呢我这里一大堆的事没个动秤儿的没来由为人家
的事瞎闹了这些日子当什么呢正经那有事的人还在家里受用死活不知还听见说要锣鼓喧天的摆酒唱戏
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妳的腿一面说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骂平儿凤姐听了气的干咽要和他分证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
强陪笑道何苦来生这么大气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么谁叫你应了人家的事你既应了只得耐烦些少
不得替人家办办也没见这个人自己有为难的事还有心肠唱戏摆酒的闹贾琏道你可说么你明儿倒也问问他
凤姐诧异道问谁贾琏道问你哥哥凤姐道是他吗贾琏道可不是他还有谁呢凤姐忙问道他又有什么事叫你
替他跑贾琏道你还在罈子里呢凤姐道真真这就奇了我连一个字儿也不知道贾琏道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个
事连太太和姨太太还不知道呢头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则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头压住了不叫里头

知道说起来真々可人恼你々更不同我々也不便告诉你你打谅你哥々行事像个人呢你知道外数的人都叫他什么凤姐道叫他什么贾琏道叫他忘仁凤姐扑哧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叫什么呢贾琏道你打谅是那个王仁喝是忘了仁义礼智信的那个忘仁哪凤姐道这是什么人这等刻薄嘴儿遭塌人贾琏道不是遭塌他呀々本来怪性告诉你々也便知道知道你那哥々的好处到底知道他给他二叔做生日呵凤姐想了一想道嗳哟可是呵我还忘了问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吗我记得年々都是宝玉兄弟去前者老爷升了二叔那边送过戏来我还偷々儿的说二叔为人是最啬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爷他们各自家里还乌眼鸡是的不么昨儿大舅太爷没了你瞧他是个兄弟他还出了个头儿揽了个事儿喝所以他那一天说趁他的生日咱们还他一班子戏省了亲戚跟前落亏欠如今这么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什么意思贾琏道你还作梦呢你哥々到京接着舅太爷的首尾就闹了一个吊他怕咱们知道拦他所以没告诉咱们弄了好几千银子后来二舅々嗔着他说他不该一个人扎着他吃不住了变了个法儿指着你们二叔的生日撒了个网想着再弄几个钱好打点二舅太爷不生气也不管亲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这么丢脸你知道我赶早为什么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参了一本说是大舅太爷的亏空本员已故应着落其弟王子胜侄儿王仁赔补爷儿两个急了找了我给他们托人情我见他们吓的那个样儿再者又关系太太和你我

幾應了想着我々搭理內廷都撿點老裘替辦々或者前任我往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歇着了我白起來跑了一趟他们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你說々叫人生氣不生氣风姐听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强護短听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省了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便下來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到不用這麼著是你哥々不是人我並沒說你什麼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们如今睡着偺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々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们麼好沒意思啊风姐听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们家在心的辦々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獨為我就是太々听見也喜歡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屎澆平兒道奶々怎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々起來不是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们出氣何苦來呢奶々也算替爺掙夠了那一點兒不是奶々擋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的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々辦了一點子事況且關會着好幾層兒呢就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々的事呀我们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倒底是奴才呀奶々跟前儘着

身子要緊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著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見得這對嬌
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笑道夠了算了罷他一个人就夠使的了不用你幫著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
了你們就清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个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著又哭起來平
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賈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這裡鳳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
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如要去說叫二奶奶同著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
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
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丫頭答應著回去
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己不去也該帶个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
子自然要去照應照應的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著衣服歪在炕上兩
个眼睛獃獃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的坐
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著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麝月笑著道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麼
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傍邊看什麼成

日家一腔子在屋裡还看不教嗎也不怕了頭们咲话说着哧的哭又瞅着他咂嘴儿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
还不理会这个宝钗直瞅的满腹飛红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说什么只见袭人端過茶来只得搭讪着自己递了一袋烟
凤姐咲着站起来接了過去妹妹你别管我们的事你快穿衣服罢宝玉一面也搭趣着找这个弄那个凤姐道你
先去罢那里有个爷们等着奶奶们一塊儿走的理呢宝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给
的那件雀金泥好凤姐因怄他道你为什么不穿宝玉道穿着太早些凤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喜宝钗也
和王家是内亲只是那些丫頭们跟前已经不好意思了袭人却接着说道二奶奶还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
了凤姐道這是什么原故袭人道告诉二奶奶真真的我们这位爷行的事都是天外飛来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爷的
生日老太太给了他這件衣裳谁知那天就烧了我妈病重了我没在家那时候还有晴雯妹妹呢听见说病着整给他
织补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才没瞧出来呢去年那一天上学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给他披披谁知這位爷见了這件衣裳
想起晴雯来了说總不穿了叫我给他收一辈子呢凤姐不等说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儿的那孩子模樣儿手儿
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偏儿的太太不知听了那里的谎言活活儿的把个小命儿要了还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见
厨房里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儿叫什么五儿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脱了个影儿我心里要叫他进来后来我问他妈

他媽說是狠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罷平兒說太太那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著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又獃了襲人道為什麼不願意早就要弄進來的只因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鳳姐道那麼著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見他兩口兒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甚實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到太太屋裡去罷笑著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舅舅家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些寶玉答應著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著去了這裏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回來說請二奶奶寶釵說道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風地裡站著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著的老婆子丫頭都笑了寶釵的臉上飛紅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的這麼慌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著回去叫小丫頭去罵焙茗焙茗一面跑著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

馬來叫回來說我若不說回來对出來又罵我了這会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都了頭哭著跑回來說了賈母向
匡叙道你去罷省了他怎麼不放心說的宝釵站不住又被風姐說著話咲没好意思便走了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
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風姐坐著吃茶賈母因向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有几位诰
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兒特來回老祖宗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
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问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為王大人府裡不乾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间又看
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安
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卻說風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些事自從昨夜見鬼心
中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一要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问大了道散花菩薩是
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问便知他有些信意說道奶奶要问這位菩薩等我告訴你奶奶知道這个
散花菩薩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國中父母打柴為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横四目身長八尺
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在冰山背後了誰知這山上有一个得道的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
氣沖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会談与猢猻天天談道參

禪定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千年後便飛昇了至今山上猶見遺跡之處天花散後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著鳳姐道這有什麼憑據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个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个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了都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他到底是祝國祐民有些靈驗人纔信服鳳姐聽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著我明兒去試試你廟裡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裡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兒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麼著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說著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裡鳳姐勉強扎挣著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著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眾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唰的一声筒中攛出一支籤來于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寫著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著王熙鳳衣錦還鄉鳳姐一見這几个字吃一大驚忙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旁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來我們還告訴他重著奶奶的名字不許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著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古國耕御千年　六七衣錦還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訟宜和　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狠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過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回家奶奶可不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个籤經交与了頭風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齋來風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给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風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咱們走一趟也好風姐見人人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卻說宝玉這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宝釵正要問時只見宝釵進來宝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宝釵笑道我给風姐姐瞧一回籤宝玉听說便問是怎麼樣的宝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後來再瞧罷了宝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兒偏生你又看出緣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說宝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了頭過來請二奶奶宝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嫁了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的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哭得了不得你也該勸勸他係是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該管的也別說只管吞著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著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件事你二嫂子昨兒帶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丫頭狐狸似的我攆了幾個那時候你也自然知道纔搬回家去的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幾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倒將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眾人竟上轎登程水陸舟車而去先前眾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著園中人少況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著

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寧國府的那個便门裡走過去了覺得淒凉滿目臺榭依然女墻一
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掙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熱猶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
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安身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
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來打听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几位来瞧瞧賈蓉回道前兒這个大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
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是前日母親往西府去回來是穿着園子裡走過來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
燒別是撞客着了罷外頭有个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算占算看有信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
來賈珍听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
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手內搖着卦筒口
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絪縕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為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
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便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
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裡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
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个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晦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為

为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兄弟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尊老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午火子孫來，倒是救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变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变鬼，恐令尊夫人也有些闲碍，就是本身墓次数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变了便拟着請子坐要来起文。聽他搞鬼，忍不住要說，聽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生怕又叙宗好，便說這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亲是什么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变水，相克必是寒火凝结，若要斷的清楚，稽着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課斷的極要緊。通先生都高明的么。毛半仙道：知道甚麼。卜便要請教，報了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遂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衰旺衰受制便不能為害，如今乘着死神死氣，又時令凶死，則為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聞敵，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驚悲相驚之病，多死長。設有驚駭，損象有日暮虎臨，必定是得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必是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驚駭，如今尊駕為大人所占，正合着虎在陽宮，男主陰宮，此課十分凶險，呪我要求沒有聽先賢得西上先生這先生說的都是，但與前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碍么。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徵驗，又咕噥了一会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歸，先凶後吉，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既是了，貴客去上卦，金逆了去，出四不要緊，說是得啟的病是在舊宅得暖得的，為撞着什麼伏尸白虎，要找個道你設你母親前日從舊宅回來的可，不是新宅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娘從前到舊宅去回來就病了，他說這

有几件么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還會說話他把二奶奶趕回來了唬出一場病來賈
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二叔家焙茗說晴雯做了園裡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裡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
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裡還了得頭裡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裡走還不知踹了什麼花兒呢不然
就是撞著那一個那卦也還算是準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妖怪沒有賈蓉道他說到了戌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除兩天才好賈
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這樣準生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著裡頭嚷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裡去丫頭們都
拉不住賈珍等聽去安慰只聞尤氏嘴裡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
園裡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戌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
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果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間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
輕則到園化紙許願重則詳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的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
槩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的榮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
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為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
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吃錯了藥晚

上吊到家已經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大妥當便說妖怪爬過牆來吸了精去死的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看見紅臉的有看見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的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聽見丫頭們混說便唬嚇着要打所以那些謠言略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神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賈赦不大很信說好好的園子那裡有什麼鬼怪挑了个風清日暖的日子帶了好幾个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踹看動靜眾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還扎掙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的內中有个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忽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件東西跳過去了唬的噯喲一聲腿子發軟就躺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噓噓的回道親眼看見一个黃臉紅鬍子綠衣裳一个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裡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胆怯問道你們都看見麼有幾个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麼沒看見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用提及只說看遍了沒有什麼東西心裡雖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着反添些穿鑿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來供上三清聖像旁設二十八宿并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插着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眾的執事淨了一天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然後擂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法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

安驅邪旗旛的閙兒經已復使出精兵將將上去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籙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
上下爺們仗著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观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閙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嚇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
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号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着法水一位捧著七星皂旗一位拿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
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來那五方旗便團團散布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
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
爭著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麼形響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禁令人帶回在
本觀塔下鎮住一面撤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大的排場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
瞧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那裏知道是這樣搜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
今多少神將在這裏還敢現形嗎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下人只知妖怪
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賈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厮笑說道頭裏那些響動我也不
知道就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過去了拴兒嚇離了眼說的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大老爺就認真起
來倒瞧了個很熱閙的壇場衆人雖然聽見那裏肯信究無人敢住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个家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惟恐夜晚藏

要好人家託傳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大舅家去听見一个荒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為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職的事賈赦听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兒你二叔帶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裡有做了親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言語快到吏部打听明白就來回我賈璉去了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著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這信是準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个江西引見的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很感激的但說是个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名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个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參了想是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未听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王夫人便道打聽準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何嘗是做得的不是這樣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怎麼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都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著老爺弄錢你叔叔就由著他們鬧去要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太太說的很是方才我聽見參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了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的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的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倒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塗東西有緊要事你到底說呀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著不懂便著急道到底要爺們去幹什麼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了啐道那種女人死就死了罷咧也值的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著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老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你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著急再不見來好容易那婆子來了便問姑太太打發

谁来笑子漠说进人许别着忙难带什么好歹我们看来也不中用嗎太太还不肯亲戚我们倒骂我糊涂那婆子听了又气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若知道怎
么说呢是要年道姨太太既不管我们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没有去告诉薛将媳妇道太已是外人姑奶只是我亲的还不管了时候怕要闹了我们看着
我们去正说着只见贾琏来了给薛姨妈请了安道了恼回说我婶子知道弟妇死了问老婆子再说不明着急的很打发我来问个明白还叫我在这里料理该怎
么样姨太太只管说了办去薛姨妈本来气的干哭听见贾琏的话便赶忙的称谢了说倒叫二奶奶费心我说姨太太已是待我好的都是这老东西说不清几乎误了事请二爷坐下
等我慢慢的告诉你便说不为别的事为的是媳妇不是好死的贾琏道想是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妈道若是这样倒好了前几个月头里他天天赤脚蓬头
的疯闹后来听见你兄弟问了死罪他虽也哭了一场已后倒擦胭抹粉的起来我要说他又要吵个了不得我总不理他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来要香菱去作伴儿我说你放
着宝蟾还要香菱做什么况且香菱是你不爱的何苦惹气呢他必不依我没法儿只得叫香菱到他屋里去可怜香菱不敢违我的话带着病就去了谁知道他待香菱很
好我倒喜欢你大妹妹知道了说只怕不是好心罢我也不理会头几天香菱病着他倒亲手去做汤给他们喝谁知香菱没福刚端到跟前他自己烫了手连碗都砸了
我只说必要迁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没生气自己还拿笤帚扫了拿水泼净了地仍旧两个人很好昨儿晚上又叫宝蟾去做了两碗汤来自己说和香菱一块儿喝隔了一会子
听见他屋里闹起来宝蟾急的乱嚷以后香菱也嚷着扶着墙出来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见媳妇鼻子眼睛里都流出血来在地下乱滚两手在心口里乱抓两脚
乱蹬把我就吓死了问他也说不出来闹了一会子就死了我瞧那个光景是服了毒的宝蟾就哭着来揪香菱说他拿药药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这样人再
者他病的起还起不来怎么能药人呢无奈宝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爷这叫我怎么样呢只得硬着心肠叫老婆子们把香菱捆了交给宝蟾便把房门反扣了我和你二妹

姑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賈璉道依我看起

來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卻說寶蟾為什麼藥死他姑娘呢若說在香菱身上倒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的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

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往裡間屋裡和寶琴坐下薛姨媽進去也將前事告訴了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

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就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纔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

賈璉道二妹妹說的很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方有照應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

中受寃著急要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捆了交給寶蟾也是個主意賈璉道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

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幾個女人幫着素雲捆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寶蟾反得意洋洋以後見人要捆他便亂嚷起來那禁

得榮府的人吆喝着也就捆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裡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消索又惦記女孩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

沒有了只有他母親又過繼了一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況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便有些飢不擇食的光

景無奈他這一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只是尚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裡想着又拿什麼東西

來了不料說這裡的姑娘服毒死了他就氣的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為什麼服了毒呢哭着喊着的帶了兒子也

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顧什麼臉面兒子頭裡走他就跟了一個破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哭哭啼啼的僱了一輛車一直跑到薛

家進門也不搭話就兒一聲肉一聲的鬧起來那時賈璉到刑部去托人家裏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這个陣仗都嚇的不敢則聲要和他講理他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子朝打暮鬧了几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我女壻弄在監裏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藥死了他倒說是服毒他為什麼服毒說着直奔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退後說親家太太且瞧瞧你女孩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不遲呢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裏邊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个老婆子指着薛姨媽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膽子略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們親戚賈府裏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才能夠叫姑爺坐在監裏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着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孩兒怎麼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去不用拉拉扯扯把手只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裏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卻沒有打着裏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趕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兒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地下的人雖多那裏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好的說快將家裏收拾收拾刑部裏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裏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个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眾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裏原想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个稀爛再去喊官去不承望這裏先報了官也便

歎了些話這媽已經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同他們來了也須要親身他們姑娘使作踐起來了我們為好的他卻那裡見過這野男人在那兒們裡
頭說開攔打我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要趕進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等回來打著官司他說有人有男人的地方兒裡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況且有他母親還
瞧不見他們姑娘那他跟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著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
們姑娘自己服毒死了不然就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麼現在把寶蟾捆著因為你們姑
娘必要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著他也在一個屋裡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看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
也只得跟著周瑞家的到他女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
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
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了些什麼在裡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沒聽完就奔香菱衆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裡決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
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衆婆子上來抬放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
檢點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什麼便撂開了寶蟾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
得頭幾天耗子鬧的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看首飾匣裡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
依著寶蟾的話取出匣子來只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這可要問

此時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我們姑娘的東西他那裡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我知道寶蟾天天跟着大

奶奶的寶蟾說不知道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只得說道那已是有日子了回家去拿當得在家人便說若干數家去已送着拿好些的東西咲說了叫人拿來

說我們都罷了回來相聚說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去拿着強去說到了見寶玉的人稍後拿住的要緊也了手脚便罵寶蟾寶蟾子到當去咲了姑外兄

拿東西到外頭去寶蟾通知了東西來不信姑娘便个是大定要送着了東西就有得少的人伏請趙二哥高興了鳳家的兒子实在有的话回來好回刑部這

的話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這寶蟾必定是見鬼了混說起來我們姑娘何曾買過砒霜要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

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个好姑爺這个話是有的沒有金桂的母親

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為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

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的瞪着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寶釵聽出這个話頭兒來了便

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个爽快人何苦白冤在裡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

樣人為什麼碰着這个瞎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个混帳糊塗行子要是能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裡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

和香菱好了我只道是香菱怎麼哄好了他不承望今兒的藥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過道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為什麼倒藥死了自己呢薛姨媽

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的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扎挣起來那碗湯已經灑了倒叫奶奶收拾

丫頭我心裡很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湯叫我嘗嘗我便勉強也喝了兩口寶蟾急得亂嚷便道事到其間我只得實說罷昨兒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着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奶卻攔着我叫外頭叫小子們雇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過來了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着說你到底嘗一嘗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算計香菱必是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眾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辯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要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也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息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眾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盛殮不提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旁有間小廟牆壁坍頹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旁有斷碣字跡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

俯首坐着雨村走近前去看時只見那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又見過的一時再想不起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聲
老道那道士雙眼略啟微微的一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
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結緣何不通衢
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穎
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玉釵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人微
微笑道什麼真什麼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託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
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再覿仙顏今何幸於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
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於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概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
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
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
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過渡只見一人飛奔
而來未知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轎前口稱老爺方纔進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焰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劫於此欲待回去又恐誤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略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特趕來稟知老爺並沒有見人出來雨村雖則心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稟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渡仍自去查看查了幾處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眾衙役接著前呼後擁的走著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个人過來跪在轎前稟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反沖突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賴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就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剛倪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金剛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著實的打了幾鞭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哈哈笑道原來是這麼个金剛麼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门裡慢慢的問你眾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著就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

雨村進內覆旨回曹那裏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着有些力氣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
裏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哭
了眾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裏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
了倪二的女兒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為什麼不找他去趕着回來就和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
賈芸恰好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母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個
情兒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裏說一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着西府裏纔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
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歡喜回來便到府裏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
倪二聽了也喜歡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
走動纔有些體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概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府說給
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又恐門上厭煩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
逼着說二爺常說府上的不論那個衙門說一聲兒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裏的一家兒又不為什麼大事這個情還討不來白
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上下不來嘴裏還說硬話昨兒我們家裏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

倪家母女只得听信豈知賈芸近日大门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進園内找寶玉不料園门鎖著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買了香料送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錢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他的能為拿著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们窮本家兒要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裡知道外頭的名聲兒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著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正等著呢賈芸無言可支便說是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要大人不依你還求我们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们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著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為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们那一个出來再道謝罷說畢出來另托人將倪二弄出來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什麼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著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窮的要到府内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幫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要是我倪二鬧起來連兩府裡都不干淨他妻女勸道嘆你又喝了黃湯就是這麼有天沒日頭的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就怕他不成只怕拿不著由頭兒我在監裡的時候兒倒認得了好幾个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们說起來不獨是城裡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兒監裡收下了好幾个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連奴才们雖不好他们老一輩的還好怎

麼把了昔呢我打听了打听說是和這程秀家是一家兒都住在外頭宵兩句了解這來問踪的我便放心若說東二這個子麼兒思那義我就和几个朋友說他家七麼貧人怎麼救東刹乞怎麼娶活人妻叫嚷出去有了風声到了都老爺耳躲裡頭這一兩起來吓他們綫說得假二金剛呢他女人這往喝了酒瞎話說他又想古往家內女人來着說有的事你不用說了假二這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墳兒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貴家占了他也和我商量我們劝着他纔壓住了不知道小張如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假二太爺出个主意叫貴二小子死都我瞧瞧他的孝敬孝敬我假二太爺罷罷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嚷嚷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子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假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兩村回到家中歡心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為什麼不回去瞧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咱們沒良心麼說着掉下淚來兩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咱們在一処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回說前日老爺吩咐那廟裡失火去的人回來了兩村踱了出來那衙役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沒等火滅冒着火進去瞧那個道士那裡知他坐的地方兒都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燒死了那燒的墻屋往後塌了道士的影兒都沒有了只有一个蒲團一个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处找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一点兒小的恐怕老爺不信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証見小的這麼一拿誰知都成了灰了兩村听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出去了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複生之言恐怕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

說並無形跡說他先走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臣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着賈政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了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一會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眾人迎上去接着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倒蒙各位大人關切幸喜沒有什麼事眾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麼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人麼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道賈範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詫事眾人道本來也巧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賈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記着一個賈字不好眾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麼賈政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裡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雨村道如

今年先生你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齊了眾人道二老爺的人品行事

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个好人只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

心裡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麼眾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裡

不大和睦內監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麼只要囑咐那邊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眾人說畢舉手而散賈政然後回家眾子姪等都迎

接上來賈政迎着請賈母的安然後眾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陳

述些違別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還說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陽雖沒有親見聽見那邊親家的人

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京來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時還不能調

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遠在他鄉一無親故心下傷感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為喜便笑着叫賈政出

去然後弟兄相見眾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己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璉替另拜見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

先臉面豐滿倒覺安靜並不知他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為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又見寶釵沉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

秀便勝先時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為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

書未報今日又聞到家正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攪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設筵接風子

賈政酒闌[illegible]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眾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政又說蟠兒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跳不覺掉下淚來連聲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旁邊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禮眾子侄都隨往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從前諸事要謹慎才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著不是才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才說的你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漲得通紅的也只答應了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眾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眾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寶玉因昨日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坐外間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便借此向寶釵說你今夜先睡我要定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了三言倒忘兩語老爺瞧了不好你先睡叫襲人陪我略坐坐寶釵不便強他點頭應允寶玉出來便輕輕和襲人說央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嘿是有氣似的須得你去解勸開了再來才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定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兒問不得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了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

襲人道你不用二奶奶叫只是不要的寶玉道所以得你去說明了我好襲人道叫我說什麼寶玉道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麼都為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个負心的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間屋子用手指着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们捉弄的好端端把个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个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要你到底聽見三姑娘他們說過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鵑為他們姑娘也是恨的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到底是个丫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實告訴你罷我還做了个祭文祭他呢這是林姑娘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難道倒不及晴雯麼我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況且林姑娘死了還有靈聖的他想起來不更要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誰攔着你呢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篇祭文不知道如今怎麼一點靈機兒都沒有了要祭別人兒胡亂還使得祭他是斷斷粗糙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的心他打那裡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的出來病後都不記得了你倒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來我病的時候他不來他又怎麼說來着所有他的東西我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動不知什麼意思襲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呢寶玉道我不信林姑娘既是念我為什麼臨死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个記念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響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怎麼一个人不死就擱在一个棺材裡當死了的呢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倒底叫了紫鵑來我問

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要肯來也好要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的主意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想着問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時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兒再說罷寶玉無奈只得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兒好歹別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抹着臉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為什麼不和二奶奶說明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道小蹄子兒你又嚼舌根看我明兒撕你的嘴回頭對寶玉道這不是你鬧的說了四更天的話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次日還想這事只聽得外頭傳進話來說眾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不必唱戲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兒擺席請人所以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了車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和老趙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著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著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著上來讓坐眾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著臉不大理人只拉著賈政的手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眾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間屋裡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的老爺們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眾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眾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眾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眾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滿身

賈政不多一會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
這些番役都撩衣奮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
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
皆看守惟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鬧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
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查抄登賬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
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
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侄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
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信
後宅且叫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著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唣待本
爵自行查看說著便慢慢的站起來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著回來一齊瞧著登數正說着只見錦
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會子又有一起人來攔住西平王回說東跨
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

候定[illegible][illegible]說著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派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想我好晦氣碰著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了一面想著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著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著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領了旨意甚實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著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裡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概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和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裡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裡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賬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裡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眾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著裡面已抄得亂騰騰了北靜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眾人領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下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著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才老趙在這裡的時候翻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備辦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才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己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亂動司員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

宝玉不到外頭看你老子要氣鳳姐帶病哼々唧々的說我看宝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应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个人在那裡照应太々便把宝兄弟叫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个分兒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老太々太々不好了多々少々的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呆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々啼々的來說不好了我正和姐兒吃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々傳進去請太々們迴避外頭王爺就進來抄家了我聽了幾乎唬死正要進房拿要緊的東西被一夥子人渾推渾趕出來了這裡該穿該帶的快々的收拾邢王二夫人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那時一屋子人拉這个扯那个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聲嚷說叫裡頭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宝釵宝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拉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々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眾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 又見老太々嚇壞了也回不過氣來更是着急還虧了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々也甦醒了又哭的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唬死暫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淌淚發呆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枷楠壽佛一尊枷楠觀音像一尊佛座一件枷楠念珠二串金佛

一堂錢金鑲光九件　玉佛三尊玉壽星八仙一堂金玉如意各二柄古磁瓶爐十七件古玩軟片共十四箱玉缸一口小玉缸二件　玉碗二對玻
璃大屏二架炕屏二架玻璃盤四件　玉盤四件瑪瑙盤二件淡金盤四件　金碗六對金搶碗八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銀盤各六十個
三鑲金象牙筯四把鍍金執壺十二把折盂三對茶托二件　銀碟銀盃一百六十件黑狐皮十八張貂皮五十六張黃白狐皮各四十張猞猁
猻皮十二張雲狐筒子二十五件海龍二十六張海豹三張虎皮六張麻葉皮三張獺子皮二十八張絳色羊皮四十張黑羊皮六十三張香
鼠筒子二十件豆鼠皮二十四方天鵝絨四卷灰鼠二百六十三張倭緞三十二度洋呢三十度嗶嘰三十三度姑絨四十度綢緞一百三十卷
紗綾一百八十卷線縐三十二卷羽緞羽紗各二十二卷氆氌三十卷粧蟒緞八卷各色布三十捆皮衣一百三十二件　棉夾單絹衣三百四十
件玉帶頭九副銅錫等物五百餘件　鐘表十八件　朝珠九掛珍珠十三掛赤金首飾一百二十三件　珠寶俱全上用黃緞迎手靠背三分宮
粧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七千兩淡金一百五十二兩錢七千五百串一切動用傢伙及榮國賜第一一開列房地契紙家人文
書亦俱封裹賈璉在傍竊聽不見報他的東西心裏正在疑惑只聞二王問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
總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碰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纔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
奴才屋裏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理
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裏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

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到裡頭先瞧老太太去
呢賈政聽了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糟糟的都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了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
寶玉等圍着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日好好的進來
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的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于是滿屋裡的人俱哭個不住賈政
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
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眾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門全封
鎖了丫頭老婆子也鎖在几間屋裡無處可走便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邊也上了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
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來像是死
了的歇息了一會子蘇過來哭了几聲這會子略定了定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
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裡止得住悲痛眾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
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頭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
裡就記在這裡冊上拴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裡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跑地的哭道我

天天劝這些不長進的東西爺們倒拿了我当作冤家爺还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爺受的苦嗎今兒弄到這个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麽王爺拿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麽府裡衙役搶得披頭散髮圈在一处空房裡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是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擱着木器釘的破爛磁器打的粉碎他们还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太爺捆人的那裡有倒叫人捆起來的我說我是西府裡的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那麽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着撞頭衆衙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静些兒罷這是奉旨的事你先歇歇聽信兒賈政聽着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攪一般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裡兒賈政道來的好外頭怎麽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及又許他們錢所以我才能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就煩他打聽打聽說別的親友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麽事薛蝌道今兒為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門裡聽見有兩位御史風聞是珍大哥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还輕还有一大款強佔良民之妻為妾因其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还將咱們家的鮑二拿了去又还拉出一个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的是姓張的起先告過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腳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眼淚直滴下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去打聽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裡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只聽說李御史今早又參奏平安州奉迎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

只大款賈政恼道胡說別人的事到底打听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大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們有各自回家去了的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听的可恨那些貴本家都在路上說祖宗撂下的功業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个頭上去呢大家也好施為施為賈政没有听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老爺忒糊塗東府忒不成事体如今老太太和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听去我到老太太那边瞧瞧若有信能够早一步纔好正說着听見裡頭亂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得賈政急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踈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做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裏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這些事如今到老了倘或見你們受罪叫我心裏過的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道謝讓坐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語都代奏過了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出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

便嘆時與衆從撒擇抄已是大傷又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五七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疼且他父親
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
親所為固難諫勸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咱們這樣人家所為如今入了官在銀錢呢是不打緊的這声名出去還了
得麼賈璉跪下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点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
查问現在這几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
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才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裡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
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会也不查问你現今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听打听賈璉一心委
屈含淚答應了出去賈政嘆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个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侄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吓老天吓我賈家何
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还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裡支撐的住方才璉兒所說不
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几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為什麼糊塗若此倘或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竟是無用之
物想到那裡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偌大年紀兒子們並沒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老人家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呢正在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门不幸是我不能管教
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边珍爺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悞得个不是於心無愧

如今自己鬧出來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
的說也不怪御史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个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誆了這裡的人去才
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為什麼还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个養活不得的今日在這裡多是好親友
我才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風声也不好多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
動你的家倘或主上再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道（所說的風聲）眾位听見我的風声怎樣眾人道我們雖沒見实據只听得
外頭人說你在粮道任上怎么叫门上（家人）要錢賈政听了道連是對天可表的從不敢起這个念頭只是奴才们在外頭
招謠撞騙鬧出事來我就躭不起眾人道如今怕也無妨只將現在的管家们多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
的功一功也罷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我打听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办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
不住眾人道还得二老爺出去求求王爺怎么挽回才好不然這兩家子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眾人多散賈政
赴賈母處請晚安見賈母略略好些便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只是鳳姐現在病重况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
心里自然難受一时也未便說他暫且隱忍次早賈政進内謝恩并到北靜西平兩王府叩謝求照應哥哥姪兒二王
应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听得父兄之事不大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

只說秋桐在耳旁抱怨賈璉見鳳姐這樣一忽想起有多少怨言也說不出來平兒道東西去了不能復來奶奶這樣倒

底還請個大夫來瞧瞧才好呢賈璉道呸我的性命還不保還管他呢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那眼淚直流賈璉出去了

便和平兒道別過這個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日就死才好你眼裡有我死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

在陰司裡也感激你的情外頭衙門也不放我沒我的事如今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偏偏死在人後

頭了我還見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為妻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裡頭你想想還有誰呢要是這

件事審出來咱們二爺是脫不了的那時候叫我可怎麼見人巴不得立刻就死你還要請大夫這不是你疼我

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

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不離左右寬慰心素來最疼鳳姐便叫鴛鴦把我的體己東西

伏侍王夫人瞧看邢夫人此時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項并家奴等俱已造冊收盡

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過來將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居住又派了婆子丫頭伏侍一應飲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

所比說曾貴千金作為孤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勢敗也趁此弄鬼指名借用

趣且說賈政所措沒日夜不寧一日晚叫寶玉回去自己叫兒夫婦處佛堂上香自己院內焚起斗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三行，原另紙鈔寫附粘於第一百六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十行「在大廚房內分送」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三行，原另紙雜寫附粘於第一百六回第二頁前半頁，接第五行「二人也大哭起來」句）

拐杖着出到院中上香磕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道我賈门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门數世以来不敢行
兇霸道我帮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也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奢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
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揔有闔家罪孽
情願一人承當求饒恕兒孫若皇天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說到這裡不禁傷心哭起来鴛鴦等解劝扶
進房去王夫人帶了宝玉宝釵過来請晚安見賈母傷悲三人也大哭起来。鴛鴦襲人等勸着傷心也哭了外頭上
夜的婆子听見急報子賈政那賈政听了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听得哭声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魄俱喪
疾忙進来只見坐着悲啼纔放下心来道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劝解纔是怎麽都哭起来了衆人不急忙止哭賈政上前安慰
了几句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个女人進来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道我們家的老爺太太姑娘打發
我来說听見府里的事原没什麽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来告訴說二老爺是不怕的了
我們姑娘本要自己来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来了賈母道你們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
承你們老爺太太惦記着改日再去道謝你們姑娘出閣我原想過来吃盃喜酒不料我們家鬧出這樣事来我的
心就像在熱鍋裡熬的是的那裡顧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多請安問好你替另告

許你們姑娘不用把我放在心上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福了只願他兩口兒過了門和和順順的百年到老

我就心安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着姑爺過來請安那時

老太太見了[illegible]喜歡呢賈母点頭那女人出去賈政不放心又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當事

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点了一点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

男人共四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

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花用賬上多有在外浮借的再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

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賈政急的跺腳道這還了得我打諒璉兒管事自有把持豈知几年頭裡已經寅年用了

卯年的了[illegible]把世職俸祿當做不打緊的事有什麼不敗的呢我如今要省儉起來遲了衆人道老爺也不用心焦這是家家這樣的

[illegible]賈政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illegible]誆騙人到弄出事來往主子身上

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和珍大爺的事說是咱們家鮑二吵嚷的我看這冊子上並沒有什麼鮑二這是怎麼說

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檔子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兩口子叫過來後來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

去後來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幾時打諒着冊子上有這个名字就只知道這一个人不知道

。追寶玉。這樣的素日種種聖意不道是寶玉深深嘆道的好不捨，坐着凡兩過到那裡是那裡捨的，想到那些感悟了立出
入空門方能脫了這煩惱。

（右二行，原另紙錄寫（有殘缺）附粘於第一百六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八行「老爺也不用心焦」句）

一个女人手底下親戚也有好几个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來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衆人[illegible]回等賈赦等官事當的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吉凶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臣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静王道今日我们傳你来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急忙跪下衆大臣問道你哥〻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多知道麼賈政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任江西糧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〻治罪北静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来北静王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来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来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獃子古扇一款是實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獃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与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台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結賈珍之弟為妾並無強占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為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無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

強勉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听了
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
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
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赶回
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
往海疆又不免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听見這話更哭起來賈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受
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
母素來不大喜歡賈赦東府賈珍到底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止邢夫人想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
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多兼着二叔他兩口子自然更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
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為尊又与賈珍夫妻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
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着佩鳳偕鸞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興家立業又想起二妹三妹多是璉二爺
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妻完聚只剩我們幾個怎麼度日想到這裡便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

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
托人徇个私情叫我大哥同着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门内已應了想來蓉兒同他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
兒子办去賈母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问過家事如今東府裡是抄了去了房子入官不用說你大哥那裡
璉兒那邊也多抄了咱們西府裡的銀庫和東省地土你知道還剩了多少他兩个起身也得給他们几千銀子才好賈政
正是沒法听見賈母一问心想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只現在怎樣办法想罷便道若老太太
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現在璉兒也在這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
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个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
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一時也弄不過來只好儘所有蒙圣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变了給大哥
和珍兒做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听了又急得直淌眼淚道怎么着我們到了這个田地了麽我雖沒有經過據你說來
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几年虚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
偺們這兩年多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个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
滿面又道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了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
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

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多跪在地下哭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
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賈政只得解勸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
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還有一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
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說着
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回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惆悵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
夫妻們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還撂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
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着鴛鴦等開箱倒籠
將做媳婦積攢到如今的東西多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給賈赦三千兩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你拿二千
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給你媳婦收着仍舊各自過日子房子
還是一處住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了一輩子心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
叫他自己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的神昏氣短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裳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
如今我也用不着了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

銀子交與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外頭還該着賬呢這是少不得的你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下剩的這些金銀東西大約還值几千兩銀子這是多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等見賈母這樣明斷分晰俱跪下哭道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了要不鬧出這个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太多只有二老爺當差留几个就夠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分派妥當各人家有人就是了譬如那時都抄了怎麼樣呢我們裡頭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房子不入官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是那些地畝還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留的留再不可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几兩銀子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兒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遭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不長進鬧壞了又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下剩的都給伏侍我的丫頭賈政等聽到這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

貴的人不過這几年看着你們轟々烈々我樂得是不管說々笑々養身子罷了那知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我是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了臺就是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个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就着急的要死我心裡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夠）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个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々張々）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々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都接不上了平兒叫我來回太々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倒（底）怎麼樣王夫人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親自去看賈政急忙（攔住）勸道老太々傷了一会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会子該歇々了就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々親自過去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々身上要有一点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樣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会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兄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裡賈母才叫鴛鴦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腫腮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等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会（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会子好些（兒）說着跟了賈母等進來赶忙先走過去輕々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見賈母等（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諒賈母等惱他不疼他了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裡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掙扎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用）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好些了只是從小過來老太々太々怎

怎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能在老太太、太、跟前尽点兒孝心討个好兒還是這樣待我當人帮着料理

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還有什麼臉見老太、太、呢今日老太、太、親自過来我更担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了兩天

去了說着悲咽賈母道那抄去的原是外頭鬧起来的与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我帶了好些東西与你任你自便

說着叫人拿上来給他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淨尽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几不欲生的时候今見賈母仍旧疼他王夫人也不嗔怪過来安慰

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与賈母磕頭說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老太、太、的福好了我情愿自當个粗使

的丫頭尽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罷賈母聽他說的傷心不免掉下淚来宝玉是從来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如今碰来碰

去多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众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回去

我略好些過来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裡要去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兩三處哭聲賈母實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去見你大爺大

哥送送就回来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解勸不題且說賈赦等分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不免心中抱怨叫

苦連天真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个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勤黽力圖報稱的話

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宝玉回家未及進门只見门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乱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

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门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来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出事来弄到這樣還想這个好處呢正是聖恩浩蕩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着

進內告訴賈母（自然又是惶恐謝恩）賈母說了些勤勉報恩的話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也是歡喜獨有那夫人（尤氏）心
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朋友親戚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日賈政襲職大家又來賀喜那知賈政
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
降旨不必賈政才得放心回家以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空一日重一日難
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有几个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
个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点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時常不忿奈（他是个）新來的人
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
原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撑臂）家內添這一个人吃飯雖說窮也不在這一人身上並不（叫）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不好賈
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奈不過吃了几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个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麼个大府前
日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
的多是王公侯伯那裡沒有照應就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兒難道這些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白住）罷了
（在這裡別人猶可獨是那個）（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的）
賈大人更了不得前日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跡再辦他怕人說他迴護一家（兒）他倒狠狠的踢了一

脚所以兩府裡倒底抄了你說如今的世情还了得麽兩人無心說話豈知旁边有人听得明白心下暗想道
们老爺的什麽人我若見了他打他一个死也在胡思乱想那边喝导而来听見那兩人道这不是賈大人来了包
勇听了便大声说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麽忘了我们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内听得見是一个醉漢也不理会過去了
那包勇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便把此事告訴了衆人賈政此時正怕風波便一時
生氣叫進包勇來罵了幾句也不好深沉責罰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个直爽的脚氣投了主
子他便赤心護主那知賈政听了別人的話罵他也不敢再辯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强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是賈母心愛的人王夫人等雖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了的如今較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在賈母前扶病承歡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覺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家中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解勸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日蟠兒媳婦的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沒的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這裡纔將皮裹肉的打發出去了如今守著蝌兒過日子這孩子卻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裡尚沒完事不肯娶親你邢

妹〻在大太〻那邊也就說苦琴姑娘為他公〻死了還沒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你說真正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庅着二太〻的娘家大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〻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是个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飢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〻去了曾有家信回來庅賈母道自從出了嫁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〻在海疆很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是日夜惦記為我們家連〻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环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裡的時候更苦了只可憐你寶姐〻自過了門沒過一天舒服日子你二哥〻還是這庅瘋〻癲〻這怎庅好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里長大的這里那些人的脾氣我多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多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踈我〻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的一樣熱鬧不知道怎庅說〻就傷起心來了所以我坐〻兒就到老太〻這裡來了賈母道如今的日子在我也罷了他們年輕〻的人兒還了得我正要想个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〻不是後兒的生日庅我多住一天給他拜个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〻怎庅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提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庅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个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過〻門倒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里很伶俐很淘氣如今因為家里的事不好弄得這孩子話多沒有了倒是珠兒

媳婦還好有的時候這麼着沒的時候也是這麼着帶着蘭兒靜靜兒的過日子倒難為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
璉二嫂子連模樣兒多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只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抱怨我說
我有了剛說到這裡把个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多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留這些心大凡一
个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呢你寶姐姐生來是个大方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
他家壞了事他也是靜靜兒的如今在我家裡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也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
子倒是个有福的你林姐姐他就最小性兒又多心所以到底兒不長命的鳳丫頭也見過些事很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
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的與他做个生日也叫他喜歡這麼一天湘
雲道老太太說得很是索性把那些姊妹們多請了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遂叫鴛鴦拿出一百銀
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
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過來又請李嬸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多來了寶釵本不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
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裡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多在
這裡又見李嬸娘等也多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嬸娘好見

了賈母然後与他母親說了几句話和李衆姐妹们问好湘雲在傍說道太々們多請坐下讓我们姐妹们給姐々
拜壽寶釵听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便說姐妹们過來瞧老太々是該的若說為我的生日
是斷々不敢的正推讓着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听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
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才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々
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々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為什麼來是老太々請的寶釵听了心下未信只听賈母和他母
親道可怜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个生日請姨太々太々
們來大家說々話兒薛姨媽道老太々這些時心裡才安他小人兒家还沒有孝敬老太々倒要老太々操心湘雲道老
太々最疼的孫子是二哥々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況且寶姐々也配老太々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裡想道
我只說史妹々出了閣必換了一个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々也不來理我如今听他的話竟和先前是一様的為什麼
我们那个過了门更覺的靦腆了話多說不出來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々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多進來
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门說本要趕來見々只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僭们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
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真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日為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僭们家二老爺

又鬧了賊近可以走々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為悶的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々笑々解个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多不敢作声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几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興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寶釵喜歡故意的怄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々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几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々尤氏不在這裡又縮住了口賈母爲着齊全兩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請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听見老太々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愿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々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里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偺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与湘雲寶琴同席便在賈母身傍設着一个坐兒他替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再到各處行礼去若如今行起礼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向眾人道偺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个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々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裡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多不是往

常的樣子賈母着急道怎庅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庅着呢鳳姐道他們小的時
候兒高興如今礙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冷淨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庅說的再說就說到不
好的上頭去了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叫他們行个令兒罷賈母側着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
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杯罷何苦來
又來攪什庅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與我什庅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
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庅這裡要行令呢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纔來的不知老太太要行什庅令賈母道文的
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到是想个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
盆骰子來大家擲个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說如今用四个骰子擲
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眾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多隨着鴛
鴦便打點兒眾人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卻是四个么鴛鴦道這
是有名的叫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于是賈母李嬸娘邢王兩夫人多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
擲的還該姨太太說个曲牌名兒下家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來的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裡說

的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些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嬸太太喝一鍾就是了鴛

鴦便說道我說了个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个四兩个二鴛鴦

說也有名兒了這叫作劉阮入天台李紋便接着說了个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花好避秦大家又

[illegible]

喝了一口骰盆過到[illegible]便擲了一个二兩个三一个么便道這是什麼鴛鴦道這是个臭兒先喝一鍾再擲罷

[illegible]

寶玉只得喝了又擲了兩个三兩个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張敞畫眉寶玉知是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

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難說句謅得了罷我也沒下家兒過了令盆輪到李

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奶擲的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趕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

个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里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我家這

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个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

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燥得很脫脫衣裳去掛了寒出席去了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

寶玉擲不出好的來被別人擲了去心裡不喜歡才去的又嫌那个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

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盃賈母道這个令兒也不熱鬧不如蠲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

个什庅来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个二一个五那一个在盆里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个五来鴛鴦道不好了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庅的庅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来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謅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个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尽楚江秋眾人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咱們喝兩盃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来便問道寶玉那裡去了還不来鴛鴦道換衣裳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来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才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小丫頭到了新房子裡只見五兒在那裡插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打老太太那裡来太太叫我来找豈有在那裡倒叫我来找的呢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别處找去罷小丫頭沒法只得回来遇見秋紋問道你見二爺那裡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会子那裡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来請老太太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来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来有他媳婦在這裡就是了小丫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别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眾人也不理会吃畢飯大家散坐閑話不題且說寶

玉一時傷心走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麽了寶玉道不怎麽只是心裡煩的要不趁他們喝酒咱們兩个到珍大奶奶那裡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住的房屋怎麽樣襲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边又一个小门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个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兒開着麽婆子道天天不開今日有人出來說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裡的菓子傳開着门等着呢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边果見腰门半開寶玉才要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净常沒有人去别再撞見什麽寶玉仗着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前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静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个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咱們多跟着有這些人怕什麽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着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凄凉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剥落遠遠望見一叢翠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边一連幾个月不准我到這裡瞬息荒凉你看獨有那幾桿翠竹青葱這不是瀟湘館麽襲人道你幾个月沒來連方向多忘了咱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頭用手指着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麽咱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怕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要用言混過後來見寶玉只

望裡走又怕他招了邪氣所以哄着他只說走過了那裡知道寶玉的心全在瀟湘館上此時寶玉往前急走襲人只得趕上見他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〻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襲人道是你疑心素常你到這裡常聽見林姑娘傷心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〻這里的路兒隱僻又聽見人說打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多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多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道林妹〻〻〻好〻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這是父母做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胆怎麼和二爺到這里來老太〻太〻急的打發人各處找我剛才腰门上有人說是你和二爺到這裡來了唬的老太〻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來趕還不快回去呢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个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〻着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〻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多等着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因你明白才把寶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裡去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那可怎麼好襲人也不敢分辯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裡吃驚寶玉恐襲人受委曲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裡逛〻今趁着酒興走〻那裡就撞着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裡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裡寒毛直竪說寶兄弟胆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胆

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寶玉聽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道你到園裡沒有曉着呀不用說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才好不是你鬧的大家早散了去睡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要找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別為他再鬧出什麼原故來眾人聽說遂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噯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在世上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的人死後還是那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出些那邪魔外祟來纏擾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裏我們也算相好怎麼沒有夢見過一次寶玉在外面聽着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見想必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多沒有一個兒我如今就在外間睡或者我從園裏回來他知道我的心肯與我夢裏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裏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也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用胡思亂想你沒瞧見太太因你園裏去了急的話多說不出來你這會子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白這麼說罷了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料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等寶釵睡下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副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着了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寶玉只當寶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

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預備下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了一回各自假寐等着寶玉若有動靜再出來寶玉見襲人進去了便將坐更的兩个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讚了几句方才睡下起初再睡不着已後把心一靜誰知竟睡着了卻到一夜安眠直到天亮方才醒來拭了拭眼坐着想了一回並沒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又是一夜沒有睡着聽見寶玉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話你說莽撞了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自覺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赸着進裡間來說我原要進來不知怎麼一个盹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也本沒有睡聽見他們兩个說話即忙上來倒茶只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夜睡的安頓麼若安頓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道你回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好麼寶釵道昨夜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衆人放心又說些閑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多說二姑娘這麼一个人為什麼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可怎麼好呢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

因是宝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便道你回去也罷了但不用傷心碰着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几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〻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着眼淚直流衆人多劝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呢比不得你三妹〻隔得遠要見面就难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爲是宝釵的生日只得轉悲作喜說這也不难只要海疆平靜那边親家调進京來就見的着了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大家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宝釵那裡說道你哥〻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才好贖罪這几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給你二哥〻完婚你想〻好不好宝釵道媽〻是因爲大哥〻娶了親唬怕了的所以把二哥〻的事也疑惑起來據我說很該办那姑娘是媽〻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很苦娶了去雖說偺們窮究竟比他傍人门户好多着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回明老太〻說我家沒人就要擇日子了宝釵道媽〻只管和二哥〻商量挑个好日子過來和老太〻大太〻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件事這裡大太〻也巴不得娶了去才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〻心裡要留你妹〻在这裡住几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叙几天話兒宝釵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却說宝玉晚间歸房因想昨

良代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
個主意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頭睡着似乎比在屋里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我的意思還要在
外頭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自然是為代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
劝的若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罢了况兼昨夜听他睡的到也安靜便道好沒来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
做什麼但只别胡思亂想的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宝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还是屋里睡罢外边
一時照應不到着了凉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道也罢叫個人跟着你罢夜里好
倒茶倒水的宝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听了倒沒意思登時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宝釵素知襲人
穩重便說他是跟慣了我的还叫他跟着我罢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罢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
該叫他歇歇了宝玉只得笑着出來宝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宝玉仍在外间鋪設了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
多留点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
他笑宝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宝玉睁開眼看
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罢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

成什么事、宝玉料着自己不睡多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嘱付了麝月等几句纔進去関门睡了這里麝月五兒两个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宝玉睡着各自歇下、那知宝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两个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两个服侍夜间麝月出去晴雯要嚇他因為没穿衣服着了凉後来还是從這个病上死的想到這裡一心移到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説五兒給晴雯脱了个影兒因將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粧睡着偷、兒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听了听裡間已無声息知是睡了但不知麝月睡了没有便故意叫了两声却不答應五兒听見了宝玉叫人便问道二爺要什么宝玉道我要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来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来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赶忙起来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的挽着一个髻兒宝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説的早知担了虚名也就打个正經主意了不覺獃、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従芳官去後也無心進来了後来听説鳳姐叫他進来伏侍宝玉竟比宝玉盼的進来的心还急不想進来以後見宝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宝玉瘋、傻、不似先前的丰致又听見王夫人為女孩子们和宝玉頑笑多攆了所以把那女兒的柔情和素日的痴心一槩擱起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来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声説話只得輕、的説道二爺漱口吓

宝玉咲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没有便咲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好不是五兒听了摸不着頭腦
便道多是姐妹也没有什麽不好的宝玉又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麽五兒微、咲着点
頭兒宝玉道你听見他說什麽了没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宝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的紅了臉心
裡亂跳便悄、說道二爺有什麽話只管說别拉、扯、的宝玉才撒了手說道他和我說来早知担了虚名也就
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麽沒听見麽五兒听了這話明、是撩撥的意思又不敢怎麽樣便道那是他自己沒臉
這也是女孩兒家說得的[illegible]宝玉着急道你怎麽也是這个道学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
這个話你怎麽倒拿這些話遭塌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麽个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睡罢别緊着
坐着看涼着了剛才奶、和襲人姐、怎麽囑付来宝玉道我不冷說到這里忽然想起五兒沒有穿着大衣裳就
怕他也像晴雯着了凉便問道你為什麽不穿上衣裳就過来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趿着穿衣裳的空兒
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宝玉听了連忙把自己盖的一件月白綾子棉袄兒揭起来遞給五兒叫他披上
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凉我凉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舖边拉了一件長袄披上又听了听麝月
睡的正濃才慢、過来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麽宝玉咲道实告訴你罢什麽是養神我倒要遇仙的意思五兒

所了越發疑心便问道遇什麼仙宝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咲道你在那里躺着我怎麼坐呢宝玉道這个何妨那一年冷天就是你晴雯姐姐和麝月姐姐頑我怕凍着他还把他攬在一个被窝裡呢這有什麼大凡一个人総别酸文假醋的才好五兒听了句句多是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却是實心實意的話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因拿眼一溜抿着嘴兒咲道你别混說了看人家听見什麼意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多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别人混攪明兒再說這些话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着只听外面咕咚一声把两个人唬了一跳里间宝釵咳嗽了一声宝玉听見連忙努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宝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间劳乏了一天所以睡去多不曾听見他们說話此時院中一响猛然驚醒听了听也無動靜宝玉此時躺在床上心里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听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唬我们的翻來覆去胡思乱想五更以後才朦朧睡去却說五兒被宝玉混了半夜又兼宝釵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宝釵听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宝玉尚自昏昏睡着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麼五兒听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赸咲也不答言一時宝釵襲人也多起來開了門見宝玉尚睡却也納悶怎

麼在外頭兩夜睡的倒還麼安穩呢忽寶玉醒來見衆人多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多是天仙一般這話卻也不錯便怔、的瞧着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卻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瞧瞧的自己到不好意思便道你昨夜可遇見仙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勉強笑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裡和人說話來麼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赸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到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樹怪來況兼他的舊病元在姐妹上情重只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裏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赸、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裡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才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着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沒意思的光

景因想他是痴情人要治他的這个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想便問宝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頭睡去罷了宝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頭外頭身是一樣的宝釵意欲再說反覺碍难出口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庅道理兒我不信睡的那庅安穩五兒听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頭睡別的倒沒有什庅只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兒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盖鋪在裡間就是了宝釵听了也不做声宝玉自己慚愧那裡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來一則宝玉抱歉欲安宝釵之心二則宝釵恐宝玉思鬱成疾不如稍示柔情使得親近以為移花接木之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這宝玉果是有意負荊那宝釵自然也無心拒客從過門至今日方才是雨膩雲香氤氳調暢從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次日宝玉宝釵同起宝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宝玉又想宝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來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的一个漢玉玦雖不及宝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庅匣子裡裝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這會子叫拿出來做什庅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朝

所佩的東西根貴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还小拿了来也不当什么便撂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你
們家的東西也多这算得什么從没帶過一撩便撂了六十多年今日見宝玉这樣孝順他又丢了一塊玉故此想着拿出来
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宝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你過来我給你一件東西瞧、宝玉走到床前賈母
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宝玉、、接来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宝玉口、称讚賈母道你愛
麼這是我祖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宝玉捧了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
如疼孫子了他们從没見過宝玉笑着去了宝釵等又説了几句話也辞了出来自此賈母两日不進飲食胸口仍
是膨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
鄧請大夫來診了脉説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些風寒畧消導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
尋常藥品命人煎好進服以後賈政早晚進来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减賈政又命賈璉打听好大夫請来瞧老太、的病
偺们常請的几个大夫我瞧着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説道記得那年宝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
一个不行医的来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医道却是極难的越是不行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
找来罷賈璉答應了出去回来説道這到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来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

也就來了賈政听了只得等着不題且說賈母兩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多在那裡只見看園內

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櫳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來

你們快請進來鳳姐走到床前回了賈母岫烟是妙玉的旧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

件月白素紬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縧腰下繫一条淡墨畫的白綾裙子手執麈

尾念珠跟着一丫侍兒飄、拽、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時候可以常來瞧、你近來因為園內人

少一丫人輕易難出來况且咱們這裡的腰門常關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日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

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听說是老太、病着又惦記着你

还要瞧、宝姑娘我那管你們閑不閑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还是這種脾氣

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多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几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丫女菩薩

你瞧、我的病可好的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几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

的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為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麼着只是胸膈飽悶剛才大夫說

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还是頭一丫大夫說感冒傷

食的是明兒还請他來说着叫兒去吩咐厨房裡办一桌淨素菜來請妙師父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吃過午飯了我
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閑話罢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日來瞧、又說了一回話便要
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问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画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画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
園裡的显亮所以沒興頭画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惜春道就是你才來的那个門東边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
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说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听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边呢眾人暫且散
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医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門告訴日夜同王
夫人親侍湯藥一日見賈母畧進些飲食心里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是誰彩雲看
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找不着一个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裡又急
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践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
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内已听見了恐老太、听見不受用忙叫彩
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静偏、听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
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

大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个孫女兒一个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兒媳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〻那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〻死了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去知賈母病着衆人多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孫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〻身旁王夫人等多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〻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听那裡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多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是變了癆病還可捱个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裏着急又知道老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別在老太〻跟前提起來倘或老太〻問起務必托你們變个法兒回老太、才好琥珀听了咳了一声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嘁、喳、的說

照着是不好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邊說了几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裡的一干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办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裡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多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多講定了廚房裡还該多派几个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領呢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外頭去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办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办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还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还能回來麼鳳姐道咱們這裡还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点子東西还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点頭外面又報太醫來了賈璉接入診了脈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着些賈璉会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這个倒一鍾茶來我喝眾人不敢

達銜郎忙送上来喝了一口还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来賈政等道老太〻要什麽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来才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〻兒略靠着和你〻們說〻話兒珍珠等用手輕〻扶起看見賈母這会子精神好了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卻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们家已經六十多年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尽了自你们老爺起兒子孫子也多寧是好的了就是宝玉兒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里拿眼滿地下瞧王夫人便推宝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里伸出手來拉着宝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宝玉嘴里答應心里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听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个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宝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了頭兒凤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赶忙走到眼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实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旧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凤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才好我们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的是史了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多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宝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回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合了〔閉了〕〔回〕眼又睜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宝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们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听見賈母喉間略一响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

那些人等齊同一聲號着

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听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门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
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竖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礼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
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礼部主祭家人们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
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為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
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办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王二夫人李紈凤姐宝釵
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自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
婦更不必說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凤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
况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他二人倒也相宜凤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
人等本知他曾办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凤姐總理裡頭的事凤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
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如今他们都去了銀項雖沒有對牌
這種銀子卻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我们那个办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比寧府裡還得
办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分派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凤姐一一的瞧了統共

男僕只有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派差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庄上的弄出几丫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丫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請奶〻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飛扯着鳳姐說道二奶〻請坐我給二奶〻磕丫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丫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赶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礼有話好〻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〻的事一應內外多是二爺和二奶〻辦這種銀子是老太〻留下的老太〻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〻體〻面〻的辦一辦才好我方才听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也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更不明白我問寶二奶〻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〻的喪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〻這樣一丫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〻疼二奶〻和我這一場臨死了还不叫他風光〻〻我想二奶〻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〻來作丫主意我生是跟老太〻的人死了我也是跟老太〻的若是瞧不見老太〻的事怎麼办將來怎麼見老太〻呢鳳姐听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雖是老爺口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多花在老太〻身上也是該当的鴛鴦道老太〻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〻倘或用着不彀只管拿這丫去折变

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也不好違了老太太的遺言况且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這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着急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揺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樣呢我呢是丫頭好歹礙不着到底是這裡的声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且别管他只按着偺們家先前的樣子办去恭是叫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裡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横豎做主是老爺太太們他說怎麼着我們就怎麼着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才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办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偺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寬裕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旧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边的墳有墳地却沒有陰宅老太太的靈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偺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便叫那些貧窮

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〻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么據你的話難道多花了些鳳姐道銀子發出来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听見偺们太〻听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窮撥二太〻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么着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几百銀子這会子还沒有發出来我要去他们多說有先呌外頭办了回来再算你想這些奴才有钱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說告病的有說下庄子去了的剩下几个走不動的只有賺錢的能耐还有賠錢的本事么鳳姐听了呆了半天說道这还办什么正說着来了一个丫頭說大太〻的話問二奶〻今日第三天了裡頭还很亂供了飯还叫親戚們等着么叫了半天上了菜短了飯这是什么办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来伺候將就着把早飯打發了偏〻那日人来的多裡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会子又惦记着派人赶着出来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下女人們一〻分派了衆人多答应着不動鳳姐道什么時候还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来我们才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们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着鳳姐即往上房取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难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〻存的那一分傢伙鴛鴦道你还问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来了么鳳姐道不要銀的金的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大太〻珍大

奶奶屋裡使的是那裡來的凤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边找了玉釧彩云才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眾人收管夗央見凤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做事何等爽利週到如今怎麽掣肘的這个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点頭脑多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麽那知邢夫人一听賈政的話正合著將來家計艱难的心巴不得留一点子做个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做主賈赦虽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凤姐手脚大賈璉的闹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夗央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凤姐掣肘如此却疑為不肯用心便向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个不了邢夫人等听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反說凤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凤姐過來說道偺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天人來人往我瞧著那些人多照應不到想必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点心兒才好凤姐听了呆了一会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來但只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凤姐也不敢辯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你是打不得撒手的凤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听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凤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

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们呢你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罢风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来
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们可怜我罢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為的是你们不齊集叫人笑話明兒
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那些人回道奶、办事不是今兒一遭兒我们敢違拗麼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
說打發這頓飯罢有在這里吃的有要在家裡吃的請了這位太、又是那位奶、不来諸如此類那裡都齊全还求
奶、勸、那些姑娘们少挑飭就好了风姐道頭一層是老太、的丫頭们是难纏的太、们的也难說話叫我說誰去
呢衆人道從前奶、在東府裡还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那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们多壓不住了风姐
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办的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中的人、說得話再者外頭
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裡要件東西傳出去了總不見拿進来這叫我有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
倒怕不应付麼风姐道还提這个呢也是那裡為难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凑手衆人道
老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麼风姐道你们回来問管事的就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们聽見外頭男人
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偺们一点也摸不着净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心呢风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
留点神罢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可和你们不依衆人道奶、要怎麼樣我们敢抱怨麼只是上

頭一人一个主意我們寔在難週到鳳姐听了也沒法只得央及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帮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了衆人听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曲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践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二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才得安靜些雖說僧經道懺弔祭供飯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的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个走了這个發一回急央及一回支吾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着悲戚為孝四个字倒也並不理會王夫人只得跟着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独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却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着太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如今只有他幾个自己的人瞎張羅背前面後的也抱怨說是一个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点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个錢就辦的周了麼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

人家的樣兒也還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麽寧孝存堂就毒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
羅不開就揉个手兒也來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多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多番老看說大奶奶說得
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麽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
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多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做得上沒米的粥來麽
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
過什麽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倒有些氣頭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才躲過去了不
然他有什麽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
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裏睡我喜歡的很要理个一兩本書才好別荒廢了孝再多志了李紈道好孩子看書呢
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裏頭想想也罷了衆人
聽了多誇道好哥兒怎麽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麽孩子氣這幾日跟
着老爺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麽壽的二奶奶多
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和邢姑娘也不很和他說話倒是咱們本家兒的什麽喜姑娘四姑娘哥哥長

哥、姐的和他親熱我們看那宝二爺除了和奶、姑娘們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也還小呢只怕到他大了偺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衆人道那一个更不像樣兒了兩隻眼睛倒像个活猴兒是的東溜、西看、雖在那裡嚎喪見了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裡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李紈道他的年紀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耽着了還有一件事偺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閑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是怎麼樣了衆人道璉二奶、這几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也沒見傳出去昨日聽見外頭男人們說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偺們家的車也不敷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紈道車也借得的麼衆人道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呢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多用車只怕難借想來還得僱呢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東府裡的大奶、小蓉奶、多沒有車了不僱那裡來呢李紈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偺們家裡的太、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偺們多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們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的預備好了省了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了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

湘雲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性情又好偏々的得了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瞧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分回頭又看寶琴等也多是淡素裝飾丰韻嫣然獨甚到寶釵渾身掛孝那一種雅致比尋常穿顏色時更自不同心裡想道古人說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看來不止為梅花開的早竟是那潔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々也是這樣打扮更不知怎樣的丰韻想到這裡不覺心酸起來那淚珠兒便一直的滾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声大哭衆人正勸湘雲外間忽又添出一个哭的人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悲傷豈知他們两个人各有各的眼淚這場大哭招得滿屋的人無不下淚还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住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尽心力甚至咽喉嚷啞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親友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个小丫頭跑來說二奶々在這裡呢怪不得大太々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々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里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一口々的吐个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凤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靠着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凤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凤姐唇邊凤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便走開了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旁站着平兒便說快去回明二位太太于是豐兒將凤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凤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卻不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眾人也並不言語自然這晚親友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凤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了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了一場要跟了去的話眾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及至辭靈的時候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不見鴛鴦眾人因為忙亂卻也不曾檢點到琥珀等一干人哭奠之時卻要找鴛鴦又恐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以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的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

不合所以攥搁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們屋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著也難然怎想
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要進便進去了誰知此
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
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
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乾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
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著汗巾子好似要上吊
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咱
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仔細一
看覺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裡小
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
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妝匣取出那年絞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裡就在
上解下一條汗巾按著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
門然後端了一個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
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
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
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座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

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痴情一司竟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今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个最無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个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个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若待發洩出來這个情就不為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見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又找到套間裡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半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夾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咱們一塊兒進去瞧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要剪燭花珍珠說誰把腳凳撂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噯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憋着氣寶玉死命的才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个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

浔上他後又喜欢起来那时宝钗听見宝玉大哭了出来奔到跟前見他又哭袭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病了宝钗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钗的话到底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乱想贾政等進来着实的嗟叹说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即命贾琏出去吩咐人连夜買板盛殓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殡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贾琏答应出去這裡命人将鸳鸯放下停放裡间屋内平兒也知道了過来同袭人莺兒等一干人多哭的哀哀欲绝内中紫鹃也想起自己终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宝玉屋内虽说宝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麽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鸳鸯的嫂子進来叫他看着入殓遂与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项内赏了他嫂子一百两银子还说等闲了将鸳鸯所有的東西俱赏他们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欢说真真的我们姑娘是个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声又得了好發送傍边一个婆子说道罢呀嫂子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賣了一百银子就喜欢了那时候兒给了大老爷你还不知得多少银子呢你该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红了臉走开了刚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带人抬進棺材来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帮着盛殓假意哭嚎了几声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要了香来上了三炷作了个揖说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们小一辈的多该行个礼兒宝玉听了喜不自胜走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頭贾琏想他素日的好处也要上来行礼被邢夫人道有一个爷们就是了别折得他不得超生贾琏就不便過来了宝钗听了這话好不自在便道我原不该与他行礼但只老太太去世咱们多有未了之事不敢胡为他肯替咱们尽孝咱们也该托托他好好的替咱们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尽一点子心说着扶了莺兒走到灵前一面奠酒那眼泪早扑簌簌流下来了奠毕拜了几拜狠狠的哭了一场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多是傻子也有说他两个心肠兒好也有说他知礼的贾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

鳳姐惜春餘者多進去伴靈一夜難敢安眠一到五更听見外面看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尽孝子之礼靈柩出了门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来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门窓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交二更三门掩上男人就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们查夜凤姐虽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几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唉声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不下来撈本兒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们周大太爺那里去了几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和我们裝窮了何三道你们还說呢他们的金銀不知有几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们才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还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们还不知道呢抄的是撂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了还留了好些金銀他们一个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送了殯回来才分呢内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擲了几骰便說我輸了几个錢也不番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来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来那人道你這麼个伶俐人這麼窮我替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才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拿些使唤唤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虽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们給麼那人道他不給咱们就不会拿麼何三听了這話裡有話忙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来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說道你若要發財你就引个頭兒我有好些朋友多是通天的本事别說他们送殯去了家裡只剩下几个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胆子罷了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个乾老子麼我是瞧着乾媽

的情况上頭才認他做竟老子罢咧他又害了人了你刚才的话就只怕弄不来倒招了飢荒他们那个衙门不熟别说拿不来
倘或拿了来也要闹出来的那人道这么说你的運氣来了我的朋友还有海边上的现今也在这裡看个風頭等个门
路若到了手你我在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么你若捨不下你乾媽咱们索性把你乾媽也带了去大家
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别是醉了罢这些话混说的是什么说着拉了那人走到个僻静地方两个人商量了
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暂且不題且说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来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会總是
自傲自己闷来睡一觉醒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没有派他差使他任意
閒遊只見一个女尼帶了一个道婆来到園内腰门那裡扣门包勇走来说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听得老太太
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恐他寂寞我们師父来瞧他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门是我看
的請你们回去罢要来等主子们回来了再来婆子道你是那裡来的个黑炭頭也要管起我们来包勇道我不叫你们
来有什么法兒婆子嚷道这多是没了天的事連老太太在日还不攔我们走動呢我偏要打这裡走说着把手在门环
上狠狠的打了几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门的婆子听見有人拌嘴連忙開门一看見是妙玉
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包勇得罪了便赶忙走来说不知師父来我们開门遲了我们四姑娘在家裡正想師父呢請
回来看園的小子是新来的他不知咱们的事回来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听見總不理他那禁
得婆子再四央求後来才说出怕自己担不是几乎急的跪下妙玉無柰只得随着那婆子過来包勇見这般光景不好
再攔氣得嘆氣而回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叙些閑话惜春说起在家看家只好熬个几夜但
是二奶奶病着一个人又悶又害怕能有一个人在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个男人也没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

宵偺們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來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一个侍者送下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天有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个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不覺已到四更正是天空地闊萬籟無声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扭他剛要歇去听得東边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声喊起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声嚷道了不得有了人了嚇得惜春彩屏等心胆俱裂听見外頭的男人便声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說着赶忙的關上屋门掩了灯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几个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做声回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几个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听得房上响声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个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多丟了並不見人東边有人去了偺們到西边去惜春的老婆子听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间屋裡說道這裡有好幾个人上了房了上夜的多道你瞧這可不是麼大家一齊嚷起來只听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人多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听園裡腰门一声大响打進门來見一个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不及听得那人喊道不要跑了他們一个你們多跟我來這些家人听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乱喊家人中有一个眼尖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這些家人不覺胆壯起來便顫巍巍的道有一个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登身上房追赶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个絕色尼姑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蹤進門去因听外面有人進來追赶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赶來那些賊

見是一人越不理論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墻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几个在那里接贓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反又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闻声郎打那夥賊輪起器械四五个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多仗着胆子赶來衆賊見闹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还要赶時被一个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丢衆賊遠逃也不追赶便叫衆人將灯照看地下只有几个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边見裡面灯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平兒战兢兢的道這裡也沒開门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多進來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一瞧老太太的箱櫃俱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多是死人麽賊人進來你們多不知道那些上夜的哭道我們几个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多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才下班兒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个人赶着照看不知什麽時候把東西早已丢了求爺們问管四更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个个要死回來再說咱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几个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問道这裡沒有丢東西麽裡頭的人才開了門道這裡沒丢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得裡面說道了不得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门問是怎麽了婆子道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多唬坏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才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麽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还聽見打倒了一个呢包勇道在園门那裡你們快瞧去罷賈芸等走到那边果然看見一个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的一瞧好像是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詫異派了一个人看守着又派了两个人照看前後门走到门前看時那门俱関鎖着

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賊蹤是從後夾道子上了房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片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上夜的齊声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無明火執杖怎麽便筭強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擲瓦我們不能到他跟前去幸虧我們家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里還有好几个賊竟和姓包的打起仗來打不過才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難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麽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裡鳳姐已扶病過來惜春也來了賈芸請了安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是老太太的並沒見過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起衆人多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兒不小了那些上夜的人管做什麽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听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多拴起來交与營裡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物件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説鳳姐命捆起上夜的女人送營審問衆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吩咐我們看家沒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那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為什麼偏偏碰在偺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回來叫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裡交給你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著麼鳳姐道偺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他攛掇著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著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緊不許上門的不想這件府裡倒不講究這個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那個什麼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偺們這裡來我吆喝著不准他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們倒罵我死央及着叫那姑子進來那腰門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

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趕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

便趕來打死了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娘的屋子那个姑子就在裡頭今早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

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話很是況且這話說的也都在這裡敢往外說麼嚷凤姐道你聽他說數府裡

就是貌家薦來的那个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裡受不的凤姐接着問惜春道那个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

裡弄了个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凤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

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凤姐虽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

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别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偺們好走平兒道偺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

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偺們只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凤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

是不聞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凤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

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内偷去在窗外看見

燈光底下两个美人一个姑娘一个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蹈進去因見包勇來赶纔獲贓而逃只不見了何

三大家且躲入窝禮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

踹入海洋大盗一処去若得了通緝文書行到関津上就過不去了内中一个人胆子極大便説偺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个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个庵裡的雛兒呢一个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櫳翠庵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説他和他們家什麼宝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个人聽了説偺們今日躲一天叫偺們大哥拿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関你們在関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俵散且説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内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内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盗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个人已経呈報文武衙门的話説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不附体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会子問失单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单賈政道還好偺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擔罪名快叫璉兒那時賈璉領了宝玉別処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説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坐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説着望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説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偺們都沒動你説要

子我們老太太已死得几天誰急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墳產的所有東西
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门要抄單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謊
使不得倒可換快你如今竟換了一个人了為什麼難樣料理不周你既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
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回來道侄兒在那邊去料理清楚賈政哼了一声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與
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屋兩个了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便死
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回身走到裡頭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
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
騾子跟了几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了家中
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裡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门
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门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
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

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道他和鮑二打架來着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不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層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上夜的人奉奶奶的命捆著等爺審問的話回賈璉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快叫他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們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著急想著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番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猜想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去了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打發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三更不

言這裡賊去開门衆人那不敢睡覺且說夥賊心想著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到了三更夜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見攏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後牆地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会便嗳声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个名兒爲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処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个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窓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著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门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只見一个人拿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横了心倒不怕他那知那个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会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个極清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熏住由著他擺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牆边搭了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外边早有夥賊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走到城门正是開门之時门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妄擬只言攏翠菴一个跟妙玉

的女尼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响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腳步門窗响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着兩眼聽着到了天亮終究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蹤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裡詫異昨晚响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个軟梯靠墻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人起來查看庵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侍女們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眾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眾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庵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眾人來叩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眾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眾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下割舌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眾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老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着叫開腰門眾人只找到惜春那裡惜春正在愁悶惦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己是沒有了况我現在實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

今也死了，由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已折磨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远去，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若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大敗，不是還有何顏。又想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更未曉如何。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的青絲鉸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鉸去了。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將昨夜聽見的響動，被煤氣熏着，今早不見妙玉，庵內有軟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豈肯惜命。便問道：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婆子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必是那賊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拿刀執杖威逼着，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帳婆子趕出來罷，快關上腰門。彩屏聽見，恐擔不是，只得催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於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的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題。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樣開的

賈璉便將被竊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侄
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
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裏也是驚心吊膽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
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放心不下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
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兒等一干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
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
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唬了一跳賈環過來亂嚷趙
姨娘醒來說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眾人道老太太那用你跟呢趙姨娘道我跟了老太太一輩子大老爺還
不依弄神弄鬼的算計我我想仗着馬道婆的出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
算計我眾人先只說鴛鴦附着他後頭聽說馬道婆的事又不像了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
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裏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
是閻王老爺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為什麼和馬道婆用魘魔法的案件說着口裡又叫好璉二奶奶你在這裏老

爺面前少說句兒罷我有了兒的不好还有一天的好呢好々奶々親々奶々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了那个老娼
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没有的事我們先走了
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还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个人在這裡瞧着他咱
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過
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个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於是大家都要
起身賈環着急說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还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
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內只有趙姨娘賈環鴛鴦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
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
春見了覺得滿臉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着手說了几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
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个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々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
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
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房跪着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

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
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著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
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干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帳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著林之孝
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著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難道就該罰奴才拿
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了賈璉又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
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著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
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瞧去賈璉即忙答應著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得衆人發怔就有兩个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声音只管陰啞起來居然鬼嚎的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几个有胆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已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胗脉只囑咐办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衆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脉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脉息賈环听了這才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环誰管趙姨娘蓬頭赤脚死在炕上只有周姨娘心裡想到做偏房的下場頭不過如此况他還有兒子我將來死的時候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倒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稟知賈政即派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环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身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况且賈璉近日並不是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

不与他相干的平兒在凤姐跟前只管劝慰又兼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几日只打發人来问、並不親身来看凤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来也没有一句貼心的话凤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来漸近床前说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的想念得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来見、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偺们的二爺也不領姐、的情反倒怨姐、做事过于刻薄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氣不平凤姐恍惚说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窄了妹、不念旧悪反来瞧我平兒在傍听見说奶、说什么凤姐一時甦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来索命被平兒叫醒心里害怕又不肯说出只得勉強说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说夢話給我搥、平兒上去搥着只見个小丫頭進来说是劉老、来了婆子们帶着来请奶、的安平兒急忙下来说在那裡呢小丫頭说他不敢就進来还听奶、的示下平兒听了点頭想凤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便说道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问他来有什么事么小丫頭道他们问過了没有事说知道老太、去世了因没有報才来遲了说着凤姐听見便叫平兒说人家好心来瞧我不可冷淡了他你去请他進来我和他说、话兒平兒只得出来請劉老、这裡凤姐剛要合眼又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的凤姐急忙便叫平兒说那裡来了一个男人跑到这里来了連叫了两声只見豐兒小紅赶来说奶、要什么凤

姐睁眼一瞧不见有人心里明白不肯说出来便问丰儿道平儿这东西那里去了丰儿道不是奶奶叫去请刘老老去了么凤姐定了一会神也不言语只见平儿同刘老老带了一个小女孩儿进来说我们姑奶奶在那里平儿引到炕边刘老老便说请姑奶奶安凤姐睁眼一看不觉一阵伤心说老老你好怎么这时候才来你瞧你外孙女儿也长的这么大了刘老老看着凤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里也就悲惨起来说我的奶奶怎么这几个月不见就病到这个分儿我糊涂的要死怎么不早来请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儿给姑奶奶请安青儿只是笑凤姐看了倒也十分喜爱便叫小红招呼着刘老老道我们屯乡里的人不会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许愿从不知道吃药我想姑奶奶的病别是撞着什么了罢平儿听着那话不在理便在背地里拉他刘老老会意便不言语了凤姐听了这句话便道老老你是有年纪的人说的不错你知道赵姨娘也死了刘老老道阿弥陀佛好端端一个人怎么就死了我记得他也有一个小哥儿这便怎么样呢平儿道那怕什么他还有老爷太太呢刘老老道姑娘你那里知道不好死了是亲生的隔了肚子是不中用的这句话又招了凤姐的愁肠呜咽的哭起来众人都来解劝巧姐儿听见他母亲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凤姐的手也哭起来凤姐一面哭着道你见过了老老了没有巧姐儿道没有凤姐道你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就和干妈一样你给他请个安巧姐儿便走到跟前刘老老忙拉住道阿弥陀佛不要折杀我了巧姑娘我一

年多不来你还认得我么巧姐道怎么不认得那年在园里见的时候我还小呢前年你来我和你、要隔年的蝈蝈儿你也没有给我必是忘了刘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蝈、儿我们屯裡多着呢只是不到我们那裡去若去了要一车也容易风姐道不然你带了他去罢刘老老道姑娘这样千金贵体绫罗裹大了的吃的是好东西到了我们那裡我拿什么哄他顽拿什么给他吃呢这不是坑杀我了说着自己还笑回说那么着我给姑娘做个媒罢我们那裡虽说乡裡也有财主人家几千顷地几百牲口银子钱也不少只是不像这裡有金的玉的姑奶奶自然瞧不起这样人家我们庄家人看这样财主也算天上的人了风姐道你说去我愿意就给刘老老道这是顽话罢有姑奶奶这样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还不肯给那裡肯给庄家人巧姐所见便走了去和青儿说话两个女孩儿倒说得上渐渐的熟起来这裡平儿恐刘老老话多搅烦了风姐便要叫人带你去见太太也不枉来这一趟刘老老便要走风姐道忙什么你坐下我问你近来的日子还过的么刘老老道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早多饿死了如今虽说是庄家人家裡也挣了几亩地又打了一眼井种些菜蔬瓜果一年卖的钱也不少很够他们吃的了这两年姑奶奶还时常给些衣服布疋在我们村裡算过得的了前日他老子进城听见这裡动了家几乎唬杀了亏有人说不是这裡我才放心又听见老爷升了我又喜欢前日又听见老太太没了我在地裡打豆子听了这话连豆子多拿不起来

就在地裡哭了一大場我女兒女婿也哭了一会子今兒天没亮就赶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个人來到後門
見门神多糊了我问里子又我不着撞見一个小姑娘知道周嫂子出去了我又等了半天遇見个熟人才得進來
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這麼病說着就掉下淚來平兒着急也説道你老人家說了咱們喝茶去罷拉到下房坐着
青兒在巧姐那邊刘老老道茶倒不要你叫人帶了我去見太太哭老太太去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赶不出城了方才我
是怕你说话不防頭招的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你别思量刘老老道是姑娘多心到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平兒道
你瞧妨碍不妨碍刘老老道説是罪過我瞧着不好正說着又听凤姐叫呢平兒走到床前凤姐又不言語了平兒
正问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间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慇懃一回不知说
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问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拿櫃子上的
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问只得出來凤姐耳邊说了一声凤姐不言语平兒便將一个匣子擱在賈璉
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麼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问道拿什麼呢賈璉
道咱們有什麼平兒氣的哭道有话明说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這还要说麼頭裡的事是你們闹的如今老太太的
还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说有麼外頭拉的賬不開麼誰叫我應這

个老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麽平兒听了一句不好將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
姐姐奶奶不好呢平兒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賈璉也過來一瞧若是這樣是要我的
命了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衆人大哭巧姐听見趕來刘老
老也急忙走到嘴裡念佛捣了些鬼果然好些一時王夫人也過來見鳳姐略安静些心下略放心見刘老老便問你好什麽
時候來的刘老老便說請安便說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几句
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刘老老坐在床前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
的樣子刘老老道我們屯裡什麽菩薩靈什麽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祷告要用供献的銀我有便在
手上退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刘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个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好了花上几百錢就是了
那用這些就是我去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麽自己花去鳳姐明知劝他不得只得由他說老老
我的命交与你了巧姐兒也交給你了刘老老顺口答應便說天氣尚早还赶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奶好
了再請还愿去鳳姐因被衆冤魂纏繞已不得他就去便道你肯替我用心我能够睡一覺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
叫他再這裡住下罷刘老老道庄家孩子沒見過世面沒得在這裡打嘴這就是多心了既是一家人這

怕什庅難說我們窮了也不在乎這一个人吃飯到老〻見鳳姐真情便和青兒說了〔劉老〻聽見青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裡的吃用〕青兒因與巧姐頑熟了巧姐又不愿意他去青兒又要在這裡劉老〻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〻的趕出城去且說櫳翠庵元是賈府的地址因盖省親園子將那庵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粮如今妙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旧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多知道只為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〻傳到寶玉耳边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听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个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吁短嘆還說這樣一个檻外人怎庅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〻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〻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〻而三追思起來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旧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听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為寶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〻的重孫老太〻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為你日夜焦心你為閑情痴意遭塌自己我們

守著你如何是个信実説得宝玉無言可荅過了一回纔説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嘆偺們家的運氣衆賴宝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元為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宝玉聽來話不投机便靠在桌上睡去宝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多去睡了宝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裡我從没和他説句知心的話冷冷清清擺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面小鏡子还在我這裡他的情意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為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説為我們這一個他是和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不在家的日子紫鵑也与他有説有哭到我來了紫鵑便走開了想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嗳紫鵑你這樣一个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点子苦處多看不出來麼因又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這个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还有得罪之處便陪个不是也使得想定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宝玉悄悄的走到窓下只見裡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窓紙往裡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着宝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没有睡麼紫鵑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説

是誰宝玉道是我紫鵑聽着似乎是宝玉的聲音便問是宝二爺麼宝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来做什麼宝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宝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没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宝玉半日反不言語紫鵑在屋裡不見宝玉言語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裡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這是何苦来呢說着也從宝玉舐破之處往外一瞧見宝玉在那裡獃听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听宝玉嘆了一声道紫鵑姐姐你從来不是這樣鐵石心腸怎麼近来連一句好好的話兒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个濁物不配你们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死了也做个明白鬼紫鵑听了冷笑道

二爺就是這个話昨兒還有什麼話就是這句話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俗了我們有不好處呢

爺只管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着便哽咽起來宝玉在外知他傷心便道這事怎麼

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几个月還有不知道的說着也哽咽起來宝玉正在傷心忽聽背後一个人道

這一句話叫个人多嘴了一點子却是麝月宝玉自覺沒趣麝月道一个陪不是一个又不理

秋紋想心了這麼怪苦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連个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宝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

你在那裡呢你却一个人站在房廊底下做什麼紫鵑道早就請二爺回去有話明日再說這是何苦來宝玉

因麝月在此不便再說只得走回說道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剖白這个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那裡

淚就滔滔不斷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宝玉也不答言進了屋子見宝釵睡了襲

人便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呢的跑去鬧便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鵑哭了一夜思想

宝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弄鬼弄神的办成了後來宝玉明白了旧病復發時常哭想並非忘情負義

今日這種柔情一發難受可憐林姑娘真正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男有一定未到頭時多是痴心妄想及

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就不理會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洒淚悲啼可憐死的未必知道活的真是苦惱傷

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干净想到此處（倒把后）醜熱之心一時冰冷才（了）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裡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还玉阙

却说宝玉宝钗听说凤姐病的危急赶忙起来了丫头秉烛伺候正要出院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不好了还没有咽气二爷二奶奶且慢些过去罢琏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从三更天起到四更时候琏二奶奶没有住嘴说些胡话要船要轿只说赶到金陵归入什么册子去众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琏二爷没有法儿只得去糊船轿还没拿来琏二奶奶喘着气等呢叫我们过来说等琏二奶奶停当了再过去罢宝玉道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么袭人轻轻的说道你不是那年做梦我还记得说有多少册子莫不是琏二奶奶也到那里去么宝玉听了点头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记得那上头的话了这么说起来人都有个定数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里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说我有些懂的了若再做这个梦时我必细细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儿了袭人道你这样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说话我偶然提了一句你就认起真来了就算你能先知了有什么法儿宝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为你们瞎操心了两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问道你们说什么宝玉恐他盘诘只说我们谈论凤姐姐宝钗道人要死了你们还只管议论他旧年你还说我咒人那个签不是应了么宝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这么说起来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问问你你知道我将来怎么样宝钗笑道这是又胡闹起来了我是就他求的签上的话混解的你就认了真了你和我们二嫂子成了一样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来众人不解他背地里合我说妙玉怎么前知怎么参禅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难如何自己都不知道这可是算得前知吗就是我偶然说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实知道他是怎么样了只怕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这些事情原都是虚诞的可是信得

的庶宝玉道别提他了你只说邢妹妹罢自从我们这里连连的有事把他这件事竟忘了你们家这麽一件大事怎麽就草草的完了也没请亲唤友的宝钗道你这话又是迂了我们家的亲戚只有偺们这里和王家最近王家没了什麽正经人了偺们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没请亲戚就是琏二哥张罗了张罗别的亲戚虽也有两门子你没过去如何知道算起来我们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了我二哥哥我妈妈原想要体体面面给二哥哥娶这房亲事的一则为我哥哥在监裡二哥哥也不肯大办二则为偺们家的事三则为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边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味的苛刻他也实在难受所以我和妈妈说了便将将就就的娶了过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乐意的孝敬我妈妈比亲媳妇还强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极尽妇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两个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虽说是穷些我妈妈近来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来不免伤心况且常打发人家裡来要使用多亏二哥哥在外头账头上讨来应付他我听见说城裡的几处房子已经典了还剩下一所如今打算着搬了去住宝玉道为什麽要搬住在这裡你来去也便宜些若搬远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宝钗道虽说是亲戚到底各自的稳便些那裡有个一辈子住在亲戚家的呢宝玉还要讲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咽了气了所有的人都过去了请宝二奶奶就过去宝玉听了也掌不住跺脚要哭宝钗虽悲戚恐宝玉伤心便说有在这裡哭的不如到那边哭去于是两人一直到凤姐那裡只见好些人围着哭呢宝钗走到跟前见凤姐已经停床便大放悲声宝玉也拉着贾琏的手大哭起来贾琏也重新哭泣平儿等因见无人劝解只得含悲上来劝止了众人都悲

哭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然後去辦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的好處來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為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赶着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着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為人我也早知道了只有敬重別人的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人說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你也不知道勸勸你父親麼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裡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了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着做嫁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為王了我並不要什麼只好看些也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心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

不來況情我娘々在時舅々不知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淨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々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々不知積攢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著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著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著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个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蒿惱你想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著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裡頭二爺要就拿去當著使喚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々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裡倒著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与平兒商量秋桐看著心裡就有些不甘每々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々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碰著有些煩惱便拿著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題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著老太々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々的都辭去了只有个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著說々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和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莊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那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个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

門裡倒賊進賊那是難管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个心腹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
虧空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几年老世翁不
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个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家人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著不好的便攆了這才是道
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有所不知不必說下人就是自己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起來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　不能照管
這些个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的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人家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
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个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
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生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為什麼
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賈政聽了便知話裡有因便嘆道我
家祖父以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著
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為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過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
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
素來走動的因前年掛誤革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

寄處的地方拜見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腿不能走便在外書房門口等著那位數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
拉著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主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陞的數應嘉
道前月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數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數應嘉道近來越
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大人在此特備
辦香至寓前拜莫稱老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為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
克親睹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總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數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
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褵已經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總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
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一探弟即修字數行奉託煩寄去便感激不盡了數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有奉託老
親翁的事昨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慢行到京
尚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使小犬叩見如可進教遇有姻事可商之處望乞留意
為感賈政一一答應那數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
早已伺候在那裏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數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个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

是渾身縞素問道至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着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侄兒又指着寶玉道這是第二
小犬名叫寶玉甄老爺拍手道奇我在家裡聽見說老親翁有个啣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為罕異後來想
着這个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相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畧小一歲賈政
便又提起承屬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包勇的好歹只連連的稱道真真
罕異因又拉着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話然
後徐登車而去那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
賬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
京到了要來拜望我們老爺呢他也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兒到了偺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瞧他果然和
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噯你說話怎麼越發沒前後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呢寶玉聽了知是失言
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為自己失言被寶釵问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声兒便走了到賈政那裡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為别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學裡去你在家裡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我這几天倒也閑着隔兩三日做几篇文章我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道你环兄弟蘭姪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个是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寶玉退了出來正遇見賴大諸人拿着些册子進來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寶釵问了知道叫他做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心只見兩个姑子進來是地藏庵的見了寶釵說道請二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话見寶釵似乎厭恶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个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奶、們的安今日来了見過了太、奶、們还要看、四姑娘呢寶釵点頭由他去了那姑子到了惜春那裡看見彩屏便问姑娘在那裡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几天飯多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为什麼彩屏道说也话長你見了姑娘只怕

他就和你说了惜春早已听见急忙坐起说你们两个人好吓、见我们家事差了就不来了那姑子道阿弥陀
佛有也是施主没也是施主别说我们是本家庵里受过老太、多少恩惠的如今老太、的事太、奶、们多见
过了只没有见姑娘心里惦记今日特、的来瞧姑娘来了惜春便问起水月庵的姑子来那姑子道他们庵
里闹了些事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进来了便问惜春道前日听见说栊翠庵的妙师父怎么跟了人走了惜春道
那里的话说这个话的人堤防着割舌头人家遭了强盗抢去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那姑子道妙师父的为
人古怪只怕是假惺、罢在姑娘面前我们也不好说的那里像我们这些粗夯人只知道讽经念佛给人家
忏悔也为着自己修个善果惜春道怎样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们这样善德人家不怕若是别
人家那些诰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辈子的荣华到了苦难来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个观世音菩萨大慈
大悲遇见人家有苦难事就慈心发动设法儿救济为什么如今都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
我们修了行的人虽说比夫人小姐们苦多着呢只是没有险难的了虽不能成佛作祖修、来世或者转个男身
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脱生了个女人胎子什么委屈烦难多说不出来姑娘你还不知道呢要是姑娘们到了
出了门子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儿的若说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师父自为才情比我们强他就

嫌我们这些人俗岂知俗的才能得善缘呢他如今倒底是遭了大叔々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得合在机上也
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便将尤氏待他怎样前日看家的事说了一遍并将头发指给他瞧道你打谅我是什么没主
意恋火坑的人么早有这样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儿来那姑子听了假作惊慌道姑娘再别说这个话珍大奶々听
见还要骂杀我们撵出庵去呢姑娘这样人品这样人家将来配个好姑爷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惜春不等说完
便红了脸说珍大奶々撵得你我就撵不得么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说道姑娘别怪我们说错了
话太々奶々们那里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时闹出没意思来倒不好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惜春道这也
瞧罢了彩屏等听这话头不好便使个眼色儿给姑子叫他走那姑子会意本来心里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辞出
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谅天下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么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见事不妥恐耽不是
悄々的去告诉了尤氏说四姑娘铰头发的念头还没有息呢他这几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々提防些别闹出事
来那会子归罪我们身上尤氏道他那里是为要出家他为的是大爷不在家安心和我过不去也只好由他
罢了彩屏等没法也只好常々劝解岂知惜春一天々々的不吃饭只想铰头发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处告诉
邢王二夫人等也多劝了好几次怎奈惜春执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诉贾政只听外头传进来说甄家的

太、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众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众人行礼叙些寒温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
起甄宝玉与自己的宝玉無二要請甄宝玉進来一見傳話出去回来说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说話说
的投了机了打發人来請我们二爺三爺还叫蘭哥児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来说罷裡頭也便擺飯元来
此時賈政見甄宝玉相貌果與宝玉一樣试探他的文才竟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宝玉等三人出来警勵
他们再者倒底叫宝玉来比一比宝玉听命穿了素服带了兄弟姪児出来見了甄宝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
宝玉也像那里見過的兩人行了礼然後賈环賈蘭相見本来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宝玉在椅子上坐甄宝玉
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今宝玉等出来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著為甄宝玉是晚一輩又
不好竟叫宝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起来又说了几句話叫人擺飯说我失陪叫小児輩陪着大家说话児
好叫他们領、大教甄宝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小姪正欲領世兄们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几句便自往内書房去
、那甄宝玉却要送出来賈政攔住宝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门檻站着看賈政進去然後進来讓甄宝玉坐下
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宝玉見了甄宝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宝玉為人必
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环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

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為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以和我共學不可與我適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我如今略知些道理何不和他講講但只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裡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至於弟乃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做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實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為席上之珍弟所以才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為真才實學在小侄年幼雖不知文章為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繡比著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

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洗淨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聽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心朋友也是好的便說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時那些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才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越聽越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群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色眾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裡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著一時也認不

出来内中紫鹃一時痴意發作便想起黛玉来心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宝玉配了他只怕也是愿意的正想着只听得甄夫人道前日听得我们老爺回来說我们宝玉年紀也大了求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爱甄宝玉順口便说道我也想要与令郎作伐我家有四个姑娘那三个多不用说死的死了嫁的嫁了还有我们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几歲恐怕难配倒是我们大媳婦的兩个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為配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们家还有什庅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来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来甄夫人笑着道但愿依着太、的話更好這庅着就求太、做个保山甄宝玉听他们說起親事便告辭出来賈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几句听見甄家的人来回甄宝玉道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宝玉告辭出来賈政命宝玉环蘭相送不題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甄宝玉之父知道甄宝玉来京朝夕盼望今兒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不笑只管發怔宝釵便問那甄宝玉果然像你庅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来並不知道什庅不過也是个祿蠹宝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庅見得也是个祿蠹呢宝玉道他說了半天并沒

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的相貌多不要了宝钗见他又说獃话便道你真正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谁想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蠹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心中更加不乐闷闷昏昏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并不言语只是傻笑宝钗不知只道自己的话错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岂知那日便有些发獃袭人等慪他也不言语过了一夜次日起来只是獃獃的竟有前番的病样一日王夫人因为惜春定要发髮出家尤氏不能拦阻看着惜春的样子若是不依他必要自尽的虽然昼夜着人看守终非常事便告诉了贾政贾政叹气跺脚只说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闹到如此地位叫了贾蓉来说了一顿叫他去和他母亲说认真劝解若是必要这样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岂知尤氏不劝还好一劝更要寻死说做了女孩儿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样老爷太太们倒要操心况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放我出了家干干净净的一辈子就是疼我了况且我又不出门就是栊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基址我就在那里修行我有什么你们也照应得着现在妙玉的当家的在那里你们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我也没法只有

我若遂了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依我死了哥哥回來你們說他們不容我

死就完了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〻〻已到寶釵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

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〻〻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

好天〻到太〻那裡仍舊請安去原是好〻兒的今兒才發糊塗些〻二奶〻正要來回太〻恐怕太〻說我們大驚小怪

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裡一時明白恐怕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〻放心我沒什么病只是心裡覺着有

些悶〻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〻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裡丟了玉的樣

子那可就費了事了寶玉道太〻不放心便叫个人瞧〻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丫頭傳出話去請大夫這一个心思

多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

至於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

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的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

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的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說了不肯下藥

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〻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

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為難只見一个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饑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

便道什麽事那小厮道門上來了一个和尚手裡拿着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啐道我打量什麽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麽就是真的現在人要丟了要這玉做什麽小厮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正說着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正閙着呢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裡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說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如今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璉拉着道裡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麽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走着亂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走進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頭見一个長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耳邊叫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

人道好了只听宝玉問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递与他手裡宝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来慢慢的回過手来放在自已眼前細細的一看說阿
哟久違了裡外眾人多喜欢的念佛連宝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来一看果見宝玉回過来了心里一
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赶来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赶着告訴賈政賈政听了喜欢
即找和尚施礼叩謝和尚还了礼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才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问宝刹
何方法師大號这玉是那裡得的怎么小兒一見便会活過来呢那和尚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来就完
了賈政見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来我要走了賈政道暑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
和尚道你去快出来才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宝玉炕前宝玉見是父親欲要爬起王夫人按着說道
不要動宝玉笑着拿这玉給賈政瞧道宝玉来了賈政略略一看知道此玉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宝玉好
過来了这賞銀怎么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变了給他就是了宝玉道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賈政点
頭道我也看来古怪但是他口口声声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賈政出来宝玉便嚷餓了喝
了一碗粥还要飯婆子們取了飯来王夫人不敢与他吃宝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好過来
了便要坐起来麝月上去輕輕扶起因心裡喜欢忘了情便道真是宝貝才看見了一会兒就好了虧得當初没有砸

破宝玉听了这话神色一变把玉一撂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退慈軒敬錄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複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他去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說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出去时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咤異听見裡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牙關緊閉脉息全无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温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真死了不成却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禮那和尚忙站起身來拉着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搖搖也没出大门不知從那裡走出來了行了一程到了个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时只見恍恍惚惚又來了一个女人寶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着走近前來細細一看有些認得一时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和和尚打了个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越發納悶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时那和尚早拉着寶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兩边一副对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也横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對联道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宝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裏招手叫他宝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兒了便趕過去要和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裏不免疑惑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不見了但見一溜配殿半掩半開宝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裏正要問那和尚一声回過頭來早已不見了宝玉見殿宇巍峨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脚看那匾上道

引覺情痴兩邊對联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宝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心下又害怕往裏一瞧只見十數個大橱橱門半掩宝玉忽然想起少時做夢曾到過這樣地方如今能够親身到此也是大幸便大着胆將上首的大橱開了一瞧見有好几本册子心裏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做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兒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册子是那个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册上寫着金陵十二釵正册宝玉拿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个只恨記不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只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几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好像个林字心裏想道莫不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裏四字詫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嘆

字不好這是怎麽解　又嘆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獃呆想起来倘有人来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也無暇細玩
只從頭看去看到尾上有几句詞什麽虎兕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机関不爽這必是元春
姐、了若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来那些姊妹们的壽夭窮通没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
做一个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閑想又見圖上有个影、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
多看過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記着又取那金陵又副册一看了到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来　忽听見有人說道你又發獃了林妹
妹請你呢宝玉回頭却不見人正自驚疑忽見鴛鴦在門外招手宝玉一見喜得赶出来但見鴛鴦在前影、綽、
的走只是赶不上宝玉叫道好姐、等、我、那鴛鴦頭前走宝玉無奈儘力赶去忽見别有一洞天樓閣高聳
殿角玲瓏宝玉貪看景致慢步走入一座宮门内有奇花異卉多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
葉頭上畧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
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散宝玉呆、的看着旁边一人道你是那裡来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宝玉
听了吃驚看時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我鴛鴦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這裡是何

地方怎麽見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呌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
此逗遛寶玉央告道神仙姐、既是管理仙草必是花神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那草本在靈
河岸上名曰絳珠草那時萎敗幸得一个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刼还報了灌溉之
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寶玉听了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可當面
錯過便問道管這草的是神仙姐、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
神仙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道姐、的主人是誰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寶玉道是了这
瀟湘妃子就是我表妹林代玉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為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
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呌力士打你出去寶玉听了一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有人赶來道裡面叫請神瑛侍
者那仙女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那裡請去那一个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麽那侍女慌忙赶出
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有人趕他便踉蹌而逃正走時忽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寶玉嚇得驚
慌無措擡頭一看却是尤三姐寶玉央告道姐、怎麽你也来逼起我来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一个好人敗人名
節破人婚姻今日你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寶玉正在着急有人叫道姐、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

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日見了必要一見新新麼緣宝玉听了一拜看世盟知身後說話的却是晴雯宝玉
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晴雯姐〻快〻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来
請你一會並不難為你宝玉道剛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見了自然知道宝玉沒法只得跟着走不
多時到了一所殿宇精致彩色輝煌見了几層房舍見一庭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着候旨宝玉只得等
着不多時侍女出来說請侍者參見只見一女子坐在內寮一抬頭見是代玉的形容便道妹〻在這里叫我
好想侍女惱道侍者無礼快出去宝玉要问个明白只被侍女赶出来又無人引着正要找路而去
忽見凤姐站在一所房簷下宝玉道好了元来回到自己家裡了我怎麼迷乱至此急奔前来說姐〻在這裡麼
我被這此人捉弄了到這少見林妹〻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緣故走到凤姐站的地方细看起来是不是凤
姐却元来是寧府的前妻秦氏宝玉只得立住脚要问凤姐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里去了
宝玉恍〻惚〻的道我今日得了什麽不是衆人多不理我便痛哭起来見有几个黄巾力士執鞭赶来說
何處男人敢闖入天仙福地来快〻走出去宝玉听了不敢言语正要尋路出来遠〻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来宝
玉看時像是迎春等一干人心裡喜欢叫道你們快来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赶来宝玉急得往前乱跑忽

見那一羣女子多變做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寶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拿一面鏡子一照道我奉元妃娘娘
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寶玉拉着和尚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又不見了看見
了多少親人只是多不理我忽又變做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
麼東西沒有寶玉道見了好些冊子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世上的情緣多是那些魔障只要
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着將來我與你說明說着把寶玉一推說回去罷寶玉站不住一跤跌倒口裡嚷道阿喲
王夫人等襲人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得眼泡紅腫定
神一想便哈哈的笑了道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即命婆子快去告訴賈政寶玉回過來了不用備辦後
事了賈政聽了即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福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說着也掉下淚來又嘆了幾口
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月正思自盡見寶玉一过來也放了心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來叫他喝了幾
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也放了心寶玉躺在炕上自着盤算不不覺又氣不快來家來來辦寶玉寶玉斷不敢來覺
記前看冊上的詩句還記得尚未說記起來心中早有成見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
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道老爺想的極是如

□也沒有拉扯，麝月等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裡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子，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和
尚來蹤去跡，竟是我來的，頭裡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裡怎麼能取的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襲人麝月道：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
璉二奶奶進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是個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鋪裡找去，如今才明白了，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
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含著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
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著，就連咱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著。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裡卻也明白，更想起死去的事
來，又都記在心上了，便不言語，心裡細細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青埂峰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
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頭兒揪著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
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寶玉想青燈古佛前的詩句，不禁連嘆幾聲。忽又想起一床席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看著襲
人，不覺又流下淚來。眾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
裡了。暫且不題。且說眾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

（右十行，原另紙黏貼於第一百十六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十行「王夫人等放心」句）

我父親回來了倘然也再鼓同世路賤的只是去看這麼不算他幸喜遇一隔中見他的心裡不高興的道老爺們的事是我該的要依我定謹慎些把持
不了深怕要短道老爺道的只曾叔心裡光輝倒金錢不得不認真的理的况且老爺回了手不得多帶些人去我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是不費用用得過
的來我是急等鳳上雖女吧只怪過就南京的地方可也明他去是方便實說還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咱人家都怕他來要趕著去了是的

（右三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十六回第四頁前半頁，接第六行「也使得」句）

今趕着丁憂辦了這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又不敢僭越老爺
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几千銀子衙門裡緝贓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為大老爺不
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个辦法你是不能出門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想是好几口材多要帶回去的一个人怎麼能
照應想着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着老太太一路兒回去的我想這
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也就數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于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好拿房地文書
出去押去要在這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政道住的房子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几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賈政退出打算銀子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
管了家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政因賈環賈蘭的語言交付賈璉叫
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有服不能入場務必叫寶玉同着蘭兒考去能中一个舉人也好贖一贖僭
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才別了宗祠在城外念了几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
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起考王夫人不時查考功課寶釵襲人時常勸勉那知寶玉
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了不但厭棄功名竟把兒女情緣也淡了好些一日恰逢紫鵑送了林黛玉
的靈柩回去悶坐歸房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見我痛哭也不勸慰反瞧着我笑

這樣負心的人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几乎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也是冷冷兒的

自家女孩兒們多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心不知將來怎樣結局正哭著只見五兒走來見了姐姐又想林姑娘了

我想一个人聞名不如眼見頭里聽著二爺女孩兒跟前是最好的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伏侍了几次病如今

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掙出來這會子索性連正眼兒也不瞧了紫鵑聽了道你這小孩子心裡要跟寶玉

怎麼樣人家女孩兒家也不害臊人家明公正氣的屋裡人還不怎麼呢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五兒聽了

自知失言便紅了臉正要解說只聽院门外亂嚷道外頭和尚又來了要那一萬銀子太太着急二爺

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上前〕便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請〔說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方鬆了手那和尚搖搖擺擺的進來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道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拿了銀子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真人〔就〕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再探他的口氣便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裡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自己的來路尚〔還〕不知道〔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道〔說〕你也不用銀子的我〔了〕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忙向自己床邊取了那玉便走出只從迎面碰見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嚇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說道你快回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子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了去你又要病了寶玉道如今再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撇脫襲人就想要走襲人

人趕忙摟住哭着喊着那寶玉哭着見他抱住寶玉那寶玉用力掙

打急來兩人死也不放使這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你們又怎麼樣襲人紫鵑聽了這

話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王夫人便哭着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寶玉

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笑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着急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

我生氣進來拿了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他做什麼他見我們不希罕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

人道這也罷了為什麼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寶釵道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錯了他

又鬧得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夠了王夫人道就這麼辦罷寶

玉也不回答寶釵寶玉手裡拿了這玉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

只是我還得見他一見才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寶玉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你們既放了我我便

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裡着急只得鬆着王夫人寶釵的面又不好太露輕薄恐

小了頭在三門口告訴外頭照應着些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了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問襲人來

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衆人伺候聽着和尚說些什麼

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裡頭不與他玉他也没法兒如今身子出
來了求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小丫頭道那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
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没聽見說後來和尚和二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多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
西便叫小廝進來細問那小廝道我們只聽見什麼大荒山青埂峰又說什麼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
夫人聽着也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
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寶玉道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也不過要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
子也只當化个善緣就是了說明白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王夫人不信又問小廝那小廝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道
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元來
是个好和尚你們曾問他住在那裡小廝道奴才也問來着他說我們二爺知道的王夫人便問寶玉他到底住在那裡寶玉笑道這
个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等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个人老爺還吩咐叫你
干功名上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了不覺傷起心來說我們的家
運怎麼好一个四丫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个來了我這樣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放聲大哭起來寶釵

上前替劝些前首丫頭們來回話璉二爺回來了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道你就此罷小嬸子也是
旧親不用回避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也來問了安賈璉回明剛才接了我父親的信說是
病重的很叫我就去遲了恐怕不能見面王夫人道什麽病賈璉道感冒風寒起的如今竟成癆病了現
在危急專差人連夜趕來說故來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才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薔兒芸兒雖說糊塗
倒底是个男人外頭有事還可傳話秋桐天天哭着鬧着要姪兒叫他娘家人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
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亏平兒的心不壞姐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
管教他王夫人道放着他親祖母託我做什么賈璉道太太要說這話姪兒就死了
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个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个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
回來還是你太太做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有信給二老
爺說老太太的大事早早完結快快回來賈璉答應了是剛要走轉回來叫了衆家人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
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傷心得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巧姐不顧
回來送了父親再見平兒過日且說賈芸賈薔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夫人他兩

个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日间便与衆人厮闹邢大舅王仁就個賬看的名兒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把个荣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賈薔起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那年我与他說了一頭絶好的親事寫了封書子与他誰知他沒造化他心裡早和這丁二播娘好上了你沒听見說還有一个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道賈薔听了才把這心歇了且說賈環為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会他便入了賈薔一路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為一日邢大舅王仁多在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几個陪酒的来唱着喝賈薔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个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薔道咱们月字流觴罢我先說起月字數到誰就是誰喝酒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罰三大盃衆人多依了賈薔喝了一盃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便說酒面要个桂字賈環道冷露無声濕桂花酒底呢賈薔道說个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邢大舅說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麽字了假斯文起来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倒是搳拳輸家吃酒輸家唱叫做苦中苦不会唱的說个笑話兒也可以於是乱搳起来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了一个又搳起来是个陪酒的輸了唱了一个以後邢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說个笑話兒罢賈薔道若說不笑仍要罰酒邢大舅喝

了一五道村庄上有座玄帝廟旁邊有个土地祠那玄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一日玄帝廟裡跑了盜便
叫土地去查訪土地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玄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自然問
罪倒是叙神將不小心土地道查說不小心倒底是風水不好玄帝道你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
地若不壓剛才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门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墻自然東西丟不了
玄帝聽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墻眾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些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墻呢
玄帝聽了沒法便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门拆下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
堵住這门難道當不得一堵墻麼眾神將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我是龜將軍便当這个差使實在安靜了那
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了東西怎麼如今有了墻还要丟東西呢那土地道這墻砌的不結實眾神將
道你既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墻把手摸了一摸道我還是真墻那裡知道是假墻眾人听了大笑
起來罵道你大田鳥什麼罵我們一大盤眾人又喝了一回大家又醉了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
的子弟來說爺們好興吓眾人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才來那兩个人說今早聽見一个謠言說咱們眾又
鬧出事來了心里著急赶到裡頭打听去並不是我們那也有些干係就是賈兩村老爺要…到三

○這賽了賊窩也有藏著賊裡的打聽消息相生見就曲護人家姓名還有裡頭那些事兒都查得又能武當方能知道所以三處早就清滅了衆人道怎麽那時見
有人曉得的不肯害了咱們家去還一層是海疆呢邑必得有人後來也是有人說是有个內地裡的人同知化了事後又一步不得去了那些人方依稿卻越發害了咱們
都是這些鬧者搭營房等住了救不得賊的地方去了清了衆人說道的就是一搶的什麽物也會害了人說是不是我是他們拿了這些他家已經
底下正是齊據這個的事說可要西是差了些人拿的他一个空探聽是了賊的底細了兩下我著是了他清了要緊的賊我一點真要是他我們纔知道當呢
人還誰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們來說有是信兒若日時見人說是裡的道理擬要進著是那三四時人去了家人家這夢話真不錯

〔右五行，原另紙插寫黏於第一百十七回第四頁前半頁，接第二行「也解到法司衙門審問」句〕

法司審問去呢眾人道裡頭還有什麼新聞沒有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到了好
些也解到法司衙門審問還審出那大男道偺們別管這些快吃飯罷今夜做个大輸贏眾人願意便吃畢
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只聽見裡頭亂嚷說四姑娘和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多絞了趕到二位夫人那裡磕了
頭說要做尼姑呢請薔大爺芸二爺進去二人聽了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微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
出家先夜見多不肯做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這个不是索性我躭了罷說我做嫂子的
容不下小姑子逼得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多在這裡算我的主意
罷叫薔哥兒寫封信與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薔答應了不知邢王二夫人依不依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我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個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才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伏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才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們太太看看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罷我伏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寔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恨不得跟了他去但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了大哭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鵑蒙太太派在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

还要哭得死去活来如今看見四妹ゝ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倒底怎麼个意思宝玉道四妹ゝ修行是已經准了的四妹ゝ也是一定主意我有一句話告訴太ゝ倒我這也不算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到過一個地方看了一首詩念与你们听ゝ罷便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

李紈寶釵听了詫異王夫人道你說前日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我也沒有法兒只好由着你們罷但只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說着便哭起來宝釵一面勸着這个心比刀絞更甚也掉声大哭起来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来宝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环等听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這是瘋話作不得准的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来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竪一个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来的可是宝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听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与宝玉宝釵磕了頭宝玉念声阿彌陀佛难得ゝゝ不料你到先好了宝釵心裡是悲傷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說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宝玉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清福襲人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宝玉听到這裡到覺傷心只是不說因時已五更宝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来

猜配了人家裝臨終身代侍毫不段初此是後話且說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甚是焦心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想到盤費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來應付需用過了几日賈政的船才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大怒即命家人立刻送廷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週到又添了一百兩央來人帶回帮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擱下就走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任所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心裡便沒想頭連日又輸了便和賈環借貸賈環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到和我沒有錢的人商量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咱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日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與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咱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恰好王仁走來道

你們兩个商量些什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道這到是一宗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
你們敢辦我是親舅〻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〻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〻們問起來你們要說好
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
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
在邢夫人跟前說得天花亂墜那人又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
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
是瞞著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〻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
送信與邢王二夫人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多是艷妝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个誥命
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巧姐到底是个小孩子便跟了
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著來只見有兩个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著巧姐的手
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看見來頭卻也猜著
八九必是相親的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多是平兒使過的便將外頭的風聲多告訴了平兒平兒嚇得沒了
且打聽明白再說不要心忙

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現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他親舅爺、和他親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也是巧姐兒命裏所招只求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才好邢姑娘是我們做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的主意頭裏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人家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个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孫女兒他要做主我能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裏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強回到自己房

中船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話、就好的自己卻也煩悶听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

道今早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们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

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做什麼賈蘭道我也不

知道听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听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

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门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点、頭兒拆書閱看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凡有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姪手稟知

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兒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靈柩抵家尚需

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遞与賈蘭說你拿去与你二叔瞧、還交与你母親正說着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

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看過了麼

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与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了門好几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也放

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几時纔到李嬸娘便問了賈政

在路好李紈又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〻惦記的什麽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你二叔瞧去李嬸娘道你

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麽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〻做糧道時援了例監了李嬸娘點頭賈蘭拿着書子出

落往你叔〻

來找寶玉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玩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

只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

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旁邊怔怔的坐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為什麽

靠卻不在情慾之私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為重寶玉不等說完便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麽古聖賢你可知古聖

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煙雲

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麽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

污泥一般怎麽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才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

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群無係為赤子之心堯舜

無關

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為心所謂赤子之心元不過是不忍二字你方才說忍於拋棄天倫還成什麽道理寶玉

若　所

點頭笑

道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寶釵道古來若多是巢許夷齊為什麽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為聖賢呢

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

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夷齊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咱

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〻以及老爺太〻視如珍寶方才所說是與不是自己細想寶

你　自

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

玉無言可答寶釵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〻的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

點了點頭　了口

德了寶玉嘆氣道一第呢其實也不難到是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卻還不離其宗襲人過來道剛才二奶〻說的古聖

不是什麽難事　你　寶釵未及答言　說

況貲我們也不懂，只想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賠了多少小心，論理原該當的，但只二奶奶、太太、老爺、太太跟前行了

至于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裏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

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腳步走響，隔着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裏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

音，便道：你進來罷，賈蘭進來，笑嘻嘻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把書子呈與寶玉，寶玉看了，道：你三姑姑要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偺們好生念書了，

好生念書，寶玉便命秋紋將十數本人集除了一回又講了一回不喜，規矩，寶釵又聽人說，賈蘭回去了，寶玉拿着書

來，寶玉命月叫了便將莊子、時書等類都拋過一邊，只命人

寶釵等看見如此行為，甚覺罕異，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應制詩之

類，多找出來，自己卻也靜心用起功來，寶釵這才放了心，日進鶯兒伺候，這日寶玉正在真心看，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菓

進來說：太太叫送來，與二爺吃的，又道二爺這一用功，進場中了出來，明年會了進士，做了官，真是有造化的呢，寶玉道：據你

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紅了臉，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了，有什麼造化呢，寶玉

道：果然能夠一輩子了頭，這了頭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又說瘋話，打算要走，寶玉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罷，未知還

什麼，下回分解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illegible]

＊右十二行，原另紙糊貼於第一百十八回第四頁後半頁，接第五行「金丹法外有仙舟」句。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見寶玉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往後只要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点頭鶯兒才去了[illegible]一面問李紈過來回了王夫人揀家里老成管事的多派几个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个多是初次下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麽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跟前也是丫頭媳婦們圍着何曾孤身出去睡過一夜今日進去孤孤悽悽須要自己保重早些做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illegible]走過來與王夫人[illegible]了三个頭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報答只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舉人出來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illegible]夫人聽了更覺傷心便道有這个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illegible]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喜歡的既能知道喜歡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　李紈[illegible]

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麽這樣傷心况且寶兄弟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做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你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

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个是必中的日

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那寶玉給寶釵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著是怎麽樣

真家裡王不敢哭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著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

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

卿大大嘆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王夫人寶釵如是般光景眼淚直流下來幾乎哭出來待此半川

正是

走來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个男人沒有上頭大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

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著親奶奶倒

托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

樣的孫女婿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麽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麽門好親事來但平兒那个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

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了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

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

回頭见众人都在这裡只没惜春紫鹃便说道四妹〻和紫鹃姐〻跟前替我说罢横竖是再见就完了众人见他的话又像有理又像疯话大家祇说他从没出过门都是太〻的一套话招出来的不如早〻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说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闹就悮了时辰了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〻〻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众人也都笑道快走罢独有王夫人和宝钗娘儿两个倒像生离死别的一般那眼泪也不知从那里来的直流下来几乎失声哭出但见宝玉嘻天哈地大有疯傻之状遂从此出门走了正是

走来名利无双地　打出樊笼第一关

（右大行，原另紙墨寫附粘於第一百十九回第一頁後半頁，接第四行「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句）

再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也是禮上應該的你叫薔兒寫个八字就是了賈環聽說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

來趕着邀了王仁到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才所說的話早被𠆤聽見了便抽空兒趕到

平兒那里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做

主今日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

得主的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个人那里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

不中用的話平兒見邢夫人打發人來告訴姑娘的大喜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

來若論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

里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着急大太太的主意是挫不過的好孩子家人屋裏你父親那里告訴平

兒道太太還不知道嗎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帖

去那里還等得二爺王夫人聽得是三爺便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叫找賈環人回今早同薔哥兒王仁爺出去了王夫人問

芸哥呢衆人說不知道本家聽眼一無方法巧姐屋裏人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个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偺們家遭着這樣事那有

將平姊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說着劉老老進來各人問了好平兒就將巧姐一事告訴了他

些了一会子便问道怎么了么、姥姥们出是很二姑娘的[illegible]巧姐兒听見便赶他母親道求你快救起来平兒道[illegible]的乾[illegible]也[illegible]知道的[illegible]

了把ケ刘老々。由了半天忽笑道你这樣一ケ伶俐姑娘没听見過鼓兒詞麼这上頭的法兒多着呢一起来

这有什么难的平兒赶忙问道姥々你有什么法兒快說罷刘老々道这有什么难的呢一ケ人也不叫他们知道[illegible]一走 只怕你们不肯

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我们这樣人家的姑娘走到那里去刘老々道你们要走就到我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来即

这可是混说了

刻時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个字兒赶到姑老爺那里少不得他就来了。平兒就吞吐了去来不如迷兒听見便

可不好麼

道求太々救我橫豎父親回来只有感激的平兒道快走才好呢若是他们定了回来就有饑荒了五

[illegible]的衣襟哭着要走的平兒道

不用[illegible]了[illegible]回[illegible]說的[illegible]

來人道是了你们快办去罷有我呢故是王夫人回去到我邢夫人說閒話兒平兒這里便遣人料理去了吩

擺開王夫人 过去 把邢夫人先絆住了

咐道倒不要避人有人進来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送到老々去这里又買嘱了看後门人的僱了車

別

成未平兒只要當送入眼錯不免也漏車去了原来近日賈府後门雖開只有兩个人看着餘外虽有几个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不的

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的去了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里理会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

[illegible]邢夫人[illegible]了不得[illegible]下人的[illegible]

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宝釵那里坐下宝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々的心里有什么事王夫人將這事和宝

心裡不自[illegible] 背地裡

釵說了宝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的叫芸哥兒止住那里才好王夫人道我我不着環兒呢宝釵道太々

呀 傳話出

捉拉才知等我想个人去叫大太々知道才好王夫人点頭一任宝釵思想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几个使喚的

要悴 [illegible]不言

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的來知是賈府說了不满意快打發出

相看[illegible]人回去稟明了藩王[illegible]

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里頭的人說奉王爺之命有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拿

门 便 再敢[illegible] 的

平兒道大太〻知道呢劉老〻道我來他們知道麽平兒道大太〻住在前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麽信没有送給他們作甚麽

門去來就知道了如〻是從門來的不妨事劉老〻道説咱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

時兒你等着罷急忙進去將劉老〻還了帶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為的是太〻便説明太〻

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〻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〻當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口氣巧姐兒哭的便和王夫人——

（右四行，原另紙謄寫附粘於第一百十九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二行「可不好麽」句）

住究治的[这也太平的承继都这样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出来賈璉聞[埋怨邢夫人大家挨弄出来的賈环家兵住是起来]王夫人處嘆息急得燥燥見賈芸回来赶着問道定了

么賈芸道[模忙跪着说]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谁露了風了把吃虧的话说了一遍賈璉道[气得发怔说]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说的这樣好如今怎

么處這[說道]都是[一个]你们坑了我了正没主意听見里頭乱嚷叫着賈环的名字说大太太二太太叫呢两个人只得蹭進去只

見王夫人怒容满面说你们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给我找还屍首来完事两人跪下賈

环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说]道孫子不敢幹什么為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说给巧妹妹做媒我们才回太太们的大太太

愿意才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还不要呢怎么我们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环兒在大太太[那里]跟前说的三日内便

要抬了走说親做媒有這樣的么我也不問你们[快]把巧姐兒先找还了我来等老爷回来再说邢夫人此時[也是在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有苦[这都是你们这样混账东西留的祸害]

说王夫人便罵賈环不回到自己房中去了那賈环賈芸邢夫人三个人互相埋怨[也只得闹埋怨]想来死是不死的必是平

兒带着他[躲]了那夫人叫了前後的门上人来問[骂着巧姐兒到那里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说是大太太不必問我们問当家的爷们就

知道了自從璉二爺出了门外頭闹的了不得我们的月钱月米是不给了賭钱喝酒闹小旦还接了外頭的媳婦

[况]到宅里来這不是爺么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边又打發人来催说叫爺们快找来那賈环等急

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边的人[明知众人深恨他们，是必藏起巧姐来了，但是这句话怎敢在王夫人跟前说]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踪跡里頭一个邢夫人外頭环兒

等这几天闹的昼夜不宁。看看到了出场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贾兰回来，等到晌午不见回来，王夫人李纨宝钗着忙，打发人到下

处打听。去了一起又无消息，连去的人也不来了，回来又打发人去，又不见回来，三个人心里如热锅上蚂蚁一般，摸不着头脑。到了傍晚有人进来，见是贾兰回来，众人喜欢，问道：宝二叔呢？贾兰也不及请安，便哭道：二叔丢了。王夫人听了这

话，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语，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亏得彩云等在后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转来哭着，见宝钗也是白瞪两眼，袭人等已哭得泪人一般，只有哭着骂贾兰道

你同二叔在一处，怎么他就丢了？贾兰道：我和二叔在下处是一处吃一处睡，进了场，相离也不远，刻刻在一处的，今儿早起二叔的卷子早完了，还等我呢，我们两个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挤，回头就不见了。我们

家接场的人都问我，李贵还说看见的，相离不过数步，怎么一挤就不见了。现叫李贵等分头找去，我也带了人各处号里都找遍了，没有，所以这时候才回来。王夫人是哭的不能言语，宝钗心里已知八九，袭人痛哭不已。贾蔷等不等吩咐，也是分头而去。可怜荣府的人个个死多活少，空备了接场的酒饭。贾兰也忘却了辛苦，还要自己去找。倒是王夫人拦住道：我的儿，你叔叔丢了，还禁得再丢你么。好孩

子，你歇歇去罢。贾兰那里肯走。尤氏等苦劝不止。众人中只有惜春心里却明白了，只不好说出来，便问宝钗道：二哥哥带了玉去了没有？宝钗道：这是随身的东西，怎么不带！惜春听了，便不言语。

袭人想起那日抢玉的事来，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肠几断，珠泪交流，呜呜咽咽哭个不住。追想当年宝玉相待的情分，有时常要随他的性儿，也有时劝他，他倒恼了，谁知他心里早有这一番意思的……王夫人吩咐人去找，一夜无眠。

次日，王夫人叫人四处去找，只得派了家人，四处访求，自然无从得着消息。探春回来，自然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哭了……

不能解宝玉之愁，那个心里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来，众人远远接着，见探春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鲜明。见了王夫人，形容枯槁，众人眼肿腮红，

便也大哭起来。哭了一会，然后行礼。看见惜春道姑打扮，心里很不舒服。又听见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顺的事，大家又

哭起来。亏得探春能言，见解亦高，把话来劝解了一回，王夫人等略觉好些。再次日，三姑爷也来了，知有这样事

把探春留下如解使此上下無日無夜專等宝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几个家人進来報喜几个小丫頭進太

太奶々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宝玉找着了便站起身来問說那了廟通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听了仍舊不採

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人回是宝二爺正說着又一家人進来道蘭哥兒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紈心下自然喜歡但

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独有宝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宝玉既有中的命

自然再不會丢的不過再過兩天必然找的着王夫人等想来不錯略有笑容衆人趁便勸王夫人等了進些飲食只見三门外

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门这就難找着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大哭起来李紈道古来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

把爵位富貴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道他若拋了父母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个人不可有奇處二哥

生来帶塊玉来果然有来歷成了正果也是太々几輩子的修積宝釵听了不言语襲人那里忍的住心里一疼頭上一暈便

栽倒了王夫人看着可憐命人扶他回去次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宝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知貢舉的將

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々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宝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

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个姓賈的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来傳賈宝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宝玉場後

迷失的話並將三代呈明大臣代為轉奏皇上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々的奏明皇上甚是憫

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請赦一本聖心大悦命九卿叙功议賞並大赦天下

[illegible]

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听朝內有大赦的信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宝玉回來鄉試巧姐隨了刘老々帶着平

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刘老々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收拾上房与巧姐住下每日雖是鄉村風味倒也乾淨又有青兒陪

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几家富户知道刘老々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也有送菓菜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

都道是天上神仙

鬧內中有一人家姓周庄有一子年紀十四歲新近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見了巧姐心里羨慕常常來刘老々

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着

知他心事拉着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

道我與你們做个媒罷周媽々笑道你别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刘老々道說着瞧罷于是各自

開刘老々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听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里板兒便在隣近打听

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还抄的家產如今府里又要起來了板兒心里喜欢又見好几匹馬來在门前下馬门上

只是他們的宝玉中了舉人不知走到那裡去了

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还问那些人做什麼的门上

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里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了板兒料是賈璉也不再打听赶忙回去告訴他外祖

所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々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不知[illegible]

母刘老々便[illegible]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

巧姐更自喜歡[illegible]

巧姐等了[illegible]刘老々[illegible]不[illegible]

几兩銀子刘老々听了得意便叫人赶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illegible]青兒[illegible]進城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

逃相別 [illegible]

薛蟠媳妇更加喜欢便要打算嫁儿一日人报甄老爷同三姑爷来道喜王夫人便命贾兰出去接待不多回

贾兰进来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们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内听见有旨意说是大老爷的罪名免

了珍大爷不但免了罪仍袭了宁国三等世职荣国世职仍是老爷袭了俟丁忧服满仍升工部郎中所抄

家产全行赏还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问知是贾妃兄弟北静王还奏说人品亦好皇上传旨召见众大臣奏称据伊

侄贾兰回称出场时迷失现在各处寻访皇上降旨着五营各衙门用心寻访这旨意一下请太太们放心皇上这

样圣恩再没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这才大家称贺喜欢起来只有贾环等心下着急四处找寻巧姐那知

「右大行，原另紙黏寫附粘於第一百十九回第四頁後半頁，接第一行「只盼寶玉回來」一句」

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漸漸的好起來又接着家書東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
（裡間邢夫人王夫人正在那裡恐人接着賈蘭得了第七名　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
恰遇賈璉回來也不及敘話趕到前廳叩見欽命大人（大人問了他父親好）明白對內府總管賈家園府等務交在住眾人起身辭別賈璉
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大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知是巧姐的車便罵家人道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
多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家人道二爺出了門家是三爺薔大爺做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
東西我完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了王夫人（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回到那裡去了）跪下回道姪兒回來了全虧太太周全環兒薔也不用（碰了個頭）
說他了芸兒着巧姐兒進來見了王夫人多抱頭大哭賈璉過來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說（王夫人說你大哥哥也是這樣）
邢夫人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里心下著急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里說話呢邢夫
人才如夢初覺知是他們弄鬼還抱怨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里的話多
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為的是好事那里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
意不差心里也服於是邢王二夫人彼此倒心下相安了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里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
處又說皇上隆恩咱們家又該興旺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著只見秋紋跑來說道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

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一時大夫來胗了脉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襲人本自躺着細想那日搶玉的光景混推混揉一点情意沒有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下二奶奶怎麼好我雖伏侍你究竟沒有在老爺跟前回明倘或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叫人笑話我若出去心想寶玉待我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又想萬分難處不如死了乾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仍舊起來伏侍寶釵賈政扶賈母靈柩到了金陵葬了又是代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着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毗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淨去處忽擡頭見船頭上微微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急忙出船才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只見又來了一僧一道夾住寶玉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人飄然登岸而去

賈政不敢地滑疾忙赶來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三人口中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逝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听一面赶轉過一小坡忽然不見了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家人小廝多隨後趕來賈向道你可見方才那三个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們為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个人了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到了驛中閒事了一面寫家書便把那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着家人起旱先回賈政隨後趕回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自己又湊了些赴刑部交了贖子衙將薛蟠放出他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薛姨媽便把香菱與薛蟠為正室同赴賈府拜謝見了衆人彼此聚首正說着恰好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來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一段大家多痛哭起來大家又將賈政書中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說了一遍又道偺們家出一位佛爺也是老爺太太的積德太太這麼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抛了我還恨他呢嘆的是媳婦的命苦才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也硬着腸子撂不了薛姨媽听了也是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王夫人又道我才知道撇了胎心里方喜歡些不料到若說別的丫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這樣結局一面又想到襲人上此時人多也不便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

「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咱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為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姊姊倒不必躭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便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所以才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看著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卻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的！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

〔右九行，原另紙黏附於第一百二十回第一頁後半頁，接第十一行「不想弄到這樣結局」句〕

回家因恐宝釵痛哭住在宝釵房中解劝那宝釵却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宝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
原無可怨天尤人便將大道理的话告訴他母親薛姨媽心里反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釵的话說了王夫人点頭
嘆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
又傷心薛姨媽倒又劝了一会因又提起襲人来說我見襲人近来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宝哥兒但是正
配呢理應守的屋里人願守也是有的但是襲人並沒有過明路的王夫人道我正要和妹妹商量若說放他出
所以難處
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来不过是个丫头那有留的理呢
去怕他又要尋死覓活若留着他又恐老爺不依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只要姐姐叫他本
家的人来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门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東西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里还得我
就是叫他家人来也不用告訴他
我们还打听打听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个人兒
細細劝他直等他家里說定了人家就叫他出去王夫人道這个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办可不是
又害了一个人了薛姨媽听了点頭道可不是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宝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
譬喻
了一会襲人本来老實便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才和我說這些话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
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来說
媽听了更加喜歡宝釵又將大義的话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几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
他的话好一个柔順的孩子心裡
多已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叙別後景况然後内眷们相見想起宝玉大家又悲傷起来賈政道這是一定
的道理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你们在内相助断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

承攬我們寒門仗着祖宗的福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賈政來了頭們只教出去賈政且顧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
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
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賜了好些言語又問起寶玉的事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
在朝中必可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
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眾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櫳翠庵圈在
園內與四妹養靜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卻吩咐了一番仰天報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將巧姐親事又說太太們都願意周家的話說了一
遍賈政且顧進去了賈璉打發人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說些將來怎樣陞官起家的話正
說着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了几句話花自芳女人便回道妹子的親事是城南蔣家現在有房有地有鋪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且人物兒長的是百里挑一的並沒有娶過的王夫人
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再來接你妹子罷又命人打听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
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
敢違命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死在這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
才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那姊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与他看又把自己所辦妝奩一一指与他瞧
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裡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

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到迎娶吉期便委委曲曲上轎而去心裡原想到那里再做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

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多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門丫頭僕婦多稱奶奶襲人此時欲死在這里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

那夜原不肯俯就不禁那姑爺極其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

此時蔣玉菡念着寶玉舊情倒覺惶愧便故意將寶玉所換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就是蔣玉菡始

信姻緣前定終把心事說出玉菡極其敬服越發溫柔體貼弄得个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義夫節婦孽子孤臣這不得

已三字也不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

己帶了个小廝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个道者從那草棚里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

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

今日幸得相會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

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

事這里離草庵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到了一座茅庵士隱讓雨村坐下童獻上茶來雨村

便請教〔仙長〕超塵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宝玉乎雨村道
怎麼不知近聞他遁入空门下愚〔當時〕也曾与他來往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决絶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
知之昔年〔我〕与先生在仁清巷〔旧宅门口〕叙話之前我已会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
雨村道既然如此宝玉的下落仙長能定知之士隱道宝玉即宝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
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显得此玉乃天奇地灵煆煉之宝
非凡间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帶了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携歸本處〔這〕便是宝玉的下落雨村听了〔雖〕
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点頭歎道
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宝玉有如此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还要請教士隱道此事説來先生未必尽解太
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册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听了
却不明白了
因又説道宝玉之事既得聞命
知是仙机不便再问便道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結局俱属平常〔呢〕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
属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淫字固不可犯只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但凡情思纏綿那結局就不可问了雨
村听到這里不覺〔拈鬚〕長歎〔因又〕问道〔請問老仙翁〕榮寧两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两府善者修緣惡者
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个名蘭的已中鄉榜適應仙

前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貴子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麼士隱微微一笑道此係後事不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飧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再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　雨村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　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說着拂袖而起　雨村就在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割清楚剛過牌坊見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了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把他送還原所將他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便拱手而別　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峰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裏上面字跡依然如舊便看了一遍見後面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　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段佳話待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更從石化飛來想畢便抄了仍袖至繁華昌盛地方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俱係糊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　直到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要與他看看那知那人再

叫不醒空空道人復拉他便慢慢起來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你務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那空空道人記

看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曹雪芹先生空空道人便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

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何以認得此人雪芹先生道說你空空原來肚里果然空

空既是賈雨村言（假語）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同二三同志雨夕燈窗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

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口中說道原來是敷

衍荒唐不但作者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

過四句偈語為作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跋

《紅樓夢》一書，向以八十回抄本和一百二十回刻本分別流行於世。八十回抄本附有脂硯齋和他人的批語，一般認爲是曹雪芹原稿的過錄。據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及鄒弢《三借廬筆談》卷十一中記載，這個本子曾經刊刻。但是這個刻本今天未見流傳。至於百二十回刻本則是由高鶚、程偉元等人的修改和增補過的，與原稿微有異同。程、高刻書的前一年，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中說有人以重價購得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一部，看來程、高刪改付刻之前，百二十回《紅樓夢》已在社會上流行過。近年山西出現的乾隆甲辰夢覺主人序抄本《紅樓夢》，似是這一類本子，惟止存八十回，尚不足以證實周春的話。現在這個抄本的發見和影印，幫助我們解決了一椿疑案。

這個抄本的早期收藏者楊繼振，字又雲，號蓮公，別號燕南學人，晚號二泉山人。隸內務府鑲黃旗。著有《星鳳堂詩集》。他是一位有名的書畫收藏家。原書是用竹紙墨筆抄寫的。蓋有『楊印繼振』『江南第一風流公子』『猗歟又雲』『又雲攷藏』等圖章。楊繼振的朋友于源、秦光第等並有題字和題簽。于源字秋泩（泉），又字惺伯、辛伯，秀水人。著有《一粟廬合集》。秦光第字次游，別號微雲道人。于源有《贈秦次游（光第）兼題其近稿》詩一首，可見也是有著作的。他們兩個人都是楊繼振的幕客。秦次游在封面題簽上稱『佛眉尊兄藏』，楊繼振不聞有『佛眉』之號，或者這個抄本在流傳到楊繼振手中以前，曾經爲『佛眉』其人收藏過。

楊繼振說這個抄本是高鶚的手訂《紅樓夢稿》，不是最後的定稿。意思是說這個抄本乃高鶚和程偉元在修改過程中的一次改本，不是付刻底稿。證以七十八回末有『蘭墅閱過』字跡，他的話應當可靠。但是無論如何，這個抄本又是楊繼振等所僞造，用以欺瞞世人，是可以斷定的。因爲前八十回的底稿文字除脂硯齋本，而脂硯齋本楊氏生前並未見過，這是斷然假造

又出來的。我們從他公開或四十一回至九十回原殘闕，但照排字本補抄了，可見他也無意於作僞。至於高鶚不在這么書的開頭或結尾來個署名，單單說定七十八回寫上『蘭墅閱過』四個字，實屬費解。如果說高鶚修改《紅樓夢》時，正是屢試不第，『闈且鎖矣』，而七十八回原有一段關於舉業的文字被刪改了，或者他看到這等地方，有所感觸，因而寫下了他的名字，那倒是意味深長的了。

當然，說這個抄本是程偉元、高鶚修改過程中的一次稿子，單憑四個字是不夠的。主要的還應該是這個本子上修改後的文字百分之九十九都和刻本一致，只有極少數地方如回目名稱、字句、個別情節，稍微不同。由於基本上一致，所以我們說它是程、高改本。又由於兩者不盡相同，我們覺得它不是定稿。一般說來，兩個本子的文章字句，彼此雷同，不可能純粹出於巧合。它也可能有這樣的情形，即程偉元買到這份稿子時，上面已經有人改過了。但是這與實際情況不符。程偉元在刻本序上只提到他所買到的本子是『漶漫殆不可收拾』，不曾說原抄本上有塗改情況。因此我們覺得這個假定是不能成立的。此外也還可能有這樣情形，即有人根據刻本修改他原來收藏的抄本而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認爲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爲修改的文字，從回目到情節都有與刻本不同的地方。既然是照改，又故意改得不忠實，未免不合情理。

如上所云，根據我們的考察，這個抄本是程、高修改稿，可能性最大。但是這個抄本的價值卻不限於它是程、高的手訂稿這一點。首先，這個抄本提供給我們一個相當完整的八十回脂硯齋的本子。這個百二十回抄本的底本前八十回是脂本，這個脂本的抄寫時代應在『庚辰』么與『甲辰』本之間。說它在庚辰本之後，最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十七和十八兩回已經分開。說它在甲辰本之前，我們根據的是這種情形，即這個抄本和甲辰本同樣改動了的地方，有的和甲辰本一樣，不留痕跡，如二十二回末尾謎語。但更多的地方是保留修改痕跡。如五十八回葬官燒紙錢。這個抄本雖然抄寫在庚辰本之後，但是仍有它的特色。如第四回開端有一首詩爲各本所無，將第五回起始二十九字移至第四回末，第十六回記秦鐘之死，七十

回聯襲詞『任他隨聚隨分』下，有批語云：『人事無常，原不必戚戚也。』都是和別本不同或刪去脫抄的。所以在脂本系統上，這個抄本將佔有一定的地位。其次，通過這個抄本，我們大體可以解決後四十回的續寫作者問題。自從有人根據張問陶《船山詩草》中的贈高鶚詩『艷情人自說紅樓』的自注說『《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認定續作者是高鶚。並說程偉元刻本序言是故弄玄虛，研究《紅樓夢》的人，便大都接受這個說法。但是近年來許多新的材料發現，研究者對高鶚續書日漸懷疑起來，轉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話了。這個抄本在這方面提供了一些材料。我們看到後四十回也和前八十回一樣，原先就有個底稿。高鶚在這個底稿上面做了一些文字的加工。這個底稿的寫作時間應在乾隆甲辰以前，因為庚辰抄本的二十二回末頁有畸笏叟乾隆丁亥夏間的一條批說『此回未成而芹逝矣』，仍保留着殘闕的形式。但到甲辰夢覺主人序抄本時就給補寫完整了。而且把原來寶釵一謎改作黛玉的，另給寶釵換製一謎，謎中有『恩愛夫妻不到冬』一句，並有批云：『此寶釵金玉成空。』可見這位補寫的人對寶釵後期生活是清楚的。這也就是說，後四十回所寫寶釵生活的文字，這位補寫的人見到過，或者後四十回竟是出於他一人的手筆，也很可能。因此，張問陶所說的『補』，只是修補而已。

後四十回既大致可以確定不是高鶚寫的，而是遠在程、高刻書以前的一位不知名姓的人之所續，這樣一來，我們前面提到周春的話就得到了實物的證明了。看來這個抄本不僅前八十回重要，而整個百二十回抄本更是在《紅樓夢》的板本史上佔着不可輕視的地位。現在將它影印出來了，送到《紅樓夢》的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面前，讓大家共同來研究它，欣賞它。至於上面的一些意見，只是我個人讀後的一點看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范寧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於北京